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蘇魯支語録

［德］尼 采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蘇魯支語録

〔德〕尼 采 著

徐梵澄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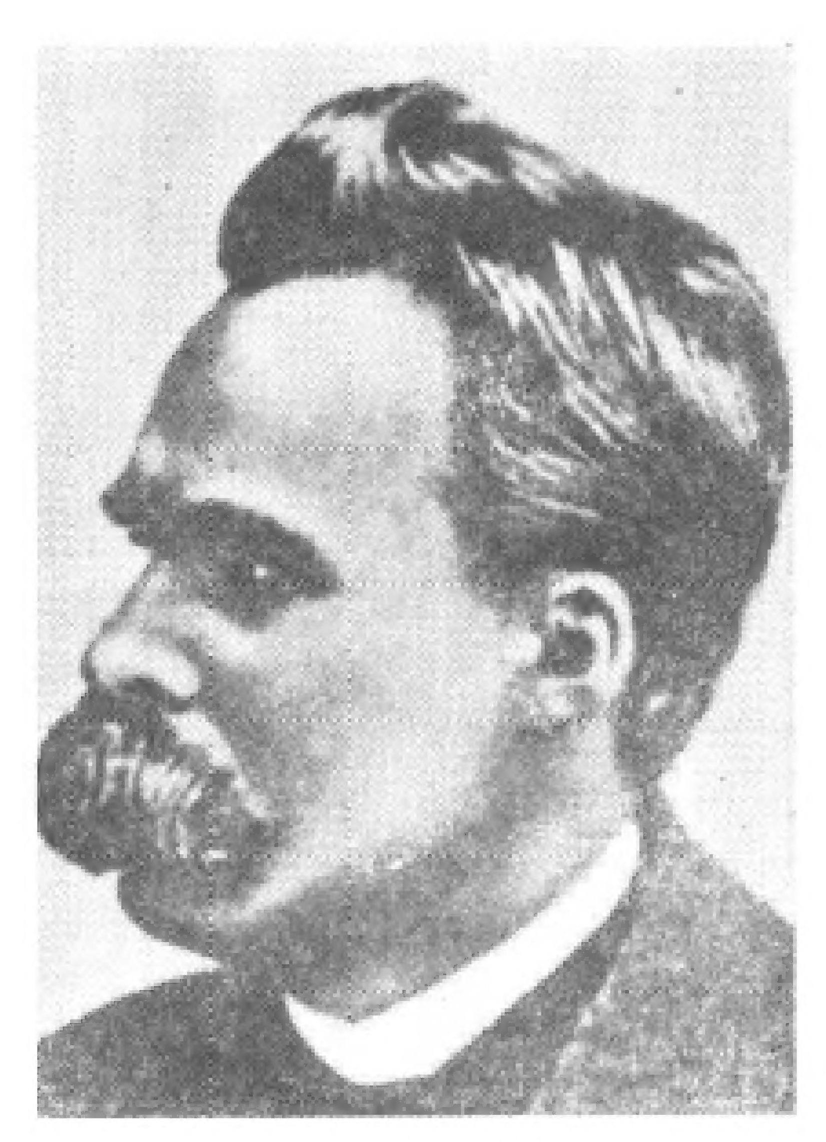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1992年 • 北京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蘇魯支語錄
〔德〕尼 采 著
徐梵澄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 京 第 二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ISBN 7-100-00050-5/B·5

1992年 2 月第 1 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92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260 千
印數 0—6200 册　　印張 12　插頁 5
(60克紙本)　定價: 6.55 元



尼 采 像

綴　言

這世紀初，中國大學吸收了西方思想。其功效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給介紹了進來，竟是開闢了一新時代。今茲建國，以之爲主導思想。前於此，或同時，若干西方文教菁華，亦經介入．而最影響中國思想的，是德國的這位詩人一哲學家，尼采。可謂爲新時代的先驅之一。

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便是這《蘇魯支語録》，甚爲魯迅所欣賞。魯迅最初加以翻譯，用的是文言，題曰《察羅堵斯德羅緒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節。那譯筆古奥得很，似乎是擬《莊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論，實有類乎我國古代的"子書"。宋五'子'尚不在其列。這是華文第一譯。後下魯迅再度翻譯，用的是白話，從新開始，止於《序言》的前九節，題曰《察拉斯忒拉的序言》，後附注解，刊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新潮》雜誌第二卷第五期。此後有郭沫若的譯本，題曰《察拉斯屈拉圖如是說》，亦止薄薄一本，似是節譯。後下魯迅屬徐梵澄將全書四卷譯出，交鄭振鐸出版，時在一九三五。書名乃魯迅所定，鄭振鐸還作了一頁序言，便是書端這序。鄭序中說還有楚曾先生的一譯本，當時未便出版兩種譯本，是以未取。此外另有高岸先生的譯本，似乎後下皆已行世。那麽，此譯之外，至少還有兩種譯本流傳。

事過五十年，周，郭，鄭三氏皆先後辭世。獨此翻譯者無俚，還只是植物似的頑然生活在。這時商務印書館諸同志，以謂此書毋

舫再版，對我國思想界仍有參考價值，便從北京圖書館所存的一册複印出一部，要譯者先自己校對一番。——意思説：請你看，你自己曾經做的！

這使我的心情回到少年時代了。倘現在要我翻譯這書呢，我必然遲疑而又遲疑，謹慎到不敢輕易下筆了。但少年時代不同，那時彷彿是"筆所未到氣已吞"，學膚而氣盛。不到半年，便已全部譯完。一往求時間經濟。每天從早到晚，坐在窗下用毛筆佳紙寫正楷小字。慢慢一字一句譯出，很少塗改，不再謄鈔，便成定稿；一部完了，檢閱一過，便發出去。這比起草而再鈔寫，節省了許多時間。這辦法至今仍用，值得介紹給當今寫作者。

請你看，你自己所寫的！——我自然對讀者要負責，這時工作沈重了。於是細細將原文與譯文逐字逐句校對了一番，發現幾處誤譯，改正了，凡欠精確處又加修飾。或者，這又微微減損了初譯的原形。看來也只能這樣，讓其過去。

今茲再版，工作必須更加入細者，因爲時代改變了。三十年代，着眼在紹介西洋思想入中國，只求大旨明確，不必計較文字細微。今茲不同。青年學德文者，要取原文爲進修之助；而且西洋讀華文者已多，又要取此譯本爲學華文進修之工具，便要顧及其華文根柢皆不深，要使其易於了解。那麼，一些慣熟的文言詞彙，只合改成更淺顯的白話常語。譬如魯迅的文言譯本，有些語句，如："如彼莽蘯，屯蜜有盈"，或"一黄耇與一男子，皆輾然矣……，"我真不懂現代青年，將作何解釋。——同然，我的譯本中也包含許多文言語句，這次有些也換過了。如"齋怒"，"詶對"，"長懷"，"牂牁"，"阿芙蓉"，"洎夫蘭"……等等，皆換過了，減去一些陳套語。

這裏不妨附帶略說一個永遠討論不完的問題，便是翻譯。據文字記載，我們是自公元前二年已有了西書翻譯，到如今也近兩千年了，中間在唐代之“新譯”、“舊譯”，鬧過不少糾紛。我現在只想貢獻一個意思：一個譯本無疵可指，處處精確，仍然可能是壞譯本，不堪讀。正如爲人，“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仍往往是“鄉愿”，不是“聖人”。這彷佛是一有機底活事物，不是電子機器能操縱的。

當然，初版中有些處所是排字之誤，責在手民和校對者。總之，當年鄭氏很可能取某譯本校對過，至少有楚曾之譯本可參看。也許發現此本有些錯誤或不同的地方，便也讓牠過去了，和我現在的態度一樣。也許將來三版還得再加修改。

此外，有一文字上的小處要向讀者說明的：便是這書中“底”“的”兩字通用。——大致自北宋以後，中州一帶，只用“底”字。在此則“的”字表形況，亦屬具有格，“底”字則純用爲形況詞。如“美麗底”亦可作“美麗的”，但“我的”，“你的”……等屬具有格，必不作“我底”，“你底”……。這是此書之一微小創例。

其次，鄭序中有一句過獎之言：“這部譯文是……從德文譯出的。”——這是事實，我承認。但隨着說：“他的譯筆，和尼采的作風是那樣的相同。”——讀者稍研原著，便可知道這話是溢美。我真想改他這句話爲疑問語，“和尼采的作風是哪樣的相同呢？”那本是不可能的事。

尼采，詩人、哲學家，是以文章自信的。他明通好幾種語文。生平對德國的一切，幾乎皆不滿意，多貶詞，獨於其語文，特加認可。嘗以謂路德(Martin Luther)與歌德(Goethe)而外，在文字方

面還有第三條路是他所履行的，便是他之撰這部《語録》的文章。近代德文，即所謂“新高地德語”者，最先是由路德從拉丁文翻譯基督教《聖經》奠定了基礎。(其實也得力於其助手彌朗希通 (Melanchton)，成就了所謂“九月《聖經》”者，是一五二二年九月刊行的。) 其次當然是歌德的《浮士德》(Faust)。歌德也還有幾部名著，但這書和《聖經》幾乎無人不讀。從十七、八世紀至今，若干作者，如詩人，小説家，戲劇家，以至哲學家，其創作皆助建，增豐，深化，美化，大化了德國語文；而尼采自信他這部著作，當與前二者媲美；有德文之陽剛性，靈活性，與和諧之聲。自許其作風有“對稱”之妙巧。——所謂“對稱”者，略同於華文之“駢儷”，多是一槪一槪詞義之平行，或對反，不必定是字句之對偶。成双配對，亦修辭學上之一法，工整則可愛；但在思想上則叔本華爾(Schopenhauer)嘗以此攻擊康德(Kant)之彙分，説他正誤在愛好“對稱”上。那是從批判哲學而言，與詩著(Dichtung) 不同。——尼采又自誇此作有如舞蹈。説他寫作時，有時每一母音皆是經過謹慎選擇的。舞蹈，當然是生動活潑，有旋律之美，然亦是經過嚴格的訓練而能。總之，尼采之意，是這部《語録》，當與《聖經》與《浮士德》鼎足而三。後下有批評家（如 Grützmacher)，是推許其甚且超過了前二者。客觀説，這誠可學德國文學中一大柱石，奠定了弘深底德國文壇。

這是一部散文詩。自來西方讀者，於此議論不定。正如尼采的思想，至今亦無定論。有説此爲敍事詩或史詩，或爲心理敍事詩，或爲精神奮鬥之敍事詩，或爲心靈争自由之英雄史詩，或爲神話史詩，或爲先知史詩……這樣那樣品目。但尼采自己，從來未嘗説其爲史詩或敍事詩。有時稱之爲“戲劇”，有時稱之爲“交響樂”

而已。我們從體製方面目之爲“散文詩”,頗爲得體。

單從語文學看,這部書裏出現了一些新字,及以二、三字相結合而成新詞,皆戛戛獨造。全書未嘗用一個外國字,以德文論,極爲純潔。有些名詞及其鑄造,近於文字遊戲了,然表現力强,也非常生動,必然是精心出之的。其於鳥、獸、草、木之名,運用不算太豐富;這却是詩之本色。在我國古詩,亦可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其所重乃在象徵,亦多式多樣。如獅表雄猛,鷹表驕傲,孔雀表虛榮,蒼蠅表小人,夜蝶表崇敬心理,滚下山的小石子表落後的人,閃電表超人之希望,山峯表造詣之高,大海表視景之廣遠,……如是等等。新字新詞無從見出,象徵意義在翻譯中稍可推見。

雖然,詩是有韻有律的。——華文與西文結構基本不同,這使譯者無從剌手。從華文角度看,這裏是双聲與叠韻皆用。用韻是兩行或多行末字音同,這在其他西文詩亦然,與華文詩不異。但在遣詞或多字連貫中,始以同一聲卽同一子音 (alliteration)①,在華文謂之“雙聲”,亦古詩中常見。這可以三叠,四叠,姑可名之曰“聲頭”,與“韻脚”相對。這在印度日耳曼語系中,可算文字之勝處,如迦利大薩(Kalidasa)的梵文詩中,時亦運用這技巧,很動聽。而且同此“聲頭”,又可再見於下一行(Stabreim)②,正是德文古體詩之

---

① 爲研德文者,姑舉幾個例:
Silber und Seide 叠 S 聲
Wind und Welle 叠 W 聲
Schwere schwarze Schlange 三叠 Sch 聲
Lebendige Leuchttürme des Lebens 三叠 L 聲

② Lange, wahrlich, möchten wir warten, Bis dir einer deinen Gott wieder aufweckt. 五叠 W 聲
Wer aber nähme dir deine Schwermut von den Schulter
Dazu bin ich zu Schwach. 三叠 Sch 聲

一律。詩人之匠心獨運，於此可見。凡此一加朗誦，聲調或剛或柔，有如按譜度曲，睦耳娱心。所以尼采自已，對這作品有“交響樂”之稱。但譯者的心思運到這裏，如追逐敵人到了桑駝海，於此路窮。

在此一著作中，這類“聲頭”、“韻脚”也不常用，偶因意義恰合而一運用之，異常生色。是詩，無疑，然是散文詩。其文辭的佳勝處亦不止於此。尼采大概吸收了古希臘、羅馬的辯士和文章家的技巧，不但在此書亦在其他著作中，其文辭之充沛，有時真如長江大河，雄偉而又深密，實爲可驚。但亦有其弱點。即形況詞喜用最高格，時復重言之，則失之過强，效果反而降低了。有某無産階級中人説，“讀歌德（的作品）使人感覺温暖，讀尼采，簡直是灼人！”這話不無道理。——但説罷正面再襯托説一反面，那效果很能增强。我國古之游説士和文章家，多用此術。尼采亦然。尼采往往亦僅作反面敍述，使人懂到正面。此外或化抽象爲具體，或以部分代全體，或寫别相表通相，或寫非生物如有生物，或正語而實反説，或仿一古語而正變此古語原義，尤其是善用擬喻，和聯合矛盾詞。——要之，種種文章技巧，操縱到極爲嫻熟，近於自然。

技巧精到，進而爲藝。縱是美麗文辭之湊合，不足以成爲一首好詩。也不足以成爲一篇好的散文。這其間，更需一心運用之妙。——尼采研究也已百年了，學者的多方面的探討亦近於窮盡。有學者曾從藝術觀點，——尼采本人是推崇藝術高出宗教與哲學而上的，——分析這部鉅製，説明其有繪畫性，彫塑性，以及音樂性。繪畫重影光明暗尤其是彩色，出之於文字，則赤色熱情，黄明思惟，紫紅福樂，深紫沈鬱，黑色記憶，光明沈默，黄金色小船，陰森柏

樹……之類。彫塑性即造型性。所描寫的人物,如國王,巫師,精神的良知者,以及蘇魯支主角,一一鉤出了特點加以模塑,一一栩栩如生,而一一皆能表心靈境界與情緒及其發展與轉變。稍可惜者,是全部頗缺建築性。牠不像一弘大精深的建築,一部分緊接一部分,凡大小㮰、柱、門、户、牆、壁、窗、牖,以及一切嵌、彫、鑲、飾,皆各如其分,恰當其位,成爲一有機底整體。

此一不足之處,恰爲另一時間藝術原素所彌補,便是其音樂性。這不止於字句的音節之圓融和美,而是指整體之一往流動,有如複雜之樂奏。其"主導主題"或"主導旋律"(leit-motiv)有二:一"超人",一"永遠回還"。第一主題爲正極底弘聲和合,爲各端思想之出發點以及終點,有時已寂而豫兆或第二主題之將興,寂然又重新輕響。第二主題準備已久,躍躍欲出,但突然一現而止。旋又再起,又再寂,出之以小音階,浸欲化爲高調。起初支持以忍力,不使大化,終乃使其輝煌騰現,反覆回旋,以迄鏗然而止。這是音樂之能事,採納入文字以成其"鴻裁",是絕高底藝術。而尼采自許此書爲"交響樂",則已自知。他自己是深明樂理,且善彈鋼琴的。

托理想於故事,非徒一往抒情,製作亦頗同小說,然故事簡單。作者本意是求其樸素簡單,意在摹擬«聖經»故事。所假借的主角,是古代東方之拜火教主蘇魯支,這三字之名是唐代的音譯,則拜火教早已見知於中國。後世這宗教也未嘗盛大,尼采不過利用其悠遠,幽微,自說其教言,與此歷史人物了無關係。以教主身份而出現的人,在尼采是以之與耶穌相比。說教言重簡樸,要說最少的話,幾乎一句表一真理,一語成一格言。世界上幾位大教主,除了釋迦牟尼善講故事,有點老嫗嫗似的嘮叨外,皆是如此。這«語錄»中

多是散行,卽是此意。尼采其他著作也多出之散行散段,則亦順乎當時歐洲流行的自渥爾太(Voltaire)以下的作風。然尼采多諷刺。其諷刺源於辯證和論戰,可算一種負極底教言。不同於正極底明白開示,而是使人反過來由此悟彼,因此以成其詼諧。大致除了抒情,辯證,敍事之外,這«語録»中還有戲劇成分,則較明白表現於第四卷。

細觀這書的內容,倘先有歐洲文化的普通認識,則更能欣賞。有些微細處,如說"在捕蒼蠅",是古羅馬確曾有暴君,終日無所事事,在宮廷里捕蒼蠅。如說:"給簫聲引入了迷淵",則出自古希臘«史詩»,航海者因此迷溺。如說"漢士"則是德國民間語,人名,表一愚癡渾沌底青年。說"噫——呀",是德語"Ja"之長音,卽英文之Yes,卽答言"是",開口緩呼,說英語者亦往往用之。如"在橄欖山上",擬«新約»中耶穌在橄欖山上說教,"七個圖印",亦出自«啟示録»。其源出自«舊約»者,近三十處,出自«新約»者,七十餘處。這些統計早已有學者作過了。這裏刪去了一部分,存於副録,以供讀者參考。這皆近於我國舊文章中之"用典",然還不能嚴格說爲"用典",至多可說是"使事"。尼采之熟習«聖經»,因爲父親是一位牧師,自幼受了宗教雰圍的陶染。然不是精研«聖經»的學者,立意也不在傳教。總之尼采是深明歐洲文化史的,可惜未甚明瞭東方。

其次,當略說尼采哲學。

尼采在西方早被認爲"詩人—哲學家"(Dichter-Philosoph)。通常哲學家可以無詩,詩人可以無哲學,然亦可以相互有。柏拉圖(Plato)在歷史上早被目爲"詩人—哲學家",然柏拉圖是反對"詩

人"的。尼采對"詩人"也大加嘲笑,則是一種自嘲。同時代的赫德苓(Hölderin),却有其獨特見解:"詩,是哲學的始與終。"而且,"終竟一切皆將成爲信仰"。則詩人的想像亦爲知識之路。這方面且不深論。總之,尼采哲學,在此書是出以詩的形式的。

尼采因病,三十五歲就離開大學教職退休,在某一方面說這是不幸,然正亦因此成就了一位古"哲人"的標格,隱約與古希臘之"哲人"相同,以自由發表其原始理念,成一家之學,則亦是大幸。正如叔本華爾在大學中很少學生聽課,然退處之後乃成一家之言。哲人,與哲學家,與哲學教授,其間是頗有分別的。分辨處亦頗微細,總之是是否能自由自主的問題,不完全在於講學與不講學。以康德學問之深邃,處世之溫恪,而不得不避德皇威廉二世 (Friedrich Wilhelm II)之怒,受到其教育與宗教部長維耳勒(Wöllner)的儆告,按下他的宗教意見不發表了。則古之德國教育界的情形可想。

早幾年,尼采的名字在北京某報上出現,被指爲"反動派"。——事實是尼采之被目爲反動,在中國似乎爲時尚淺,在歐西是由來已久。其同時代的一位哲學家,韋輿格 (Vaihinger)——«如是哲學»的著者,——嘗分析尼采思想,指出其所反者七:一、反悲觀論。二、反基督教。三、反民主制。四、反社會主義。五、反男女平權論。六、反唯智論。七、反道德論。我們還應加上三條:八、反資本主義。九、反國家主義。十、反瓦格勒(音樂家)。

這裏應緊接加以說明,此十者,除最後一條反瓦格勒的音樂之宗教色彩,稍見於事實外,餘皆是"傾向",卽其思想之趨勢,非有任何實際行動,未嘗立出標語,走向街頭。而此諸"傾向"亦有顯有晦。縱使覺得此一哲人在大聲疾呼,也皆在紙上。韋輿格用"傾

向"這一名詞，最爲妥善。

綜觀這十種傾向，皆有可議。若詳細分肌擘理，一一論列，有所不能，亦此篇幅之所不許，只合俟諸將來的專家。這裏只能擇其關係較重大者，略爲述説。而譯者亦不自以爲皆當。要於事實之所明，真理之所在，客觀之共是，皆無諱言，乃合於科學底社會主義精神。

先説其反悲觀論：叔本華爾是著名的悲觀論者。尼采是讀過他的«世界之爲意志與想像»一大著而表欽重的。也許還受到他的«婦人論»的影響。韋興格説，尼采的"基本原理，是叔本華爾派哲學，受了達爾文(Darwin)主義的薰染，轉到了正面或積極方面"。此派亦有其鉅子，如封·哈德曼(Von Hartmann)之流。但尼采的妹妹已反對此受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之説。尼采之積極肯定人生，是明確的。教人忠實對待我們生活其上的這土地；在我們中文常語，是入世或持世或保世，不要妄想彼土或虛無縹渺底天國。——這裏已透出非是純粹主觀唯心論的消息了。——其常説對遠方或彼土之企慕，在此譯本中譯曰"遥情"，那遠方或彼土仍是在此世間，没有由心造出另一界。因此反對悲觀與厭世離欲等等出世道的主張。痛苦，人自然希望其立刻過去，消滅；快樂，則希望其常存，所以擬喻其情人爲"永久"。那麽，這樂觀論只是對悲觀的反動了。這似乎非常簡單。然我們試觀印度哲學，幾乎無一不是帶悲觀論的色彩的(印度哲學太師達斯鞠多 Das Gupta 説)。而中國亦早已染上了佛教的人生觀，趨於出世或厭世道亦平民中時有者。則其所反對者的勢力異常浩大，非獨西方基督教的力量而已。可謂簡單，然很重要。

再說其反基督教傾向。——尼采是無神論者，其所反對之基督教，是公教與誓反教雙攝。但他不反對耶穌，甚至可說還尊重他，如“看那人呀”(Ecce homo!)①則甚至以耶穌自比。只悼惜其生年太促，在三十三歲就被釘十字架，——大致虔誠底信徒，必有一大段說耶穌何以當三十三歲而死的道理。然我們若放眼看，倘其生活到七十四、五，如孔子，或八十多，如釋迦，那教言必不止於此，也當不同。這似乎是廢話，但在歷史哲學中亦所不廢。

這無神論的來源，是尼采汲之自希臘古典。自來人類的奮鬥，可概括曰求進步，無論是在平面或向上。倘在上已有一正極圓滿底存在，更無可增上了，則可謂已定立已實現的目標，則亦無需向之追求了，“還有何可創造，設若已有了天神！”然則人類的極限已止於此。這正是古希臘思想。由此尼采結論到：如此便不應當有上帝，因此也沒有。但古希臘人結論到，人生的奮鬥，求幸福與圓滿與進步有其限際，而這限際是不可踰越的。希臘哲人反對多神教，已開無神論的先河；而從一神教到無神論，也是順流歸海。其間民俗的信仰與哲人之高見，自是不同。蘇格拉底(Socrates)是因無神而被判罪，其前之安那薩戈拉斯(Anaxagoras)也是被目爲無神論者的。

反對教理是一事，反對教會另是一事。柏拉圖的理想國裏，有哲王，其下有戰士。蘇魯支的國土裏，也有戰士。然兩者的世界裏，皆沒有教士或牧師。

大致從教會人士看，尼采是反動派之主。此《語錄》三各卷單行後，從一八八五到八六，銷行不過六、七十本。其中購買最多的，乃

① 這書曾由梵澄譯成中文，也是魯迅介紹出版的，即《尼采自傳》。

是在德國每兩年舉行一度的公教會議之教士。是留心這反動鉅子,加以提防的。——附帶可說:直到兩年以後,一八八八年,勃蘭兑斯(G.Brandes)在丹麥公開演講尼采哲學,一時座無虛席,乃風動了歐洲思想界,且在青年中激起了一時的尼采崇拜狂,其著作於是大銷行。然其時尼采患病已深,次年醫生乃宣告其不可治。

"上帝死掉了!"——這是尼采的呼聲。他晨間聽到教堂的鳴鐘,則詫異說:"這是可能的麼?……"從教主懷疑起。東方我們中國恰有類似的一事。朱熹自說他午夜聽到佛寺的鳴鐘,便覺此心把握不定。那是或許感到異教也有些道理了。於此可見東、西方兩哲人的性格不同。中國儒家也有其上帝,根本不能與基督教的上帝相比。佛教也占了東方信仰一大百分數,但不相信上帝;儒與佛皆在"邪教"之列,然仍頗信"神"。至若原始佛教,是道地的無神論。

以上兩者,對我們的關係不大。若涉及其反民主制,反社會主義,與男女平權,在今時可算反動了。還有反資本主義,反國家主義,反舊道德等,又不算怎樣反動。——於此,請向讀者貢獻一愚見,雖不能說是啟開全部尼采思想之鑰匙,然亦可能幫助一點了解。便是:尼采思想,出自一個精神淵源,高出普通智識水平一頭地。——這"精神"姑可謂双攝其理智與情感。——然也不算高極,決不是如其自己所云:怎樣一足離開了地球,在"人類和時代以外六千尺"。凡其創作,無論是詩歌或大部論著,皆出自此淵源,皆是傾於感興的,即他自己所謂"靈感"(他自己於"靈感"亦有明確的分析)。如這《語録》的第一卷,便是用十天時間一氣呵成。其所傾吐,皆不是方案底,不是教科書似的,像其他某些哲學家專憑思智,慘淡經營,嚴密組織,以成鉅製,如康德。皆是源泉混混,流注

出之，所謂“混成”。在此一淵源中，有若干質素，皆其學之所積，原不過如同某化合物，在自體本無矛盾，及至寫成之後，再加以思想分析，便彷彿有些自相矛盾處了。當然不是完全未曾組織經營，但在其知覺性中這工作已經完成於其發表之先。由“後天”之顯已成於其“先天”之隱，由“歸納”之隱以發爲“演繹”之顯，是他的全部創作過程。而我們所見到的，只是其演繹之“顯”而已。而這，淑之以奇特，豐富，美麗的文辭，使人感覺其光焰萬丈，其實亦不過高出普通思想家一頭地而已。

這精神淵源，更遠是挹自希臘古典，有學者認其思致是狄阿尼修斯式的(Dionysus)。如婚姻觀念，目的在於存傳種性。正出自希臘。言節慶，言歡樂等，也出自“酒神”(Bacchus)的慶祝會，而此神節之慶祝遊行，必在隊伍之末有持長竿者上飾 phalloi，乃生殖崇拜象徵。——當然，其男女不平等之見，亦承自日耳曼民族之傳統。大致此種觀念，至二十世紀之今日，猶存留於歐西，亞洲更不必說。那麼，對進步思潮，這可算反動，在尼采時代，正以其爲當然。

謂其精神中所醞釀者，有自相矛盾者，毋寧謂其爲各思緒之層次不同。我們普通只見陽光白色，用三稜鏡乃見其色彩層之相異。這裏值得研究的，是此貴族化的思想家之反民主與社會主義。可異者，百年來德國社會主義的文字，很少反對尼采，或反對之也未嘗留若何深深底痕迹。大致因爲他是一精神思想上的偉大革命者，遂忽略了他這方面的傾向。亦因爲尼采主張生存之上升，即人生之發揚，由個人之升高，亦可轉爲一般普通水平之高起，遂仍與以容許而推崇其思想吧。大約在第一次歐戰後不久，有人在德國

工人階級中作過調查，結果知道普通工人並不讀尼采的作品。其有讀之者，某些答復驚人得很。許多推崇之説不必論。如有某礦工人説:“對於有遠見的人，是經過社會主義，乃達到尼采的個人性的可能。”又有某工人説:“人應在尼采和馬克思(Marx)的基礎上提高文化。”——或:“《蘇魯支語録》，不是爲無産階級而是爲高出衆人者而寫的。”——或:“應該超上的人，是那可憐的物質環境的奴隸”。——或:“羣衆不能没有高出衆人者而存在，但這種人也不能没有羣衆。”……諸如此類。

姑舉一例，涉及民主者。尼采嘗貶抑“呆目的民衆，不知‘精神’爲何物者”，然在《前言》中蘇魯支的第一句話，便是向太陽説:“偉大底星球！倘若不有爲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幸福何有？”——這象徵意義似乎很明白了。倘若太陽表真理或主義或人物，“所照耀”者是否可説爲民衆呢？倘是，則又已開始説教即推許民衆的重要了。然則這兩個理念是互相衝突了。一般民衆的知覺性往往低於個人，這也是事實。雖至上真理亦需要民衆之認識或接收，亦復是事實。然則只好説是一爲世俗真諦，一爲超上原理了。這裏只有層次之異。説不上自相矛盾或正動反動。

再舉一例:尼采久已被認爲個人主義的提倡者，因此爲時代所詬病。這由於誤解了個人主義爲自私自利。這已是舊底譬喻了，個人微小，在社會中有如大機器上一個小螺旋釘。倘若此小釘不充分發揮牠的作用，則大機器的運轉，不能不受滯礙了。這理由豈不異常淺顯？自私自利却不同，是小螺旋釘不自安其爲小釘，要化爲大槓桿或整個機器，則其害可想。在此《語録》中有這樣的話:“對羣衆的興趣較於自我的興趣古老:如良心爲羣衆，則惡心爲自

我。誠然,狡獪底自我,無愛的,於大衆的利益中求自己的利益的:這不是羣衆的起源,却是羣衆的末路。”——這裏羣己、公私之辨很清楚。凡人皆有其自我的意志,知覺或不知覺皆是向上求其“生命”之圓成,即完成其有“生”之使“命”。在羣衆中知覺或不知不覺成爲模範,英雄,這是個人主義,不是自私自利。

此外,還應略說一聲勢浩大的對尼采的誤解與責難,尚未在上述十傾向之列。即是他於戰鬥的理念。他寫過這些話:“什麼是善?勇猛是善;是良好的戰鬥使事物歸於聖善的。”——又;“設使長劍交相如殷紅點點的長蛇,則我們的祖先乃善對人生了。……一柄劍是要飲血的,躍躍欲試而迸出星星之花。”尼采生涯結束在上世紀末端,這世紀兩大戰皆不及見,因爲德國兩次皆戰敗了,所以要在這兩大戰禍中求其極因,尋其智識根源,則歸咎於尼采哲學。尼采的這些理念,可遠溯其由來於古希臘哲人赫拉克萊妥斯(Heracleitus),因其說過這些話,如“戰争爲萬物之律則,萬物之父,萬物之王。”歷史上的聖人,教主,哲人,……很少有絶對底和平主義者。縱使尼采是一絶對和平主義者,或歷史上未曾有此一哲人或其他同見的若干哲人,此一世紀中的戰禍也未必没有。稍治唯物論的人,便知道帝國主義的形成,及各帝國主義間之衝突,及其戰争之起,皆由於許多因素,而且主要是經濟因素,很難歸罪於一方面或一國,更少能歸咎於一人。縱使某方面有野心家,利用某派某人之學說,或曲解,或塗飾,以之爲標榜爲號召,則其咎不在學說而在利用之之人。甚者,其爲標榜號召之效果如何,也還屬疑問。姑舉東方近代一史事:太平天國,近代史家考證其爲農民起義,其所崇拜的人物所以號召羣衆者,爲“天父”,“天兄”,……,這源於基

督教，有浩大聲勢，但似乎不能歸功或歸咎耶穌基督。

尼采有指上世紀七十年代戰争爲“强盜戰争”之言，而且因此憂慮德國的將來，十五年後猶說對德國的質素(Wesen)實未能興起熱情，且更不願說這堂皇底民族純潔無罪。

“反動派”這名詞確不是一好稱呼，說“反對者”却好點了。“尼采反瓦格勒”，有此一書，那是藝人於音樂的諍論，不算反動，互相反對而已，雖兩人曾有很好底友誼。至若反對國家或國家主義，當屬反動派了。尼采所斥爲“新底偶像”的國家，是普魯士之軍國主義之國家，且貶斥其所謂“歷史底教育”；不是提倡無政府主義或無國家論。二十世紀之兩大戰禍，爲尼采所不及見。俄國沙皇之推翻，德國威廉之被斥逐，皆在十七、八年之後。其所指乃帝國或君主專制國。究竟經過兩次大戰，歐洲人頗醒寤過來了，國際組織日見增多，漸謀長治久安，越過狹隘封域的範限，成民族間互利互惠之勢。國家主義可說過時了。上一世紀的反動思想家，如今亦不怎樣被目爲反動。

尼采分析歐洲社會，指出國王統治，“小商人”支配，或“小商人統治”。其時歐洲資本主義方興，尚未達到大資本主義階段。說：“凡一切仍然發光的，只是有小商人的黃金之處。”——“看呵！看如今各民族所行所爲，皆像小商人一樣了。他們仍從各個廢料堆裏，揀取最小底利益。”——這似是預言了現代的情形。商業主義發展爲經濟侵略，在本身是大併小，對外國是强凌弱，一切皆取決於黃金。這世紀初，買辦階級在中國尚未形成以前，中國的“士大夫”尚有尼采這種觀念。於今各國多少在外表總有些物質方面的繁榮，但這外幕後正有無窮底困苦，疾痛，罪惡。這正是二十世紀

人類文明之病。尼采未曾深研經濟,查出這病源,仍是從症候上攻治。說之爲正動或反動,看人取什麽據點了。

究竟文明也是進步了。物質條件變換,生活環境改易,民俗習慣也隨之更動了。這時必然產生新道德,新禮節,新儀文。尼采之所攻擊者,正是舊道德,昔日所視爲天經地義的舊倫常觀念。有估定然後有價值,則舊價值當一切重新估定。這預告了現代和將來之必然。在一轉變或過渡時期,舊者已傾倒而新者未確立,則一切舊社會秩序依舊倫常而保持者,必至天翻地覆。這時便需要一番大彌綸,從新經天緯地。在這方面尼采誠不失爲新時代的先驅。爲正動爲反動,又看人取什麽立場爲說了。

還有一事是關係較小者,是其反對唯智論。提倡發揮本能,即所謂"良能"。這近於盧梭 (Rousseau) 之回返自然之說。立意在恢復或充實人之生命力。自來人類的行爲不是純憑理智的,而本能中正自有非思智所及之理存。這是一純哲學問題,大有可研討者在;於此也說不上正動或反動。

以上所說,無論其反動或反對傾向爲七或爲十或更多,皆可謂各依其觀點而異。尼采在此著中自有其"主導主題"二:一曰"超人",二曰"永遠回還論"。——有學者(Rittelmeyer)考證,"超人"這名詞,早見於 1688 年之《教化書》[1],然似非尼采之所取材。或者取之自歌德之《浮士德》。先於尼采亦尚有用此名之人。要之,非自尼采新創。

關於"超人",自來各家之論紛紜不定。最簡單之說,略同於我

① Erbauungsbuch,或可譯曰《精神保育書》,論及"精神之爽快時辰"事。

國舊時所謂“異人”,是身、心發展皆爲特出的人。然決不是“仙人”或“聖人”,自由思想家的腦筋,不會那麽愚妄和庸俗。假定是“後天”環境的培養,——尼采是不信“先天”的,——人的身體發展可以超出尋常,在良好底形體中,力量和技能卓絶,或者出乎現代世界體育明星而上。換言之,是生理底。在心理方面同然,有其超上道德,解脱了普通德素之凝集於“末人”或“最後底人”而阻礙其發展者。當然,必自有其若干心理底力與能,非常人所有。

尼采以這意象多方爲説,却未曾描畫出一定型。無定型,而僅有依約之形,在思想上爲有缺,在藝術上爲有餘。若善畫者畫出一絶世美人,輪廓無不鮮明,風神無不具足,美則美矣,亦止如此而已。大致高明之畫家,總不肯表現至盡。此“超人”之説亦未盡,使人感覺其不定;但尼采自己的本意原是正面使之不盡,而其反面的目的已經達到了。譬如革命,只依約指出前途之光明,然充分表出現實之黑暗。至若將來果然造出何種建設,未加、亦不必、盡説。總歸人是應當超過的,這是他的主旨。

於是種種討論皆起了。有説此一思想,是説個人之小我,當没入大全與無限知覺性之海洋中,如是乃成其爲“超人”。然反對者説尼采不是説小我之下墮或没落,而是由一更高底自我之優越而上臻,至少是小我與大全之相對。或説尼采反對“同情”,以爲是引誘蘇魯支犯最後底罪惡者,是利他或博愛主義,爲頽廢表現,小我之放縱,以“愛鄰人”使他個小我得其滿足乃有其意義者;而當代之以“愛遠者”之“遥情”,即對最遠者“超人”的照顧。然“愛鄰人”與“愛遠者”僅有所愛之不同,其爲外乎小己而爲他不異,因此反對之説不立。這亦復是一可從各方面成不同的立説的問題。大致可説

所愛不同，其情必異。尼采此義，没有内中底矛盾。

這類諍論，皆以“超人”爲個人，然有多數學者説“超人”表類型，是人類之一新種類。這便牽連到達爾文思想。在十九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震蕩了全世界。由低等動物進化到原人最後乃到高等人(homo sapiens)。然則終有一日必至於“超人”類，這是一新理想。於此，論者謂尼采在學術上犯着方法的錯誤了。科學底進化論，是回溯底，由今返古，就古史之痕跡而建出理論。不是由現在推測未來，作憑空的預言。固然，進化至今，重心總是在本類型以外，要轉變，或漸變或突變，然未嘗示出有何固定的目標，適者生存，弱者淘汰，所謂“天擇”，仍屬偶然，人類無從知此“天”之意旨；只能知自然界之變，不能知所將變是者爲何。——最近時科學上有“遺傳工程”的實驗，亦不是能預定必産生某一結果的人，合於想像。——而今玆却定出了一目標，名之曰“超人”，是這樣那樣……！

大致有史以後，人類還只能説是有了“進步”而已，因爲有了各種文明，然不能與史前期的若干萬年的“進化”相擬。若説到大自然的目標，這裏便是精神哲學的一重要轉捩點，歸到信仰了。信必有“内入作用”(involution)，然後有進化發展(evolution)。信仰有太上者存在，則前進只是轉還，進化終極是要與太上合契。這便是今之所謂瑜伽哲學，她超出宗教以上了。譬喻是一條蛇，身體旋轉，口可以啣接尾巴。尅實説，人之本質或本體，在有史以後，未嘗進化到何種程度。所以説婚姻的新目標是生出“超人”，或道德的新目標是培養出“超人”，……皆頗覺渺茫了。

自“超人”之説出，附之以進化思想，一時掀起了全世界思想界的巨潮，對西方宗教之打擊是巨大的。上帝是人的極限，如前説，

上帝及天國或彼土的信仰，皆動搖了。“人間底，太人間底”，（是尼采另一著作之名。）顧名可以思義。在基督教卵翼下的道德，以及庸俗倫理，皆要重經考試，定出新價值，不合此理想者，便當廢棄。“超人”與“末人”相對，用常語説，亦是所重在特立獨行之人，這裏便看出其反社會主義的傾向，與重個人主義的端緒。以譬喻説，只培異花，不植常卉。如可生特種奇花，雖犧牲凡卉亦所不惜。便是這麼一個園丁。

這裏又當附説言與行之不齊了。如今頭在天上而脚在泥土裏的教主、教士及精神領袖之流，遍處皆是。皆是教人“行我所説的，莫學我所行的”。由其所説的看去，尼采幾乎是一緑林大盗，然考其生平行事，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皆極爲温和，有禮，替他人設想，——如在其結婚問題上，反覆思考是不是對她有好處？——竟近乎純利他主義者了。

“超人”不重種種小德，特出某一大德性則掩蓋種種尋常德性。其善與惡，罪與罰等，許多觀念皆改變了。這些皆值得深加研究。總之此説出後，在全世界思想上生了鉅大影響。甚至最近代“超心思論”，“高上心思”……等；以及視社會上的罪惡源於苦痛，不當視爲罪惡而當視爲疾病；以及爲人類準備將來的“正午”之説——因爲每個精神領袖必自以爲已經“啟明”，自處如在一日之“晨”——，以及其他精神哲學上的某些細節，皆有所挹取自這一淵源；他如兒童教育，尼采之論，自屬最進步的思想了。

其次，當於“永遠回還論”，這書的第二“主導主題”，亦略作提示性底陳述。

通常研究尼采哲學者，分其全部思想爲三個時期。其實三時

期或亦可說三階段，皆難明確分辨，因爲他的思想當被目爲一整體，初期的原素後期中也有，中、後期的種子也在初期中萌芽。第一期着重藝術，尤其是時間藝術，對往者深透入希臘的悲劇精神，憬想一新底更高底文化之創始。第二期則爲智識論所範圍，重實證科學，在倫理上也持實用論，相信人類可建立純粹科學文化，在其中見到人生的最高目的。第三期乃神往於强力，有偉大人格如“超人”者的完成。以爲人類最雄强底本能，乃是“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凡出自强力或增上强力者，便是“善”。凡促進我們的生活向上且增加其動力的知識，便是有價值之知識。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亦在此期。主子和奴才道德之分，亦辨於此期。以第三期思想爲最成熟，以第二期於尼采爲最快樂。此“永遠回還說”，成於一八八一年秋季。重復出現於兩年後之此書。同期著作有《朝霞》，與《快樂的知識》兩書① 。——這《語録》第一、二卷皆成於一八八三，第三、四兩部則完成於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春季，當歸於第三期内。

> “看呵，你是‘永遠底回還’之説教者，——這便是你的命運！
>
> ……
>
> 看呵，我們知道你所教示的：一切事物永遠重還，我們也在其內，而且我們永始便已存在，并一切事物。
>
> 你教説，將有一偉大底轉變之年，偉大年之巨物：這必定像一流沙的時計，不斷地從頭倒轉，以得從新流下，流出：
>
> ……
>
> 以致我們在每一偉大年中也同於我們自己，在最大處和最小處。”

① 此兩書皆有梵澄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此《語録》之後。

這便是說，凡生活過的一切瞬間，皆復轉回。我們已是無限如此，將來也會是無限如此。尼采似稍偏於將來。如說："勇猛更是最好底擊殺者，——勇猛，攻擊着的：也將'死'擊殺，因爲牠說：'這便是人生麼？好吧！再來一趟！'"

這宗思想不隸於批判哲學，只是一種信仰。然立刻當說，這與靈魂轉生的信仰不同，不是同此一心靈或性靈，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無限如此。後者似乎古希臘哲人畢達戈拉斯(Pythagoras)已有。那位哲人相信人生取決於星象，星辰列成某圖像，生人便當如何。圖像移轉至相同之次，生人的一切事像必與前時的相同，因此謂之回還。這種非科學底星數學或神祕天文學，在二十世紀的印度猶存。這又牽連"劫波"的信仰。"劫波"是音翻(梵文 Kalpa)，在華文簡省稱"劫"。劫中一切滅沒，劫後一切如故。(《大唐西域記》載有一著名問答是如此)。佛教也承襲此說，而大乘又不相信靈魂或性靈。劫間若干時歷必有，恢復如故也必有，此之謂"永遠回還"。

尼采在前此的著作中，也間或提到此說，在《悲劇的生產》一書中已提起過，餘處也曾說及在歷史曾有的，有過一次乃有第二次的可能。但在此《語録》中，出此"永遠回還"說以戲劇性底表現。這不能不歸之於其個人經驗了。

在《快樂的知識》一書的著作時代，有其未發表之筆記，是爲此一說尋論據的。大致說："時"無限，"力"有限。上帝既不存在，則亦無憑其神想以創出新底無限可能之事物者。若世界有内在之"力"常造出或意想出新底無限可能性，則此"力"必自體時時增長。然而"力"，亦如其爲"力"而已，不能出乎其自體之外，由是"力"之

造出可能性有限。若謂“力”爲一無限體,則與“力” 之本誼相違。然“時”無限。“力”所創造之可能性既窮，勢必重復。於是曾一度發生者，亦必重復至無限度。——這是於此信仰權立出一理論基礎。其生時未發表。

後之研究尼采學説者，認此一理論爲不立。謂縱使承認力爲有限,然此必非單一者而爲多種單力之總和。若假定其數只二位，以 x 表力，x=a+b。a 一變,則 b 必相應以一變。則 a－1 相應於 b+1,則其關係一變,而新可能性起。如是種種錯綜之力，變換可能無限,其結果出之新可能性亦無限。

雖然,理論根據是不必這麽確立的。這是一精神經驗,原不必求其根據於思智中。主題著眼處在“永遠”二字或“常性”。則應研究“時間”這一因素。——“時”與“空”,是否依經驗而起,洛克(Locke) 則曰“是”,康德則曰“否”。洛克謂“時” 之知，乃得自簡單理念,起自吾人觀省所感覺之短長,聯續，爲一方程,“空” 爲另一方程。康德反對此英國派哲學之説,謂“時”與“空”皆先於經驗。“時”爲一必需理念,説不上事物自體,如“空”。無絶對真實性。非自體存在,非内寓於自體存在者中。而斯賓塞(Spencer)又推論到“時”與“空”皆爲不可知。在近代,室利阿羅頻多,釋宇宙以知覺性。謂“時”乃知覺性的伸展,“空” 亦知覺性之舒張。最近太空科學家蘇俄之科際列夫(Kozyrev),又説“時”是一種能力,有其密度,有其流向,有其速率,有其作用……。其説尚未詳出，或已公之於世而筆者尚未知。

以上五説,第五純屬唯物論。而以第一與第四説,較能闡明此一“永遠回還論”之起源,皆屬唯心。主觀唯心,以時間爲知覺性的

經驗。推之於往事爲過去,伸及於來者爲將來,一住於今者謂之現在,延引至無限爲永久。其起作用於過去爲記憶,於將來爲先見,於現在爲知識。有時知覺性前移,即感覺現在之境,爲過去所曾有。由種種知覺之湊泊或聯想,意會,……人到了某地,遇到了某人,感覺從前已至其地,已識其人,其實未嘗至其地或識其人,這也是凡人很常有的經驗,即西方所謂 déjà vu。知覺性更前移,在某些人士則成爲先知,預言者。出離了現在的境界而觀照現在的境界,乃感覺到事物之回還。知覺性是一,而在個人中心爲多;概括分其層次,這是一較尋常爲高的一層知覺性的作用。

這現象並不神祕,在尼采是深心信之,乃託爲蘇魯支的教言,而那麼猛力出之以戲劇性底陳述。他自己是神志極清明而氣性極温和底人。事例:如養病期間他在山谷間徘徊,某次忽然感到心裏非常温暖,和悦,轉眼一看,原來是一羣牛走了近來。其敏感如此。其瘋狂是否與此有關係呢?不可得而知。按其著作,皆是清明而深邃的思想之表現,沒有什麼瘋狂的痕迹。他决不是故意創立一欺世之說,或勦襲一古信仰而詫爲自己的新發明。

其實此"永遠回還"之說,在現相界當前便可見實例,用不着詫異。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同此一太陽,一月亮,永遠是去了又回來了。蘇魯支自說"墮落"或"沒落",是取譬於太陽的墮落或沒落。植物之因果相生,亦可取像。如穀生芽,芽成稻,稻生穀,長川相續,雖第二代的穀粒不即是第一代的種子,其實種性未變,穀亦相同,說之爲回還亦可。那麼"永遠回還"之說,亦所以表宇宙間生生不息之機,取超上義說。

進者,若以學說之效果而訂其價值,則此說之價值甚大了。生

生不息之現相，足以表生命之動性，之恆常，之永久。這是對人生之一大肯定，學説以“生”爲中心，則“死”不過生之一態。——某些宗教以“死”爲中心，即尼采所斥爲“死的説教者”，則以“生”爲不幸，爲“死”之一態，“絶對底死”或“涅槃”乃爲永久。——所謂勇猛將“死”也擊殺了，便是此意。這導致人生之樂觀，否定着悲觀論。“死”則諸動皆已，無有去來，説不上回還，何況永久！這永久常回，更增加了人的勇氣，以克服人生之困苦，一往趨於樂生，這也給英雄主義作了理論上的一大支柱。

雖然，於此亦頗有理論上的滯塞處：事情由最大以至最小，皆當回復，像現在這樣，豈不是“末人”或“最後底人”，也當回復，而“超人”也像現在這樣只是存爲理想或希望？——誠然。回復亦頗同於循環，但没有注定這軌道有多麽長，或圓周有多麽大。到某一點“超人”出生了，而且還可永遠重復出現，則爲何只着意於“末人”之再現呢？

進者，一切如現在者皆當重復，則事物之轉變是注定了，這與宿命論有何分别？——誠然，事物必有轉變，或即無時無刻不在轉變，而轉變必有其過程，即所謂命運。但宿命是一取決於此命運，人無所爲，所重在運之前定。此説固謂事物之轉變必有其過程，非謂一切只聽命於此過程，而是人有所爲，所重在生命意志之發揚，向前或向上進展。由重復推之爲前定，而前定何必無爲，有爲何礙於前定？——這不是曲意替尼采辯護，觀其説生命必有意志之表現，而意志在於“力”或“權力”之説，可以推出此理，因爲“力”或“權力”必非無爲。則不能混同於宿命論。

就文明進步作歷史觀，則其過程也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紋之

圓轉，所以人事上常有歷史重演之說。其實是循到螺旋紋上之同一垂直線上一點了，則也可見事物之回還，視景與前者相同，然而據點提高了。這是就常識方面說，未必爲尼采之意。

更進而取此回還說以爲倫理方面的行爲問題之準繩，亦有其效果。康德講實用理性，論道德原則爲"普遍化"，必人人可爲。如偷盜行爲，是不可"普遍化"的事。如"普遍化"而人人爲之，社會必至解體。在尼采則提出"重復化"之說，其作用亦同。問題：你願意你這樣的生活重復以至於無數遍麼？若已知自己的生活不正當，或知覺自己的錯誤，過失，則答復必然是不願意。必然會覺到一誤不可再誤。亦如偷盜，是不可"重復化"之事。在個人時復可爲，在大衆亦必人人可作。取兩說並觀，康德之說爲横，屬平面，屬大衆。尼采此說爲縱，屬直線，屬個人。高度的倒轉則爲深度，直線之乘方則爲面積。立說不同，而歸趣一致。

這信仰還有些理論上可詰難處，難得圓满底答復。這出自高等底精神經驗，不是從下構架的，而是自上流注的。難繩之以嚴格底邏輯思惟。這是人生哲學，而人生也不是純邏輯底過程。

"超人"與"永遠回還"兩說，大致有如上述。說者謂在前說中，尼采將"超人"提到愈高，便顯出庸俗中凡人之愈下。這創傷和毀壞是巨大的。再立後說，又是醫療這創傷和補救其所毀壞。前說似乎抹殺了凡人之存在，後說又將他的生命給還。這也成爲一說，但是否尼采立意如此，仍爲可議。

由此書而觀其哲學思想，實見其爲豐富，多方。若愈加分析，

必愈見其紛歧繁複。在此則似無此必需。而出之以散文詩的體製，文辭之美，與其思想相輝映，與一般枯乾底哲學文字大有分別。其所爲人崇拜者，不單在此，尤在其人格偉大，苦鬥了一生，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種英雄主義。自其五歲時喪父，以至於受到大學教育，皆是勤奮努力，以至二十四歲時便當教授。年青時當過一年砲兵，曾墜馬受傷，久治始愈。後來又當過戰爭中前線的傷兵救護士，那時因教職已隸瑞士籍。辛勤講學十年，到一八七九年因病退休，退休後幾乎每年著一書，到一八八九年在都靈(Turin) 城街上猝倒，從此精神失常。由他的母親看護他七年，母親死去，又經他的妹妹看護三年然後去世。平生遭受了時人的譏訕，冷遇，精神痛苦可知。失戀，因而獨身；而孤獨，亦無朋友。於這種種痛苦中，仍不失其於人生的樂觀，對生命的崇揚，一將人生之升沈起伏稱譏苦樂括於一語，曰："這便是人生麼？好吧！再來一趟！"而仍保持了大希望，曰："化你們的大悲爲對超人的愛吧！"……

尼采也是熱烈底抒情詩人，可謂開了新浪漫主義一派，德之里耳克 (R.M.Rilke) 或吉阿格 (S.Georg) 之詩，皆受了他的影響。其他文學家如紀德 (Gide)，妥瑪斯曼，以至哲學家如韋興格(Vaihinger)，柏格森(Bergson)，薩耳特(Sartre)，以至施扁格勒(Spengler)，皆染於其思想甚深。至若蕭伯訥 (G.B.Shaw) 之《人與超人》，尚不在話下。——在中國，當然最爲魯迅所欣賞。

不幸，尼采思想在生時已被人誤解以至利用，如特萊支克(Treitschke)，一位愛國史學家兼政論者，已將其學說曲解，身後又爲野心者所假借，奉爲寶典，愚惑常人。至今仍是反動派之尤，不但

在幾年前我國亦有人這麼稱謂。崇之者如天，非之者如淵，尼采平生，也實是登上了高峯，只爲了向下墮落的。如今西方國家的學者，對之或則諱言，或因爲德國人在此世紀兩大戰中皆大敗，而毁滅還不徹底，要將其哲學家也貶斥；最不捨其仇恨的是猶太人，因爲德國曾大舉在戰時殺戮猶太人。然尼采平生實未嘗反對猶太人。德國昔年之排猶，乃是經濟原因，因爲他們操縱了德國之經濟動脈，金融界。不是像後時的以，阿爲土地争奪之故。然昔年以、埃戰争中，以色列首揆葛達・梅依(Golda Meir)，説出了一句苦言，辯護其先發制人之戰略，説："我們與其死掉了而受人憐憫，毋寧生活着而負了惡名！"——這位老太太所説，正是尼采的道理。

總之，於世界上世紀這麼一位明星，研究至今未已，議論至今不定。其在這世紀初爲魯迅所推崇者，正因其爲"反動派"，魯迅生當大革命時代之前端，其時可反對而當推倒者太多了；如主子道德、奴隸道德之説，所見相同，乃甚契合。«魯迅與尼采»，這是可著成一大本書的題目，將來希望有人從事於此。——究竟説來，尼采的文化哲學，未嘗深透入民生根本之經濟基層；觀察到了一頹敗建築的上層破闕，而未涉及此建築之已傾或將傾的基礎；而且，著眼多在個人，小視了羣衆；見到了階級劃分，忽略了勞動生産；見到的暴君專制是在政治方面，未見及大資本家之壓迫在經濟方面甚於暴君；見到了大規模陣地戰，未見及小規模游擊戰；見到了鋼刀利劍之殺人，未見及如魯迅所云"軟刀子殺人不覺死"。深透西方社會，欠了解東方文明。所以在東方的影響，遠不若唯物論之落實。甚者，其思想時常披了詩化的外衣，在理解上又隔了一層，雖其效果

比較悠遠，然遠不如質直宣傳之普及大衆。所以在推翻舊時代事物而創造一新時代，在東方以後者較容易成功。魯迅晚年轉到了馬克思主義，却未嘗拋棄尼采，所重在其革命精神，同向人類社會的高上目標前進。

末了，請贅加幾句譯事之言。事過五十年，這譯本仍有人讀，實因尼采原作深有可供研究的價值，譯者只忝爲文字之役，求其無誤或猶有未能。遠不能如前所舉怎樣與尼采的作風相同。總之以爲這不過西歐一家之學，其言有偏有駁，有純有至，是一複雜底有機體。其與餘家衝突亦多，則譯者主張各觀其所是而不執，不必趨於折衷主義，亦不必强求其會通。以譯者學問之淺薄，所見或與西方人士不同。於同情底理解雖未必作到，而大膽底批判亦未敢妄爲。——凡文字及見解紕繆之處，多希望海内外專家是正。

虎年谷雨後四日徐梵澄序於北京

目　録

序　言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的«蘇魯支語録»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刊行於 1884 年。全書凡四卷，以富於詩趣的散文，寫出他的"哲學"。這是一部語録，托爲一位波斯的聖者蘇魯支，向他的門徒和人民們訓説的；所謂"超人哲學"便是他所宣傳的東西。尼采他自己對於«蘇魯支語録»有一段自白：

> "在我的著作中，«蘇魯支語録»佔一個特殊的地位。我以這著作，給人類以空前偉大的贈禮。這本書，聲音響徹了千古，不單是世界上最高邁的書，山岳空氣的最真實的書——萬象、人類遥遠地在它之下——亦且是最深沉的書，從真理之最深底蘊蓄中産生，這是一種永不涸渴的泉水，沒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滿汲着黄金和珠寶上來！"

"他所升降的雲梯，沒有邊際，他比任何人已經看見更遠，意願更遠，並去得更遠"。(Ecce Homo，楚曾譯文)

他自己又説過："人如不自願閉其智慧，則對於發自蘇魯支之歌——鷹鵰之歌——必須給與適當的注意。"

他所注意的是"將來"而不是"過去"。"哦，我的兄弟們，你們的高貴不當向後流盼，乃是向前凝視！你們當愛着你們的孩子們的國土——在最遥遠的海上沒被探險過的國土！讓這種愛是你們的新的高貴吧。我吩咐你們向着那裏揚帆前進！"

這便是蘇魯支——尼采——所呼號着的話。

這部譯文是梵澄先生從德文本譯出的，他的譯筆和尼采的作風是那樣的相同，我們似不必再多加讚美。

在我們得到梵澄先生的譯本之後，楚曾先生也以他的另一部全譯本交給我們，很可惜是不能再在這裏刊出了，對於楚先生，我們謹致敬意和歉忱!

鄭振鐸

1936年

前　　言

一

蘇魯支三十歲了，離開他的故鄉和故鄉的湖水，隱入山林。於是，獨自怡悅心神，玩味寂寞，十年間未嘗疲倦。但最後他的心意改變了——一日之晨，與朝霞俱起，在日光前，向日球作如是說：

“偉大底星球！倘若不有爲你所照耀之物，你的幸福何有？

十年間你在此照上我的崖穴，想你必已倦於光明，倦此修途，設若未曾有我，及我的飛鷹和長蛇。

但每日早晨我們等候你，挹取你的豐餘而向你祝福。

看呵！我厭足了智慧，如採取了過多的蜜的蜜蜂，我需要向我求索之手。

我願意贈與，分給，直使人羣中的智者重歡其愚庸，貧者更欣其富足。

於是，我必須降至深淵，如你在夜間之所爲，没入大海之後而猶布光明於彼土，你這太過豐盛底星球！

我必須像你一樣墮落，如我欲下往之之人羣所云。

然則祝福我吧，你寧靜底眼光，可以觀莫大之幸福而不生嫉妬之眼！

祝福滿引的深杯喲，金波從而泛溢，隨處映着你的歡樂底容輝！

看呵！ 這杯將更傾完，蘇魯支將更爲凡人了。"

——如是開始蘇魯支的墮落。

二

蘇魯支獨自走下山崗，沒有遇見何人。但他走入樹林中時，忽然看見一位老者，站在面前，正是離開了奉神的敝廬，在林中採藥。老者如是向蘇魯支說:

"這位行客於我不像生疏，若干年前他從這裏走過。他名叫蘇魯支；但他已經改變。

當時入山帶來了你的殘灰，現在却要將火攜往谷中去麼？ 不怕放火者的刑罰麼？

是呀，我認識蘇魯支。他的眼色清明，嘴裏不潛藏機詐。他不是像跳舞者一樣行走麼？

蘇魯支改變了，蘇魯支已變爲小孩，蘇魯支是覺者了，你將何所求於睡者呢？

你居於寂寞中好像在海洋裏，大海將你負載。苦呵，你將到陸地上去？ 苦呵，你將你的軀體重新自己拖曳？"

蘇魯支回答說:"我愛人們。"

"緣何"，聖者說，"我曾來到深林和荒漠之地？ 豈不是，因爲我太愛人類了嗎？

現在我愛上帝，人類非我所計。我以爲人是一個太不完滿底物品。對人類的愛可以使我死去。"

蘇魯支回答說:"我說什麼愛！ 我將給人們一種贈品。"

"不必給渠們什麼"，聖者說，"最好從渠們取去一些，大家便這

麼下去——這將於渠們最好：只要於你合適！

縱使你將有所給與，給與一點小布施便了，而且要讓渠們求乞之！”

“不行”，蘇魯支回答說：“我不給予布施。那樣我還不够窮僋。”

聖者笑着蘇魯支，如是說：“然則留心，看渠們接收你的贈禮！渠們對於隱者懷疑，不相信我們來是爲了贈予。

我們的足音跫然於街巷中使渠們聞之淒涼。一如渠們夜裏在牀上聞有人行，遠未及天明，則自怪道：這賊徒將往何處去？

不必到人們中去，便留在這樹林裏吧！寧肯與鳥獸同羣！緣何不願像我這樣——在熊中爲熊，在鳥中爲鳥？”

“聖者在樹林裏何所爲呢？”蘇魯支問。

聖者說：“我編製歌詞，自唱，而每當編製，也酣笑，也悲泣，也低喃。如是，我頌讚上帝。

用笑，哭，高唱，低喃，我頌讚上帝，我的上帝。但你帶給我們什麼禮物呢？”

蘇魯支聽了這話，便敬拜着聖者說：“我有何可贈於你們呢！但請讓我快離開，以免猶持去你們的什麼！”——這麼他們彼此分開了，老者和這人，歡笑如兩個兒童。

但蘇魯支獨自時，向內心說：“這是可能的嗎？這老年的聖者在他的樹林中還沒有聽到上帝已死！”——

三

蘇魯支走到接着森林附近的一座城市，看到許多人聚集在市

場,因爲有佈告要人觀看踏軟索戲。蘇魯支向人們如是說,

我教你們超人的道理。人是一樣應該超過的東西。你們作了什麽以超過他呢?

一切存在者至今皆創造了超過自己的東西。你們願爲這大波流的退潮,寧願退到禽獸,而不願超過人嗎?

猿猴於人類是什麽?可笑的對像或痛苦底羞辱。人於超人亦復如是,可笑的對象或痛苦底羞辱。

你們從爬蟲進到人類,你們内裏許多地方還是爬蟲。有個時期你們是猿猴,但至今人比任何猿猴還仍其爲猴類。

你們中間最智慧者,也還是植物與鬼物的歧出生與兩性生。但我叫你們化爲鬼物或植物麽?

看呵,我教示你們超人。

超人是土地的意義。你們的意志說,超人必定是土地的意義!

我與你們立誓,兄弟們,對於土地守忠實,不相信那班向你們說起超地球底希望的人們!那皆是人類的毒殺者,渠們自知或不知道。

那皆是人生的藐視者,垂死者,自毒者,地球所厭倦的,任其逝去吧!

曾經有一個時期對上帝的褻瀆是大不敬,但上帝死掉了,這班不敬者也同死掉了。對於土地不敬在現在是最可怕的事呵,將不可知者的心腸,比對土地的意義更加崇拜!

有一時期靈魂蔑視肉體,那時這蔑視是至高尚底事,靈魂欲肉體孱弱,醜陋,瘦損。想這麽超出肉體與地球高昇。呵喲,那靈魂本身仍是孱弱,醜陋,瘦損:殘忍乃此靈魂之慾樂!

但是兄弟們，你們猶可告訴我：你們的肉體對於靈魂怎麼説呢？你們的靈魂豈不是貧弱、污穢，一種可憐底舒適麼？

誠然，人生是一污穢底川流，要能涵納這川流而不失其清潔，人必需成爲大海。

看呵，我教示你們超人，他便是這大海，其中你們的大蔑視能够沉没。

你們能够經歷的最偉大事業是什麼？那是大蔑視的辰光。那辰光，便是你們的幸福也於你無謂，你們的理智與道德也自覺其無謂。

那辰光，你們説："我的幸福於我何有！這是貧弱，污穢，一種可憐底舒適。但我的幸福將辯正我的存在！"

那辰光，你們説："我的理智於我何有！其求知，豈不是像獅子求食嗎？牠是貧弱，污穢，一種可憐底舒適！"

那辰光，你們説："我的道德於我何有！而且牠還使我無怒。我對於我的善與惡皆多麼厭倦呵！這一切皆是貧弱，污穢，可憐底舒適！"

那辰光，你們説："我的公正於我何有！我不自知怎樣是火焰與燃煤。但公正者便是火焰與燃煤！"

那辰光，你們説："我的同情於我何有！同情豈不是釘死那愛人類者的十字架麼？但我的同情不是釘十字架。"

你們已這麼説麼？已這麼呼號麼？倘若我聽到你們這麼呼號呵！

非爲你們的罪惡——乃你們的自足呼聲動天，在罪惡中的吝惜呼天！

以其長舌舐你們的電光在那裏呢？必注射入你們的瘋狂劑何在呢？

看呵，我教示你們超人，他便是那電光，那瘋狂藥！——

蘇魯支這麼說過後，人叢中有人大叫道："我們聽踏軟索者聽够了，現在也讓我們看他吧！"於是大家哄笑着蘇魯支。那踏軟索者，以爲這是說他，便準備開始表演軟索戲。

四

蘇魯支望着人羣，甚驚奇。便如是說：

人便是一根索子，聯繫於禽獸與超人間——駕空於深淵之上。

是一危險底過渡，一危險底征途，一危險底回顧，一危險底戰栗與停住。

人之偉大，在於其爲橋梁，而不是目的；人之可愛，在於其爲過渡與下落。

我愛，不知道生活的人，便是墮落者，然而是過渡者。

我愛，大蔑視者，因爲他們是大崇敬者，向彼岸的遥情的羽箭。

我愛，不求有物於星球之外的人，以墮落而自爲犧牲，却犧牲於土地，使此土地有一日將歸於超人。

我愛，因求知而生活的人，求知，使超人得以生。如是自求其墮落。

我愛，工作着發明着的人，意在建超人之所居，爲之安排土地，禽畜，花木，如是自求其墮落。

我愛，自愛其德行的人，因其德行爲墮落之意志，與遥情的羽箭。

我愛，不保留一涓滴精神於己的人，却欲爲其德行的整個精神，他猶如精靈走過這橋梁。

我愛，以德行爲傾向爲運命的人，他爲德行之故欲猶有生且欲無生。

我愛，不欲德藝過多的人，一德多於二德，因其更成爲附繫運命的結子。

我愛，其心靈甚奢費的人，不欲人謝，不爲報答，因其時時贈與，不欲自有遺留。

我愛，羞於擲骰點中注的人，則自問：我是不誠實底賭徒麼？——因爲他想失敗。

我愛，在行動以前散出金言的人，其所行，時且優於所許，因爲他自求墮落。

我愛，辯正來者且救贖往者的人，因爲他欲於今者之前毀敗。

我愛，因愛他的上帝而責制上帝的人，因他必毀於他的上帝之憤怒。

我愛，便在創傷中靈魂也甚深沉的人，他可以因小損傷而毀滅，由是他喜走過那橋梁。

我愛，靈魂過於充實至於忘其自我的人，萬物備於其人，遂共成其墮落。

我愛，自由精神自由心意的人，其頭腦不過爲其心意之內體，其心意促其墮落。

我愛，如大雨點降自停於人類之上的黑雲的人們，他們預告雷電將來，亦如預告者而毀滅。

看呵，我便是雷電的預告者，濃雲中的一大雨滴，這閃電便叫

超人。

五

蘇魯支說過這些話，再望着羣衆，沉默。自己向內心說："他們站在這兒，他們笑，不了解我，我不是爲這些耳朵說法的辯才。

先要打破他們的耳朵，使他們學用眼睛聽麽？必像鼗鼓或教人懺悔的說教者那樣喧譁麽？或者他們只相信口吃者呢？

他們自有其所驕傲者在。他們怎樣稱呼那使他們驕傲的東西？教育，他們這麽說，這使他們自異於牧羊奴。

由此他們不喜聽於自己的'蔑視'這話。我將順其驕傲說。

則我將說起最可蔑視者，但那是末後底人"。

於是，蘇魯支向羣衆作如是說：

是時候了，人要樹立目標。是時候了，人種植他的最高希望的萌芽。

爲此他的土地還夠肥沃。但這土地必有一日貧瘠而且荒蕪，不能更生出高樹。

嗚呼！必有一日人不能將遥情之箭射向人類以外，他的弓弦也忘掉了顫鳴！

我告訴你們：要產生一顆跳舞底星球，人體中必有混沌。我告訴你們：你們體中猶有渾沌。

嗚呼！必有一天人不能再產生星球。嗚呼！必有最可蔑視底人的時代到來，那已不能更蔑視自己的人。

看呵！我教示你們末後底人。

"愛情是什麽？創造是什麽？遥情是什麽？星辰是什麽？"

——末後底人這麼問着而且眏眼。

地球於是變小了，使一切皆變小的最後底人在上面跳躍。他的種性之不可絕滅如土虱，而且壽最長，

"我們已尋到幸福了"——末後底人這麼說，而且眏眼。

他們已離開生活艱難的地方，因爲需要溫暖。人們猶愛鄰人，與之相摩，因爲需要溫暖。

生病與懷疑，他們以爲罪惡，彼此敬慎相與。有在石上或旁人身上觸倒的，真是蠢才！

時或吃一點點毒藥，這使人作適意的夢。最後以多量底毒藥，致怡然而死。

仍然工作，但工作用以寫心。亦復留心，懼這消遣庸或於人有損。

人亦不貧不富了，二者皆太繁重。誰還願意治人？誰還願意治於人？二者皆嫌煩勞。

不是牧者與一牧羣！凡人皆願平等，也皆平等。有誰感覺不同的，自願地進入瘋人院。

"從前舉世瘋狂"——優秀者如是說，而且眏眼。

人聰明了，明白一切已然之事，則譏嘲無端緒。人與人猶有紛爭，然亦旋復和好——否則這內損胃腸。

人在白晝有其微歡，夜間有其微樂，但人尊重健康。

"我們已尋到幸福了"——末後底人這麼說而且眏眼。——

於是，蘇魯支的第一番話說完了，這也叫作"前言"，因爲在這兒他的話被羣衆的狂叫歡呼打斷。"給我們這末後底人，呵！蘇魯支，"——他們這麼喊——"將我們造成這末後底人！我們當奉給

你超人！”羣衆大都歡欣鼓舞，呀唇咂舌。但蘇魯支不免憂悲，向內心說：

“他們不了解我，我不是爲這些耳朵說法的辯才。

太長久，我住在深山，太慣於傾聽流泉聲與木葉響，現在向他們說話如向一羣牧羊兒。

我的心靈屹然不動，且清明如朝日裏的青山。但他們以爲我冷酷，作可怕底譏嘲的諷刺者。

現在他們望着我笑，一面笑也一面憎恨我。他們的笑中有着冰霜。”

六

但這時忽生一事，使人人瞠目哆口，便是其間踏軟索者已開始表演了。他從一小門裏走出來，踏上了軟索，索子是繫在兩個高塔間，懸於這市場和民衆之上。當他走到了軟索的中段，那小門又啓開了，跳出一個彩衣少年，很像一個丑角，在軟索上快步趕上那前面的人去。“前進呀，蹩脚鬼，”——他喊叫的聲音怕人——“前進呀，懶東西，黑貨商，小白臉！別要我用脚踏你！你在這兩個塔中間幹什麽？你是塔裏的，人應該將你關起來，你礙着比你好的人的自由路！”——他一字一字喊便一步一步逼近了，到了只離前面那人一步的地方，可怕底事便發生了，使每隻眼睛瞪住，每張嘴堵住——他惡鬼似的大叫一聲，一下跳過了前面礙着路的人。這人看到競争者勝利了，一下失神，踏空了軟索，拋開了手裏的長竿，比那人還快地手手脚脚旋風似的掉下地來。這時市場上的人便如暴風裏的海水，逃的四散，慌做一團，最是在這人大概要掉下的地方。

但蘇魯支站定了，那人也剛掉在他身邊，已經完全跌傷，摔壞，但還沒有死。歇了一忽兒，那摔壞了的人回復了知覺，看見蘇魯支跪在身旁。“你在那兒幹什麽呢？”他最後說：“很久我知道魔鬼要弄翻我了。現在他要拉我到地獄裏去了，你能禁止他嗎？”

“憑我的名譽，朋友，”蘇魯支說：“你所說的這一切都沒有的，既沒有魔鬼，也沒有地獄。你的靈魂比肉體死的還快，現在不要怕什麽吧！”

垂死者懷疑地望着他，終於說：“倘若你說的是真理，我失掉生命便沒有失掉什麽。我不比一匹動物怎樣不同，那用鞭箠和菲薄底飼料養成的……跳舞的動物。”

“不然的，”蘇魯支說：“你是以危險爲職務，這没有什麽可藐視的。你現在因職務而殉身，我將親手將你埋葬。”

蘇魯支說過這話，垂死者已無回答了；但他還摇動着手，彷彿要握蘇魯支的手誌謝。——

七

其時夜色昏然，市場旋隱於黑暗裏，羣衆皆走散了，因爲卽是新奇與恐怖，也使人疲勞。但蘇魯支坐在死者身邊的地上，默然深思，因此忘掉了時間。但最後已是黑夜了，一陣冷風吹過這孤獨者。蘇魯支於是站起來，向内心說：

“真的，蘇魯支今日捕魚真好！没有網到一個人，却得了一具死屍。

人的生存的確可傷，而且永遠仍無意義，一個丑脚也能成爲他的晦氣。

我將教人以生存之意義，那便是超人，濃雲中的閃電人。

但我仍離他們甚遠，我的意識不合他們的意識。他們看我仍如傻子與死屍二者之間的人。

夜黑暗了，蘇魯支的路也正昏黑。來吧！冷僵的伴侶！我負你到親手埋葬你的地方去。”

八

蘇魯支向內心説過這番話，將死者負在背上，走上大路。還沒有走到一百步，悄悄地溜來了一人，低聲向他耳邊説：“離開這城市吧，蘇魯支呀！”——一看！來説話的人，正是那塔裏出來的丑脚。“這兒恨你的人太多。正人君子皆恨你，以你爲他們的藐視者，仇敵；正教的信士也恨你，以你爲羣衆的危險人物。碰巧大家在笑你，這是你的運氣。真的，你説話好像丑脚一樣。剛剛和這死狗在一塊，也是你的運氣；這麽辱沒自己，今天你便救了你自己的命。但離開這城市吧——不然我明天便在你身上跳過，也是活人跳過死人了。”説過這話，那人隨即走開了；但蘇魯支一直在黑暗底路巷中走去。

到了城門口，遇見一班築墳墓的工人，他們用火把照他的臉，見到是蘇魯支，便大加嘲駡。“蘇魯支將這死狗搬開了，好呀，蘇魯支當了葬墳的人！要拿這塊肉我們的手還太干淨。蘇魯支想偷去魔鬼的食物麽？好吧！祝你的口福好！只要魔鬼不比蘇魯支還會作賊！——他偷去他倆，吃完他倆！”他們彼此間大笑，將頭擠在一處。

蘇魯支一言不發，獨自走他的路。摸約走了兩個鐘頭，走過許

多深林大澤，聽到許多饑餓底狼嗥，他自己也饑餓了。便停在一個有火光的獨立的小屋前。

“饑餓襲着我了，”——蘇魯支説——“好像一個强盜。在深林大澤裏饑餓向我襲來，在這深夜。

我的饑餓亦復乖張。時常來在飯後，今日却整天未來，他留在何處去了？”

於是蘇魯支叩着小屋的柴扉。一位老者攜着燈光走了出來，問道：“誰來到這裏，使我不安睡？”

“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蘇魯支説：“請給我一點吃的，喝的，這我在白天忘掉了。凡給饑者糧食的，他自己的靈魂也得蘇息，智慧這麼説的。”

老者走進去了，隨卽轉來，給蘇魯支麵包和酒。“這是對於饑餓者的一塊壞地方，”他説：“因此我住在這裏。禽獸和人都到我隱士這裏來。但也叫你的同伴吃喝吧，他比你更疲倦。”蘇魯支答道：“我的同伴死了，很難勸他吃喝。”——“那不干我事，”老者沉着的説：“誰叩着我的門扉，必得拿去我獻給他的。吃吧，祝你倆一路平安！”——

於是，蘇魯支又走了兩個鐘頭，依星光順着大道前進，因爲他是慣於夜行者，愛看一切睡者的形容。當天色漸啓微明，蘇魯支已是走到一座深林裏，前面已没有了路。於是他將死者平頭安置在一空樹穴裏——因爲他想如此可以避免豺狼的侵噬——自己則睡在地面蘚苔上。隨卽入睡，軀體很疲勞，但心靈凝然不動。

九

蘇魯支睡的很久，不但朝霞而且是杲日，在他面上過去了。最後却睁開了眼睛，驚奇地望着森林和寂静，驚怪地返觀自己。於是他迅速地立了起來，好像一個突然發現了陸地的航海者，歡呼着，因爲他看見了一新底真理。便向内心作如是説:

“一道光明啓示我，我需要伴侣，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屍，由我任意搬往何處的。

却是活着的儔侣，跟隨我，因爲他們要跟隨自己——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一道光明對我現示了:蘇魯支將不向民衆説教，却説給伴侣!蘇魯支不作牧羣的牧人和走狗!

將若干從牧羣裏引開——我是爲此來的。人羣和牧羣將怒我，蘇魯支對牧者們將被稱爲强盗。

我稱之曰牧人，但他們自稱曰正人君子。我稱之曰牧人，但他們自稱爲正信的信士。

看看正人君子吧!他們最恨什麽人呢?那打碎他們的價格標榜的人，破壞者，犯罪者——但那是創造者。

看看一切正信的信士吧!他們最恨什麽人呢?那打碎他們的價格標榜的人，破壞者，犯罪者——但那是創造者。

創造者尋求伴侣，而不是尋求死屍，也不尋求牧羣和信士。創造者尋求共同創造者，那在新標榜上寫定新價值的人。

創造者尋求伴侣，共同收穫者:因爲於他一切皆已成熟，待收。但他缺乏百柄鐮刀，因之拔起麥穗而不樂。

創造者尋求伴侶，知道磨礪其鐮刀的人。人將稱之曰毀滅者，善惡的蔑視者。但他們是收穫者，慶賀者。

蘇魯支尋求共同創造者，蘇魯支尋求共同收穫者，共同慶賀者，他能和牧羣，牧者，以及死屍創造什麽呢！

而你，我的第一個伴侶，祝你平安！我已穩將你藏於空樹中，穩將你隔離了豺狼。

但於今我和你分離，時候已經到了。在朝霞與朝霞間，我得了一新底真理。

我將不爲牧人和葬者。我將不再向民衆說教，已和一死者最後說教一番。

我將與創造者，收穫者，慶賀者爲儔；指示他們以彩虹，及超人的一切階梯。

向孤獨底避世者我將唱我的歌曲，也向成雙的避世者；有誰還願聽未曾聽過的，我將以我的快樂充滿他的心。

我將向我的目的前進，奔向我的前程；跳過遲回者和沾滯者。我的前進便是他們的墮落！”

十

蘇魯支和自己内心說過這番話，太陽已到正午，他疑惑地望着高空——因爲他在頭上聽到一鳥銳聲長唳。看呵！一隻鷹在空中作大盤旋，繫了一條長蛇，却不同於攫獲品，蛇曲繞於其頸項，如同一位女友。

“這皆是我的禽畜！”蘇魯支說，心内非常欣豫。

“太陽下最驕傲的飛禽，與太陽下最聰明的動物——渠們出來

探望。

渠們欲知蘇魯支尚生存否。誠然，我還活着麼？

在人羣中我以爲比在獸羣中危險，蘇魯支走着危險底路。願我的禽畜引導我前行！”

蘇魯支說過這話，想起了深林裏聖者的語言，長歎一聲，向心裏說：

“但願我較聰明！但願我根本聰明的像我的蛇一樣！

但這我是求願不可能的事，則願我的驕矜與聰明常在一道！

倘若我的聰明一旦離棄我——呵呀！牠愛離我飛去！——則願我的驕傲猶與我的愚蠢一道飛翔！”——

——如是開始了蘇魯支的墮落。

卷之一

精神之三變

我爲你們陳述精神的三種變遷:精神如何變成駱駝,駱駝如何化爲獅子,獅子怎樣終於變爲嬰孩。

堅强底負重底精神,涵藏着誠敬,則有許多嚴重底負擔,其堅强有望於重者,至重者。

什麽是重的呢?堅韌底精神這麽問,則跪伏如駱駝,希望滿馱於背。

最重的是什麽,英雄們?堅韌底精神這麽問,使我將其負載,欣幸我的堅强。

豈不是自卑,而自損其高傲?自示愚蠢,而自詘其聰明?

或者是從我們的事業離開,當其慶有成功?登高山,試探其試探者?

或者是以知識的茅草與橡栗爲粮,爲真理之故使靈魂饑餓?

或者是生疾病,屏絶慰安者,與聾者爲友,那永遠聽不到你所需要者的人?

或者是自没於濁水,倘若是真理之水,而不屏斥冰涼底蛙,熱底蟾蜍?

或者是愛着蔑視我們的人,向魔鬼伸手相握,倘其正要恐嚇我們?

這一切艱重皆由堅韌底精神負起：如駱駝，負重向沙漠奔去，他如是奔往他的沙漠。

但在最寂寞底曠野中，發生第二種轉變：精神要在此變爲獅子，他要奪取自由，自爲他的曠野之主。

他在此將尋其最後底主子：與之爲仇，仇其最後底上帝，與大天龍争勝負。

那大天龍，精神所不再稱爲主子與上帝者，是什麼呢？這天龍名叫"你當"。但獅子的精神說"我要"。

"你當"阻於中途，金光燦然，一鱗介動物，每一片鱗上輝煌着金色的"你當"！

千秋的價值顯耀於此龍鱗，龍中最强力底龍便如是說："一切事物的價值——在我身輝煌。"

"一切價值已經造成，而一切造成的價值——便是我。誠然，不應再有'我要'怎樣了！"天龍作如是說。

兄弟們，緣何需要精神中的獅子呢？那負重的動物，退避，誠敬，有何不足呢？

創造新價值——獅子也許還不能，但創造着新創造的自由——憑獅子的威力可以做到。

爲自己創造着自由，加義務以神聖底否認，則需要獅子，兄弟們。

爲自己取得新價值之權利——這於一堅韌而且誠敬底精神，成爲最可怕底攘取。誠然，於他這好像劫掠，一種劫掠底猛獸的行爲。

他曾以爲這"你當"至神至聖，愛之：現在必在此神聖中也看

到了任意與狂放，他將從其愛好中奪取自由，要奪取則必成爲獅子。

但是，兄弟們，請說出嬰孩又何以能獅子之所不能呢？何以猛悍底獅子必化爲嬰兒呢？

嬰孩乃天真，遺忘，一種新興，一種遊戲，一個自轉底圓輪，一發端底運動，一神聖底肯定。

是呀，兄弟們，爲創造的遊戲，必需神聖底肯定，精神於是需要其自我的意志，失掉世界者要復得他自己的世界。

我已指示你們精神的三種轉變：精神如何變成駱駝，駱駝如何化爲獅子，獅子怎樣終於變爲嬰孩。——

蘇魯支如是說。那時他在一個城裏留連，城名花牛。

道德講座

有人告訴蘇魯支一位智者，善說睡眠與道德的理論，因此甚受旁人的尊敬與供奉，一般的少年皆坐於他的講席前。蘇魯支也去聽講，和一班少年一同坐在那講席前。智者便作如是說：

對睡眠尊敬，自羞！這是第一要義！避開那班失眠與夜間不睡的人！

偷兒對於睡眠猶且羞怯，他時常在夜裏輕輕竊盜。但不知羞恥的是守夜者，無恥地負着他的號角。

睡眠不是小玩藝，爲此應需整天醒寤。

你應該每日克制自己十番，這使人得美好底疲勞，於靈魂是鴉片。

又應該每日十番與自己妥協，克制是苦楚，不妥協者不得安睡。

又應該在白天尋出十種真理，否則你在夜間猶尋真理，則靈魂長饑。

又應該在白天笑十番，而且欣悅：否則在夜間胃腸擾害你，胃腸是困苦之端。

很少人知道這，但人應具備一切美德，爲了睡的好。我將作假見證麽？犯姦淫麽？

我將引誘鄰家的下女麽，——這皆和美睡不相融調。

縱使具備了一切美德，還要懂到一事，便是道德本身在適當時辰也使之安睡。

庶幾各種美德不致自相争鬥，這班和順底小婦人！皆是爲了你，你這不幸底人！

與上帝及鄰舍保持和平，這是安睡所需要的。也要與鄰舍的魔鬼保持和平呀！否則牠將在夜間來襲。

敬上，而且服從，也恭敬邪行的長上！安睡原欲這樣。威權喜愛邪行，我又何能爲力？

引羊羣到茂草者，在我總以爲是最好底牧人！這和安睡相融調。

我不欲很多光榮，也不欲若干財寶，這引起肝臟炎。但如果没有好名聲和一點點財寶，則睡眠不安適。

一班少數的朋友，較之壞朋友，我更歡迎。但這幾個人應恰當其時來去。這和安睡相融調。

我也喜歡精神貧弱的人，他們催起睡眠。他們有福了，尤其是

只當人以爲他們常是對了。

白天於有道德者這麼過去。夜來，我留心不將睡眠喚到！睡眠，一切道德之主宰，是不欲被呼召的！

但我回想日間之所行與所思。反省自問，像一條牛有耐性：你的十番自制是些什麽？

而且十趟妥協，十點真理，十次喜笑，使我內心歡樂者，是些什麽呢？

反省這些事，搖搖於四十思想中，睡眠便一下降臨於我了，這不召自來者，一切道德之主宰。

睡眠輕叩我的眼扉，這於是沉重了。睡眠輕觸我的嘴唇，這於是張開了。

真的，他輕步向我移來，這偷兒中最可愛者，來竊去我的思想，我呆然站在那兒像這講壇上的椅子。

但我也站的不久便已躺下了。——

當蘇魯支聽到智者這麼說教，心裏覺得好笑，因爲於他來了一道光。他如是向內心說：

這智者和他那四十種思想，在我真覺得是傻子。但我相信，他很懂睡眠。

居於這智者近旁的人，已是幸福了！這種睡眠是傳染的，透過一層厚牆壁猶且中人。

一種魔力佔在他的講席上。少年們坐在這道德教師前，誠然不虛。

他的明智叫人清醒，爲了好睡。而且真的，生命如果沒有意義，而我得選擇無意義之事，則這正是最值得選取者。

現在我明白了，人從前尋找道德的講師，正是尋求什麽。替自己尋找良好底睡眠，助之以罌粟花似底道德！

於這班盛稱底講席上的智者，智慧不過無夢的睡眠。渠們不知生命的更佳底意義。

便在現今猶有少數人，像這道德的教師，却不一定這麽可敬，但他們的時代完結了。而且還站的不久，便已躺下了。

這班瞌睡者有福了，因爲他們將隨卽入睡。——

蘇魯支如是說。

來生論者

蘇魯支也曾將他的幻想，幻到人類的彼面，自同於一切修來生者，在那兒我覺得世界好像是苦痛底摧傷底上帝之創造品。

在那兒我覺得世界真是一夢呵，一位上帝的詩文；神聖底不樂意者眼前的彩色底煙霧。

善與惡、樂與苦，我與你——，皆好像彩色底煙霧，在創造者的眼前，我覺其如此。創造者欲離其自我遠望開去，——因之創造了世界。

這於苦痛者是醉心底歡樂，從他的痛苦遠望開去，且自忘失。世界於我亦曾彷彿是醉心底歡樂與自忘自失。

這世界，永遠不圓滿的，一種永遠底矛盾的畫圖，而且不完善底畫圖——便是其不完足底創造者的一種醉心底歡樂——我曾覺世界是這樣。

如是我曾將幻想幻到人類的彼方，自同於一切來生論者。真

的，人類的彼方麼？

呵呀，兄弟們，我創造的這上帝，是人工，人類的妄想，和其餘的天神一樣！

他是一個人哩，只是貧乏底一爿人和自我，他來自我的火焰與煨燼，這鬼魂，而且真的，不是從彼方來的！

怎樣了，兄弟們？我勝過了自己，我這苦痛者，我攜了我自己的煨燼走入深山，生起熊熊底火焰。看呀！那鬼魂從我面前退避了。

現在於我是苦痛，病愈者的餘疾，倘若還要相信這種鬼魂，現在於我這是痛苦與屈辱。我向鬼魂論者如是言說。

那是苦痛，與乏弱——造成了神鬼道，以及一瞬間的歡樂的瘋狂，只有最苦痛者所能體會的。

疲倦，欲一躍達到終點，拚死一躍，一種可憐底無知的疲倦，甚至不願再願望的，這便造成了一切天神和後方世界。

相信我呵，兄弟們！這是肉體對於肉體絕望，——這，以被愚弄的精神的指頭，摸索着盡頭的牆壁。

相信我呵，兄弟們！這是肉體對於地球絕望，——這聽到存在的腹腸向他告語。

他想以頭透出這盡頭的牆壁，而且不單是以頭，——度到"那世界"去。

但"那世界"却自隱於人前，那無人的非人類底世界，便是天上的"虛無"；存在的腹腸亦不向人告語，除非是作爲人。

真的，一切存在皆難於證明，難於使之言說。告訴我，兄弟們，一切事物中最神奇的，豈不是猶且最好證明了麼？

是的，這自我，與自我之矛盾與糾紛，猶且最切實地述說其存在；這創造的，願望的，評價的自我，一切事物的價值與度量。

而且這最切實底存在，自我——仍然說起肉體，願要肉體，即使在其詩化，超然，用破裂底翼翅飛舉時。

只見切實地學着言說，這自我：而且學的愈多，於肉體於地球牠也愈多辭彩與光榮。

我的自我教示我一種新底驕矜，我更以之教人：不再埋頭於天上的事物的沙中，却自由地昂起頭來，這地球上的頭顱，爲土地開創意義者！

我教人以一新意志：走上那人類盲然走過的路，承認這路好，不從而溜開，像那病人和垂死者！

正是病人與垂死者，蔑視着肉體與土地，因之發明着天國與贖罪的血滴，便是這甜美而且陰鬱底毒藥，他們也還從肉體與土地取得！

他們欲逃開困苦，而星辰又覺遥迢。於是歎道："設若有到天上的路呵？溜入另一存在與幸福裏！"——他們便發明了小詭計與血之微小飲料！

於是他們幻想脫離了肉體和土地，這班不知感激的人們。但其超脫的痙攣與狂歡應歸功於誰呢？他們的肉體和這土地。

蘇魯支對於病者是和緩的。誠然，他不惱怒他們那種慰安與不感謝的態度。唯願他們恢復着，制勝着，創造出較高華底身軀！

蘇魯支不惱怒那復原者，倘若那人温柔地凝睇其幻夢，半夜裏在他的上帝的墳墓邊游移，但我覺得他的眼淚中猶帶着病，仍其爲病底軀體。

許多有病底人,總見於作詩的求上帝的人們裏;他們恨怒着開明者,及美德的最新底一種:便是誠實。

他們總回顧黑暗底往古:那時幻執和信仰自另是一會事。理智的錯亂是神性,而懷疑是罪惡。

我真懂到這班近似神仙的人:他們是要人相信他們,懷疑便是罪惡。我真懂到他們自己最信仰什麼。

誠然不是相信來世和贖罪的血滴,却是最信仰肉體,肉體於渠們便是事物本身。

但肉體於渠們也是一種累物,渠們誠願脫體而去。因此渠們願意聽死之說教者,自己也說教宣傳來世。

我的兄弟們,寧肯聽健康肉體的話吧,這是一種較誠實較純潔底聲音。

純潔而且健康底肉體說的較切實,那豐滿而且方正底肉體:他說起土地的意義。——

蘇魯支如是說。

蔑視肉體者

我願向看輕肉體者進一言。他們無須重新改學或改說,只須向其肉體告別——如是而沉默下去。

"我是肉體也是靈魂"——小孩這麼說。人爲什麼不能像小孩一樣這麼說呢?

但覺悟者,明智者說:我完完全全是肉體,此外無有,靈魂不過是肉體上的某物的稱呼。

肉體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義，是一戰鬥與一和平，是一牧羣與一牧者。

兄弟呵！你的一點小理智，所謂“心靈”者，也是你肉體的一種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個工具，玩具。

你說“我”，於“我”之一字頗自負。但更重大者——雖則你不肯信——是你的肉體及其大理智，這不言我，却自行其爲我。

意識所感覺的，心靈所認識的，其事本自無窮。但意識與心靈想說服你，渠們爲一切事物之終極，其虛妄如此。

意識與心靈皆是工具與玩具，其後猶有自我存。自我用意識的眼睛看，用心靈的耳朵聽。

自我常常傾聽而且求索；比較着，强制着，刼掠着，破壞着。牠統治着，也是“我”的主人。

兄弟呵，在你的思想與感情後面，有個强力的主人，一個不認識的智者——這名叫自我。牠寄寓於你的軀體中，他便是你的軀體。

在你的軀體中，比在你最高的聰明裏，猶多理智。誰知道，爲什麼你的軀體剛需要你的最高的聰明？

你的自我嘲笑你自稱之我，及其高傲底僭越。“這些僭越與思想的突飛，於我是什麼？”——他自語說——“達到我的目的之繞道。我便是這我的引導索，及其意氣的鼓動者”。

自我向我說：“在此感痛苦！”牠於是便感痛苦，思索如何將痛苦免除——牠正該爲此思索。

自我向我說：“在此感快樂！”牠於是便覺快樂，思索如何使快樂常存——牠正該爲此思索。

我要向蔑視肉體者說一句話。其蔑視正使之得推崇。造成尊敬，不敬，價值，意志的是什麼？

這創造着的自我，爲自己創造尊敬與不敬，爲自己造成快樂與苦惱。創造着的軀體，爲自己創造了心靈，成爲其意志的助手。

便在你們的愚蠢與蔑視中，肉體蔑視者呵，也是爲了自我。我告訴你們：你們的自我本身，願望死去，從生命前轉開。

牠已不能爲牠所最樂爲者——超自我以外而創造。這是牠最樂爲的，這是牠的整個熱情。

但要這麼於牠現在已太遲了——因之你們的自我將要墮落，你們這班肉體蔑視者呵！

你們的自我將要墮落，因此你們成爲肉體蔑視者！因你們已不能再超出自我以外而創造。

因此你們憤恨生命和這土地。你們的蔑視的睥睨中正深藏不自知的嫉妬。

我不走你們的道路，蔑視肉體者！我以爲你們不是到超人的橋梁！——

蘇魯支如是說。

快樂與熱情

兄弟呵，倘若你有一種道德，而且正是你的道德，則不與旁人共有。

自然，你將呼牠的名字，和牠親暱，提提牠的耳朵，同牠消遣。

然而看呀！你之有牠的名却與衆人同，以你的道德，你已變爲

衆人和牧羣中之一了!

較好的,是你這麼說:"於我的靈魂爲甘爲苦者,而猶於我的腸胃爲饑餓者,皆不可說,而且無名。"

如你的道德於名稱之親切性猶太尊高,而你又必將其說出,則也不必羞慚於訥訥不能言說。

於是訥訥地說:"這是我的好東西,我愛牠,牠完全合我的意,只有我願意有這種美德。

我不欲其爲上帝的天條,也不願其爲人類的法律和需要:於我,這不需成爲超世界與到天堂的指路碑。

這是一種地上的美德,我所愛的:其中很少聰明,更少一般人的理性。

但這鳥在我身邊築了巢居,因此我歡喜而且愛撫伊——現在伊在我身旁伏於其金卵之上。"

你應當這麼訥訥地說,稱頌你的道德。

從前你有了熱情,但你以爲不善。現在你只有美德:這却生於你的熱情。

你在這些熱情上心裏樹立了最高底目標,這些便化爲你的美德和欣慰。

無論你出自暴烈底種姓,或生爲放浪底氣質,或與迷信者同流,或與好尋仇者一族:

到終極,你的一切熱情化爲美德,你的一切魔鬼皆爲天使。

從前你在地窖裏蓄着猛犬:但終於皆化爲好鳥與可愛的歌女。

你從你的毒液提鍊香膏:取母牛——困苦——之乳,——但於今飲着甜美底乳汁。

從此你不再興惡毒了,猶有,或生於各種道德的交爭。

兄弟呵,你如幸運,將只有一種德行,沒有其他:這麼將輕便的走過那橋梁。

具備多種道德是優異的,但也是苦難底命運,許多人走向荒野自殺,因爲他們倦於道德的內戰,爲其戰場。

兄弟呵,戰爭與殺戮是罪惡麼,但這罪惡是需要的。需要的是嫉妬,猜疑,各種道德互相攻訐。

看呵,怎樣你的每種道德貪求最高底地位,牠要整個心靈爲牠的使者,牠要你在憤怒,憎恨,和愛中的全部力量。

每種道德對於另一道德是嫉妬的。嫉妬真是可怕的事。一切道德也可因嫉妬而敗壞。

若有人爲嫉妬的火焰所包圍,終於將和蝎子一樣,用這毒螫螫己。

兄弟呵!你從來沒有看過一種道德的自毀與自刺麼?

人是一件必須超過的東西,因此你將愛你的道德——因此你將被牠們毀壞。——

蘇魯支如是說。

慘色的罪人

法官和獻祭者呵,倘若那動物沒有低頭,你們還不願殺戮牠麼?看呵,那容顏慘白的犯人已低下頭了:從他的眼裏彷彿說出了最大底譏嘲。

"我的我是一樣必須加以克制的東西,我覺得這我是人類的大

侮蔑。”——這眼裏彷彿如是說。

當其自加裁判，是他的至上底刹那：別讓這偉大者重降落於其卑賤裏！

於這種苦於自我者沒有其他的解救，除了疾速死亡。

你們的殺戮，裁判官呵！應該是同情而不是報復。當你們殺戮，看你們自己對生命有平章！

和你們將殺戮的人相和好，是不够的。化你們的大悲爲對超人的愛吧：則平準了你們之猶生！

“仇敵”，你將說，但莫說“痞徒”；“病人”，你將說，但別稱“敗類”；“傻子”，你將說，但不可呼爲“罪人”。

而且你呀，發赤底法官，但若你高聲說出你在思想中做的一切事，那麼凡人皆會高呼：“除開這穢物，這毒蟲！”

但思想是一事，行爲是一事，行爲的意像又是一事。因果律的輪子不在其間轉旋。

一種意像使這慘淡的人面容蒼白。犯罪之時，他與行爲一樣激昂：但犯罪之時，他不承擔那意像。

從此他自視爲某一罪惡的罪犯。我說這是瘋狂，在他，是例外倒轉爲故常。

正如一道白線可以使母雞呆立，他揮動着的一擊便束住了他的薄弱底理性——我稱之曰犯罪後的瘋狂。

聽呵，裁判官！還有一種瘋狂，是在犯罪之前的。我覺得你們未嘗深深探入這種靈魂以內！

發赤的裁判官這麼說：“這犯人爲什麼殺戮呢？他想搶刼的。”但我告訴你們。他的靈魂需要流血，不需要搶刼，他渴望運用刀劍

的欣愉！

但他的薄弱底理性不了解這種瘋狂，便勸他說："流血有何關係！你豈不能至少搶刼一下嗎？或者復仇？"

他於是聽從他的薄弱底理性。這話是鉛似的壓着他，——殺戮時，他便搶刼着。他不欲自羞於瘋狂。

於是他的罪惡更鉛似的壓着他，他的薄弱底理性更是如此麻痺，乏弱，沉重。

只要他能搖動着頭呵，他便能使這重壓滾下：但誰來搖動這頭呢？

這人是什麽？是一叢疾病，經過精神出襲世間，在這兒牠要有所刼獲。

這人是什麽？是一聚毒蛇，彼此無一刻安寧，——便彼此分開，圖在世間有所刼掠。

看那可憐底人呵！他所苦惱的所貪求的，向這些可憐的靈魂便這麽提示——提示爲殺戮的興致，與渴望運用刀劍的欣愉。

現在誰病了，現在是惡的惡便降臨他：他將以使他痛苦者，更以施諸旁人。但從前有過不同底時代，不同底善惡的。

從前懷疑是罪惡，爲自己的願望也是的。那時病人被目爲外道與邪魔，病人便如外道與邪魔而受痛苦，也欲痛苦着旁人。

但這話不入耳哩：這於你們的這班善人不好的，你們向我說。但你們的這班善人於我何有！

你們的善人有許多地方使我憎惡，誠然不是你們的過惡。我真願渠們瘋狂，因之像這種慘色的罪人一樣毀滅！

真的，我願望你們的瘋狂便叫真理，或誠實，或公道。但渠們

自有其道德,居於可哀底自足裏,求生命延長。

我是急流邊的欄干,抓住我吧,有能抓住我的人! 但我不是你們的拐杖。——

蘇魯支如是說。

讀與寫

凡一切已經寫下的,我只愛其人用其血寫下的。用血寫:然後你將體會到,血便是精義。

要懂到旁人的血是不容易的:我憎恨好讀書的書獃。

有誰認識讀者的,他將不再爲讀者盡力。還有一世紀讀者,則精神本身也將臭腐。

任何人也可學讀書,這久而久之,不但毀壞了著作,也損傷着思想。

在從前精神便是上帝,於是化爲人,在現在是變了下流。

誰寫着心血,寫着格言,是不要人讀過便完,却是要人背誦的。

在山谷間,從這一峯到那一峯是最近底路,但你必需有長腿方能跨越。格言便如峯頭,其所訴與的人,應該偉大,高岸。

高空的空氣是純潔而且稀薄,危險迫人,精神裏充滿着歡喜底惡念:這一切皆彼此相安。

我欲召山靈來我身旁,因爲我甚勇往。勇氣袪除着鬼怪,又創造出山靈,——勇氣自將大笑。

我已不和你們同感,我看這下方的雲,笑其濃黑與沉重——剛剛這是你們的雨雲。

你們望着上方,倘若你們希望高超。但我向下看,因爲我已在高處。

你們中間誰能大笑而又超然?

誰攀登最高峯上,將嘲笑一切悲劇,與悲哀的嚴肅。

有勇氣,不關心,開玩笑,逞豪强——智慧希望我們如是:智慧是一個女郎,始終只愛一個戰士。

你們和我說:"人生真是難於負擔。"但爲何午前趾高氣揚,午後又謙恭退讓?

人生是難於負擔的:但這麽遇我不太温柔! 我們皆是美麗底負重的牝或牡驢子。

我們與玫瑰花苞有何共同之處,那顫動底,因身載着一滴露珠的嬌花?

誠然:我們愛此生,不因慣於此生,却因習於愛。

愛中往往有些癡狂,但癡狂往往有些理性。

而且於我這善愛此生者,好像蝴蝶,肥皂泡,及此一類的人物,最懂到人生之樂趣。

看到這班輕佻底,愚癡底,精雅底,活動底小靈魂飄浮來去——這感動蘇魯支墮淚而且唱歌。

我將只信仰一位懂到跳舞的天神。

當我看到我的魔鬼,看他很嚴肅,深沉,莊重,虔敬,他便是重壓的精魂——因他,一切事物下落。

不以憤怒殺人,却以嘲笑。起來吧,讓我們笑殺這重壓的精魂!

我學了走路,從此便讓自己奔跑。我學了飛,從此不需推動也將高舉。

現在我輕了，現在我飛，現在我見自我在我之下，現在有一天神以我而舞翔。——

蘇魯支如是說。

山 樹

蘇魯支看見一個少年，從他眼前閃避。當他有天傍晚，在環着這花牛鎮的山林里閒行，看呀，在路上正遇着這少年靠着一棵樹坐了，頹然地望着深谷。蘇魯支握住了這少年依倚的樹，如是說：

"倘若我要用我的手搖動這樹，便不可能。

但我們所不能見的風，可以隨意搖撼牠，屈曲牠，任意到那一方面。最壞的是我們被不可見的手所搖撼，屈曲。"

那少年慌忙站了起來，說："這是蘇魯支的話，我方纔正在想他。"蘇魯支便回答說：

"你爲何因此吃驚呢？——但對於人是像於樹木一樣。

他愈想鬥進到高處和光明裏，他的根柢愈往下往土裏掙扎，到黑暗裏，深處——到惡裏。"

"是呀！到惡裏！"少年喊着說："怎麼你能够發現我的靈魂呢？"

蘇魯支笑着道："有許多靈魂旁人永遠不會發現的，除非先替他發明出來。"

"是呀！到惡裏！"少年重複說。

"你說着真理呵，蘇魯支，自從我欲到高處，我已不相信自己了，也沒有人再信我，——這是怎的呢？

我自己改變的太快，我的今天反對昨天。我時常跨越了階級，當我往上行——因此沒有一階級將我原諒。

而在高處呢，只發覺我孤單一人。沒有人和我談話，寂寞的冰霜使我戰慄。我欲在高處如何呢？

我的蔑視與遥想共生。我上昇愈高，則愈蔑視上來者。他將在高處如何呢？

我多麼羞於上登和顛躓！多麼唾棄我的强烈氣喘！多麼憎恨着飛翔者！多麼在高處已疲勞！"

少年說到這裏，沉默了。蘇魯支細看他們靠近的那棵樹，如是說：

"這棵樹孤寂的生在這山間，牠長的高過了人和獸。

倘若牠願意有所言說呢，必不要有人能够了解牠，牠已這麼高入雲霄。

現在牠等待着等待着了，——等待什麼呢？牠居於雲窟的近旁，也許等待着第一道電光？"

蘇魯支說過這話，少年猙獰的叫着："是呀，蘇魯支，你說出了真理，當我居於這高處，我盼望我的墮落，而你，便是我等待的第一道電光！看呀，你在我們中間出現後，我還算什麼呢？這是對於你的嫉妬，毀壞了我！"——少年如是說，痛哭起來。但蘇魯支用手臂挽了他，引了他走。

他們同走了一會兒後，蘇魯支便開始說：

這使我心傷。比你的言辭還說的好的，是你的眼睛告訴了我一切你的危險。

你還不自由；你還在尋找自由。尋找使你徹夜不眠，且過度的

醒寤。

你想昇於自由底高空，你的靈魂渴欲星辰。但你的邪念也渴欲自由。

你的猛犬也欲被放到外間;牠們在地窖裏歡然狂吠,當你的精神謀欲開放一切牢監。

但我覺得你猶是企圖獲得自由的囚犯,呵呀,這類囚人的靈魂變的聰明,但也奸巧,譎誑。

精神已自由者還應該洗刷自己。內中還留有許多禁忌與朽腐:他的眼睛應該澄碧。

是呀,我知道你的危險。但憑了我的友愛與希望,我誓願你不要拋開你的愛情與希望!

你自己還覺尊貴,旁人也還覺你尊貴,縱令其惱你，送上惡意的眼光。要知道:任何人的路中有一個尊貴者阻障。

便是好人們的路上,也有一個尊貴者阻攔,縱令他們稱之爲好人,也還是想以此將其推到一旁。

新的,尊貴者想創造,也創造新道德。舊的,好人們想保守,長存舊底典則。

但尊貴者的危險不在於化爲平庸底好人,却是變爲刁頑者,譏嘲者,毀滅者。

呵呀，我知道失掉最高希望的尊貴者。從此他貶斥一切高尚底希望。

從此他刁鑽地生活於短促底歡樂中，幾乎不樹立目標於一日之外。

“精神也即是歡樂”——他們這麼說。他的精神便羽摧翼折:從

此便滿地匍匐,咬嚙的到處狼藉。

從前他企想做英雄，現在成爲浪子。英雄於他遂成爲懊惱與怖苦。

但憑了我的友愛與希望我與你誓願：在靈魂裏不要拋却英雄好漢！神聖地保存你最高底希望！

蘇魯支如是說。

死的説教者

有死的説教者:在地上是充斥着應勸其從生活上退轉的人們。

地上充斥的是多餘的人，生命便因這班過多者而毀敗。唯願人用“永生”的道理,將其從這人世引誘開！

人稱“死的説教者”爲“黄色”,或者“黑色”。但我將他們還在旁的顏色中顯示給你們看。

有內藏猛獸的可怕者，除淫樂或自加撕裂外，没有其他的選擇。便是他們的快樂也是將自己弄的四分五裂。

他們還没有進化爲人，這班暴虐者，唯願其宣傳從生命裏離開,自己也隨之而去！

也有靈魂的勞瘵者,他們還未完全出生,便已開始死滅，盼望勞生與厭世教理。

他們歡喜死滅,我們也該嘉許他們的願望！留心呵,不要喚醒這班死者,損壞了這些活的棺材！

他們遇着了病人,或老者，或死屍,便立刻説:“生命的虛僞給揭穿了！”

但只有他們遭了這反對，和他們只看到生存的一面的眼睛受了欺騙。

自隱於深沉底憂傷裏，急切地期待小變故所以致死：他們等待着，咬牙切齒。

或則是，攫取着糖菓，而自笑其幼稚，或以生命懸於草莖，自笑其飄摇於草上了。

他們的智慧説："仍然生活的真是蠢才，但我們也皆極是這種蠢才！這真是生命中最蠢的事！"——

"人生只是苦惱"——旁人這麼説，也未嘗説謊：然則準備使渠們不復如此吧！設法使只是苦惱的生命頓斷！

然則你們的道德箴言應該這樣："你應該殺掉自己！你應從自己逃開！"——

"肉欲是罪惡——某一死之説教者這麼宣傳——，讓我們離開，不生小孩！"

"生育是苦事——另一人説——還生育則所爲何事？生出的只是不幸者！"這班人也是死之説教者。

"同情是需要的——第三者説。拿去我所有的吧！持我去吧！則生命於我更少拘束！"

倘若他們是徹底的同情者，則他們將使旁人厭倦生命。——爲惡，那才是他們的正理。

但他們想從生命裏逃開，哪管用了繫鍊與贈品更將旁人緊束！——

便是你們，生活無非苦工和擾攘：你們豈不已倦於此生麼？豈不已經足够成熟，能領會死的説教麼？

喜歡勞苦工作的你們，與緊急，新鮮，陌生底事相諧適——你們是與自己爲難，你們的勤勞是咒詛，和求所以自忘的意志。

倘若你們多多相信人生，將較少只投身於目前的頃刻。但你們缺乏度量自爲期待——甚至也難爲惰怠！

到處湧起死之說教者的呼聲，地上也充滿了應該教以死之教義的人們。

或者說“永生”，這於我也一樣，——只若其速離去這人間！——

蘇魯支如是說。

戰争與戰士

不欲爲我們最好底敵人所輕棄，也不欲爲我們根本最愛好的人所憐惜。如是，請讓我向你們說出真理！

戰争裏的兄弟們！我深深愛你們，我是而且曾經是你們的同輩。而且也是你們的好對手。如是，請讓我向你們説出真理！

我懂到關於你們内心的憎恨和嫉妬。説不懂到憎恨和嫉妬吧，你們不能是這麼大量。但至少應該這麼大量呵，有之而不生羞愧！

倘若你們不能成爲智識上的哲人，但至少也請成爲智識的戰士吧。戰士皆是這聖哲道的先驅與儔侶。

我看到許多士兵，真願見許多猛士呵！他們穿的是“軍裝”，唯願其以此隱蔽的，不是服裝似的一律！

我願意你們是那一種人，其眼光老是尋索仇敵——你們的仇

敵。你們中間有少數人，一眼便生嫉惡。

你們應該尋索仇讎，應當戰争，爲了你們的思想！倘若你們的思想戰敗，則你們的忠實猶當高呼勝利！

你們當愛和平，以之爲新戰争的工具。愛短期的和平過於長期的。

我不勸你們工作，却勸你們戰鬥。不勸你們保持和平，却勸你們争取勝利。你們的工作該是戰争，你們的和平該是勝利！

人只能沉默，静坐，倘若有弓有矢；否則將胡説，争鬧了。你們的和平該是勝利！

你們説，甚至以戰争爲神聖，是好事麽？我告訴你：使凡事神聖化的，是好底戰鬥。

戰鬥和勇猛，較之兼愛創造過更多的偉大事業。不是你們的同情，却是你們的勇往，至今救了不幸的難人。

"什麽是好？"你們問。勇猛便是好。讓小女子説："是好，便是美麗，又動人地可愛。"

人説你們無良心，但你們的心真實，我愛你們於衷心之羞澀。你們羞於你們的波浪之前湧，他人羞於他們的潮水之退落。

你們是很醜惡麽？那麽又怎樣，兄弟們！取崇高歸之於己，這是醜惡者的衣服！

當你們的靈魂盛大起來，牠將勇猛輕率，在你們的崇高中便見邪惡。我認識你們的。

在邪惡中過勇者與過怯者相遇。但他們彼此誤會。我認識你們的。

你們只當有可憎恨的仇讎，不當有只可蔑視的怨敵。你們應

當爲仇者驕傲，因爲你們的仇敵的成功也是你們自己的成績。

反叛——這是奴隸的優異。你們的優異是服從！你們的出令便該是受命！

於一個好戰士一聲“你當”美過“我要”。而且你所親善的一切，首先得使其將你命令。

你們對於生命的愛，該是對於你們的最高底希望的愛：你們的最高希望，便是生命的最高思想！

你們的最高思想便應由我命令——命令是：人是一樣應當超過的東西！

這麼你們的生命便安於服從和戰鬥裏！長壽有何關係！誰個戰鬥者願意被人輕棄！

我不輕輕放過你們，根本愛好你們，我的戰爭裏的兄弟！——蘇魯支如是說。

新 底 偶 像

某處還有民族和人羣，但不在我們這裏，兄弟們，在這兒只有國家。

國家麽？那是什麽呢？好吧！現在請張着耳朵聽，現在我向你們說起關於各民族的滅亡的話。

國家便是一切冷酷底魔鬼中的最冷酷者。牠冷酷地說謊；這謊話從牠的嘴裏流露出來：“我，國家，便是民族。”

這是說誑呵！是創造者創出了民族，標之以信仰和敬愛：他們這麼服役於生命。

然而是破壞者，爲多數人設陷穽，名之曰國家，在上面懸了一柄利劍和百種欲望。

凡有民族之處，則不知有國家，恨之如恨惡眼，憎之如憎習慣和法律上的罪惡。

我給你們這種教示，每一民族自說其關於善惡的語言，爲隣族人所不懂的。牠的語言自寓於習慣和法律裏。

但國家用一切善與惡的語言說誑，凡其所說，皆是說誑——凡其所有，也皆是偷來的。

在牠一切皆是虛僞！這咬嚙者用偷來的牙齒咬嚙。便是牠的胃腸也皆虛僞。

善惡語言的錯亂，我給你們這標誌爲國家的標誌。誠然，這標誌象徵求死滅的意志！誠然，這向死的說教者揮揚！

過多的人民已經產生，國家是爲過多餘者而設！

看吧，牠怎樣引誘這班多餘者，歸向自己！牠如何吞了他們下肚，咀嚼，而又反芻地咀嚼！

"在地上沒有比我更偉大的，我便是上帝的發號施令的手指。"——這怪物如是咆哮。於是不但長耳者，短視者，皆跪伏於地！

呵呀，也於你們，偉大底靈魂們，牠吹噓着黑暗底謊言！牠猜透那樂於奢費的雄心！

是呀，牠也猜透着你們，你們這班征服古代的上帝者！你們因戰鬥而疲勞了，今玆疲勞猶祀奉新底偶像！

牠願意立起英雄和光榮者，這新偶像！牠歡喜曝於良心的日光裏，——這冷酷底怪物！

牠將給你們一切，倘若你們崇拜牠，這新偶像，如是牠收買你

們的美德的光榮，和你們的驕傲底眼光的顧盼。

牠將引誘你們這班過多者！是呀，那裏安排了地獄的機巧，死神的飛馬，鏗鏘於天神底榮耀的羈勒！

是呀，那兒安排了許多人的死所，又自當作生命頌揚，真的呀！對於一切死的説教者忠心的服役！

我稱之曰國家，便是一切飲毒藥者之所聚，好人和壞人：國家，一切人皆忘其所以，好人和壞人：國家，一切人慢性底自殺，——便叫“生活”。

看這班多餘的人吧！他們偷去發明者的工作和智慧者的寶藏：他們稱他們的贓物曰教育——於是於他們一切皆成爲疾病與煩難！

看這班多餘底人吧！他們時常是病了，嘔吐出肝膽，稱之曰報紙。他們彼此吞噬，而未嘗能消化。

看這班多餘底人吧！獲得了財富，遂更成了貧窮。貪得權勢，和起初撬動權勢的鐵棍，許多金錢，——這班乏人！

看他們攀緣吧，這班矯捷底猿猴！他們互相踐踏而上，遂扭鬥於泥濘與深淵裏。

他們皆要跳上寶座，這是他們的狂想——彷彿幸福便在寶座上！時常泥濘居於寶座上——也時常寶座居於泥濘上。

我覺得他們皆是狂人，攀緣的猿猴，過度的熱中者。他們的偶像發生惡臭，那冷酷底怪物，他們一道兒腐臭不堪，這班偶像崇拜者。

我的兄弟們，你們便要在他們的口氣和貪婪的毒霧中窒塞嗎？寧肯搗碎窗扉，跳到空地裏！

避開這種惡臭！離開這班多餘者的偶像崇拜！

避開這種惡臭！離開這以人爲祭的薰蒸！

大地仍有待於偉大底靈魂。許多座位還爲着孤獨者和同心侶空着，靜謐底海氣在其旁輕吹。

自由底生命仍有待於偉大底靈魂。誠然，占有少。更少被占有：清貧真可欽佩！

那兒，國家已經終止，那兒開始有不算多餘者，然後必不可少者的歌方纔唱起，一趟的，不移不易的諧美。

那兒，凡國家終盡之處，——望去呵，我的兄弟們！不看見虹霓和超人的橋梁麽？——

蘇魯支如是說。

市場上的蒼蠅

逃吧，我友，逃到你的寂寞裏！我看你爲大人物的呼聲震聾了耳，又爲小人物的刺刺壞了身體。

樹林和山石，知道誠敬地向你沉默。更學那你所愛的樹吧，那枝葉遠伸的茂樹，沉默地，傾聽着蔭於水上。

凡寂靜終止之處，那裏展開了市場；凡市場開展之處，便開始有大演劇者的呼叫，與毒蒼蠅的嚶嚶。

在世界上是最好底事物也無所用，倘若没有一個人將其引獻。民衆稱這種引獻者爲偉人.

民衆很少知道偉大的意義，那便是創造者。但民衆對於一切偉大事物的引獻者和演劇者，甚有興趣。

世界環着新價值的發明者轉移，不可見地潛轉。民衆和榮譽是環着演劇者旋轉，這麽便是世界的進展。

演劇者亦有智慧，但缺乏智慧的良知。他始終只相信極使他相信者——使人相信他自己者！

明天他將有一種新底信仰，後天將更有一種新的。他有敏銳底感官，同普通人一樣，和轉變的氣質。

顛倒——在他便叫：證明。使人糊塗——在他便叫：使人信服。血，於他是一切理由中最佳底理由。

一種真理，如只入深微底耳官，他便以爲是謊騙，烏有。誠然，他只相信天神，那在世間大發聲響的！

市場上是充滿了堂堂底丑脚——民衆便頌揚他們的偉大人物，以爲這皆是時下的高賢。

但是時間壓迫他們，他們轉而壓迫你。從你他們只顧得一字"是"或"非"。苦呵！ 你將在"順"與"逆"之間安置你的座椅？

觀於這班絕對者與壓迫者，你可無嫉妬吧，你這真理愛好者！從來未曾有真理自附於絕對者之手。

觀於這班突變者，你該退回到你的安隱處去吧，只是在市場上人爲"是或非"所襲。

一切在深淵的經驗是漸漸的，牠們應該等待甚久，直到覺出什麽落入了牠們的深處。

市場和名譽的彼面，方有一切偉大事業。市場和名譽的彼面，從來是居着新價值的發明者。

逃吧，我友，逃到你的寂寞裏：我看你已爲毒蠅所刺傷。逃到那兒去吧，那粗暴底強烈底空氣流動的地方！

逃到你的寂寞裏吧！你和微小者可憐者太接近了。遁離渠們不可見的報復！渠們於你除報仇外，無他。

不必更抬起手攻打之呵！渠們是無數的，而且也不是你的運道，成爲一個蠅拂。

微小者與可憐者真是無數呵！許多雄壯底建築，也因雨滴和野草而頹毁。

你不是石頭，却已將爲多少雨滴滴空。你還要被更多雨滴滴破，摧裂。

我看你因毒蠅而疲憊，我看你流血如百孔千瘡；而你的驕矜未嘗一次着惱。

渠們是天真地要吸血，貪吸血，這班無血的靈魂——因此毫不知罪的刺，吸。

但你這深沉者，小創傷你也痛苦的深沉，你還沒有將你治好之前，同樣底毒蟲已爬上你的手。

但我覺得你太雄豪，不殺這班小咬嚙者。但留心吧，挾帶這一切毒液的不平，不變成你的厄運！

渠們用頌讚嗡嗡地迫近你身，渠們的頌讚便是逼迫。渠們欲近你的皮膚和血。

渠們諂媚你如諂媚鬼神，也如向鬼神向你啜泣。這怎樣呢！無他，諂媚者與泣訴者而已。

也時常渠們彷彿藹然可觀。但那常是懦弱者的用心。是呀，懦弱者是聰明的！

渠們時常以其狹小底靈魂忖度你——渠們於你總覺可疑！凡最經忖度的，也便可疑了。

渠們懲罰你是爲了你的一切美德。他們深衷原諒你——只原諒你的過失。

因爲你温和而且正直，你便說:“微小底生存不是渠們的罪”。但渠們的狹小底靈魂這麼想:“一切偉大底生存皆是罪惡。”

縱令你對於渠們温和,渠們猶覺被你藐視了,報復你的惠愛以陰謀底苦難。

你的無言底矜嚴,總違反了渠們的口味;渠們方樂了，倘若你謙卑到一無所謂。

凡我輩認識某人之處，也卽激怒之之處。然則提防這些小人物吧!

在你面前渠們自覺渺小，渠們的卑劣在不可見的報復中向你閃爍,燃燒。

你沒有察覺嗎,當你走近渠們,渠們如何時常沉默了，力量從渠們消去,如火滅的餘烟?

是呀,我友,你是旁人的惡心,因其配你不上。因此便憎恨你,願望吸你的血。

你的隣人永遠是毒蒼蠅;而你之偉大——將使渠們變的更毒,也永遠更成其爲蒼蠅。

逃吧,我友,逃到你的寂寞裏,逃到那兒去吧,那流動粗暴底强烈底空氣的地方! 成爲一個蠅拂,不是你的運道。——

蘇魯支如是說。

貞潔

我愛山林。在城市裏住是不好的，那裏太多縱慾敗度的人們。

落到一個好殺者的手裏，豈不勝於落入好色的婦人的夢裏麼？

只看這一班人呵！他們的眼睛彷彿說出這話——他們不知世間有更好的事，除了與女人同臥。

他們靈魂深處只有泥滓，然則苦呵，設若其泥滓竟猶有靈明之處！

至少如獸類樣而成爲完滿吧！但爲獸類也需要天真。

我勸你們滅却情欲麼？我勸你們葆情欲的天真。

我勸你們守貞潔麼？貞潔於少數人是一種美德，但於大多數人幾乎是一種累贅。

這班人是真能自持的，但母狗似的獸欲從他們一切作爲裏，嫉妬地外看，乃其所爲。

上窮他們的美德最高峯，下至冷冰底精神裏，這匹獸跟隨了他們，而且不滿。

那獸欲母狗多麼柔順地求乞一片精神，倘若未曾給以片肉。

你們愛好悲劇和一切使人心碎的藝術麼？但我疑惑你們的母狗。

我覺得你們的眼光太殘忍，欣賞地看着苦痛者。豈不是你們的獸欲之矯飾，自稱爲同情麼？

我給你們這麼解譬，不乏要驅走其魔鬼的人，却自己走入猪羣裏去了。

覺得貞潔難守的人，不應力使其貞潔，以免其成爲到地獄的路——便是到靈魂的泥濘與邪欲。

我是說起污穢底事物麼？於我這還不是最壞底事情呢！

不是因真理之污穢却是以其淺，使明察者不欲入你們的水。

誠然，有根本很貞潔者，他們中心溫和，比你們愛笑，而且笑的更充足。

他們也笑着貞潔，而且問："貞潔是什麼！"

"貞潔豈不是愚蠢麼？但這愚蠢是向我們來，並非我們向之去。

因此我們奉獻這佳客以安居與歡心，這便在我們中間住下了，——便任其隨意居住多久！"

蘇魯支如是說。

朋　友

"一人在我身邊總是多餘的"——隱士這麼想。"時常有此一人——久之成二人了！"

我和我只是慇懃地交談，但若沒有一個朋友，這怎能支持下去呢？

朋友於隱者總是第三人，這第三者如同軟木，使其自言自語不致沉於深淵。

呵呀！於一切隱者有許多可沉淪的深淵。因此他們渴望一個朋友，和他的高處。

我們對於旁人的信仰，揭示了我們只對自己信仰的欲望。我

們對朋友的懷想,便是這揭發者。

人時常想以愛躍過嫉妬。時常加人以攻擊,造出敵人,以掩蓋自己可以被攻擊。

"至少成爲我的仇敵吧!"——真實底尊敬如此說,那不敢輕求友情的。

倘若要有朋友,則也必爲朋友鬥争: 要鬥争,也必有成爲仇敵的能耐。

於朋友也應尊敬其爲仇讎。你能走近朋友的身旁,而不凌轢乎他之上麼?

於朋友應存其爲强敵。倘若你反對他,應該使此心和他切切相關。

你想在你的朋友面前没有掩飾麼? 給他以自己是怎樣便怎樣的形像算是尊敬麼? 但他因此希望你到魔鬼那裏去!

誰於自己没有掩飾便使人震怒,你們這麼甚有恐懼袒白的原由! 是呀,設若你們是天神,然後可自羞於遮蔽!

你於朋友之前裝飾唯恐不够美: 因你於他應該是一支飛箭,和對於超人的一種懷想。

你曾看見你朋友的睡態麼——以便認識他的真像? 你朋友平時的形相怎樣? 這便是你本人的面目,照在一面粗糙而且殘闕底鏡子上。

你曾看見你朋友的睡態麼? 豈不吃驚嗎? 你的朋友原來是這個模樣? 朋友呵,人原來是一樣應該超過的東西。

在猜想和沉默裏,朋友該是師尊: 你不應想看到一切。你的夢將偷告你,朋友醒時之所作!

你的同情該是一種猜想，首先得知道你的朋友是否願得同情。也許他是愛你的凝定底眼光，和永久的顧盼。

你對朋友的同情是藏於一種堅殼下，你將因此咬碎一顆牙齒。然後方能覺其甜美。

你於朋友是新鮮空氣，寂寞，麵包，與藥石麼？許多人不能解放自己的鎖鍊，但於朋友却是解放者。

你是個奴隸麼？你將不能是朋友。你是暴君麼？你將沒有朋友。

久已夫，奴隸和暴君藏於女人中。因此女人不配有友情，女人只知道戀愛。

在女人的愛情中，便有對於凡其不愛者之無理與盲目。便是在女人的自知的愛情中，也仍然永遠有光明以外的突變，雷電，和黑夜。

女人够不上講友情，女子們仍然是貓兒，飛鳥。或者，最好的，是母牛。

女人仍然是不能有友情。但告訴我，男子們，你們中間誰够得上有友情呢？

講到你們的貧乏呵，男子們，以及靈魂的貪鄙！你們給與朋友多少，我也願給仇敵多少，也不因此而貧乏。

有同志之誼，唯願也有朋友之情！——

蘇魯支如是說。

一千零一個目的

蘇魯支看過許多國土，各種民族，因此他發現了各民族的善與惡。蘇魯支感覺世界上的力量，没有比善與惡的力量更大的。

没有任何民族能够生存，倘若這民族不先估定價值，這民族如要保存本體，則其估價不敢和隣族一樣。

許多這一民族以爲善者，在另一民族中却以爲是可笑與可鄙，我這樣感覺。又看到許多凡這裏以爲惡的，在另一地却加以紫金色的榮光。

隣族從來不能互相了解：其靈魂時常驚怪，這鄰人是鄙惡抑是瘋狂。

一張至善之標榜張於每一民族上。看呵，這是牠的優勝記功榜；看呵，這是牠的於權力之意志的呼喊。

艱難者，牠以爲可稱；不可免而又艱難者，牠以爲甚善；至若從最深底苦痛裏猶能脱出，稀有者，且至難者——則將稱之爲至聖了。

凡使其統治，勝利，而且光榮，使隣族爲之憂惱，妒羨者，於牠爲至高，無上，爲典則，與一切事物之意義。

誠然，我的兄弟，你如首先識得一個民族的困苦，土地，上天，及其隣族。你便可以猜透這民族的克制的法則，及爲什麽踏上了這梯子以達到其希望的緣故。

"你永遠應該爲第一人，凌駕乎旁人以上，你的嫉妬底靈魂不當愛旁人，除了你的朋友。"——這使一古希臘人的心靈震蕩：因此

走上了他的偉大之路。

“説真話，精妙地張弓發箭”,——這於我的名所自來的民族，彷彿甚艱難而又可喜愛。——這名稱，於我也好像甚艱難而又可喜愛的。

“孝敬父親和母親，順從他們的意志直到靈魂的根柢。”——這克制的標榜懸於另一民族之上,牠因此强盛而且久長。

“爲忠實，爲了忠實的緣故,使名譽和血肉也放在邪惡與危險底事上。”——另一民族以此爲教,勝過自己,因此教制,遂孕育了重載了偉大底希望。

誠然,人類給與自己以一切善者,惡者。誠然，這不是自他處取來,不是尋找了出來,更不是天上的聲音下降。

人民之推許價值,是爲了保存自己——始創事物之意義,一種於人類的意義! 因此他自稱曰“人”，那便是: 估定價值者。

估價便是創造,聽呀,你們這班創造者! 估價本身，便是一切估定了價值之事物的珍品與寶藏。

有估定然後有價值: 没有估定，存在的果實空虛。聽着呀,創造者!

價值的變更,——這是創造者改變了。要時常毀滅的,倘若誰要成爲創造者。

創造者先是各民族,後起是個人; 誠然,個人本身，不過是最新近底創造。

人民曾經掛起善者的標榜。願意統治的愛,願意服從的愛,共同定出了這種標榜。

對羣衆的興趣較於自我的興趣古老,如良心爲羣衆,則惡心爲

自我。

誠然，狡獪底自我，無愛的，求自己的利益於大衆的利益中的：這不是羣衆的起源，却是羣衆的末路。

這時常是由於大愛者與創造者，創造出善與惡。大愛的火焰，與憤怒的火焰、燃燒於一切道德之名。

蘇魯支看過許多國土，各種民族，他感覺世界上没有比大愛者的工作還偉大的權力："善"與"惡"便是其名。

誠然，這褒貶的勢力真是一個魔王。請説，兄弟們，誰給我將其制服？請説誰對此獸加一根鎖鏈到那千條頸項上？

至今有過千種目標，因曾有千種民族。但千條頸上的鎖鏈還没有，還缺乏一個目的。人類至今還没有目的。

但請告訴我吧，兄弟們：倘若人類還没有目的，豈不是也没有——渠們自己？

蘇魯支如是説。

愛鄰人

你們聚集於隣人周圍，而且於此還有甚好的稱謂。但我告訴你們：你們之愛隣人，是不好的對自己的愛。

你們從自己逃開，逃往隣人，且甚欲於此作出一種美德，但我看透了你們的"無我"。

"你"比"我"古老，"你"已神化了，而"我"還没有，因此人往聚於其隣人周圍。

我勸你們愛隣人嗎？我寧肯奉勸你們避隣人而愛最遠者！

高於愛隣人，是愛遠者與來者；我還以爲高於愛人類的，是愛事物與魔鬼。

這在你面前奔來的魔鬼，兄弟呵，他比你美好。你爲何不給他以你的肉與骨？但你怖畏，跑到你隣人那裏。

你們忍受不了自己，愛自己也不足：因此你將隣人引誘入愛裏，用他的錯誤作自己的裝金。

我希望你們也忍受不了種種旁人及其隣人，因此必須將自己造成你的朋友和他的盈溢底心。

倘若你要說起自己的好處，便請來一個證人；倘若你引誘了隣人以爲你好，你便也自以爲好。

不但是違背自己的知識而說話的人是在撒謊，却正是這違背自己的無知而說話的人是說謊。你們在交際中這麽述說自己，以自己向隣人撒謊。

俳優這麽說："和人交接是損壞德行的，尤其是倘若自己原來缺德。"

這人走往旁人，因爲尋求自己，那人走往旁人，爲了欲以之自忘。你們對自己的不好的愛，將孤獨造成了你的監獄。

是較遠者付了你們愛隣人的代價；倘若你們有五人在一塊，時常第六人必須死掉。

我也不愛你們的節慶，我覺得那兒唱戲的人太多，而且觀衆也往往裝出做戲的模樣。

我不教你們以隣人，却教你們以朋友。朋友是你們的土地的慶節，超人的預感。

我教你們以朋友，及其盈溢底內心。但人應該自知，作爲一塊

海綿,倘若願爲盈溢底他心所愛。

我教你們以朋友,其中有世界完滿地屹立,一容器的善,——那創造着的朋友,那時常有一美滿底世界贈人的。

正如世界爲他轉動展開,也爲他如環地收攏,一如善由惡轉生,也如目的由偶然中成長。

將來與至遠者該是你的今日之由來:在你的朋友中,你應將超人當你的原由一般愛。

我的兄弟們,我不勸你們愛隣人,我奉勸你們愛最遠者。——

蘇魯支如是說。

創造者的路

我的兄弟呵,你將走到寂寞裏去嗎?將尋找到自己的路麽?請稍與遲回,聽我說。

"凡尋找的,容易走失。凡寂寞皆是罪過。"——羣衆如此說。而你是久已屬於羣衆的。

羣衆的聲音將仍然在你心中長響。而倘若你要說:"我已不與你們同心",則這將成爲哀怨和痛苦。

看呵,這痛苦本身也還是生於此一心,而此心的餘光,猶輝煌於你的苦楚上。

但你仍要走苦楚的路,那到你自己的路麽?請示我以你的主權和此行的力量!

你是一種新力,新主權麽?一種原始底運動麽?一個自轉的圓輪麽?你能驅使星辰繞你周迴麽?

呵呀，有許多向崇高的欲望！有許多虛榮心者的痙攣！請示我你非這類欲望者和虛榮心者！

呵呀，有許多偉大思想，其用不過如一風囊，鼓吹煽動，使事物更空洞。

你以爲你自由麽？我願聽你的主要思想，不是要聽你之逃開了負軛。

你是够得上逃開負軛的人麽？許多人抛開了役作，但也因此抛棄了其最後的價值。

自由麽，何所由？這與蘇魯支何干？但你的眼睛應向我明白表示，自由麽，何所爲？

你能否給自己以你的善與惡？將自己的意志立起如同法律？你能否作自己的裁判官，及執法自繩者？

可怕的是孤獨，與裁判者執自法者相於。這麽是一顆星抛向了荒涼底空間，在孤獨的冰寒底噓息裏。

今天你猶爲多人所苦，你獨自一人：你今天猶有全副勇氣與你的希望。

但必有一天寂寞使你疲勞，必有一天你的驕傲藏斂，你的勇氣消亡。你將喊叫："我孤獨了！"

你將有一天見不到你的崇高，迫近你的卑賤；你的高尚將使你怖之如鬼。於是你將喊叫："一切皆是虛僞的！"

有種種感情，欲將寂寞者殺掉，設若其謀不成，則這些感情自將死去！但你能做的到麽，作殺戮者？

兄弟呵，你識得"蔑視"這名詞麽？也體會你的正義的憂惱，對蔑視你的人保持正義麽？

你强使許多人看你變换眼光，這，他們是要重徵代價的。你走近他們的身旁，却仍然走了過去：這，他們永不原諒你。

你竟超過他們了，但凡你升上愈高，則嫉妬之眼看你愈小。飛行者最被人憎恨。

“你們怎能對我公正！”——你將説——“我只選你們的不公正算爲我的應得之分。”

他們向孤獨者投射不義與污穢，但是，兄弟呵，你倘若要成爲天星，則不當因此而少向他們照耀！

然則提防善人和正人，他們好將建樹獨守的德行的人，拿去釘十字架，——他們憎恨孤獨者。

然則也提防神聖底樸素者！於他們則凡不簡單者皆不算聖潔，他們好弄火——焚身的柴燎。

更提防你的愛的襲來！孤獨者與凡向他走來的人，太快地伸手，握手。

對於許多人你不應伸手的，只應給之以巴掌：而且我希望你的掌上多有鈎爪。

但你遇到的最强悍底敵人，必始終是你自己；你自己在深林與窮谷中，窺伺你。

孤獨者呵，你走上到自己之路！你的路經過你自己和你的七個魔鬼！

於自己，你將爲邪魔，巫道，卜人，俳優，迷疑者，不神聖者，卑鄙者。

你當願望在你自己的火焰中焚身；設若不首先化爲灰燼，你怎能新生？

孤獨者呵,你走上創造者的路:從你的七個魔鬼,你將創造出一尊天神!

孤獨者呵,你走上愛者的道路,你愛自己,因此便輕視自己,如只有愛者才能輕蔑。

愛者希求創造,因爲他輕蔑! 那不剛剛輕蔑他所愛者的人,懂到什麼愛!

以你的愛,與你的創造,走向你的孤高吧,兄弟,這以後正義將蹌踉地跟你。

和我的眼淚,兄弟呵,走向你的孤高吧。我愛那欲超自我而創造,也因而毁滅的人。——

蘇魯支如是說。

老婦與少女

"你爲何在黄昏裏這麼竊竊地溜走? 這麼謹慎地藏在大衣下的是什麼? 蘇魯支?

這是人家贈你的寶貝麼? 或是你生的嬰孩呢? 或者是你也走上了賊盜的路,你這惡人的朋友?"——

真的呀! 我的兄弟! 這是一樣寶貝,人家贈我的,這是一點點真理,我所攜帶的。——蘇魯支說。

但這像小孩一樣頑皮,倘若我不捏住他的嘴,他將大叫。

當我今天獨自走路,時候是太陽將落,我碰到了一位老年婦人,這麼向我的靈魂說:

"蘇魯支也曾向我們女人說過許多道理,但他没有說過關於女

人的話。”

於是我回答她說:“關於女人的話,只能向男子說的。”

“不妨和我說關於女人的話,——她說——我也够老了，可以一會兒便忘記。”

我順從了這老婦人,便向她如是說:

在女人的一切是一個謎,女人的一切只有一個解答:那便是生育。

男子於女子不過是手段，小孩纔是目的。但女子於男子是什麼呢?

真男子需要二者:危險與遊戲。因此他需要女子,當作最危險底遊戲物。

男子應該教成戰士,女子則應教成戰士的慰勞者，其他一切，皆屬無謂。

戰士不喜太甜美的果實，因此他喜歡女子。便是最甜美的女子也還是苦的。

女子比男子更懂到小孩,但男子比女子更小孩氣。

真男子內中藏着一個小孩,他要玩。起來吧,婦女們，爲我尋到男子內中的孩子!

女子該是玩具,純潔而又纖巧,如寶石，爲一個還未有的世界中的美德之光耀。

讓一道天星的光芒在你們的愛情裏輝煌! 你們的希望該是:“讓我生出超人!”

你們的愛情中該有着勇武! 憑着你們的愛應該攻擊那使你們恐懼者。

你們的愛情中該有着光榮！此外女人是不甚懂得光榮的。但這該是你們的光榮，愛人應遠過於被愛，永遠不作第二人。

男子該敬畏那愛他的女子，她將奉獻任何犧牲，其他任何事物皆於她毫無價值。

男子該敬畏那恨他的女子，因爲男子在靈魂深處不過是惡而已，而女子却是壞。

女子最憎恨什麼人呢？——鐵屑向磁石說："我最憎恨你，因爲你吸引，而力又不强，不够吸引我依附你。"

男子的幸福是：我要。女子的幸福是：他要。

"看呵，現在世界方算完滿了！"——當女子以全副愛情馴服着時，這麼想。

女子應該馴服，爲她的外表開發深淵。女子的情趣是表面，淺水的一層劇動底風波底表面。

但男子的情趣是深沉的，他的波濤在地層下的窟穴裏奔流：女子可感覺他的力量，但决不了解。——

那老婦人於是回答我說："蘇魯支說了許多好道理，尤其是對於可以聽這些話的少年人。

真奇怪，蘇魯支不甚認識女子，然說的却很對！難道是因爲在女人是没有不可能的事麼？

現在請拿去一點點小真理當謝禮！於這點真理我已是够老了。

請將牠包好，擰住牠的嘴，否則牠將大叫，這小真理。"

"那麼，老嬤，給我你的那點小真理吧！"我說。老婦人如此回答說：

"你去接近女子嗎？不要忘記帶鞭子！"——

蘇魯支如是說。

蛇螫

有一天蘇魯支在一枝無花果樹下睡着了，因爲天氣正熱，睡時將手擱在臉上。於是，來了一條蝮蛇，螫着他的頸項。蘇魯支因痛一叫而醒。他將手臂從面上移開，望着這條蛇，蛇認識蘇魯支的眼睛，委曲地轉過去，便要逃走。"無須呵"，蘇魯支說："你還沒有得我的感謝！你恰好在這時驚醒我，我的前路也正長。"——"你的前路很短促了"，蝮蛇憂悲地說："我的毒液是能殺人的。"——蘇魯支笑說道："何曾有過天龍爲一條蛇毒死的呢？但收回你的毒液吧！你並不富足到可以將這贈我。"那蝮蛇重復行到他項下，吸去了傷毒。

蘇魯支有次將這故事向他的門徒講，門徒便問道："蘇魯支呵。你這故事的教義是什麼呢？"蘇魯支便如是言說：

正人君子稱我爲毀滅倫理者，我的故事是非倫理的。

設若你們有個仇敵，却不應該以德報怨，因爲這是羞辱他。應該證明仇敵對你們是做了些好事。

你寧可發怒，却不可羞辱人！倘若你們受咒詛，我也不高興你們便願意祝福。最好是也稍許跟着咒詛一下。

或有大無理的事加諸你們，則趕快作上五樣小的無理之事！獨爲無理的事所壓迫的人，真是難看。

你們知道這個麼？分配着的無理便是一半道理。凡能擔受無

理的，便應將無理之事負擔。

一點小報復比毫無報復來得人道。倘若懲罰對於干犯者不也是他的一種公道和光榮，則我也不喜歡你們的懲罰。

以無理歸己，比保持有理，頗較華貴，尤其是本甚有理。但若要如此，應該本夠富有。

我不喜歡你們的冷酷底公理，從你們的裁判官眼中，只是有劊子手和他的冷鐵閃光。

說吧，公理，便是有明智的仁愛，在於何處？

然則爲我發明那種仁愛，不但負擔一切懲罰，却也負擔一切罪過的！

然則爲我立出一種公理，開釋着任何人，却除開裁判者的！

你們還要聽我講這道理麼？對於那求徹底公正的人，便是謊騙也成爲汎愛。

但我如何能徹底公正呵！我何能給人以"他的"！這該够了吧，我給人以"我的。"

末了，兄弟們，留心着不要於一切隱世者爲無理！一個隱者如何能遺忘！他如何能報復！

隱世者如一個深淵。投下一個石子，非常容易；這一直沉到底，告訴我吧，誰能將其再取出？

留心不要侮辱隱者！設若你們已經這樣做了，便也殺掉他吧！

蘇魯支如是說。

婚姻與兒女

兄弟呵，我有一問題單要問你？這好像測量深度的一塊鉛，投向你的靈魂深處，使我測出牠的深度。

你正年少，希望結婚，生小孩。但我要問你，你是配希望有小孩的人麼？

你是勝利者嗎？自制者嗎？意識的主宰者嗎？你的道德的統治者嗎？——我如是問。

或者從你的意念裏策動的，是獸性與需要？或是要孤獨？或是和自己鬧氣？

我希望，是你的勝利和自由願得一小孩。爲你的勝利與自由，應建築起有生命的紀念碑。

你應該超過自己而建築。但你應先樹立了自己，肉體與靈魂皆得端方。

你不應該徒然滋蔓，却應向上生長！於此讓婚姻的園地幫助你！

你該創造出高尚底肉體，原始底運動，自轉的圓輪，——創造出一創造者。

婚姻，我以爲是成雙的意志，以求創造出一者，多於創造之者。婚姻，我以爲是這意志的願望者彼此之敬愛。

這該成爲你的婚姻的立意與真理吧。但是，這班多餘而又多餘者，這班末人，他們稱婚姻爲——呵呀，我將怎樣稱之呢？

呵呀！這成對的靈魂之貧乏！成對的靈魂之污穢！成對的可

憐憫的自足！

他們稱這一切爲婚姻；而且說，他們的婚姻是天定的。

然而，我不喜歡牠，這班末人的天堂！ 不的，我不喜歡牠們，這班羅於天網中的野獸！

而且那上帝，躑躅而來祝福其未嘗作合者，離我也甚遠！

不必笑這種婚姻！ 那個孩子沒有哭他的父母的原因呢？

我覺得這人甚可尊敬，於地球的意義也成熟了，但當我看到了他的內子，覺得這大地是無意識的人的屋子。

誠然，我希望這地球痙攣而震動，倘若一位聖哲與一隻蠢鵝爲侶。

這人如一位英雄出去尋求真理，終於獵獲了一樣小底粉飾了的謊騙。他稱之曰他的婚姻。

那人在交際中甚落落難合，挑剔地選擇朋友。他一下永遠毀傷了他的交道，他稱之曰他的婚姻。

那人求得女郎之有美德如天使者。但一下他變了一位婦人的侍婢，於是他也需要化爲天使。

我看一般的購買者皆甚謹慎，一般人皆有明察的眼睛。但即是最明黠者購選他的太太也還是在袋裏。

許多小底愚癡——那在你們便叫戀愛。你們的婚姻便將許多小愚癡作一結束，成爲一長蠢事。

你們對女人的愛，和女子對男人的愛，呵呀，寧願其成爲對受苦痛與受蒙蔽的天神之同情！ 但普通是兩匹動物彼此猜測。

便是你們最佳底愛情也不過是喜樂底摹擬與痛苦底熱焰。牠是一支火炬，應照你們往高處的路。

你們應超出自我而愛！然則首先得學着戀愛吧：因此又得飲乾你們的愛情的苦杯。

在最佳的愛情之杯裏也有深苦，因此使人遠想超人，因此使你這創造者有焦渴！

創造者的焦渴，向超人的飛箭與遠想，說吧，我的兄弟，這是你對婚姻的願望嗎？

我以爲這一種願望與這種婚姻是神聖的。——

蘇魯支如是說。

自 由 的 死

許多人死得太遲了，有些人又死的太早。這道理聽來還覺新奇："在適當的時候死去！"

在適當的時候死去，蘇魯支如是教人。

自然，有誰沒有在適當的時候生，如何能在適當的時候死呢？寧願其未嘗出生吧！——我這麼奉勸這班多餘者。

但即使是這班多餘者也以死爲異常重要，便是最空洞底硬殼果子，也將要被搾開。

凡人皆以死爲重：但死仍然不是什麼重典。人們還沒有學到怎樣紀念最佳的祭典。

我指示你們臻於圓滿之死，這於生者爲一種刺激與誓約。

臻於圓滿者之死，是勝利的，爲希望者與誓約者所圍繞。

然則學着怎樣死去吧！死不應該有祭典，設若這麼一個死者未與生者結盟誓。

這種死是最優者;其次優者,是死於戰鬥,犧牲這偉大的靈魂。

但爲戰鬥者也爲勝利者所憎恨的,是獰笑着的死,偷兒似的追近來,——然又彷彿爲主宰而來。

我之死,我向你們稱讚,這自由的死,因爲我要,便向我來。

然而我何時要牠來呢?——誰有一目標與一承繼者的,他欲在適當之時死,爲了其目標與承繼者。

由對於目標及繼承者之敬愛,他將不再以枯乾的花環懸置於生命的聖地。

誠然,我將不自同於紐繩索者,他們將繩索愈引愈長,自己也愈往後退。

許多人於其真理和勝利實也太老了;一隻脫完牙齒的嘴不是於任何真理皆有權利說出的。

而且,凡願享名譽的人,應該有時從光榮裏離開,習於這艱難底藝術,在適當之時——善逝。

人應該停止吃下去,倘若味覺最好:這,欲長久被愛的人是知道的。

酸蘋果自然是有的,那運道是,要等到秋天的末日,那時也將成熟,金黃,而又乾皺了。

有人是心先老,有人是精神先老,更有人在青年時已如老人,但後時之年青,保持長久的英妙。

許多人一生失敗,如毒蟲嚙心。然則讓其看清楚,一死於他倒是成就。

許多果永遠不會轉甜,在暑天便已經腐爛了。然則將其固結於枝頭,只是懦弱而已。

多而又多者生活着，而且固結於枝上久之又久。最好是暴風襲來，將這一切腐爛者蟲傷者從樹上搖落！

讓宣傳速死的說教者來吧！這纔是生命之樹的適宜底暴風與搖撼者。但我只聽到宣傳遲死，與對於一切"地上者"之堅忍。

呵呀，你們宣傳於"地上者"之忍耐麼？然而地上者已够忍耐了你們，你們這班惡舌者！

誠然。那希伯來人，爲你們這班遲死的說教者所崇拜的，却死的太早了，其早死却從此成爲許多人的不幸。

他還只知道眼淚與希伯來人的悲哀，以及正人君子的憎恨，——這希伯來人耶穌：便爲死之遙想所襲了。

設若他長留於曠野，遠離了正人君子呵！也許他便學到了生，學到了愛這大地——還有，笑！

相信我吧，兄弟們！他死的太早了；他也許要收回他的教義，設若活到了我這年紀！要收回其以前的教義，他是够高貴的！

但他還未成熟。這青年不成熟地愛，也不成熟地憎恨着人類與大地。他的性情與精神的翅膀還是拘束了，而且沉重。

但在成人是比青年更小孩氣，少悲哀，更懂到死與生。

自由赴死，於死中自由，一個神聖底否定者，當其已無時間作肯定，他之了解生死者，如是。

使你們的死不爲於人類和地球的誹謗呵，我的朋友，以你們靈魂的蜜，我向你們勸誘。

在你們的死中應使你們的精神和道德輝煌，如晚霞環於大地，或否則你們的死便不算圓滿。

如是我將死亡，使你們朋友因我之故更愛此大地；我將返成爲

泥土，在生我之地中永息。

誠然，蘇魯支有一目標，他將他的球抛出：你們朋友將成爲這目標的繼承者吧，我將金球向你們抛擲。

比任何事不同，朋友，我尤其愛看你們抛這金球！因此我還在地上留連少久，請原諒我吧！——

蘇魯支如是說。

贈予的道德

一

蘇魯支離開了他心所繫戀的名爲"花牛"城後——許多自稱爲他的使徒的，跟從着他，護行。如是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蘇魯支向他們說，他願從此獨行，因爲他是一個愛獨行者。他的使徒們臨別奉獻他一根手杖，金鑄的杖頭飾着一條蛇環繞太陽。蘇魯支因此手杖甚生歡喜，支柱了身子，於是向他的使徒作如是說：

請告訴我吧，爲什麼金子價最高呢，因爲牠不尋常，無用，有光，色澤温柔；時常贈與。

只因其爲最高德行的表現，乃有最高之價值。贈予者的眼光燦爛如金。金光使太陽與月亮和諧。

最高德行不尋常，也無用，然有光，而且色澤温柔，一種贈予底道德是最高道德。

誠然，我猜透了你們，使徒們，你們像我一樣求贈予之道德。你們與狸貓和豺狼要有何同處呢？

這是你們的渴望，自己成爲犧牲與贈品：因此你們有渴望，積

納一切寶貨於你們的靈魂裏。

你們的靈魂無饜足地求索寶藏與珍品，因爲你們的道德無饜足於欲贈予。

你們强使一切事物歸己，藏於己，以使其再從你們的淵源退涌，以爲你們的愛情的贈予。

誠然，這種贈貽的惠愛將成爲一切價值之劫奪者，但我以爲這種自私自利是健康而又神聖的。——

另外有一種自私自利，太貧乏，太饑餓，時常欲偷盗，——是病人的自私，是病態的自利。

賊似的眼睛闚探一切發光者，用饑餓中的欲望打量着一切足食者：時常溜到贈予者的食桌旁。

這種貪慾所發表的是疾病與冥冥中的退化；這自私自利的盜賊似的貪心，發於不可醫的病體。

告訴我，我的兄弟們，在我們什麽是壞事和最壞的事呢？豈不是退化麽？凡缺乏贈予的靈魂之處，我們常可猜得其退化。

我們的路是向上的，從這種性昇於優越種性。但這退化的意識於我們是一種恐怖，牠說："一切歸我。"

我們的意識是上飛的，這是我們的軀體的寫真，一種上昇之寫真。這些上昇之寫真便是一切道德之名稱。

軀體如是穿過歷史，一個轉變者與戰鬥者。而精神——這於軀體是什麽呢？其鬥争與勝利之先驅，同儔，與回響。

一切美與惡之名皆爲寫真：牠們不明言，却暗示而已。蠢才呵，欲從牠們求知識。

留心吧，我的兄弟們，等到你們的精神以寫照而爲說之時辰，

那便是你們的道德之濫觴。

則你們的軀體已經高昇，復活；以其愉快刺激精神，使精神成爲創造者，估價者，大愛者，濟人利物者。

倘若你們的心如長江大河之盈溢泛濫，於居民爲福或且爲災：那裏便是你們的道德之初胎。

倘若你們高尚到遺榮與辱，你們的意志將使令一切事物，如大愛者之意志：那裏便是你們的道德之源流。

倘若你們蔑視安適與柔席，與柔者同處唯恐不遠；那便是你們的道德之萌蘖。

倘若你們是一種意志之願望者，這一切需要之轉變爲你們的必需：那便是你們的道德所自始。

誠然這道德是一種新善惡！誠然，一種新的深沉底澎湃，一道新源泉的聲響！

這新道德是一種大權力，牠是一種統治底思想，其旁有一明慧底靈魂：一個金光日球，繞之以智識的蛇。

二

蘇魯支說到這裏，沉默了一會兒，慈愛地望着徒衆。如是繼續說：——他的聲調也改變了。

以你們的道德之巨力向大地盡忠實吧，我的兄弟們！你們的贈予之慈愛，與你們的智識，該服役於土地之意義！如是，我請求而且與你們共矢。

不要讓道德從土地上者飛開，以飛翼撲着永遠底牆壁！呵呀，真有許多飛散了的道德！

像我吧，將飛散去的道德重新引回土地——是呀，回到人生與軀體，使其爲土地開意義，人類的意義！

至今精神一如道德已百番飛散，誤擊。呵呀，在我們的軀體中今玆存着這一切瘋狂和失策：在此牠已化爲軀體與意志。

至今精神一如道德已百番嘗試，迷失。是呀，人不過是嘗試而已。多少無知與錯誤在我們已化爲軀體！

不但是千年來的理性——也還有千年來的瘋狂，在我們中間爆發。危險呀，作爲繼承者。

我們猶且一步一步地與"偶然"這巨靈戰鬥，在全人類上還統治着"荒唐"，便是無意識。

以你們的精神與道德，服役於土地之意義吧，兄弟們：一切事物之價值將重新被你們估定！因此你們將成爲戰鬥者！因此你們將成爲創造者！

軀體智慧地純潔化！試以智慧而昇華；於智識者一切衝動自將神聖化；於昇華者靈魂爲之欣愉。

醫生，醫好你自己：這便也醫治了你的病人。這於他是一種最好的救治，親眼看到醫好自己者。

還有千條未經踐履的途徑，千種健康和人生隱秘底島嶼。人與人的土地還是未曾開發的無盡藏。

警醒吧，靜聽吧，孤獨者！從將來那方面吹來悄悄搏動着翅膀的微風；於精微底耳識傳來了好消息。

你們這班今日之孤獨者，決絕者，你們將成爲一民族，從你們這班自選出者將生出選民——從選民中生出超人。

誠然，地球將成爲療養之區域！已有一種新氣息圍繞之，一種

挾着得救治的氣息，——和一種新希望！

三

當蘇魯支説過這番話，沉默着，仿如一個没有説完其最後的話的人一樣；遲疑地將手杖在手裏平拈着。最後，他如是説：——他的聲調又改變了。

我獨自去了，我的少年們！你們也從此走去而且孤獨了！我願意這樣。

誠然，我奉勸你們：離開我，提防蘇魯支！更好能引爲羞恥！他也許騙你們。

智識底人不但要能愛仇讎，也應該能恨朋友。

人不善報答他的師，倘若永遠做他的弟子。你們爲何不願扯碎我的花冠呢？

你們崇拜我；一旦你們的崇敬傾倒了便怎樣呢？請留心，别要被一個石像柱壓倒！

你們説，你們信仰蘇魯支嗎？這於蘇魯支何有呢？你們成爲我的信徒：但於一切信徒又何有呢？

你們未曾尋找自己：便已找到我了。虔信者皆如此，所以一切信仰皆不足重輕。

現在我教你們丟開我，自己去尋找自己；當你們皆否認着我時，我將向你們回轉。

誠然，然後我將用旁的眼光，尋找我的失去者，兄弟們呵；然後我將用旁的愛情愛你們。

然後你們將再度成爲我的朋友，一種希望的嬰孩：然後在第三

趟我將與你們同在，共同慶賀偉大底正午。

那是偉大底正午，因爲人正居於他的軌道的中點，那軌道一端是禽獸，另一端是超人，而且慶祝其向夜晚的程途爲最高底希望：因爲這是向另一新晨之路。

其時墮落者將祝福自己，祝其爲過渡者；他的智識的太陽，爲他將居於正午。

"一切天神皆已死去；如今我們希望超人長生"——這將成爲那偉大底正午時我們的最後願望！——

蘇魯支如是說。

卷之二

小孩和鏡子

於時,蘇魯支仍然回到山谷間,重返于巖穴的寂寞裏，避開了世人,像一位播種者,散佈完了種子，便等待着。但他的靈魂充滿煩愁與思戀,懷想他所愛的人們,因爲他還有許多東西要給他們。這實在是最難的事,爲了愛,將伸開了的手收攏,爲贈予者,而猶保持其羞慚。

于此孤獨者歲月遂悠悠過去;他的智慧漸漸增長,終于以其充滿使他痛苦了。

有一天早上,他在黎明之前便醒來了，在卧榻上思索了很久,最後自己向内心說:

“在夢裏我爲何這麼吃驚,便驚醒了呢？不是有個小孩拿了一面鏡子向我走來了嗎？

‘哦,蘇魯支’——那小孩向我說——‘請照照這鏡子！’

我便向鏡裏照照自己,大叫了一聲,心也震動了，因爲那裏面我没有看到自己,却是一個魔鬼的猙獰與譏笑。

真的，我太懂到這夢的預兆和警告了，我的教義已是在危險中,莠草要被呼爲大麥哩！

我的仇敵强盛了，將我的教義改換了面目，以致我的最親愛者,也必羞于我給他們的贈品。

我的朋友又迷誤了;時候已到,我應尋回我的迷失者!"——

忖度過這心事,蘇魯支跳了起來,但不是像一個恐懼者尋求怎樣透過氣來,却是像說預言者與歌人,忽然爲靈感所衝動一樣。他的鷹和蛇驚奇地望着他,因爲一種將來的幸福現于他的顏色,如朝霞。

在我發生了什麼事呢?我的動物們,——蘇魯支說。我不是已經改變了麼?幸福豈不是飆風似的向我拂來了麼?

我的快樂是愚蠢的,牠將說些蠢事,這快樂還太幼稚——耐心地對付牠罷!

我已爲我的快樂所損傷,一切困苦者將成爲我的醫士!

我敢更降臨于我友人,也于我的仇敵!蘇魯支敢於重新說教,贈予,爲大愛于所愛者!

我的不能忍耐的慈愛奔赴如洪流,下注從朝陽至日落。從岑寂底山間與痛苦之風雷中,我的靈魂向谿谷滂礴。

久已夫,我期待着,遥望遠方。久已夫,我歸于寂寞:因此荒廢了學守沈默。

我已完全成了辯才,從高崖下傾的懸瀑之激響:我將以妙辯猛降于深谷。

一任我的慈愛的洪流奔注于水不經行之地!一道奔流何能不終于識途而歸海!

誠然,我内中停蓄一平湖,隱僻而且自足;但我的慈愛的洪流挾之俱下——以歸于海!

我走上新途,來了新言說:也如同一切創造者,已倦于舊調。我的精神將不再履敝屣遊走。

于我是一切言説流行的太遲緩——我跳上你的飛車吧！狂風！我猶將驅策你以我之劇怒！

如一聲狂叫與歡呼我將飄渡重洋，直到尋得了那幸福之島嶼，我的朋友留連處——

其中也有我的仇敵！我將如何愛凡人，凡我能向之言説者！便是我的仇敵也屬我的幸福。

倘若我將騎上怒馬，我的尖槍最能助我騰舉，這是我的脚力的常備底役使：——

這尖槍，我之向仇敵擲去的！我多麽感謝我的仇敵，使我敢終于將其擲去了！

我的風雲異常緊張：在雷電的酣笑之間，我將投下陣陣冰雹，至于深谷。

於是我的胸部將强烈地起伏，將强烈地鼓起暴風吹過高山，因此胸中得以舒息。

誠然，我的幸福與自由，其來如暴風雨！但我的仇敵將以爲是惡者在他們的頭上叫嘯了。

是呀，你們也將震驚，朋友呵，驚于我之狂恣底智慧；也許你們將與我的仇敵一并逃開。

呵呀，設若我知道吹牧羊人之笛將你們喚回！呵呀，設若我的智慧之母獅學到柔和地吼！而我們也曾共同學了許多東西！

我的狂恣底智慧于荒山曠嶺上有娠；在粗糙底崖石上生産其幼兒，最幼者。

現在她是呆然在荒涼底曠野中跑來跑去，尋尋覓覓柔軟底茂草——我的老底瘋狂智慧呵！

在你們的內心這柔軟底草地上，我的朋友們！——她要將她的最愛者托于你們的慈愛裏！

蘇魯支如是說

幸福的島嶼

無花果從樹上掉下來，美好而且芬馨，當渠們下墜的時候，裂去了紅的皮。我于渠們爲北風，使之成熟。

這樣，我的朋友們呵，教義如無花果向你們墜下了：吃着渠們香甜底液汁和果肉吧！秋已盈盈，晴朗底天空和午後。

看呵，我們的周圍已何限充盈！從這豐裕中遙望遠海，是美好的。

從前人遙望遠海，便說上帝；但我于今教你們說：超人。

上帝是一種揣測，但我希望你們的揣測不遠過你們的創造之意志。

你們能創造一位上帝麼？——則請不必說起一切天神！但你們甚能創造超人的。

也許不便是你們自己，我的兄弟們！但你們可將自己改造爲超人的父祖和遠祖，而且這便是你們最佳底創造！——

上帝是一種虛構：但我願望你們的虛構自限于可思議者。

你們能想像一位上帝麼？——但這于你們該表示向真理之意志，以一切皆可化爲人之可思議者，人之可見者，人之可觸者！你們應該將你們的意識想透澈！

而你們之所稱爲世界者，這將始爲你們所創造；這將自轉化爲

你們的理性，你們的意象，你們的意志，你們的愛！而且真的呵，爲你們的幸福，你們這班識者！

而且你們將如何忍受此生，設若没有這希望？識者！你們既不宜生于不可思議者中，復不合生于非理智者内！

若我將我心完全表白，朋友，設若有天神，我怎能以無神而支持下來呢！然則實在没有天神了。

我誠得了這結論；但這結論將我引伸。——

上帝是一虛構：但有誰盡飲這虛構的苦毒而不至于死呢？于創造者將取去他的信仰，于飛鷹將禁止其于高空盤旋？

上帝是一稱思想，這使一切直者曲而立者靡。怎樣？時光是過去了，而一切可消逝者不過是謊騙麼？

想這，便是人體的昏亂和顛倒，而且於腸胃還是一種嘔吐：誠然，揣測這，我稱之曰昏瞀病。

我稱之曰惡，害於人類：這一切關於獨一者，完滿者，不動者，充足者，永存者的教義！

一切永存者——這不過是一種比喻！詩人説了太多的謊。

但最好的比喻應開示時間與轉變：這將成爲頌讚，一切無常性的辯正！

創造——這是痛苦的最大底解除，生命的輕舒。但成其爲創造者，便需要痛苦和許多轉變。

是呀，你們的人生裏必有許多痛苦之死，你們這班創造者！如是你們成爲一切無常性的代言者與辯正者。

創造者如自己爲新生的嬰孩，他必願爲孕育者，且受生産者之苦。

誠然，我曾經行千百靈魂，走過千百搖籃與生產之苦痛。多少次我已告別，我識得那碎心的最後的辰光。

但我的創造之意志願望這樣，我的命運。或者，爲你們更切實地說出吧：剛剛是這種命運——爲我的意志所願望。

諸識感者於我皆苦，而且被拘囚：但我的願望，時常來爲我的解放者與慰情者。

“願望”解放着，這是意志與自由的真教義——蘇魯支以之教你們。

不再願望，不再估值，不再創造！噓，惟此大疲倦常遠離我！

也在認識中我感覺到我的意志的生產之欣慰，轉變之快樂；倘若在我的智識中存着天真，則是由於此智識中涵着生產之意志。

這意志將我從上帝和天神引誘開；還有何可創造，設若有了——天神！

但我的熾熱底創造意志呵，時常從新驅策我走向人類，如工錘之往鎚石。

人們呵，我覺得在石中臥着一個像，我的意象的石像！呵呀，却是臥於極堅極醜底頑石裏！

於是我的工錘猛烈地敲碎牠的囚牢。從石上塵飛碎片，這於我有何關係？

我欲將牠完成：因爲一個影像向我移來——一切事物中最輕悄的，一次向我移來了！

超人的美麗如影像向我移來。呵呀，我的兄弟們！天神們於我何有！——

蘇魯支如是說。

同情者

我友呵,你們的朋友得了一種譏嘲:“看蘇魯支呵! 他在我們中間走,不是像在禽獸中一樣麼?”

但更好是這麼說:“智識者在人叢中走,彷彿在禽獸中一樣。”

凡人之於智識者:猶如一匹走獸,有緋紅的雙頰而已。

這何由而生? 豈不是因他得太頻數羞恥之故麼?

我的朋友呵! 智識者這麼說,羞恥,羞恥,羞恥——這便是人類的歷史!

因此高貴者於自己不覺羞恥:然在一切痛苦者前,乃覺羞恥。

誠然,我不喜歡慈善者流,在其憐憫中有福者,他們太缺乏羞恥。

我必為憐憫吧,也不願被稱為同情者;我已為憐憫嗎,則願距離頗遠。

我寧肯蒙首而逃,在人認識我以前:我也叫你們這麼做,我友!

寧願我的運命常將無苦痛的人如你們者,引上道路,而且正是可與我共希望,共飧食,共蜂蜜的諸君!

誠然,我對於痛苦者也作這作那,但時常覺得有更好的事可做,倘若我學得更使自己愉快。

自成為人類以來,人太少使自己快樂了:唯有這,我的兄弟們,是我們的傳統底罪孽!

倘若我們學了使自己更快樂,則也將廢學了使旁人受苦,和計想出痛苦。

因此我洗淨援助過痛苦者之手，因此也拭干淨我的靈魂。

因爲設若我看到苦痛者痛苦，我將爲他的羞恥自羞；而當我加之援助，則是利害地損傷着他的矜嚴了。

大惠施不使人感激，却使人生報復心，小慈善之不忘，這將化爲血蛭了。

“廉於取！以取而示優異！”——我這麼奉勸無可贈予的人們。

但我也是贈予者：我樂於贈予，如友人之贈友人。外人與窮人可自向我的菓樹採摘：這麼羞辱的較少。

但乞丐是應該袪除的！誠然，人施給也惱，不施給也惱。

一樣的，也袪除罪人和惡心！相信我，我的朋友，良心責備是教成嚙噬。

最壞的是卑劣思想。誠然，寧肯爲惡，不宜爲劣想！

你們當然說：“許多小作惡的快樂，爲我們省去了許多大惡行了。”但在這裏用不着省去。

惡行是一種疔瘡，這作癢，搔剔，而終於潰裂——然誠實地說出。

“看呀，我是疾病”——惡行如此說；這是牠的誠實。

但微小卑劣底思想如同病菌。這蔓延着，隱匿着，不欲居於何處——直到整個身體爲病菌所侵蝕，衰萎了。

有誰爲魔鬼所憑者，我向他耳邊悄悄地說這話：“較好的是，你使魔鬼增大！然則你也還有到偉大之路！”——

嗚呼，我的兄弟們！人於凡人懂到太多一點點了！許多人使我輩了然，但因此還久遠不能將其通透。

很難的，是與人羣居，因爲沈默如此其難。

并非對於反對我們的人，我們最不寬恕，却是對於根本不理會我們的人。

你如有一正受痛苦的朋友，你可以作爲他的痛苦的休養處，然同如一張硬牀，一張行軍牀，這麽你於他最有裨益。

如有一朋友加你以無理，便說："我原諒你向我所爲的，但你於自己之所爲——那我何能原諒呢！"

凡大愛皆如是說：這竟超過了原諒與同情。

人應該堅牢地固持其心；設若讓其放逸，則他的頭腦多麽快的遠逝！

呵呀，除了在同情者旁，世上還有哪裏有這麽大的蠢事呢？除了同情者之蠢事，世上還有何事更引起痛苦呢！

凡愛着的人多痛苦呀！他們還没有一高處，高過他們的同情的。

偶有魔鬼向我如是說："上帝也有他的地獄的，那便是他於人類的愛。"

最近我聽到這種話："上帝死去了；因對人類的憐憫，上帝死去了。"——

然則爲我提防同情吧，自此於人類來了一陣濃雲！誠然，我知道氣象！

也留意聽這句話吧：一切大愛超過其一切同情：因爲這還要將所愛者——創造！

"我奉獻愛於我自身，於我的隣人如於我自己"——一切創造者的言說如是。

但一切創造者是堅忍的。——

蘇魯支如是說。

教　士

有一次，蘇魯支向他的徒衆作了一種表示，向他們說出了這些話：

"這兒有許多教士：即使他們是我的仇敵，你們也悄悄地走過去吧，將刀劍掩下！

在他們中間也有許多英雄，許多人深深苦痛過的——因此他們欲使旁人苦痛。

他們是凶狠底仇敵：沒有比他們的謙卑更好尋仇的了。加他們以攻擊的人，容易弄的滿身汙穢。

然我的血氣與他們的相關；我欲知我的血在他們的血中被尊重。"——

他的徒衆走開後，蘇魯支忽攖大痛楚，他和痛楚抗戰不多時，便開始作如是說：

這些教士使我痛心疾首。他們不合我的趣味；但自我在人羣中以來，這於我還是最小的事哩。

但我痛苦而且與他們共苦痛了：我覺得他們是囚人。已烙印者。那人，他們所稱爲救主者，將他們束縛了：——

束縛以虛僞底價值與妄言！嗚呼，或有人將他們從他們的救主那裏救出！

當大海將他們漂流時，他們自信忽然登於島嶼；但看呵，這島嶼却正是睡了的海怪！

虛僞底價值與妄言：這是生人的最險惡底怪物——這晦氣久已蜷伏而且等待於生人中。

但他終於來了，醒了，狼吞虎噬一切在牠身上築居室者。

看呵，看這班教士們自建的居處！教堂，牠們稱其芬芳底窟穴！

呵，這幻衍的光明，這腐朽的空氣！這兒，靈魂不敢飛揚——向其高處！

但他們的信仰如此教令：“膝行上這階梯，你們這班罪人！”

真的，我寧願看一個無恥者，不願看他們的羞恥與虔敬之歪扭底眼睛！

誰爲自己造起這種窟穴與懺悔階梯呢？豈不是那班欲自隱匿的人們，自羞於純潔清朗底天空麼？

直到明朗底天光重經破敗的屋頂內窺，下射於斷瓦頹垣的蔓艸與紅罌粟花上——我將向這種上帝之居回心轉意。

反對他們者，加以痛苦者，他們稱之曰上帝：誠然，在他們的虔敬中有許多英雄底氣度！

他們不知如何愛他們的上帝，除了將人釘上十字架！

他們意想生活如死屍，將屍體裹以黑衣服；便是在他們的言語中，我猶嗅到陳屍所裏的惡臭。

有誰居於他們的近旁，便如居近污黑底池沼，其中躍出蟾蜍，以甜蜜底深意自歌。

他們應爲我唱更好的歌，使我學信仰他們的救主：他的徒衆應更有得救了的模樣！

我願意看他們裸露：因爲唯有美該勸人懺悔。這裝模作樣的苦惱將勸服誰呢？

誠然，他們的救主自己不來自自由，不來自自由的第七重天上！誠然，他們永遠未曾踏過智識之地氈！

這班救主的精神滿是缺陷，但在每一缺陷中他們補充以幻想，彌縫缺陷者，他們所稱的上帝。

他們的精神陷溺於同情中，倘若他們爲同情充滿，過度膨脹，則那上面往往浮起一大愚蠢。

他們熱烈地驅其羣衆過其獨木橋，一面高聲大叫：彷彿只有這唯一底小橋達到將來！誠然，這種牧人也仍然屬於羊類！

這班牧者也有小精神與大靈魂：但是，我的兄弟呵，便是最弘大底靈魂，至今也是多麼微小的地域！

他們以血的標記寫在中途，凡他們所行之路，而其愚蠢教人以血證明真理。

但血，是真理的極不良底證明；血毒壞了最純潔底教理，使之化爲狂妄與中心之怨恨。

如有人爲他的教理赴火，——這表示什麼！誠然，從自己的火焰中生出自我的教理，當較好！

炎炎底內心與冷冷底頭腦：倘若這兩相盪摩，則生起暴風，"救主。"

誠然有過較偉大底人，更高尚底氏胤，較之這班人民所稱爲救主者，這攝引着的暴風！

而且你們將爲較一切救主更偉大底人所救贖，我的兄弟們，若你們將尋得往自由之路！

從來未曾有一個超人。我看見裸體的二者，最偉大底與最渺小底人——

他們彼此仍然太相似了。誠然，便是最偉大者，我也覺其爲——最人間底！——

蘇魯支如是說。

道 德 者

人應該用雷音，震天火炮聲，向蟄伏的酣睡的意識說法。

美，牠的聲音太輕微：只訴於最清醒底靈魂。

今天我的盾甲輕顫，而且微笑，這是美的神聖底笑與顫動。

爾輩道德者呵，我的美今天笑你們。牠的聲音向我如是說："他們，也還是要報酬的！"

你們還要得報酬呀，道德者！爲道德要報酬，爲地要天，爲你們的今天而要永久麽？

而你們責備我，因我教人說沒有報償者給值者麽？誠然，我甚至不作如是說：道德便是其本身的報酬。

嗚呼，這是我的憂悲：在事物的基本上，人們已妄誕灌注了賞與罰——而且也還在你們靈魂的根原上，道德家們！

但我的話如同野豝之卬鼻，將掀起你們靈魂的根基，我要你們稱我爲犂钁。

你們的根基上一切隱秘皆當顯露，而且倘若你們被掀到日光下，掘發了也破敗了，你們的真理和妄誕也當分開。

因爲這是你們的真理，你們之純潔不宜於文字語言的汙穢，如復仇，懲罰，酬償，報復。

你們愛你們的道德猶慈母之愛其嬰兒；但何嘗聽到過一位母

親爲其慈愛要酬償呢?

你們的道德便是你們的摯愛之自我。你們中有輪環的渴望,回到自己,每個輪環爲此奮鬥,轉旋。

如天星之晦耀,乃你們的道德的每種工作:然牠的光芒常在中途,游流——這何時將不復行於中路呢?

如是,你們道德的光芒仍在中途,卽使其工作已完成了。縱令這已被遺忘而且消滅了:牠的光芒猶生,而且游流。

你們的道德之爲你們本身,不是外物,或皮膚,或衣裝。這便是自你們靈魂根基上出來的真理,道德者! ——

但誠有許多人,道德於他們如鞭笞下的痙攣:你們也聽到太多的這種呼號了!

還有許多人,以爲道德是他們的罪惡之退化。設若其憎恨與嫉妬一旦彈臥,於是他們的"正義"便活動起來,揉了揉睡眼。

還有許多人,被牽下,墮落,其魔鬼牽下他們。但其下沈愈深,其眼睛愈光耀,更期望其上帝。

呵呀,也還有這種呼聲傳入你們的耳裏,道德者們:"凡非我者,那,那便是我的上帝與道德!"

還有許多人,沈重且轔轔然而來,如滿載石子的車下於峻坂:他們講起許多關於尊貴與道德的話,——他們以道德爲制動工具!

還有許多人,他們如全日的時辰鐘,已加旋緊,他們"的答"作聲,要人稱這"的答"之擺聲爲——道德。

誠然,我對於這種人甚有興趣,凡碰到了這種時辰鐘,便以我的譏嘲將其旋緊,牠們還得呼呼作響!

還有許多人爲他們一小握正義驕傲,爲此之故,對於一切事胡

調，倒使世界陷溺於他們的無正義。

吁，"道德"這名詞出於他們之口多麼不好！設若其說："我很是公道，"這話常使人聽了像，"我受了惡報"！

他們欲以其道德抉其仇敵之眼；他們將自己抬高，只爲了將旁人壓小。

還有一種人，自己坐在泥沼裏，從蘆葦裏傳出話來道："道德——便是靜坐在泥沼裏。

我們不咬嚙人，避開那欲咬人者。對於一切事物我們有意見，皆是旁人給我們的。"

還有一種人，好作姿態，便以爲道德是一種姿態。

他們的膝常常足恭，他們的手便是道德的讚揚，但他們的心，一點也不知道這。

還有一班人，他們以爲這麼說便是道德："道德是必需的"，但他們根本只相信，警察是必需的。

還有一班人，不能看出人之崇高處，便稱最近看人的卑下處爲道德：如是，他以他的惡見爲道德。

有許多人要自建造，自樹立，便以爲這是道德。更有人要自推翻，自降落，——也以爲這是道德。

而且幾乎凡人皆相信這，於道德有份，至少每人想成爲"善"與"惡"的識者。

但蘇魯支并不是來爲妄人與傻子說："你們知道什麼道德！你們如何能知道德！"——

却是，你們，我的朋友，將倦於說舊話了，那你們從妄人與傻子處學來的：

將厭棄這些話，如“報酬”，“報復”，“懲罰”，“正義中的復仇”——

將倦於說：“行爲之善，便是在於行爲之無我”。

呵呀，我的朋友！你們自己之在行爲中，猶母親之在嬰孩中，這便是你們的道德論！

真的，我取去了你們百種論調，你們的道德的最愛底玩具；現在你之恨怒我，如孩兒之恨怒。

他們在海濱玩，——忽然來了海浪，將他們的玩具捲到深處去了：他們便哭。

但同一海浪將冲來新玩具，在他們面前遺下新的彩色底螺貝！

於是，他們喜歡了；你們也一樣，我的朋友，也要你們的慰安——新彩色底螺貝！——

蘇魯支如是說。

痞　徒

生命是欣喜的源泉，但凡有痞徒來飲水之處，那裏一切泉井皆被毒壞了。

於一切純潔者我皆傾心；但不喜看獰笑底臉嘴，與不純潔的人們的焦渴。

他們下窺井泉，因此從井泉反映出他們可憎的笑臉。

他們以其淫欲毒壞了聖潔底水呵，當他們述說其污穢底夢的快樂，亦復將語言文字污瀆了。

當其以潮濕的心置於火上，火光也忽怒了，只要痞徒走近火

旁！精神本身便沸騰，冒煙。

果實到他們手裏變甜，軟爛：菓樹落入他們的眼裏便搖落，枯乾。

而且許多人從生命前退開，只避開了痞徒：他不欲與痞徒共井泉，火焰，果實。

而且許多人逃入曠野，與猛獸同苦於焦渴，只不欲與污穢底驅駱駝者，共坐於水槽之次。

而且許多人如毀滅者前來，若冰雹之於菓木，只是欲將脚揣住痞徒的咽喉，將其食管窒塞。

并不是食物最使我氣噎，以知道人生也需要仇恨，死亡，與死刑之十字架——

却是有次這麼問，而且隨這問話幾乎塞住氣了，怎麼？人生也需要痞徒嗎？

毒壞的水泉，惡臭底火氣，汙穢底夢，生命的麵包裏的蛆蟲，皆是必需的麼？

并非憎恨，却是厭惡，饑餓地咬嚙我的生命！呵呀，我亦時常倦於精神了，當我發覺痞徒也甚有精神！

我也將背轉向統治者，當我看到在他們如何叫作統治：以權勢作交易，典質，——和這班痞徒！

我在言語不同的民族裏居住，而且充耳不聞，使他們的交易談與權勢的買賣，和我隔絕。

我掩住了鼻子，頹然走過一切昨日與今天。誠然，一切昨日和今天發出文丐文氓的腐臭！

如一個廢人，也聾，也盲，也啞，如是我長久生活，庶幾不與權

勢的，文字的，淫欲的痞徒共生活。

我的精神艱苦地爬上階磴，而且謹慎地。快樂的施捨是牠的滋養劑，生命在杖上與盲者相依傍。

忽然，怎麼了？我怎樣使自己從疾惡中離開了？誰使我的眼年青？怎樣飛上高處，不見泉水邊的痞徒了？

疾惡爲我添着羽翼與泉源似的力量麼？真呀，我將飛上高空，求索欣喜之源泉而重得！

我找到了呵，弟兄們！在這最高處欣喜之源泉爲我涓流！這兒有一種生命之泉，無痞徒共飲！

你太强烈的衝來了呵，快樂之源泉！你頻頻傾杯，頻頻引滿。

而且我還要學習卑恭地接近你：我心向你奔流，太烈了——

我心，其上熾着我的夏天，短促，炎熱，頹然，多福，我的夏之心，多麼希望你之涼清！

過去了我春天的輾轉底昏沈！過去了我的六月中的恨怒之寒雪！我將爲長夏，長夏之正午！

長夏在最高處，清涼底流泉，與祝福底静謐，來呵，我友，使此幽静增福！

因爲這是我們的高空和我們的故鄉：離開了一切不潔者及其焦渴，高居，而且峻峭，於此。

投你們的純潔底眼光於我的欣喜之淵源內，朋友！這怎能因此渾濁呢？以牠的純潔牠將迎汝而笑。

在將來樹上建築我們的巢居，蒼鷹將啄來我輩孤獨者的糧食！

誠然，没有不潔者所共食的食糧！他們將幻爲吃了火焰，自焚其喙。

誠然,這裏沒有預備給不潔者的棲宿!置其體與靈於冰窟中,乃我輩之幸!

鷹之朋,雪之友,日之隣,我們如狂飆居於一切之上,狂飆生活如是。

如長風,我猶將吹到渠們中,以我之精神,捲去渠們魂魄之呼吸,我的將來如此。

誠然,蘇魯支爲掃蕩一切卑賤的強風,於他的仇敵及一切吐唾沫者,給出如此之勸告語:"留心呀,逆風而唾!"

蘇魯支如是說。

毒蜘蛛

看呵,這是毒蜘蛛窠!你要自己看牠們麼?這裏張着牠們的網:觸牠一下吧,使牠動蕩。

那兒毒蜘蛛自願地來了,歡迎呵,毒蜘蛛!在你的背上宛現三角形與象徵紋,黑色黝然;我也知道你的靈魂中,又何所有。

報仇之念宛在你的靈魂中:凡你所咬嚙之處,必生黑色瘡結:你的毒液,以報仇,使靈魂搖蕩!

如是,我向你們以譬喻說,使靈魂搖蕩者,平等之說教者!你們於我總是毒蜘蛛,與陰險底愛復仇者!

但我將使你們的隱秘隨即宣露出來:因此我將以我的崇高的哄笑直笑你們之面。

因此我扯破你們的網,你們的憤怒將你們從虛僞之窠巢激出,你們的仇恨也從你們的標語"公理"後迸出。

因爲，人應該脫去了寃仇：這於我是到最高希望之橋梁、大風雨後之虹彩。

但毒蜘蛛自然不如此希望。“使全世界爲我輩的報仇的風雨所充滿，正是我們稱爲公理者。”——牠們如是相語。

“我們要實行復仇，呪罵一切不同於我輩者”，——毒蜘蛛的心如是自讚。

“而且，‘求一切平等之意志’——這從此將爲道德的名稱，向凡有權力者，要提高我們的呼喊！”

平等之說教者呵，是無力的暴君幻想，這麼從你們中高呼“平等”，你們隱秘底爲暴君之欲望，喬裝於道德之名詞裏！

陰森底黑暗，禁制了的嫉妒，也許是你們的父祖的黑暗與嫉妬：在你們皆發爲火光，與復仇的狂想。

父親之所沈默者：在兒子中表白；時常我見到兒子便是父親的發露了的秘密。

他們好像感悟者：但使其感悟者，不是心而是復仇。設若其化爲優美，冷靜，不是精神而是嫉妬使其如此。

他們的妒忌也時常引之入思想者之路，而且這便是其妒忌的標識——時常他們走的太遠：以至其疲勞亦終於要躺倒在雪地裏。

在他們每種悲哭裏呼着報仇，每種頌讚是加人楚毒；爲裁判官於他們好像是幸福。

我這麼奉勸你們，我的朋友：凡懲罰之衝動甚强烈的人，不要相信！

那是壞種性壞氏族的人民；在他們的面容上透露劊子手與偵探犬之容色。

不要信那班甚自詡其公道的人！誠然，在他們的靈魂中不只缺乏崖蜜。

而倘若其自稱“善人和公正人”，則別要忘記他們之爲法利賽人，不缺乏旁的只缺乏——權力！

我的朋友，我不欲被混淆，被誤認。

有班人，宣傳我的說生命之教理：但他們同時也是平等之說教者，毒蜘蛛。

其於生命說意志，雖然這班毒蜘蛛旋即安坐於其窠巢，從生命前隱開：那是因爲，他們要因此加人傷損。

他們要因此損傷這種人，現今之有權力者：因爲死之說教於這班人最熟悉。

倘若未這樣呢，毒蜘蛛又有旁的說法了：剛剛他們從前是最激烈底詆毀人世者，燒殺邪教徒者！

我不欲與這班說平等教義者相混淆，被誤認。因爲於我公理是這麼說：“人是不平等的。”

人也無需化爲平等！我的向超人的愛還算什麽，倘若我另爲一說？

我的大愛是使我這麽說的。他們將擠上千道橋梁，萬梯階級，以趨向將來。在他們中間將有更多争鬥與不平等！

在敵愾中他們將成爲意像與鬼魂的發明者，以其意像與鬼魂，他們彼此將戰鬥其最緊張底戰鬥！

善與惡，富與貧，貴與賤，以及一切價值之名：皆將成爲武器，鏗鏘底標誌，以示生命必須反反復復超過其本身！

在高處牠將以柱石與階級高自建立，這生命本身：牠將凝視遠

方，遙望幸福底美——因此牠需要崇高！

因其需要崇高，便有取於階梯，與階梯及上登者之矛盾！生命將上登，上昇地超過自己。

而且看呵，我的朋友！這兒，毒蜘蛛之所窟穴，矗起着古壇殿之遺餘——用明亮底眼睛看去呵！

誠然，誰曾在這兒用思想的石頭向上叠起，於一切生命之隱秘皆深知，如同最智慧底智者！

爭鬥，不平，也存於美中，還有大戰，爲了權力，大權勢：他在這裏以最明顯底譬喻教示我們了。

怎樣穹窿與圓頂神聖地交切，在扭鬥中：怎樣以光與影彼此相激，這些神聖底奮鬥者——

如是，讓我們也堅定而且美好地成爲仇敵，我的朋友們！我們要彼此神聖地攻錯！——

苦呵！那毒蜘蛛便咬我了，我的舊怨敵！神聖地堅定而且美好，她咬了我的手指！

"應該有懲罰與公理——她這麼想：他不應無端地在這兒唱歌，恭頌爲仇爲敵！"

是的，她報了仇了！然而苦哉！現在她還要用報仇使我的靈魂搖蕩。

但我之不晃晃蕩蕩，我的朋友，請將我牢繫在這石柱上！我寧肯成爲柱上之聖者，不願爲報復之旋風！

誠然，蘇魯支不是飄風與旋風；而且設若是一跳舞者，也決不是中此蜘蛛毒的痙攣者！——

蘇魯支如是說。

著名的智者

一切著名的智者呵，你們服事民衆與民衆的迷信！——但未曾服事真理！正因此，人們加你們以敬仰。

又因此，旁人忍受你們的不信，因爲這“不信仰”對於渠們是笑話，邪道。一個主子也這麼放任他的奴隸，更歡笑奴隸們的僭越，胡爲。

但有誰爲民衆所憎恨，如羣犬之憎恨一隻狼，他便是自由思想者，鎖鏈的仇敵，不敬者，山林之隱居者。

從他的安隱處逐出來，——往往這在民衆中便叫“正當的意識”，磨牙切齒的獒犬，常被嗾使了將其咬嚙。

“因爲民衆在此，真理也在此！苦了，苦了尋求真理者！”——從來如此傳說。

在民衆的敬仰中你們將作出正義，這你們稱爲“求真理之意志”呀，著名的智者！

而你們的內心時常自愬：“我從民衆中來：從那裏也來了上帝的聲音。”

强項而又聰明，如一匹驢子，你們時常當了民衆的辯護者。

而且許多有權者，欲與民衆順行，便在他的駟馬之前還聯驅一匹——小驢，一位著名的智者。

而現在我盼望你們，著名的智者呵，你們終於將獅子皮完全棄擲！

猛獸的皮，有文彩的，及研究者，探求者，刧掠者的披髮！

呵呀，要我相信你們的“真實”，必首先爲我打破你們的敬仰的意志。

真實的——我這麼吩咐走入無神的曠野中的人，且破碎了虔敬底信心的。

在黃沙中，爲日光所曝炙，他誠然焦渴地窺探着多水泉的島嶼，有生物休於樹蔭者。

但他的焦渴不能使他與這班安適者同流，因爲沙漠中凡有水草之處，那裏也有偶像。

饑餓，凶猛，寂寞，無天神：獅子意志自欲如是。

離開奴隸的幸福，退除天神與求禱，無畏而且可懼，偉大亦又寂寞，真實者的意志若此。

從來在沙漠中居着真實者，自由思想者，爲沙漠之主；但在城市中居着肉食者，著名的智者——騾馬。

因其時常當了驢子，拉着——民衆的車！

并非我因此恨怒他們，但我總覺其爲奴役，受羈勒者，卽使其在金收玉勒中軒昂。

他們也時常是好役使，稱傭值。因爲道德如是說：“設若你必當奴僕，便尋求那主子，你的工役於他最有益的！”

“你的主子的精神和道德應當增長，由於你是他的僕人：你自己也以他的精神和他的道德而增長！”

真的，著名的智者，民衆的僕役！你們與民衆的精神和道德一同滋長——民衆也因於你們！我說這話是爲對你們的尊敬！

在你們的道德裏我看你們如同衆人，呆目的民衆——民衆，不知精神爲何物者！

精神，便是自割裂其生的生命；在本身的痛苦上，增加本身的知識，——你們已知道這個麼？

精神的快樂是這：塗上了膏油，以眼淚敬奉而爲犧牲品，——你們已知道這個麼？

盲者之盲，及其尋求和摸索，猶將證明他所看到的太陽的威力——你們已知道這個麼？

智識者將學建造高山！精神之移山，還算小事哩——你們已知道這個麼？

你們只知道精神之火花，但你們看不到精神之爲鐵砧，也看不到其工錘之殘忍！

誠然，你們不識得精神之高傲！但你們也更不能忍受精神之謙卑，倘其一旦言說！

而且你們永不敢將你們的精神投於雪窟：你們還不够溫熱，未能爲此！因此你們也不識其寒冷之歡樂。

但總之你們與精神太親近了；由於智慧，你們常替壞詩人作了病院和惠濟院。

你們并非鷹鷲，因此也體驗不到精神驚駭中之快樂。誰若非是飛鳥，不應巢於深谷。

我覺得你們是溫泉：但每種深智識之流寒冷。精神的最深處之流水冰寒：熱手與熱行者之治療品。

尊嚴地站在那兒，巍巍然，項背直立，你們這些著名的智者呵！——没有狂飇與意志驅策你們。

你們從來没有見揚帆之渡海麼？圓滿地，鼓起地，在大風的强力中震顫？

如海上張帆，震顫於精神的巨力中，我的智慧也渡過大海——我的狂放底智慧！——

但爾輩民衆的僕役，爾輩著名的智者呵，——你們怎能與我偕逝！——

蘇魯支如是說。

清夜謡

這是夜裏了：現在一切噴泉高聲絮語。而我的靈魂也是一道噴泉。

這是夜裏了：現在一切愛者的歌聲醒起。而我的靈魂也是一位愛者的歌曲。

有一樣不寧静底不得寧静的東西在我身中，這甚欲高聲。一種求愛情之欲望在我身中，這自説愛情之言語。

我是光明：呵喲，設若我是暗夜！然這是我的寂寞，我爲光明所環繞。

呵呀，設若我是黑暗，而且如昏夜！我將如何吸着光明之乳！

而且我將仍然賜福於你們自己，你們那裏的小小明星和螢光！——而且欣幸你們的光明之贈予。

但我居於自我的光明中，從我發出的焰光我又吸飲回去。

我不知取得者之快樂；又時常夢想偷盜當比取得更幸福。

這是我的貧窮，我的手從來不停地贈予；這又是我的嫉妒，看着期望底眼睛，和懷人的轉明底夜。

呵喲！一切贈予者之不幸！我的太陽的變黑！欲望着欲望！

飽足中的饑餓！

他們從我這兒取去，但我還觸着他們的靈魂麼？在取與予中間隔了一道鴻溝；終於最小的間隔也將渡過。

我的美中生出一種飢餓，我願加我所照映的人以大苦楚，我願搶刼我所贈予者——如是我饑餓地需要惡。

收回我的手，倘若你們伸手相握；如瀑布的遲疑，在傾下時猶遲疑的——我這麼飢餓地需要惡。

這種復仇之念生於我的充實：這種譎詐源流於我的寂寞。

我的贈予中之快樂與贈予俱滅，我的道德因其豐富而生厭倦！

有誰時常贈予的，其危險是他將失掉羞恥；有誰時常布施的，其心與手將滿着布施之胼胝。

我的眼已不復爲求乞者的羞恥淚流；我的手於滿握而震顫之手太堅硬了。

我的眼中淚已往何處，還有心上的脂膏，也往何處去了？呵喲！一切贈予者的寂寞！一切發光者的沈默！

許多太陽環繞荒涼底天宇，對一切黑暗者以光明向之告語，——向我，却是沈默的。

呵呀，這是光明者向發光者的仇視，牠不仁慈地自走牠的軌道。

在內心深處對發光者不公平，冷冷地向着多個太陽，——每個太陽之行走如是。

多個太陽在軌道上如暴風之飛突，這便是牠們的游行。牠們跟從其不屈撓的意志，這便是其寒冷。

呵呀，黑暗者，昏夜者，你們便是這，從發光者挹取你們的溫

熱的！呵呀，你們方從光明之胸飲乳，吸飲靈液！

呵呀，寒冰環繞我，我的手在冰寒者上焦裂！呵呀，焦渴在我內中，這渴望你們的焦渴！

這是夜裏了：呵呀，我猶必得爲光明！渴望暗夜者！與寂寞！

這是夜裏了：我的渴望傾溢如一道流泉，——我渴望言說。

這是夜裏了：現在一切噴泉高聲絮語，而我的靈魂也是一道噴泉。

這是夜裏了：現在一切愛者的歌聲醒起，我的靈魂也是一位愛者的歌曲。——

蘇魯支如是歌唱。

舞曲

有一天晚上，蘇魯支和他的徒衆走過樹林。當他想尋找一個水泉時，看呵，他走到了一片綠草地，爲樹木和叢莽所圍繞，草地上正有許多少女在跳舞。少女們認識了是蘇魯支，立刻停止了跳舞；蘇魯支便和顏悦色地走向她們，作如是說：

"不必停止跳舞吧，可愛的女孩們！我并不是破壞遊戲者，以惡眼來觀，也不是少女的仇敵。

我是在魔鬼前的上帝的辯護者，但魔鬼却是沈重的精靈。我如何能與神聖底跳舞爲仇呢？輕飄底你們呵！我怎能仇視女孩們美麗底脚脛呢？

我誠然是一座樹林，黑暗底樹的遥夜，然有誰不羞於我之黑暗的，他在我的檜柏下也尋得玫瑰花樹。

他還可以找到那小天神，於女孩最親愛的。他躺在一處水泉旁，寂默地，合着眼睛。

真的，他在白天也沈睡了，這偷閒者！他撲蝴蝶太勞了麼？

美麗底跳舞者呵，請不必怒我，倘若我將這小天神稍稍加以責罰！他將喊叫而且哭泣，——但他哭泣也是可笑的！

眼裏含着淚，他將求你們與之跳舞一番；我將爲他的跳舞唱一隻歌：

一隻跳舞曲，嘲笑沈重的精靈之曲，我的最高强多力的魔鬼，據說他算是"世界的主人"呢——

這便是蘇魯支唱的歌曲，當 Cupido (愛神)與女郎們一同跳舞的時候。

最近我看入你的眼睛，呵，生命！在那裏我好像向無底的深處下沈。

但你用金釣鉤將我釣起，你譏笑我說你無底。

"這是一般的魚的話——你說——凡牠們不曾測量的，便是無底的。

但我只是變換的，而且野蠻，不外一個女子，也不是甚道德的。

雖然我對你們男子被稱爲'深沉者'，或'忠實者'，'永遠的'，'神秘的'。

但你們男子時常贈予我以你們自己的道德——呵呀，你們道德者！"

她便這麼笑，這不可信者；但我從來不相信她和她的笑，倘若她說自己不好。

當我四目相視與我的狂放底智慧相語，智慧怒我說："你欲，

你貪，你愛，徒然因此你稱讚生命！”

幾乎我已惡聲回答她，向這怒者說出真理。人亦不能更惡聲回答了，除了與其智慧“說出真理”。

於是在我們三者中便這麼犄角。根本我只愛着生命——而且，誠然，當我憎恨生命時也最愛生命！

但我之待智慧甚好，而且時常太好，這由於她使我甚記起生命！

她有她的眼睛，她的笑顏，甚至她的金釣竿，她們彼此這麼相像，我又何能爲力？

有一次生命這麼問我：“這是誰呢，這智慧？”——我便急切回答說：“是呀！這智慧！

人們渴望她，求之不足，人們窺探面羃，抓着罥網。

她美麗麼？我知道什麼！但最老大底鯉魚，也是以她誘致的。

她是改變的，而又執拗；我時常看見她咬牙切齒，將梳逆着頭髮梳掠。

也許她甚惡而且虛僞，總之爲一女人；但每當其自說邪惡，她便最能引誘人。”

當我用這話向生命說，生命便獰獰地笑，閉上了眼睛。“你在說誰呢，她說，——你在說我麼？

倘若你是對的——用這話直面我說麼！但現在請也說起你的智慧！”

呵呀！你現在更睜開眼睛來，呵！親愛的生命！我又好像向無底的深處下沈。——

蘇魯支如是歌唱。但當此跳舞完畢，女孩們散後，他忽然憂

愁了。

“太陽久已西沈——他終於說——草地潮濕，林子裏傳來了幽涼。

有不相識者在我身旁，沈思地望着我。怎麼！你還活着麼，蘇魯支？

何故？何爲？何因？何去？何處？何是？豈不是大愚麼，還生活下去？——

呵呀，我的朋友，這麼問我的，是我身中的遲暮。請原諒我的憂愁！

已是暮夜了，請原諒我，這已成遲暮！”

蘇魯支如是說。

墓 歌

“那裏是一座孤島，是寂寞底墳場；那裏是我的青春之墳墓，我將送上一個常綠底生命花環。”

在心中我這麼結想，渡過海去。——

呵喲，你們，我青春的容顏和表相！呵喲，你們，大愛的目光，天神底俄頃！你們於我彷彿多麼快地過去了！至今我思念你們，如悲悼逝者。

我最親愛的逝者呵，從你們那裏飄來了甜蜜底香，清心的，銷淚的。誠然，牠激動孤獨底航海者的心，使之融解。

永遠我還是最豐富者，最爲人所嫉妬者——我，這最孤獨底人！因爲我猶有你們，你們也還有我，說吧，向誰，像向我這樣從樹

上落下玫瑰色底蘋婆果？

永遠我還是你們的愛之承受者和土壤，爲了紀念你們，開放着豔色底野生底美德，呵喲，你們我最親愛者！

呵呀！我們是注定了彼此鄰近，你們親愛底特異底英奇和我；你們來向我，如我所盼望的，不像害羞底鳥——不是的，是親信者之來到親信者！

是呀，如我者，成爲忠實與溫柔底永恒：我如今必以你們之不忠實，稱呼你們爲天神底飛光和頃刻：我還沒有學到旁的稱呼。

誠然，你們於我是太快地逝去了，逃遁者。但你們未嘗從我逃去，我也未嘗逃避你們，在我們的不忠實中，我們彼此皆無罪過的。

殺我，人便絞殺你們，我的希望之歌鳥呵！是呀，惡毒時常向你們放箭，最愛者——是要射中我的心！

而且也射中了！而你們時常是我的最心愛者，我的所有者，我之占有者，因此你們必很年輕的萎落，而且也太早了！

向我所有的最易受傷之處，人將箭射來：那便是向你們，其皮膚猶如茸毛，或更猶如笑容因一顧盼而斂！

但我將用這話向我的仇敵說：凡一切屠殺，較你們向我做的，算什麽呢！

你們向我做的事，比一切人類屠殺還惡；你們從我取去不可復回的了——我如是向你們說，我的仇敵！

若不殺戮我青春的容顏，與我最親愛的英奇呵！你們取去了我的遊侶，多福的精神！爲牠們的紀念我安置這花環和詛咒。

這詛咒加諸你們，我的仇敵！沒有將我的永恒促短，如寒夜裏

一陶器之碎裂麽！ 幾乎如神聖底眼睛在我只一瞬，——一掠影頃！

我的純潔曾在某一良時向我如是說："於我，一切事物該是天神似的。"

而你們便以汚穢底鬼魂突襲我，呵呀，那一良時逃往何許！

"一切時日於我該是神聖的"——我青春的智慧有次向我如是說：誠然，一種歡樂底智慧之告語！

而你們這班仇敵便盜去我的黑夜，賣給了失眠底痛苦。呵呀！那歡樂底智慧又已逃往何許？

有一時期我欲望飛鳥之吉徵：你們便將貓頭鷹那怪物引上我的路，一個凶兆。呵呀，我溫柔底願望便也逃往何許？

有一時期我誓與一切可厭惡者離絶：你們便使我的近者隣者化爲膿包。呵呀！ 我的最尊貴底誓願又逃往何處？

我從前如盲目者走着幸福之路：你們便將糞穢投於盲者之道，而今他猶憎惡舊日盲者之行徑。

當我任着艱鉅，慶賀我的制勝之有功：你們便使愛我者高叫，我使渠們最苦痛了。

誠然，這永是你們的行爲：你們使我的最佳底蜜變苦，將我的最優底蜜蜂的辛勤辜負。

於我的行慈你們常遣來最刁頑底乞丐；向我的同情你們常驅來不可救藥的無恥之徒。因此你們損傷了我的道德之信仰。

當我奉上我的最神聖者爲犧牲：立刻你們的"虔誠"將其肥厚底祭品攞出：如是在你們的脂肥之蒸薫裏，我的最神聖者也氣塞。

我曾經欲跳舞，如從來未曾這麽舞過，我將超出諸天而跳舞。但你們引誘壞我最愛的歌者。

於是他唱的那麼沈滯,難聽。呵呀,這聲響傳入耳中,便如嗚咽底吹角!

殺人的歌人,惡毒的工具,最無罪者!我已爲最好底跳舞準備了,你便以惡聲將我的興致殺却了!

只在跳舞中,我知道表現最高尚事物之比擬——而現在我的最高底比擬只存於我的肢體中,未曾表現!

於是我最高底希望不能表白,未能發揚!而我的青春的一切容顏和慰藉又消逝了!

這我如何堪忍?我如何療好這創傷,制勝這痛楚?我的靈魂何由從這些墳墓中重新甦起?

是呀,我亦有不可損傷者,不可埋葬者,一種崩崖裂石者,那便是我的意志。牠沈靜地前趨,歷年歲而無改。

牠要以我的足行牠的路,我的舊意志;其義趣是堅忍於心,而且也不可傷損。

我只在脚跟上不可傷損。永遠你仍生活在那兒且於你是一樣,最堅忍者!永遠你還在破毀一切墳墓!

在你中猶存我青春之未發揚者,爲生命,爲青春,你期望地坐在這蒼黃底墟墓間。

是呀,於我你還是一切墳墓的毀敗者,祝福你呀:我的意志!而且只在墳墓之墟,有重甦之昇起。——

蘇魯支如是歌唱。

超過自己

“向真理之意志”，大智者呵，你們這麼稱呼那驅使你們且使你們熱烈者麼？

向一切存在之可思議之意志，我如是稱呼你們的意志！

你們欲將一切存在起初作成可思議：因爲你們善疑，疑其是否已可思議。

但存在當自陳而且屈就你們！你們的意志如是。牠應當光匀，卑伏於精神前，自作其明鏡與照影。

這便是你們的全部意志，大智者，以其爲向權力之意志，卽算你們論說善惡，論說價值之估定。

你們猶要創造世界，得自跪於其前：這是你們的最後願望與心醉。

然不智者，自然是民衆，——他們猶如川流，浮小舟而俱下：在小舟中坐着估價，堂皇而又喬裝。

你們的意志與價值，你們已將其置於轉變的川上；這向我陰示其爲舊時向權力之意志，凡民衆之信以爲善爲惡者。

那是你們，大智者呀，將這些客人安置在這舟中了，且加以美飾與佳名——你們和你們的統治之意志！

這川流如是將小舟浮遠：牠必得負此扁舟。雖然巨浪飛怒沫而衝盪其龍骨，其事猶小！

并非此長川是你們的危險，或你們的善惡之終結，你們諸大智者！却是那意志本身，向權力之意志——無盡底且生產底生命之

意志。

但使你們了解我的善惡論，爲此我將說出關於生命的道理，及一切生物之天性。

我跟隨一切生物，走遍最大最小的路，以便認識其天性。

用一個百方面的明鏡，我照取牠的眼光，倘若牠的嘴閉住了，以使牠的眼睛言說。而牠的眼睛亦復向我告語。

但是，凡我發現生物之處，便聽到服從之言語。一切生物便是一服從者。

還有第二點，凡不能服從自己者，便受命令。這便是生物之真性。

再有第三點，我所聽到的：命令是難過服從。不獨是命令者担負了一切服從者的重量，而這重量易將其壓碎：——

我覺得在一切命令中，彷彿有一度嘗試與冒險；而且時常倘若是發命令，生者本身也在冒險。

是呀，甚至於命令自己：牠也得爲此命令補償。於他自己的法律他得爲裁判官，報復者，與犧牲者。

這何由而成呢？我問自己。何者使生物服從，命令，而命令中猶且服從呢？

現在請聽我的話吧，你們大智者！請嚴肅地試驗，看我是否已探到生命的中心，直入其中心的微隱！

凡我發現生物之處，便找到了向權力之意志，便是在爲僕役者之意志中，也尋得了那意志，要自爲之主。

凡弱者之役於强者，那是其意志引誘他，還可以在更弱者以上作主：單是這興趣牠不願拋棄。

一如較小者之役於强大者，以便能於最微小者猶得有興趣與權力。强大者亦復自獻，爲了權力之故，將生命——一拚。

其爲冒險與艱難，也算最强大者之自獻，且以死爲賭博。

而且凡有犧牲，服役，與愛顧，那裏便也有意志，欲自爲之主。較弱者則由邪徑邪趨於堡壘，直入於强大者之心——在那兒盜竊權柄。

這便是生命親自說給我聽的秘密："看呵"，牠說，"我便是那必需時常超過自己的東西。

當然，你們稱之曰生產之意志，或向目的，向高者，遠者，多方者之衝動：但這一切皆是一體，皆是這一秘密。

我寧肯墮落，不願失却此一物，而且真呀，凡有墮下與葉落，看呵，那裏便奉獻了生命——爲了權力！

我之必爲戰鬥，爲轉變，爲目的，爲相反之目的：呵呀，有誰猜測我的意志，也必能猜到牠將走多麽彎曲之路！

無論我創造什麽，不論我如何愛好牠，——不久我必成爲牠的反對者，且反對此愛好：我的意志原要如此。

而且你，認識者，只是我的意志之小徑與磴梯。誠然，我的向權力之意志，也以你的向真理之意志之足行走！

以'存在之意志'這話射向真理者，當然不能命中，這種意志——是沒有的！

因爲，凡不存在者，當然不能有願望，但已在存在中者，怎麽更能願望存在！

只是，凡有生命之處，那裏便也有意志：但不是向生命之意志，却是——我這麽教你——向權力之意志！

許多東西于有生者比生命本身還貴重；但剛從這種估價本身，說出了——向權力之意志”！——

生命曾如是教我：由此我替你們，大智者呵，還解答了你們內心的謎。

誠然，我告訴你們，善與惡之常住不變遷者，——是沒有的！出于自我，這且將重復超過其自我。

以你們的善與惡之價值與名稱，你們施行權威，你們這班估價者；而這便是你們的私衷之愛好，與你們靈魂上的光輝，震盪，與洋溢。

但一種更强底權威生于你們的價值，和一種新底超越，其上破碎雞卵與卵殼。

而且，有誰必在善與惡中成爲創造者：誠然，他必得先爲毁滅者，碎毁價值。

如是，大惡亦屬于大善：但這，是創造底善。

我們只不妨說下去，你們大智者，是否這同樣是壞。但沈默是更壞的；一切沈默底真理，是化爲毒物的。

而且讓一切破碎吧，凡能——在我們的真理上破碎的！還有許多房屋應該建起！——

蘇魯支如是說。

偉大者

我的海洋底面平静，有誰猜測這底下潛匿着滑稽底怪物呢？

不可動搖者是我的深淵：但牠因飄浮底謎語與滑稽話而輝然

有光。

我今日看到一個偉大者，莊嚴者，精神的懺悔者：呵喲，我的靈魂怎樣發笑了，因他醜陋！

隆起着胸膛，彷彿深深吸入空氣者，他這麼站在那裏，這偉大者，而且沈默着。

懸掛着醜陋底真理，他的獵獲品，衣裳又儘破碎；還有許多刺罣於一身——但我不見其有玫瑰花。

他還未曾學到美，與笑。這獵夫猙獰地從智識之林走回。

他獲得野獸，大戰鬥而歸：但還有一匹猛獸從他的嚴肅中透露出——一匹未曾戰勝者！

他老是站在那兒，如躍躍欲動之老虎；但我不高興這緊張底靈魂，我的趣味對於這一切矜退者是不相投的。

但是朋友們，你們說關於興趣與口味是不容置辯的麼？但一切生活便是關於興趣與口味的爭辯！

趣味：這便是重量，同時也是天秤，而又是稱者。苦了一切有生者，欲於重量，天秤，與稱者，無爭而生活！

倘若這偉大者自倦於其偉大：然後他的美方始展開，——然後我將嘗他而覺其有味。

直到他從自我轉開，他方跳過他自我之陰影，——而且，誠然，跳到他的日光裏。

他在陰影裏坐的太長久了，這精神之懺悔者面色變爲蒼白，他幾乎餓死於期待。

侮蔑猶存於他的眼中；憎惡猶銜於他的嘴裏。他現在當然休息了，但他的休息尚未在於日光裏。

他應該自同於耕牛;他的幸福應該有泥土的氣息,而不是蔑視泥土的氣味。

我願見其爲雪色的耕牛,喘息地,呻吟地,拉着犂頭前行:牠的呻吟猶將稱頌一切地上者!

他的面色猶甚陰鬱;手的影子蔽於其上。他的眼識還是蔭蔽了。

他的行爲本身,還是蔭着他的陰影,行爲之手蒙蔽了行爲者。他還没有勝過他的行爲。

我愛其有耕牛的頸項:但現在還願見有天使的眼睛。

還有,英雄意志他應該忘廢:他應該是超騰者,不僅爲偉大者而已,以太將使之上飄,浮起這無意志者!

他曾經降伏怪獸,解答謎語:但他應該解救他的怪獸與謎語,使之化爲天上底孩子。

他的智識還未曾學得歡笑而且無猜;他的奔赴底熱情還未能在美中凝寂。

誠然,他的期望不應在饜足中寂静,消沈,却應在美裏!温文原屬大懷抱者之風度。

將手臂擱在頭上,這英雄應如是休息,且將如是超過其休息。

但剛剛對於英雄,美,是一切事業中最艱難者。美不是一切强烈意志所可掙得的。

或一點點過多,或一點點過少:在這兒剛成爲太多,或多至於極。

弛懈筋肉而立,脱卸意志之羈束,這於你們是最困難的,偉大者哟!

倘若權力化爲仁慈，下降於可見者之域，我稱這種下降爲美。

而且不從旁人單是從你我欲其有美，你這强權力者：讓你的仁愛成爲你最後的自我戰勝吧。

我相信你爲一切惡：因此我要求你之善。

誠然，我常笑一班孱弱者，他們自以爲善，因其有偃蹇之足！

你應該追求柱石之美德：石柱只見美麗，只見溫柔，但內中祇見堅剛，祇見能勝負荷，倘其上昇愈高。

是呀，你偉大者，有一日你將化爲美麗，於你自己的美麗可以明鏡照影。

然後你的靈魂將震眩於天神底欲求，即在你的虛榮中也仍留崇敬！

因爲這便是靈魂的秘密：要到英雄遺棄了她，然後在夢中有——超英雄，與她接近。

蘇魯支如是說。

文化之域

我飛入將來，太遠了，恐怖忽然襲我。

我環顧四周，看呵！時間成了我的唯一底伴侶。

於是我退轉，飛回——加速地：便來到你們這裏，現代底你們呵，這裏，文化之國土。

這是第一次，我加諸君以青眼，與美好底期望：誠然，我心懷着思慕而來賓。

但於我怎樣了呢？即算我很懼怕，——也不免要發笑了！我

從來未曾看到這許多光怪陸離底事物！

我笑了又笑，雖同時我的雙足戰慄，而且中心搖搖："這裏是一切顏料罐的家鄉呀！"——我說。

現代人士呵，你們面上和身上塗了五十道彩色：這麼端坐於此，使我驚奇！

而且有五十面鏡子圍繞你們，阿諛看你們的彩色戲，反覆頌揚！

誠然，現代者，你們除了這本來面目外，真不能再戴上更好的假面具了！誰能——認識你們呢！

寫滿了古時代的字，又在這些字上寫滿新字：這麼你們使一切善識字者皆識你們不出了！

卽算是檢驗腎臟的醫生，誰能相信你們還有腎臟呢！你們好像是從顏料烘出，而且由膠布條製成的。

各時代各民族從你們的面幕裏望去是光怪的；各習俗各信仰從你們的姿態裏說出是陸離的。

有誰取下你們的面幕，包裹，彩色，和姿態：剩下的他剛够以之嚇鳥雀。

誠然，我自己便是那受驚的鳥，曾看到你們的無彩繪的裸形。當那骨骼向我招愛時，我飛去了。

我寧肯在陰間爲日雇之傭工，依往者之陰影！——便是陰間裏的鬼魂，也比較你們豐腴，充滿！

這，這真是我肝腸的嫉惡，便是既不忍見你們裝飾了，復不忍你們之裸露，你們現代者！

一切將來之可怖畏者，與凡使迷飛之鳥驚傷者，比較起你們的"真實"，猶覺可怡悅，可親。

因爲你們這麼說："我們完全是真實的，既無信仰，也無迷信，"你們如是鼓吹——呵呀，並肺肝也沒有！

是呀，你們怎麼能够信仰呢，你們光怪陸離者！——爲一切凡曾經信仰者之圖畫的你們！

你們便是信仰本身的支離底反駁，一切思想的毁傷者，不值得信仰者：我這麼稱呼你們，真實者！

各時代在你們的精神裏彼此爭辯，便是各時代的幻夢與喧呶，比較起你們的清醒也還要真實！

你們是不結果實的：因此你們缺乏信仰。但有誰要創造者，往往有其真實底夢與星象圖——也相信信仰！——

你們是半開的門，掘墓者候於其側。而這便是你們的實際："一切皆值得毁滅。"

呵呀，如你們之呈於我前，汝輩不結果實者，肋骨多麼稜瘦！你們中間多少人當有自見。

他說："誠然有個上帝，當我睡熟的時候，祕密盜去了我一些什麼？真的，足够以之造出一個女人！

我肋骨之瘦瘠誠然奇怪！"——許多現代人這麼說。

是呀，我覺得你們可笑，你們現代人！尤其當你們自加驚怪！

然苦呵，當我不能笑你們的驚怪，而必從你們的淺杯中喝下一切可鄙厭者！

然而我將輕易放過你們，因爲我有重負將要肩起；設若我的負担上尚有甲蟲與飛蟲，這於我何有！

誠然，這於我未嘗加重！而我的大疲勞，不從你們生，你們現代者。——

呵喲，我將以此遥情上升於何許！從羣峯之上我遥尋故國和家土。

但我無處尋到家鄉；在各城市不能安居，與各門廬又成離索。

現代人在我總覺其生疏，而且滑稽，近日我心驅我向往的；而我已從故國和家土被驅出了。

於是我只愛我的兒童國土，隔重洋的，未經發現的：我命風帆遠駛，求索之而又求索。

在兒童中我將彌補我之爲我父祖的兒童，在一切將來上——補救這現代！——

蘇魯支如是說。

純潔智識

當昨宵涼月上昇，我便猜想牠將孕育一個太陽：牠這麼廣大而且彭亨，顯於天際。

但牠和牠的孕育全是謊騙：我猶將相信月亮裏的男人，不肯相信女人。

自然，牠不甚成其爲男人，這稚弱底夜之酣醉者。真的，牠惡意的行過屋頂。

因爲牠甚貪歡，而且嫉妒，這月球裏的僧徒，貪戀着地球，與一切愛者的歡樂。

不的，我不喜歡牠，這屋頂上的雄貓！我最憎恨一切潛入半開之窗户者！

沈默地而且虔敬地牠遊行於羣星之地氈上——但我不喜歡輕

移的步履，並一馬刺的響聲也沒有的。

每個誠實者的步履是響的；但貓兒在地上悄悄溜行。看呵，月亮貓兒似的移來，不誠實地。——

我說這比譬與你們敏感的僞善者，你們，“純智識者”！我稱你們爲——貪欲的人！

便是你們也愛此地球和人世的一切：我猜透你們了！——但你們的愛情中有羞慚與惡意——你們如同月亮！

有人曾勸誘你們的精神，教蔑視一切地球上者，但未曾勸轉你們的胃腸：但胃腸却是你們內中最强力者！

於是，你們的精神羞慚，羞於服從胃腸的意志，則因自羞之故，走邪徑與謊騙之途。

“這於我要算最高尚之事”，——你們的虛僞底精神這麼自語——“無求無欲的觀看生活，不像狗似的伸着舌頭貪顧：

旁觀之而生快樂，寂滅了意志，無自私之意與心——全身冰冷而且灰白，但有迷醉的月亮之眼睛！

這是我最愛的——引誘者這麼自誘——愛地球一如月亮愛牠，只以眼光接觸牠的美。

這，我稱爲一切事物的純潔底認識，於事物一無所求：除了請其許我卧於其側，如明鏡之具千百眼。”——

呵喲，汝輩敏感底假冒爲善者，你們這班貪欲的人！你們的願望中缺乏天真：因此你們詆毁欲望！

誠然，你們之愛地球，非如創造者，生育者，轉變之歡幸者！

天真在哪裏？在於凡有生産之意志那裏。誰欲超其自我而創造者，我則謂其有最純潔之意志。

美在哪裏？在凡我必以全副意志願望之處；凡我將愛好且願滅亡之處，庶幾使影像不獨爲影像而已。

愛和滅亡：這二者是從古以來相並。愛之意志，那便是，也願意至死。如是我說與你們懦弱者！

而現在你們的不男性底覬覦要自稱爲“達觀”麽！而以懦弱底眼光接觸的，便要謚曰“美”麽！呵喲，你們這班褻瀆高尚之名的人！

但這將成爲加於你們的詛呪，你們純潔者，純潔認識者，便是你們永不生育，卽算你們廣大而且彭亨，顯於天際！

真的，你們滿口充塞高尚名詞：而我們便應相信你們的內心充滿盈溢嗎，你們這班大騙子？

但我的言詞皆是渺小的，可鄙的，囁嚅的：我願意拾起你們的筵席下的殘棄。

但仍舊我可以真理爲汝輩——假冒爲善者說！是呀，我的魚刺，貝殼，有刺之葉將撩癢——僞善者的鼻子！

你們身邊和筵宴上總有惡空氣：你們貪鄙底思想，你們的謊騙和秘密，皆在於空氣裏！

試行首先相信你們自己吧——自己和自己的胃腸！有誰不相信其自我的，時常說誑。

一個上帝的蛹你們掛在面前，你們“純潔者”呵：你們的惡毒底蠙蛔，便蜷曲於這上帝的蛹子裏。

誠然，你們欺騙，你們這班“達觀者”！便是蘇魯支也曾被你們的神聖底外皮哄過，他未曾猜出這表皮下充塞着的蛇蟠。

一個天神的精靈呵，我曾以爲牠在你們的遊戲裏遊戲，你們純

潔認識者！我曾擬想沒有比你們的藝術更優美的藝術了！

毒蛇的遺矢，惡劣底臭氣，皆被距離從我面前障蔽了：一枚蜴蜥的狡獪，貪婪地在四周尋掠。

但我走近你們了：便有這麼一天——這一天也臨到你們了，——與月亮的戀愛到了終結！

望去呵！被識破了，面如死灰——牠站在朝霞之前！

因爲那白熱者昇上了，她的慈愛來到地球上！全太陽的慈愛便是天真與創造欲。

看呵，她多麼不耐性地超海洋馳來！你們不感覺她的慈愛的焦急，和熱烈底呼吸麼？

她將吸起海水，將其深淵吸到她的高處：海洋的欲望便高張，湧起千端之乳。

牠願望爲太陽的焦渴所吻，所吸吮，牠願望化爲水氣，與高空，與光之過程，與光明本體！

誠然，如同太陽，我愛生命，和一切淵深之海。

這，於我便叫智識，一切淵深者應高騫——到我的高處！

蘇魯支如是說。

學　　者

當我睡熟後，來了一隻羊，嚙着我頭上的冬青樹之花環——嚙着，而且還說："蘇魯支已不是學者了。"

說過這話，便滂礴地高傲地走開了。這是一個小孩講給我聽的。

我喜歡躺在這裏,小孩們遊玩的地方,在頹垣間,野薊與紅罌粟花下。

我於小孩們也還算學者,於野薊和紅罌粟花,也同然。他們天真,便是爲惡也天真的。

但於山羊我則不然了,我的命運原要這樣——也祝福其如此!

因爲這是真理:我已走出學者之居,而且隨手將門關上。

我的靈魂久已饑餓地坐在他們的桌旁,不像他們一樣,我不習於認識,亦不慣於破硬殼果。

我愛自由,與清新大地上之空氣;我寧睡在牛革上,不欲居於他們的榮耀和崇拜裏。

我太炎熱,而且爲自我之思想所焦灼:這時常要迫完我的呼吸。於是我必走入空曠之地,離開塵垢充滿的房室。

但他們冷靜地坐在陰涼底蔭蔽下:凡事他們只欲爲旁觀者,且留意自己不坐在太陽曬到的階台上。

如同站在街上的人,好奇地呆看過客:他們也那麼等待着,好奇地瞧着旁人想出的思想。

有人伸手抓他們吧,他們便揚起灰塵如麵粉袋,而且不願意似的;但誰能猜出這塵埃來自玉蜀黍,且來自夏日田地上黃色的歡樂呢?

若其裝出很智慧的模樣,則其小格言與真理使我冷然。那智慧中時常有一股氣味,彷彿使人覺得這智慧是生自沼澤中似的:真的,我已聽到青蛙在其中鼓噪!

他們是巧妙的,他們有靈巧底指頭:我之單純欲於其繁複何求呢?他們的手指工於穿針度線,打結織網,如是乃造成了精神的長

襪!

他們是好的鐘錶，只需正確地上滿牠們！可以無誤地指出時辰，謙卑地到時發響。

他們工作如磨石：如杵臼，只需投入穀子，——他們已知將顆粒研小，從之磨出白麵粉。

他們留意互相窺伺，彼此皆不十分相信。在小巧上甚多發明，他們等待着智識蹇拙者，——像蜘蛛一樣等待着。

我時常看見他們小心地配製毒藥；配製之時，時常在指頭上戴上玻璃手套。

他們也知道搖假骰子；我看到他們賭的那麼熱中，汗涔涔出。

我們彼此不相識，然他們的道德比他們的虛誑和假骰子，還使我更厭惡。

當我住在他們那裏，便居於他們之上。因此他們恨我。

他們不欲知有人在他們頭上行走，因此他們疊起木料，泥土，與廢物，將他們的頭和我障開。

這麽，他們使我的足音消沈，至今我最不爲最成爲學者的人們所聽到。

全人類的過錯和弱點他們置之於他們和我之間——在他們的家裏便稱這爲"陷落踏板"。

然而我仍以我的思想超越他們的頭腦而行，而且即算我踐上自己的缺陷，也仍然超過了他們，和他們的頭腦。

因爲人類是不平等的：公理作如是說。凡我所願望的，他們不敢願望！

蘇魯支如是說。

詩　　人

“自從我更懂到肉體”——蘇魯支對他的某一使徒說——“我便覺得精神不過是假像底精神，而一切“不可磨滅者”不過是一種象徵底說法而已。

“我曾聽到先生這麼說過”,他的門徒說：“而且還加上說過這種話‘詩人說謊甚多’,爲什麼先生說詩人好說誑,而且說的多呢？”

“爲什麼”？蘇魯支說:“你問爲什麼？我不屬於那一類人可以問其爲什麼的。

難道我的經驗是昨天方得到的麼？我體驗我思想之根原，其實是很久了。

倘若我事事要存着‘爲什麼’的理由，我豈不要成爲一隻記憶的大桶子嗎？

便是保存我的一切思想本身，已經是太多；許多鳥兒飛開去了。

我偶爾也發現一隻投來的急鳥在我的鴿子棚裏，非我所認識的,而且我用手摩撫牠時,牠顫動了。

但有次蘇魯支向你說了什麼話呢？詩人太好說謊嗎？——便是蘇魯支自己也是一個詩人。

你相信他在這兒說真話嗎？但你爲什麼相信這話？”

那門徒回答道:“我信仰蘇魯支。”但蘇魯支搖頭,笑。

信仰使我不幸福,——他說——尤其是對我自己的信仰。

但設若有人極嚴肅地說，詩人說誑甚多：那他是對的——我

六

們說謊太多。

我們知道太少，又是不善於學習者：因此必得說誑。

我們詩人中誰沒有在他的酒裏滲假呢？在我們的酒窖裏滲和過許多毒液，許多不堪言說的事在那兒作出來了。

因爲我們知道的少，所以心裏最喜愛智識薄弱者，尤其倘若是年靑女子！

便是老婦人夜間所談說的那些故事，我們也甚願望的。這個，我們稱之曰永久之女性氣質，在我們內裏。

而且彷彿另有一條秘密底達到智識之捷徑，爲要學點什麽的人却堵塞着；這麽我們相信民衆及其"智慧"。

但這却是爲一切詩人所相信的：便是有誰躺在草地裏或荒涼底山崗上，而豎起着耳朵聽，必能體會得天地間一些事。

如果他們得到了些溫柔底刺激，詩人們便以爲自然本身已愛上他們了。

以爲自然潛入他們的耳裏，說出密語與愛之諛詞：這，是他們在一切世人前所自矜詡者！

呵呀，天地間有許多事，只爲詩人們所讓人夢到的呀！

尤其是超出天外，因爲天神皆是詩人比象，詩人詭詞！

誠然，我們永是被昇高——便是昇入白雲鄉裏：其上我們便立出彩色的皮囊，稱之曰天神與超人：——

天神與超人——豈非在這龕座上剛够輕巧麽！

呀呵！我已多麽倦於這一切虛空不可及者，而又爲人所執爲實事者！呵呀，我已多麽厭倦詩人！——

蘇魯支如是說已，他的門徒憤然，但無所說。蘇魯支亦復沈

默;他的眼睛返觀内照,有如曠望高遠。終於長吁一聲,透過氣來。

他於是說,我屬於今日,屬於從前;但我内中有着什麽,却屬明天,後天,和將來。

我已厭棄詩人,新詩人或舊詩人皆一樣:我覺得他們皆是膚淺的,如同淺海。

他們未曾想入深處,思索不足:因此他們的感情不沈着,不能深沈到底。

些許情欲和些許無聊,便算他們最好底思索哩!

他們的豎琴的鏗鏘,我以爲是鬼吁和鬼嗆;他們至今知道什麽音调的熱情!——

而且在我總覺得他們不够純潔:他們故意將水攪渾,作出甚深之狀。

他們又樂於作爲協調者的模樣:但於我,他們仍其爲中間人,混合者,一半兒,不潔的!——

呵呀,我曾投網於他們的海裏,欲捕得佳魚:但我時常撈起一尊古神像的頭顱。

這麽大海便是給一石頭與餓者。他們本身誠哉可以生於大海。

當然,從他們裏可以尋到珍珠:但正因此他們更像堅硬底蚌類。要找到他們的靈魂,却得到鹽浸底涎沫而已。

他們還學到大海的虛榮:大海豈非像孔雀中的孔雀麽?

便是在最醜的水牛前牠也張開長尾,從來不倦於牠的金絲銀織的大羽扇。

水牛頑强地瞪着牠,靈魂近於風沙,且較近於蒼莽,更又近於泥沼。

美，海洋，孔雀的華裝，於牠何有呢！ 這譬喻我說與詩人們。

誠然，他們的精神本身便是孔雀中之孔雀，一派虛榮的海洋！

詩人的精神求爲旁觀者：便算是水牛吧！——

但我於這精神已經疲厭：我看不久這精神於自己也疲厭了。

我看詩人們已經改觀，他們的眼光已返觀自己。

我已見有精神之懺悔者，這班人生於詩人中。

蘇魯支如是說。

大 事

海中有一孤島，——與蘇魯支的幸福羣島相近，——其上有一火山，長年噴烟，民間留有傳說，尤其是老婦人喜說，這安置的像陰間大門前的一石壁：從這火山口下去却有一條窄路，便是直通於那陰界的大門的。

當蘇魯支留連於他的幸福羣島時，來了一條船，在那冒煙的火山島邊拋錨，船員也皆登岸，獵野兔去了。但時近正午，船長和水手們重新聚集，忽見一人從空中飛來，有聲音清楚地喊着說："是時候了！ 是最迫切底時候了！"那形體和他們最接近之際——牠是影子似的很快地掠過，向火山那方面投去——，他們皆大驚，認識這便是蘇魯支，因爲除了船長以外，他們皆曾經見過他，也愛他，亦如民衆之敬愛：如是敬愛與羞慚之交並於人心。

"看呀！"老舵工說，"蘇魯支飛往地獄去了！"——

便是當水手們初登此火山島之際，已有謠傳，說蘇魯支失蹤。有人問他的朋友，皆說，他在夜裏駕船走了，没有說往那裏。

那時民衆甚爲不安；三日後又來了水手們這段消息，更爲騷動了——於是人們皆說，魔鬼已將蘇魯支攫去了。他的門徒自然嘲笑這話，有一個甚至說：“我就要相信蘇魯支將魔鬼抓來的。”但他們心靈深處皆充滿懷念而且焦急：其歡喜自不必說，當第五日蘇魯支在他們中間出現。

這便是蘇魯支與火犬談話的故事：

地球，他說，有一層皮膚，而這皮膚有皮膚病。其病之一，便是例如叫“人類”者。

這些病中另有一種，叫作“火犬”：關於這，人們已大大的受騙，而且讓自己被騙下去。

爲求深這秘密我曾渡過大海，我看到赤裸底真理，真呀！從赤脚一直到咽喉。

其與火犬之關係，我現在知道了；同樣知道其於冲起的與顛倒的魔鬼的關係，那不但爲老年婦人之所怕者。

“出來吧，火狗，離開你的窟穴！”我這麽喊，“而且要自白，這深處有多深！你那兒呼呼噴出的，是那兒來的？

你在海洋上喝水喝的很充足了：這是你的帶鹽味辯才所發露出的！真的，在你這本是深處的一隻狗，從淺處取滋養料取的太多了！

最高限度我認你爲地球的用肚說話的巫術士：而且時常我聽到顛倒的魔鬼與冲起的妖怪說話，我以爲他們像你，帶鹽味，作謊說，而且膚淺。

你們懂到咆哮，揚灰塵蔽光！你們是最好的誇口者，也飽學了使泥澤沸騰的藝術。

凡你們所居之處，其側必常有泥濘，和許多海綿似的，多孔的，被壓迫的東西：這皆要得改放。

"自由"，你們皆最愛這麼咆哮的：但我已失却對"大事業"的信仰，時若那旁邊圍有許多烟霧與咆哮聲。

相信我吧，鬼喊鬼叫的朋友！最偉大的事——不是我們最喧鬧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最寂靜的時刻。

地球不因新呼聲的發明者轉旋：却圍繞新價值的發明者周轉；她潛轉無聲。

試承認這吧！倘你們的喧呼和烟焰消過後，時常成就的甚微少。若一城市化爲僵屍，一石像柱沒於泥裏，又算什麼！

我且爲跌倒石像柱者試進一言。投鹽於海，投石像柱於泥濘，最是愚蠢。

石像埋沒於你們蔑視之泥滓裏：但剛從蔑視下重甦生命和生動底美，幾乎是牠的定理！

於是牠站起來，顯出天神似的體態，可憐地動人；而且真的！牠還要表示感謝，多謝你們將牠打倒了哩，顛倒者！

這道理，我將獻與國王和教會，以及一切老之衰者，德之衰者——讓你們自己被打倒吧！然後你們將回復生命，而道德，也回轉來了！——"

我向火狗如是說：牠頹然地打斷我的話，問道："教會麼？那是什麼呢？"

"教會"？我答道："那是一種社會組織，當然是最虛妄底一種。但緘默吧，你這僞善的狗！你當然最認識你們那一類！

和你一樣，國家也是一隻僞善的狗；和你一樣，牠說話是善發

烟焰與咆哮，——而要使人相信，也像你一樣，從事物的肚裏說話。

因爲牠根本要自作地球上最重要的動物，國家這東西；而人們也相信其這樣。”

我說過這話，那火狗的樣子幾乎是要因嫉妒而昏厥了。“怎麽”？牠大叫：“地球上最重要的動物麽？而且人也相信其如此麽？”從牠的咽喉裏便噴出許多烟氣和嗷嘈的聲音，幾乎使我以爲牠一下要因憤怒和嫉妬而窒死了。

但終於稍稍平靜下來，喘息也略定；當牠一不作聲時，我便笑着說：

“你氣憤了，火狗：我講你的話，沒有講錯！

但爲持平之故，你聽我說另外一種火狗，牠實是出自地球的內心說話的。

牠的噓息成爲黄金，與黄金雨點：牠中心是要如此的。然則灰塵，烟霧，沸騰的泥滓，與牠何與！

歡笑從牠如一片彩雲騰起；牠對於你的呼潄，吐唾，和肝腸的嫉惡，是反對的呀！

黄金與歡笑——牠取之於地球的中心：而只若你也知道，——地球的中心是黄金的”。

那火狗聽到這話，不忍繼續聽下了去。羞慚地夾着尾巴，低聲地號了兩聲汪！汪！轉爬下洞裏去了。——

蘇魯支如是陳述。他的門徒未曾十分聽他的故事，他們甚急切地要告訴他水手，野兔，和那飛行者的話。

“這我將如何設想呢”！蘇魯支說：“難道我是魔鬼不成？

但這也許是我的影子。你們也聽到過一些流浪者及其陰影的

事麼？

但這是一定的：我將更用力制住牠，——否則牠還要損毁我的名譽。”

蘇魯支一再摇頭而且自詫。一再說：“這我將如何設想呢！”

那鬼魂爲什麼喊：“是時候了！是最迫切底時候了！”

最迫切底時候——爲了什麼？”——

蘇魯支如是說。

說預言者

“——而且，我見到很大底憂鬱，來到人間。最優秀底人們，也倦於他們的工作了。

一種教義流行，一種信仰便跟着：‘一切皆是空的，什麼都一樣，都曾有過！’

從一切山谷間也生出回響：‘一切皆是空的，什麼都一樣，都曾有過！’

我們誠然有所收獲，但爲什麼一切果實皆腐爛而且萎黃呢？昨夜從惡毒的月亮降下了什麼？

一切工作也皆白費了，我們的美酒化成了毒藥，惡眼燒焦了我們的田地和心。

我們皆變枯乾了，有火落在我們身上，則粉身如灰塵——是呀，我們使火也厭倦起來了。

一切泉源皆已涸竭，便是大海也低落。整個土地要崩裂，但深處無可吞没。

‘呵呀，哪兒還可以尋到大海可以溺死人的呢？’我們這麼呻

吟，——怨聲充於淺澤。

真的，便是死，我們也太厭倦了；於是我們還是醒着，而且活下去——在墓室裏！"——

蘇魯支聽到一位說預言者如是說；他的預言說動了他的心，將他改變了。他憂愁地徬徨，頹然了；幾乎也變了那預言者所說的人們一樣。

"真的"，他向門徒如是說："只爲一點小事，這長期的黄昏便來了。我要怎樣將我的光明保持下去呢！

要使我不在這憂鬱裏窒熄呀！於悠遠底世界這應該還是光明，也於最悠遠底遥夜！"

内心這麼傷悲，蘇魯支於是乎徬徨，三日裏不飲不食，不能平静，忘其言說。終於他沈沈地入睡了。他的門徒却圍着他坐，長夜守護，焦心地等待，看其是否醒轉來，重新說話，從他的憂勞裏恢復常態。

這便是蘇魯支醒後說出的話，他的聲調之及於徒衆，宛如出自遠方：

"聽我說這夢吧，我所夢到的。朋友們，也幫助我猜出這夢的意思！

這夢於我還是一個謎，牠的意義還涵藏其中，囿於其裏，未曾以自由底翅子出外飛去。

我夢到謝絶一切人事了。我已經化爲守墓而兼守夜者，在那荒涼底死之山堡裏。

我在那上面守護他的棺材，陰森底穹窿下立滿了這種勝利之

標誌。從玻璃棺槨裏有消逝了的生命凝視我。

我吸入塵封的永恒之氣息:我的靈魂也煩悶而且塵積地寂居。在那地方誰還能使他的靈魂透過氣呢?

環繞我的只有中宵的天光,孤獨匿於其側,而且,還有,呼呼底死之岑寂,算是我的女友中最壞的一人。

我掌着鑰匙,一切鑰匙中最銹損的;而我也知道啓開一切最能軋軋作響的大門。

那響聲便如一番惡毒底怨詈,傳入長甬道中,倘若大門門扇被啓開:這鳥不吉祥地噪聒,牠不要被驚醒了。

但更可怕的,使中心如結的,是當其重入沈默,周圍變成寂静,而我獨自坐在這狡獪底沈寂裏。

我便這麼樣,而時光也這麼樣過去,倘若還有所謂時光吧。我何從知道!但終於有事,將我驚醒了。

三次大門上有叩聲,其聲如雷,穹窿裏也三次回響,轟然,厲然:我便走到門次。

呵哈!我便喊,誰將他的死灰送上山來呢?呵哈!呵哈!誰送灰上山呀?

我便套上鑰匙,用力開門,但開的還沒有一指寬時,

一股疾風將門扇衝的大開,呼嘯地,砉然地,襲擊地將一口黑棺材投給了我:

在咻然,砉然,譁然中,那棺材裂開了,唾出千端萬緒底嘲笑。

於是看見千種醜態,有兒童,天使,梟,丑脚,孩子大的蝴蝶,皆嘲笑我,譏刺我,向我喝吆。

我驚駭之至,恐怖極了,這將我打倒。因恐懼我便大叫起來,

我從來没有這麽大叫過。

便是我自己的喊聲將我驚醒——我便回轉來了。"——

蘇魯支如是陳説他的夢境,至此默然,因爲他不明白這夢的徵兆。但有一個他最愛的門徒,很快地起立,握住蘇魯支的手,説:

"你的生活本身,給我們解釋了這夢,呵! 蘇魯支!

你自己豈不是那高聲呼嘯的長風,將死之堡壘的大門吹開的麽?

你自己豈不是那充滿光怪底惡意與生命裏天使的譏嘲之棺木麽?

真呀! 蘇魯支以千端萬緒的兒童之嘲樂,來到一切墓道裏,笑那班守墓者與守夜者,以及弄響陰森底鑰匙的人。

你要以你的嘲笑恐嚇他們,打倒他們;你的權力要顯示出他們的昏厥與清醒。

而且,即算來了長期的黄昏,與死寂底疲倦,你在我們的天上也不至淪没,你這生命之袒護者!

你使我們看到新底星辰,與新底夜之美妙。真的,便是生命本身,你也將其張起,如一幅蔭蔽我們的彩幕。

從此常有兒童的歡笑從棺槨裏流出,從此常有一陣勁風勝利地披靡死之疲倦:這方面你本身是我們的堡壘與先知!

真的,**你夢爲他們自己**,你的仇敵:這是你的最嚴肅底夢!

但一如你被他們驚醒,而回到你自己,他們也將一樣驚醒——而來從你!"——

他的愛徒這麽説,其餘的一班人皆圍着蘇魯支握住他的雙手,勸他離棄牀席,拋却憂愁,回到他們。蘇魯支却端正地坐在牀上,

眼光漠然。如同一個從遥遠底異鄉新回家的人凝視着他的徒衆，細看他們的面孔，而仍然不認識。當他們將其舁起，使他站在地上後，看呵，他的眼光一下轉過來了；他懂得了一切經過，捋着髭鬚，大聲説：

"好哪！這剛是時候了；但準備好的午飧吧，我的徒弟們，而且要快！我以爲應這麽補償作了惡夢！

那説預言者却應該坐在我身邊吃喝，而且真的，我還可以指示他一大海可溺死他哩！"——

蘇魯支如是説。久久地望着那釋夢者他的門徒的面容，摇着頭。——

救 贖

有一日蘇魯支走過大橋，爲羣丐和破脚骨所包圍，有一僂者向他如是説：

"看呵，蘇魯支！凡是民衆皆從你學，從你的教義上獲得信仰：但要他們完全信仰你，還需要一樣——你必定得説服我輩殘疾人！這裏你現在有個很好的選擇，真的，不止抓得一個機會！你可以醫好盲人，使跛子飛跑；而且，倘有過多的，你可以取去他們一點點——這，我以爲，才是好法子，使殘疾人也信仰蘇魯支！

蘇魯支却回答那説這話的人，如是説："倘若有人取去駝子的駝背，便也取去了他的魂魄——普通人這麽教説的。

設若有人使瞎子得見呢，則他看到世上太多壞事：這麽他便呪

罵那醫好他的人。還有，如有人使跛子能快跑，也是加他以最大底損傷了，因爲他還不十分能跑時，他的罪惡便和他一道奔行，——人民關於殘疾人們是這麼教說的。然則蘇魯支爲什麼不也和民衆學呢，倘若人們皆從蘇魯支學？

自從我來到人民中，看到的這還是最小的事，或這人缺一隻眼睛，或那人少一隻耳朵，另一人又短一條腿，也還有人失掉了舌，或鼻子，或頭。

我看見而且看到過更壞底事和種種醜惡，使我許多事不願意說，而有些也不能緘默。便是，許多人一切皆無有，除了其一部分又太多——這些人，不外是一隻大眼睛，或一張大嘴，或一個大肚子，或任何一樣大的什麼，——我稱這班人爲翻轉的駝背。

當我從寂寞裏走出，第一次走過這大橋，我不信自己的眼睛，望了又望，終於說：'這是一隻耳朵！一隻耳朵，其大如人！'我更要清楚的望去，真的，在那耳朵下還有些東西動着，却是可憐的微小，乏弱，伶仃。而且實在的，這大耳是繫在一纖小底把柄上——這把柄却是一個人！有誰在眼上安着一隻放大鏡，還可看出一個小底嫉妬底面龐，還有一個漲起的小靈魂在這把柄上顛舞。人們告訴我說，這大耳朵不但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偉人，一個天才呀。但我從來不相信民衆說及關於偉人之流的話，——仍然保持着我的信仰，這是一位翻轉的駝背，一切皆太少，某者又太多的。"

蘇魯支向那僂者，及他所代言所袒護的那一班人，如是說已，轉向他的門徒，神情若有深哀，遂說：

"誠然，我友，我在人叢中遊行，也彷彿是在人的殘軀斷體中行走而已！

以我的眼光看來，這實是最可怕的事，見人類的殘毀與零落，如在戰場或屠場上。

移我的眼光由現在入於往古：則所發現者大致一般，殘片，斷肢，與可怕的偶然——但寂其無人！

今茲與往古，在於斯世者——嗚呼！我友——皆爲我的最不能忍受之苦；設若我不也是將來的先見者，我將不知如何生活。

爲先見者，爲大願者，爲創造者，爲將來之本身，爲達到將來之橋梁——而且呀，也如同這橋上的一位傻者：這一切便是蘇魯支。

而且你們也時常自問：'蘇魯支是誰？我們應該如何稱呼他？'和我一樣，你們也舉出種種疑問求答覆。

他是允諾者麽，或是踐約者？征服者麽？抑是承繼者？秋收麽？還是犂鋤呢？醫生麽？或是治好了的病人？

他是個詩人麽？或是真實者？解放者麽？或束縛者？好人呢？還是壞人？

我行於人叢中如臨於將來之碎片：那將來，我所期望的。

這是我一切的詩情與雄圖，將碎片，謎疑，可怕的偶然，編詩而且合之爲一。

我如何堪忍爲人，倘若人不也成爲詩人，解謎者，和救治偶然者！

救贖出往者，將一切'曾經如此'轉變爲'我曾要這樣'——這在我方叫做救贖！

意志——便是這解放者與欣愉的使者之名：我如是教你們，我的朋友！但請還學這一點：意志本身，也還是被拘束者。

'願望'解散着人，但以繫鍊拘牽着解放者的，又叫什麽呢？

'曾經如此',這便是意志的切齒痛恨,與最孤獨底憂悲。於已然者覺其毫無可爲,——牠於一切既往者爲一個憤然底旁觀人。

意志不能往回願望;牠不能打破時間和時間之奢望,——這便是意志的最寂寞底悲苦。

'願望'解放着人,但'願望'本身將何以解除其憂悲,而嘲笑其本身之拘囚呢?

嗚呼,每個囚人皆變成傻子!拘囚着的意志,也傻子似的自寬。

蓋時光不能倒流,這正是牠之深恨;'那,曾如是者'——便是牠推不動的石頭。

於是牠怒恨地惡意地揚起石子,向那班不同感深恨與敵意的人們復仇。

這麽,意志原爲解放者,却已化爲使人痛苦者了,而凡能受苦者,牠便給之以執復,因其一往不可復追。

這,單是這便已算復仇:意志對於時間及'曾經如是'之反對。

誠然,有大愚癡寄寓於我們的意志裏,而這愚癡之學得了思心,實屬人道上之咒詛!

復仇的精神:我的朋友,這至今成爲人類最好的思索;而凡有痛苦之處,必有所懲罰。

'懲罰',這便叫作復仇:用了一句謊語這便假稱有好良心。

又因爲在願望者本身原有痛苦,因其不能往回願望,——這麽'願望'本身以及一切生命——皆成爲懲罰了!

於是精神翳於層層的濃雲,直到最後瘋狂這麽宣揚:'一切消逝,因此一切皆是值得消逝的!'

'而這便已是公理,時間的定律,時間必得吞噬牠的孩子':瘋

狂如是稱說。

‘事物皆是按照公理與懲罰，倫理底地安排着的。呵喲，那裏還有萬物遷流和“存在”之懲罰的救贖？’瘋狂如是宣傳。

‘倘永遠底公理常存，還能有救贖麼？呵呀！“曾經如是”：這石頭是不可轉動的，一切懲罰皆必永存！’瘋狂這麼立論。

‘没有一種行爲可滅：這怎能因懲罰而消除！這，這便是懲罰的“存在”之永久性，存在必永遠重轉爲行動與罪惡！

除非意志終於從其本身裏救贖出來，“願望”一化爲“非願望”——’但你們知道，兄弟們，這是瘋狂的荒誕歌曲！

我將你們從這荒誕曲引開，當我教你們說：‘意志是一個創造者。’

一切‘曾經如是’是一個碎片，一個謎，一個可怕的偶然——直到創造底意志添着說：‘但我原來要如此的！’

——直到創造底意志更說：‘我原要這樣！我也將這麼願望！’

但牠曾如是說過麼？在什麼時候說過？意志曾脫離過牠本身的愚蠢之羈絆麼？

意志曾化作其本身之解放者和欣愉的使者麼？牠已經忘廢復仇的精神與一切切齒深恨麼？

有誰教過他與時間妥協，及高過一切妥協者？

意志應該願望高於一切妥協者，——便是向權力的意志：但這是怎樣發生的呢？誰還教過他以往回願望？”

——但話說到這裏，蘇魯支突然靜止，那樣兒彷彿像大吃一驚的人一樣。他以驚奇的眼光望着他的徒衆，他的眼光利箭似的穿

透他們的思想和隱衷。過了一會兒他又重笑起來，柔和地說:

"在人們裏生活甚難，因爲沈默如此不易。尤其是於一個好說話的人。"——

蘇魯支如是說。那傴者却完全聽了這段談話，原來將臉遮了，當其聽到蘇魯支發笑，驚奇地抬起眼來，慢慢地說:

"但爲什麼蘇魯支和我們談話，與向他的門徒說話不同呢？"

蘇魯支回答說:"這有什麼可怪！和歪人自可以歪說！"

"好吧"，那傴人說:"和學生自可說學校裏的亂談。

但爲什麼蘇魯支向他的學生說話，——又不同於向他自己？"——

人的聰明

不是高山，却是峻坂，最爲可怕！

在峻坂上眼向下望，手向上攀。於此中心因其二重意志而暈眩。

呵呀，朋友們你們也能猜測我內心二重意志麼？

這，這是我的峻坂和顛危，我的眼光上極於崇高，而我的手又欲把持而且依倚——於深谷！

我的意志自附於人羣，我且以繫鍊自束於人身，因爲牠引我上達於超人：因爲我另一意志欲達於彼，

爲此我盲然居於人下，髣髴我不曾認識他們：以使我的雙手不致完全失去其於堅固之把握。

我不認識你們人類：這昏暗與安慰時常充於我的周圍。

我坐在要路上，於每個痞徒，問道：有誰要欺騙我？

這是我的第一種"人的聰明"，一讓自己受欺，以至於不必謹防騙子。

呵呀，設若我要謹防人：人如何能爲我的氣球之繫住者！ 這太容易將我扯開，拉上了！

這注定是在我的命運之上，我必不得謹防。

有誰在人中要不苦於焦渴者，該學到無論從什麼杯裏也能喝；有誰在人中要保持清潔的，應懂到也可以用污水自濯。

爲安慰自己我時常如是說："好吧！ 興起吧！ 老了的心！ 一種不幸未嘗中你，試欣賞這，當作你的——幸福吧！"

但這又是我的另一種"人的聰明"，我原諒虛榮的人，甚於驕傲的人。

受了傷的虛榮豈不是一切悲劇之母嗎？ 凡驕傲受損之處，該處生出比驕傲還好的東西。

爲使生命可觀，牠的戲應好好演出：但於此需要好的優伶。

我發現一切虛榮者皆是好的優人，他們演戲，願人高興觀看他們，——他們全副精神，是在這意志裏。

他們表現自己，發現自己；我愛在他們旁邊觀察人生——這使人不沈悶。

因此我原諒虛榮者，因爲他們是治我沈悶的醫生，使我繫戀於人如於一戲劇。

而且還有：誰於虛榮者能測其謙遜之高深呢！ 因其謙遜，我待他甚好而且同情。

他將從你們學得對自己的信仰，以你們的顧盼爲滋養，從你們

的手裏吃頌揚文食。

便是你們的謊話他也相信，只要你們謊說他好：因爲他在心靈深處悽然歎息，"我是什麼！"

倘若不自知的道德是真道德，那麼，虛榮者是不自知其謙遜的！——

這却是我的第三種"人的聰明"；我不因你們的懼怕，而厭惡看到惡人。

我幸福地看到赤日所孵育的奇蹟，老虎，棕櫚樹，和響尾蛇。

便是在人中也有許多赤日之佳產，及惡人裏許多值得驚奇之事。

當然，如汝輩大智慧者在我看來也不怎樣特別智慧：我看起人類的惡也好像不及其名。

我時常搖着頭問：爲什麼還大響呢，響尾蛇？

誠然，惡，也有一個將來的！最炎熱底南方，也還沒有發現給人哩。

多少事在現今已稱爲最壞的惡毒了，實不過十二尺寬，三個月長的！將來必有一日，有還大的毒龍來到世間呢！

因爲超人也不會缺少他的毒龍的，那"天龍"，够得上配他：也必還有許多赤日在太古底幽濕樹林裏輝灼！

你們的野貓必得先化爲猛虎，毒蟾蜍必得先變爲鱷魚，因爲佳獵師必將有大獵！

而且真的，你們正人君子呀！你們有許多可笑處，尤其是你們之懼怕至今之所謂"魔鬼"者！

你們的靈魂與偉大者如此隔膜，便是超人的慈惠，你們也將覺

共可怕。

你輩智慧者與博學者呵，你們將逃開那智慧的日炙，其中超人却愉快地裸曝的！

你們高尚者流，我的眼光之所接的！這是我對於你們的懷疑和匿笑：我猜，你們要將我的超人，喚作——魔鬼！

呵呀，我已厭倦這班高尚者與優秀者流，從他們的"高處"我要昇起，高騫，離去，至於超人！

當我看到最優秀者裸露時，一種厭惡襲擊我：於是我脅生雙翼，飛往遼遠底將來。

往遼遠之將來，往南方之南，爲藝師所未曾夢到者，到那裏，諸神皆羞於冠裳之處！

但我願見你們裝飾了，我的旁人和同流！而且修飾的整齊，又虛榮，又尊嚴，爲"正人與君子"，——

而且我也將喬裝坐於你們中間——使我混認你們和我，這便是我的最後底"人的聰明"——

蘇魯支如是說。

寂靜的時辰

我怎樣了？朋友們！你們看見我煩惱了，放逐了，不甘服從，準備走——呵呀，離開你們呀！

是呵，蘇魯支還一次要回到他的寂寞裏：但這次大熊是不樂地回到牠的巖穴！

我怎樣了？誰使令的？——呵呀！我的發怒的女主人要這樣

的,她和我説過;我曾對你們提起過她的名字麽?

昨日傍晚我的最寂静底時刻和我説過:這便是我的最可怕的女主人的名稱。

事情是這樣的,——因爲我要向你們陳述一切,使你們的心不至對這突然離别的人轉狠!

你們知道睡夢者的恐怖麽?——

他從頭到脚吃了一驚,因爲他身下的土地退開,而大夢始作。

這我説給你們爲比方。昨天,在最寂静底時分,土地從我身下移開:大夢開始了。

時針轉移,我生命的鐘吸氣——我從來未曾遇到身邊這麽寂静,於是我中心戰慄。

無聲之聲向我説:"你知道的,蘇魯支?"——

我因這耳語而驚呼,血已從我面上褪去,但我未發聲。

無聲却更向我説:"你知道的,蘇魯支,但你不説!"

我終於回答,像一個倔强者説:"是呀,我知道的,但不願説!"

無聲却更告訴我:"你不願麽?蘇魯支!可真麽?你不要在固執後面隱藏自己!"——

我便哭了,戰慄如嬰兒,説道:"呵呀,我本願意的,但我怎麽能呢?只饒恕我這個!這非我的力量所及!"

於是無聲之聲更向我説:"這於你有什麽關係,蘇魯支!説出你的話,然後破裂也行!"——

我回答説:"這是我的話麽?我是誰?我正待着較高貴者;我現在是因他而破毁也還不配。"

於是無聲更向我説:"這於你有何關係?你也還不够頹唐。頹

唐有最堅韌底皮毛呢?"

我回答說:"我的額唐的皮毛有什麼沒有忍受過?我住在我的高山之麓:我的峯顛有多高呢?至今還沒有人告訴過我。但我是很懂到我的谿谷的。"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哦!蘇魯支!誰要移動山陵,亦復要改移谿谷的。"——

我回答說:"我的話還沒有移動過山陵,凡我所說,沒有達到人類。我誠然已走向人羣,但還沒有在他們那裏止泊。"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你如何知道這呢?清露無聲地灑上花草,倘若夜是最靜沉寂默。"——

我回答說:"他們嘲笑我了,當我尋到而且走上自己的路;其實那時我的雙足搖搖。

他們便向我這麼說,你忘記了路,現在你也荒廢了行走!"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他們的嘲笑有什麼關係!你是一個忘廢了服從的人,現在你應該命令人!

你知道,凡人最需要的是誰麼?命令爲偉大事業者!

完成偉大之事甚難,但尤艱難者,是命令爲偉大事。

這是你的最不可恕之處:你有了權威,但你不欲統治。"——

我回答說:"發命令我還欠缺獅子的聲音。"

於是牠更耳語似的告我說:"激動風波者,往往是最靜悄底語言。支配着世界的却是潛行的思想。

哦,蘇魯支,你應該前行,當作一個要來到者的陰影,這麼發號施令,命令地,更上前行。"——

我回答說:"我却羞恥。"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你將化爲嬰孩,而無羞恥之情。

你還有青年的虛矜,近來你已變年少了:但有誰將要化爲嬰兒的,還要超過他的少年。"——

我思索了許久,戰慄着。終於說出以前說過的:"我不願。"

於是我身邊有了笑聲。苦呀,這嘲笑多麽割裂我的肝腸,而且刺入我的心坎!

於是有末了一次向我說:"哦! 蘇魯支,你的果實皆已成熟,但你於你的果實還沒有成熟!

因此你應重新回到寂寞裏;因爲你還要長成熟哪"。——

又有笑聲,後來逃去了:於是我身邊寂静,又如增加了一重。我却躺在地上,汗流被體。

——現在你們皆聽到了,和我爲什麽必回到我的寂寞裏的理由。我一點也没有瞞你們,我的朋友。

便是這你們也知道了,誰還是一切人中間最寂默的——也將要如此的!

呵呀,我的朋友們! 我還得說些什麽,也還得給你們些什麽!我爲什麽不給呢? 難道我甚吝啬麽?"——

但蘇魯支說過這話,深爲苦痛之情所襲,又預增與朋友離別之悽哀,遂放聲大哭了,也無人知道安慰他。但在夜裏他獨自行去,離開了他的朋友。

卷之三

流浪者

中夜蘇魯支取道島上的山脊，期於侵晨達到島那面的海邊，因爲他要在那裏搭船。因爲那裏有個很好的泊岸，外來的船隻皆喜拋錨的，這些船多載客人，欲離開幸福羣島渡過海去者。當蘇魯支這麼走上山嶺，中途想起從少年時代到如今的許多寂寞底流浪，自己已經走過多少山脈，崗嶺，與峯巔了。

我是一個流浪者，登山者——他向內心這麼說——我不愛平原，而且彷彿我也不能久於枯坐。

而現在猶於我爲命運爲經驗者，——其中必有一番流浪與登臨：人終於只能體會自己。

我可以遇到偶然，這種時代也過去了；現在除了已爲我有的以外，有什麼能够落下給我呢！

這，回來了，終於回到我自己——我的自我，這已久居異地，又散漫於許多外物和偶然中者。

而且還有一事我是知道的：我今茲站在我最後之峯前，這是久已留給我的。嗚呼，我得走上我的最艱難之路！嗚呼，我開始了最孤寂的流浪！

誰像我這麼樣的，不會放棄這種時辰，這時辰向他如此說："現在乃走着你的偉大的路吧！峯巔與谿谷，——現在皆已合而爲一了！

你走上偉大之路吧：所謂你最後的危險，現在也已成爲你最後的遁逃！

走着你的偉大之路：這該是你最好的勇往，你後面已更没有了路！

你走着偉大的路呀，這已無人潛尾於後！你的脚已踏滅了這道路，在路上寫着：'不可能。'

倘若你没有了一切梯磴，則你必知道自緣頭頂而上，否則你將怎樣上去呢？

以頭頂緣上，超出你自己的心！於是在你爲最柔和者也必化爲最堅剛者了。

有誰常自放逸的，必終於自病其放逸。使人堅剛者有福了！我不稱讚那地方，有奶油與蜂蜜——流溢的！

學到從自己望開去，爲着要看的多——這是必要的，任何登山者必須有這種堅强。

有誰爲識者，具鋭利底眼光的，則除了事物前方一小點外，他還能看到什麽呢！

但是你，蘇魯支呵，要觀看事物之本來與背景：所以你必須上登，甚至超過你自己——上去，升高，直到你的星辰也在你之下！"

是呀！下瞰我自己，甚且俯視我的星辰：這然後方可命曰我的峯巔，這仍留爲我的最後的絶頂！——

蘇魯支在登山時，這麽向自己説，用硬話勉慰自己的心：因爲他内心創痛，爲從來之所未有。當他走到山嶺的最高處時，看呵，另一面的大海在他面前展開：他静立移時，悄然無語。遥夜在此高

處却甚清涼，爽朗，星光燦然。

我識得自己的命運的，——他終於憂愁地說，好吧！ 我也準備了。適纔開始了我最後的寂寞。

呵呀，這下面的濃黑憂愁的大海！ 呵呀，這暗夜底有孕育的鬱怒！ 嗚呼，命運與海洋！ 現在我必下降於你們了！

我站在我的最高峯前，也即是長期的流浪之始：因此我起初必得深深下降，在任何上躋之先。

——無論何時上躋之先，我必深深下入於痛苦，直到牠的最濃黑底波流以內！ 我的命運原要如此，好吧！ 我已準備了。

最高的山何自生？ 我曾這麼自問。後來學到，高山是生自海洋的。

這證明是寫在牠的崖石上，峯巔之峭壁間。必出於最深者，高者然後能極其高致。——

蘇魯支立在清涼底山頂，如是向自己說；當其走到海濱，終於獨立在崖岸上时，中途便已倦了，而且更惓惓遠懷。

一切仍皆睡了，他說；便是大海也已熟睡。大海的眼睛朦朧地茫漠地望着我。

但牠溫溫然呼吸着，這我是感覺到的。而且我還感覺牠在作夢。牠瞢瞢地在堅硬底石枕上展轉反側。

聽呀！ 聽呀！ 牠以醜惡底回憶如此呻吟！ 或者是以醜惡底期待而叫喚麼？

呵呀，我與你同憂悲，你這濃黑底怪物，而我因你之故，竟至惱怒我自己。

呵呀，我的手却少有强力！很高興的，誠然，我願解除你的夢惡魘！——

當蘇魯支這麼說，便以頹唐以毒苦而自笑。怎樣！蘇魯支！他說，你還要向海洋唱安慰之歌麼？

呵呀！你這多情的傻子蘇魯支，你這太過因信仰而得福者！但你永是這樣：你永遠輕信地接近一切可怖者。

每個鬼怪你也要摩撫。一息溫暖底呼吸，掌爪間一點點柔軟底茸毛——：你便早已準備要愛上了，而且要引誘牠。

愛是最寂寞者的危險，向一切只要是生活者的汎愛！我的傻氣誠然可笑，以及我在愛情裏的謙裕！——

蘇魯支如是說，又復發笑：這時却想起了離隔的友人——，又彷彿覺得以自己的思想冒犯了他們，重復自責有此思想。於是乎這笑者又哭起來了——因鬱怒與遠想，蘇魯支痛哭。

幻相與謎疑

一

當船員裏有此謠言，蘇魯支便在這船上——因爲還有一人，也離開幸福羣島，同坐此船——，便皆生大驚奇與期望。但蘇魯支沈寂了兩天，因憂愁而冷靜且廢視聽，竟至於不回答旁人的顧盼與問題。但到了第二天傍晚，他將耳朵再張開了來，雖則仍然保持沈默：因爲船上有許多希奇事和危險故事可聽，這船是從極遠來，又要駛向極遠去的。蘇魯支却是這種人的朋友，好遠遊的，又不甘於

無危險而生活的。然而看呵！在聽講時他的舌子終於啓開，而內心的堅冰也破了：——乃開始作如是說：

向你們，探奇者，精進的尋求者，和以巧帆駛入狂暴的海中的人們呵——

向你們，醉心於謎語者，黄昏之欣幸者，給簫聲引入了迷淵的靈魂：

——因爲你們不願以懦弱之手摸索一根引線；而凡你們可猜測的地方，你們却不喜開發的——

唯獨向你們我說謎語，我親自看見的，——最寂寞者的幻像。——

最近我陰鬱地走過死屍色的黄昏，——陰鬱而且强狠，緊閉了嘴唇。於我不單是一個太陽已經沒落。

一條小徑，逆亂石而上，險惡底，荒涼底，野草與叢樹之所不生：一條山徑在我足之踐踏下瑟瑟作響。

沈默地走過沙石的譏訕底瑟瑟，蹴踏着使之滑下的石頭：我的雙足這麽勉强掙上去。

上去——抵抗着使脚滑下，下墜深谷的精靈，沈重的精靈，我的魔鬼與勁敵。

上去——雖然這魔鬼坐在我身上。半爲侏儒，半爲土撥鼠；木强，使人僵木的，用鉛塞進我的耳朵，鉛點似的思想滴入我的腦筋。

"蘇魯支呵"，牠譏嘲地一字一字說："你這智慧的石頭！你自投甚高，但每個投起的石子必將——下落！

蘇魯支呵，你這智慧的石頭，石彈，星球的毀滅者！你自投這

麼高——但每個擲起的石子——必將下落!

已判決於你自己,於你自己之化爲石:呵喲,蘇魯支,你將石子擲的真遠,——但這將落回到你自己!”

於是侏儒沈默了:這支持了很久。但牠的沈默却壓迫着我,這麼相伴,實是比獨自一人還要寂寞!

我上行,我上登,我夢着,我想着——但一切皆壓迫我。我如同一個病人,爲病苦弄疲憊的,却重爲噩夢驚醒了初睡。

但在我內裏有點東西,我稱之曰勇猛的,這爲我擊碎了任何頹喪。這勇猛終於使我鎮定,叱道:“侏儒!是你!或者是我!”——

勇猛便是最好的擊殺者——勇猛,攻擊着的,因爲在每一攻擊中,有鏗鏘底奏樂。

人却是最勇猛底動物:因此他克服了任何禽獸。以鏗鏘底奏樂他制住了任何痛苦;但人類的痛苦是最深沈底痛苦。

勇猛却也擊殺於深谷之暈眩:人生何處不臨於深谷呢!“視”之本身豈非——視着深谷嗎?

勇猛是最好的擊殺者:也擊破同情。同情却是最卑下底深谷,人看生命如此深,看痛苦亦如此深。

勇猛更是最好的擊殺者——勇猛,攻擊着的,也將“死”擊殺,因爲牠說:“這便是人生麼?好吧!再來一趟!”

在這種話裏便有許多鏗鏘底凱奏。誰有耳朵的,聽呀!——

二

“停住吧!侏儒!”我叱道:“是我!或者是你!但我是我們兩人中的强者——:你不懂我的淵深底思想!這個,你是不能担負

的！”——

忽而，我輕鬆了起來：因爲這侏儒從我肩上跳了下去，這好奇者！牠便蹲在我前面的一個石頭上。這裏剛有一條孔道，在我們停住的地方。

“看這要隘吧！侏儒！”我說了下去：“這有兩方面，兩條路在這裏聯合：這從來沒有人走完過。

順這長路回向：這持續一永恒。隨那長路前往——那是另一永久。

這兩條路彼此是相反的；彼此剛好碰頭——是在這關口上牠們相銜接。這關口的名字，上面已經刻着：‘暫時。’

但如有人循一條路前行——愈行愈遠，愈遠愈行：然則你相信這兩條路永遠相反麽？侏儒！”——

“一切直道皆是說謊，”侏儒蔑視地咕嚕着：“一切真理皆是彎曲的，時間本身也是一個圜環。”

“你這沈重的精靈！”我怒斥了：“别自以爲這麽容易！或則我便讓你蹲在那兒，蹩脚東西，——我舉你太高了！”

“看吧”，我接着說下去：“看這‘暫時！’從‘暫時’這孔道向後去，有一條長底永久底路：我們後面卽是一種永恒。

凡一切事物中之能行的，豈不是必走過這條路麽？凡一切事物中之能有的，豈不是曾有過：作過，而且過去了麽？

倘若一切皆已有過：你侏儒以爲這‘暫時’是什麽呢？便是這孔道豈不是也曾經——有過麽？

一切事物豈不是皆這麽緊相糾結，以致這‘暫時’吸引去一切將來的事物麽？這麽——終於本身也隨之而去？

因爲，一切事物中之能行的：也是在這長路上向前出去——也必定再一趟前行！

——而這遲鈍底蜘蛛，在月光裏爬行的，和這明月光，以及在這道上的我和你，互相絮語，語及永恒底事物——我們這一切豈不是皆曾有過麼？

——而且回來，在那另一條路上走，走出去，那可怕的長途，在我們前面的——我們豈不是又必永遠回來麼？”——

我如是說，聲調越說越低：因爲我懼怕我自己的思想和潛伏思想。忽然，我聽到一條狗在近邊狂叫。

我曾經聽過一條狗這麼叫過麼？我的思想往回去。是呀！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在悠遠底兒時，

——那時我聽到一條狗這麼叫過。還看見牠，狗毛怒張，仰頭向上，戰動着，在岑寂底午夜，那是狗也相信鬼怪的時候：

——如是，使我動了哀憐。因爲那時剛有滿月，死寂地，照上那人家，正在那時牠停止了，一團圓輝，——靜止於平屋頂上，好像在他人的產業上一樣；

——那時有狗便大驚怪了：因爲狗相信盜賊與鬼怪。而當我重聽到狗這麼狂吠，再度動了我的哀憐。

這時侏儒那裏去了？那大路？和蜘蛛？和一切絮語？難道我做夢了麼？我醒了麼？我突然立在亂石間，孤獨，荒涼，在最荒寒底月光下。

但那裏躺着一個人呀！那裏！那狗在跳躍，怒號，嗁吠——現在牠看見我來了——重復狂號，大叫——我從來聽到過一條狗這麼大叫求救麼？

而果然，我見到的，從來沒有見過。我看到一個青年牧童，在掙扎，被扼殺，痙攣，變色，有一條黑而沈重的大蛇，掛在他的口下。

我曾見過在一張臉上有如許憎惡與蒼白底恐怖麼？他也許睡着了？於是大蛇爬進了他的咽喉——那裏，這條蛇便緊咬住了。

我伸手拔着蛇，拔了又拔——徒然！我的手不能將蛇拔出那咽喉？忽然我便大叫："咬吧！咬吧！

咬下那頭！咬呀"——我這麼大呼，我的恐怖，我的憎恨，我的疾惡，我的哀憐，一切我的好的壞的皆盡於一呼，一呼而出。——

我旁邊的諸勇士呵！你們探奇者，尋求者，以及以巧帆駛入未開闢的洋面的誰！你們樂於謎語者！

請爲我解釋我那時親眼見到的這事之謎，請指示最寂寞者的幻相！

因爲這是一種幻像，一種先見：——我那時所見的是比譬什麼呢？而且還要來的，是何人呢？

那給蛇鑽入咽喉的牧童是誰呢？給一切最沈重的和最濃黑的鑽入咽喉，這人是誰呢？

——那牧童却咬了，如我喊叫他作的，他狠狠地一咬！狠遠的他將蛇頭一下唾出——：便跳了起來。——

沒有了牧童，沒有了人——一個變化者，周身光明者，大聲發笑！在地球上從來沒有人像他這麼笑過！

我的兄弟們喲，我聽到了一種笑聲，不是人的笑聲，——現在有種焦渴苦着我，一種遥情，從來不能安定的。

我對於這笑聲的遥想苦惱着我：呵喲，我何能忍於猶生！而且又何能忍於卽死！——

蘇魯支如是說。

違願之幸福

懷了這些謎疑和苦惱，蘇魯支渡過海去。當其離隔幸福羣島和他的友人約有四天的路程，他終於克制了他的痛苦——：勝利地堅牢地重立於他的命運上。這時蘇魯支自訴於欣喜底良心，說如是·

我又是孤獨了，也願意這樣，獨與純潔底蒼天，遼闊底碧海；身邊又是午後的陽光。

在午後我曾有一次得到我的朋友，在午後也曾還有第二次——在那一切陽光皆較寧靜的時分。

因爲猶在天與地間這程途上的快樂，今茲欲得一光明底靈魂棲止，一切光明現在皆以快樂而寧靜了。

呵喲，我生涯的午後！我的快樂也曾降於山谷，求棲止之所，牠便尋得了這些坦白底好客底靈魂。

呵喲，我生涯的午後！我什麼沒有屈服過，爲求得一物：我的思想的這種鮮活底培植，與我的最高希望的這黎明！

創造者曾尋求過伴侶，和他的希望之後人：然看呵，他發現他不能找到渠們，除非他首先親自將渠們創造出。

如是我便在工作中，走向我的孩子，從他們那裏轉回：爲了他的兒童之故，蘇魯支應該完成自己。

因爲根本上人只愛他的小孩和事業；凡有偉大底自愛之處，即爲有所孕育的表徵：我這麼發現。

七

我的小孩還在其第一個春季滋榮，近相依傍，同爲春風所披拂，我園地裏沃壤的佳樹。

是真的！凡這種樹羅列之處，那裏便是幸福之島！

但必有一日我要將其拔起，移植，每一顆令其孤生：使其學到寂寞，抵抗，與明智。

牠然後應該給我立在海濱，瘦累累而枝虬虬，柔韌且堅，爲不可征服的生命之活燈塔。

那兒，颶風下降於海之處，山鼻吸水之隈，應該每一趟一株值日而且守夜，爲其試驗與證明。

牠應該受試驗，得證明，察其是否我這一系和傳統，——是否能爲一種悠長意志之主，是否在說話時也淵默，而且這麼謙柔，在予中有取。——

——以便能有一日作我的伴侶，蘇魯支的共同創造者，共同慶喜者——：能爲我在我的榜上寫出我的意志的人，爲了一切事物較圓滿底完成的緣故。

也爲了他和他的相同者的緣故，我也得完成自己，因此我拒却我的快樂，延納一切不幸——爲我的最後試驗與證明。

真的，是時候了，我應該去了；而流浪者的陰影，最悠長底时刻，與最寂寞底辰光——皆一致敦促我說："是最迫切的時候了！"

風從門鑰孔裏吹到我這裏，說："來！"門也巧妙地向我躍開，說："去！"

但我繫於對孩子的愛，愛之欲望，已給我布下網羅，使我成爲孩子的俘虜，在渠們中自失。

欲望——在我這叫作：我已經自失了。你們是我的，孩兒們！

在這"是我的"中，一切應該是安定而非欲望。

但我的愛之太陽翼翼地覆我，蘇魯支在自己的液汁裏煎熬，——於是陰影與疑惑皆飛去。

我已經想望霜雪與嚴冬："呵喲，只要有霜雪與隆冬重新使我迸裂，磕碰！"我長歎：——已有冰霧從我冉冉而出了。

我的"過去"迸裂了牠的墳墓，許多活埋下去的痛苦醒了轉來——：牠不過睡熟了一番，隱藏在屍衾裏。

於是一切事物皆以象徵呼我，"是時候了！"但我——不聽：直到後來我的深淵也攪動了，我的思想咬噬我。

呵呀，淵深底思想，所謂我的思想呵！我何时能得到一種强力，聽你之發掘而不再戰慄呢？

我的心直跳到喉頭，當我聽到你在發掘！你的沈默幾乎將我窒死，你這淵深底沈默者！

然我從來不敢將你喚出來，我帶着了你，已經很够了！我最後還不够剛强到獅王之强猛和暴虐那程度。

你的沈重已常使我够驚駭了：但必有一日我猶可得到那强力和獅王的聲音，將你傳呼！

倘若我這麼超過了我自己，我便要在更大的事上將自己勝過，而一個勝利將成爲我的完成之符璽！——

而這時我還駛行於不定的海洋中，那長舌的"偶然"，"偶然"諂媚着我，我後顧而又前瞻——我還未見到終極。

我的最後戰鬥之時辰還沒有到來——或者牠眼前便來了麽？誠然，以誘惑底美麗，四周的海洋和生命環顧着我！

我生涯的午後呵！入夜以前的快樂！怒濤中的泊岸！不測中

的平安！你們這一切我多麽懷疑起來了！

誠然，我已疑惑你們誘惑底美麗！我如同一個愛者，不相信太頻頻的巧笑。

一如他之推開他的最愛者，在堅忍裏猶且溫柔，這嫉妬者——我也一樣推開這幸福底時辰。

去吧，你幸福底時辰！和你一道我得了違本意的福賜！我站在這兒同意於我最深底痛苦——你來的不得其時！

去吧，你幸福底時辰！寧可到我的孩子們那兒棲止！快去呀！在入夜以前猶得祝賜渠們以我的快樂！

夜色已垂垂近了：斜日西沈。去吧——我的快樂！——

蘇魯支如是說。整晚等待他的不幸：却是徒然。夜甚清和而且肅靜，而快樂本身只見其逼了近來。將到黎明時蘇魯支中心自笑了，藐然說道："快樂在追尋我。這是由於我不追尋女性。快樂却是女性。"

日出之前

呵喲，在我之上的天空，你這純潔者！深沈者！光明的淵源！望着你，我震慄於天神底欲望。

將我投擲於你的高處——便是我的深心！將我隱藏於你的純潔裏——也是我的天真！

天神自隱於其美麗，你也這麽隱蔽着你的星辰。你無言，你便這麽詔示我你的智慧。

沈默地你今天升上狂濤底大海，你的慈愛和羞慚啓示於我狂怒的靈魂。

你美妙地向我走來，隱藏在你的美麗裏，你沈默地向我告語，顯現於你的智慧裏：

呵喲，我何曾猜不透你的靈魂的一切羞慚！在日球以前你便來到——來到我這最寂寞者。

我們從太始以來便是朋友：凡憂患，愁惱，及根本，在我們皆是共通，便是日球在我們也是公共的。

我們彼此無言，因爲我們知道的太多——：我們互相沈默，微笑我們的智識。

你豈不是我的火上之光明麽？你豈不是有與我的五中相姊妹的魂魄麽？

我們共同學習一切；共同學習了超自我以登於自我，與無疑雲地笑：——

——無雲而下笑，自光明的眼睛與遥遠底遐方，雖有强迫，目的，罪過之類在我們下面如大雨之鬱然聚。

而我孤獨地彷徨：在遥夜與迷道間我靈魂之饑欲得的是何者？而我登於山，在山間我尋覓者，不是你又是誰呢？

我的一切彷徨與登陟：無非是一種需要，無助者的一種急助——我整個意志單要飛行，飛到你裏面！

然則除了浮雲和一切玷污你者外，我更恨誰呢？而我也憎恨自己的憎恨，因爲牠加你以玷污！

我厭惡浮雲，這潛過的野獸：牠們取去我與你中間之共通者，——偉大無涯底"是"與"阿門"的直說。

這些中間人和混雜者我們皆深深厭惡，這些浮雲：牠們皆是中庸者，既未學到祝福，也没有學到出自内心之詛呪。

我寧肯坐在一隻桶裏，上不見天，寧肯居於暗不見天的深谷裏，不願見你這光明之天，爲浮雲所污玷！

而我也時常夢想，用電光的乂形底金線將其繫住，然後我爲雷，在牠的空腹上擊打。——

——爲憤怒底搥擊者，因其從我刼去了你的“是”與“阿門”！你，在我頭上的蒼天，純潔者！光明者！光明的淵海！——因其於你則刼去了我的“是”！與“阿門”！

因爲我寧願要巨震，雷聲，與暴風雨，不欲有此陰惡底，可疑底，野貓之静默。在人類中我也最恨一班輕步者，中庸者，懷疑底踟躕底浮雲。

而且“有誰不能祝福的，應學着詛呪！”——這明顯底教義是從青天上降下於我，這明星便是在暗夜也仍在我的天上。

我却是一個祝福者，説“是的”的人，只要你是在我的旁邊，你純潔者！光明者！光明之淵谷！——在一切深谷中我猶挾着了我的祝福底“是的”。

我已化爲祝福者，肯定者了：爲此我奮鬥甚久，自爲扭鬥者，要使我能騰出空手而爲禱祝。

但我的祝福是如此：居於任何事物之上，爲其獨有之天，爲其穹廬，爲其天頂的鐘，爲其永遠底安隱，有如是祝福者，也得福了！

因爲萬事萬物皆在永遠的淵源上受洗禮，超乎善與惡之外；善與惡，皆是浮光掠影，濕熱煩惱，飄遊的雲。

誠然，這是一番祝福，不是詆訶，倘若我這麼教人：“在一切事

物之上有偶然天，無咎天，或然天，强暴天。”

“或然，”——這是世間最古老的貴族，我將一切事物歸之者，也將其從“目的”的奴隸制度下贖回。

這種自由與高天的明麗，我置於一切事物之上，如天頂的鳴鐘，當我教示說，在牠們之上或在牠們裏面並沒有“永遠底意志”——願望的。

我却將這種强暴，這種愚蠢，置於那意志的地方，當我教示說：“在一切事物只有一事不可能——理智！”

當然有一點點兒理性，一小顆智慧，從這星球散布到那星球——這酵素是和入一切事物裏了，爲愚蠢之故，智慧也和入一切事物裏！

一點點智慧已屬可能；但我發現在一切事物上有此幸福底肯定：牠們寧願以偶然之足——跳舞。

我上面的蒼天喲，你純潔者！高尚者！我覺得這是你的純潔，蓋未有永久理智之蜘蛛與蛛網——

——蓋你不過爲天神底偶然之跳舞地，爲天神底骰子與賭徒的神桌而已！——

然你羞慚了麼？我說了說不出口的話麼？在我要祝福你時，已侮辱了你麼？

或者因爲二者相對之羞慚，使你不安麼？——豈不是叫我走開，而且沈默，因爲現在——白天來了麼？

世界是深的——：較之白日所能想到的，更深。不是一切事情皆可在白天說出的。但白天到了：現在我們分離吧！

我頭上的天喲，你怕羞者！輝煌者！呵喲，你，我的黎明之前

的快樂! 白天來了:我們現在分別吧!——

蘇魯支如是說。

渺小化之道德

一

當蘇魯支重登大陸以後,没有一逕走還他的山林與巖穴,却繞了許多路,問人許多問題,打聽這樣那樣,以致他自己也嘲笑說:"看一條河喲,繞許多灣子流回到發源地!"因爲他要體驗出,在這長期間人們有了什麽轉變,是否已變偉大或變微小。有一次他見到一列新房子,他甚驚奇,說:

"這些新房子的意義是什麽呢?真的,並没有偉大底靈魂將其蓋起,自作比象!

也許是一笨孩子將其從玩具匣裏拿出麽?或有另一小孩將其收進匣子裏去吧!

而這些房舍——人真能進進出出麽?我彷佛覺得這是爲了絲布偶人做的;不然便是爲了饞貓蓋的,任自己偷吃一點點的饞貓。"

蘇魯支便站住了,沈思。終於憂傷地說:"一切事物皆已化爲渺小了!

到處我只見到低簷矮屋,是我這一種人,也還能進去,但是——他要彎腰了!

呵喲,何時我能重返故鄉,不必低頭折背之地——無需在小的面前折腰!"——於是蘇魯支長歎,遥望遠方。——

但同日他便說出關於渺小化了的道德的話。

二

我走入這民族裏，使我的眼睛長開着：我之不羨慕他們的道德，他們是不原諒我的。

他們咬嚙我，因爲我向他們說：只有小氣民族才需要小道德，——而我也不甚了然爲何小民族是必需的！

在這兒我仍然好像一隻雄鷄，在不熟識的庭院裏，爲羣母鷄所啄，但我不因此於母鷄們不善。

我待牠們甚客氣，如待遇一般底小周折；向小事物露鋒芒，在我以爲那是刺蝟的智慧而已。

他們都談起我，當其夜裏坐在火爐邊，——他們都談我，但沒有人——想起我！

這是我體會到的新底寂靜：他們在我身邊的喧嚷，在我的思想上加了一層外衣。

他們彼此喧嚷："這黑雲將於我們怎樣呢？留心呀，防牠散給我們以瘟疫！"

最近有一婦人抓去了走向我的一個小孩，並且喊道："將小孩大家都帶回去吧！這種眼睛會燒焦小孩的靈魂呀。"

我說話時，他們便咳嗽：他們以爲咳嗽是大風的抵抗——他們猜不到我的快樂之狂吹！

"我們還沒有時間對付蘇魯支"——他們這麼拒絕我；但於蘇魯支"沒有時間"的一時代，有什麼關係！

即使是他們甚至頌揚我：我如何能因他們的頌揚而入睡呢？他們的稱讚於我是一條針腰帶：我將其取下了也還刺痛我的。

而這我也是在他們中間學到的：頌揚者貌爲謙讓，但實則便更希冀贈予！

問問我的脚呀，是否歡迎這種稱頌與引誘的方法！真的，按照這種拍子和滴答聲，牠既不欲跳舞，復不欲站住。

他們想稱讚而且引誘我入於小道德；他們想誘致我的雙足爲小快樂的節拍聲。

我走入這民族裏，睁開着眼睛，看他們變小了，而且只見其渺小——這便是他們於快樂與道德的教義有以致之。

便是在道德中他們也甚謙卑的——因爲他們要適意。與適意相協和的，只有有遜色的道德而已。

當然他們也學着用他們那方法行走，前行：但我命之曰他們的蹣跚。——凡有急事的人，與他們皆相觸礙。

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往前行，却直着頸項望着後面：時常我碰了他們的身體。

足與眼不應説誑，尤不應揭發互訐。但在小人裏有許多欺誑哩！

他們有些人願望，但大多數只是被願望而已。有些人是誠實人，但大多數是壞戲子。

在他們中有無所知的戲子，與違所願的演員，——誠實人已經很希有，尤其是真的演戲者。

男性的這裏很少：因此他們的婦人化作男性。因爲只有够男性的男人，纔能在女人中將女性——救贖。

而這種虛僞我以爲在他們是最壞的：便是命令者也假冒服役者的道德。

"我服役，你服役，我們皆服役，"——這裏的統治者的虛僞這麼禱祝，——然苦呵，倘若第一個主子只是第一個奴僕！

呵呀，在他們的假冒爲善裏我眼睛的驚奇也消逝了，我善猜他們的一切蒼蠅的快樂，及其在晒日光的玻璃窗下的嗡聲。

這麼多惠愛，我看到這麼多弱點。這麼多正義與同情，也這麼多弱點。

他們彼此相與甚圓融，正直，而且惠愛，如沙粒之於沙粒，圓融，正直，而且惠愛。

謙卑地抱住一點小快樂——這他們便命曰"順從"！其間已窺覦另一爿小快樂了。

根本他們簡單地需要一事，沒有人侵害他們。因此他們於任何人先意逢迎，對人好。

但這是懦弱呵，雖然這也叫"道德"。——

這班小人物要説起粗暴話：我只聽到有嗄澀聲，——每有一角風便使他們的聲音變嘶嗄。

他們是聰明的，他們的道德有靈敏底手指。但他們却缺乏拳頭，他們的指頭不知在拳中屈曲。

道德在他們，便是使人謙卑而且馴服者：以此他們使狼化爲犬，人也化爲人的最好底家畜。

"我們將椅子擺在中間，"他們的微笑向我表示："距垂死的鬥士多麼遠，距滿足的豚彘也多麼遠。"

但這是——凡庸呀！雖然也可稱爲節制。——

三

我走過這民族，說下許多話：但人們既不知領取，復不知記住。

而他們也覺奇怪，我來不指摘他們的放誕與罪惡；真的，我來非爲叫人謹防扒手的！

他們更驚奇，我未曾準備將他們的心智陶冶，使之更恢詭，尖銳：好像他們的聰明人還不够哩，其聲音如尖石筆在我耳膜上刺激的！

而當我呼喚：“呪那你們中間的一切魔鬼，善於啼泣的，合掌作禱告的”，他們便喊：“蘇魯支是無神的。”

尤其是他們的遜順的長老喜歡這麼喊：——但我剛剛好在他們的耳際大呼：是呀！我便是蘇魯支，無神者！

這種遜順的教師！凡小氣，病苦，瘡疥之處，他們便聚集如同蚤虱，只是我的厭惡阻止將我其掐破。

好吧！這便是我向他們的耳朵的傳教語，“我便是蘇魯支，無神者，在那裏說：有誰比我更無神，以便我能欣賞其指教呢？”

我便是蘇魯支，無神者：何處我能尋得同道呢？凡給自己以意志而拋棄一切順遜者，皆是我的同流。

我便是蘇魯支，無神者：我將每種“偶然”放在我的罐子裏煮。直到這已完全煮熟，我然後歡迎之，當作我的食品。

誠然，許多“偶然”傲慢地君臨我：但我的意志更傲慢地指揮牠，——牠只得跪下請罪——

——請求我，可以在我這裏得安隱與歸心，而且諂媚地說：“看

呵，蘇魯支，只看朋友如何看顧朋友！”——

但我爲什麼還說，倘若無人能有我的耳朵呢？於是我將外出，向風大呼：

你們是只見渺小化的，你輩小人！你們將破碎，你們安適者！你們還要毁滅哩——

——由於你們的多少小道德，由於你們的多少小錯過，由於你們的多少小降伏！

太護惜了，太順從了：你們的國土是如此！但一株樹之生長高大，必在堅崖石壁里蟠屈堅固生根！

凡你們所錯過者，在一切人類的將來之網上羅織；便是你們的虛無，也是一張蛛網，一隻蜘蛛，飲着將來之血而生活的。

倘你們有所取，這便如同偷盜，你輩小道德者；在無賴中也還有一種榮譽，那是，“凡不能搶刼的地方，方許偷盜。”

“自然而來的”——這也是遜順的一種教義。但我告訴你們這些安適的人呀：自然而去的，而且從你們取去的只見其增多！

呵呀！只要你們丢開半半底願望，而且決定行爲，一如決定懶！

呵呀！只要你們懂我這句話：“只是做你所願望的事，——但先得成爲能够願望的人！

只是愛鄰人一如愛己，——但先得成爲愛自己的人——

——以大愛而愛，以大蔑視而愛！”——蘇魯支如是說，這無神者。——

但無人有我的耳朵，我還說什麼呢！這裏於我還早了一小時。

在這民族中我還是自我的先驅，我自己的鷄鳴，在晦暗底坊巷裏。

但他們的時間到了！我的也到來！一時時地他們只見渺小了，貧弱了，不蕃息了，——貧弱底草呵！貧瘠底土地！

不久他們將站在那裏，如枯草，如荒原，而且誠然！也倦於自己——而且求火。甚於求水！

呵喲！閃電的賜福的時辰！呵喲！午前的神秘！——我有一日將使牠們化爲流火，吐火舌的使臣——

——牠們將以火舌布告天下：牠來了，牠近了，那偉大底正午！——

蘇魯支如是說。

在橄欖山上

冬天，這惡客，陪我坐在家裏，我的手因和他握手，作青色。

我尊敬這惡客人，但喜歡讓他獨坐。我喜歡跑開，而且，如果跑的好，便逃開他了！

用溫暖底脚，溫暖底思想，我跑到大風平息之處，——跑到我的橄欖山上多日光之一隅。

於是我便笑我的頑固客人，仍然愛他，因其替我在家裏清除蒼蠅，平定下許多小喧鬧。

他是不感到痛苦的，倘若有一個蚊子要飛鳴，或者甚至有兩個；他還使街巷淒涼，使月光在那裏夜間也膽怯。

他是一個剛愎底客人——我却尊敬他，不同於懦弱者流，拜大

肚的火神偶像。

寧肯使牙齒有些戰動，而不拜偶像！——我的脾氣如此。尤其我對於一切炎炎底，薰蒸底，潮濕底火神，非常憎惡。

我愛誰，在冬天比在夏天更能愛好；也更能嘲笑仇敵，更開心，自從有冬天坐在我家裏。

真的甚開心的。卽算我爬上牀睡，——那裏我蜷伏的快樂仍然嬉笑，調皮；便是我的幻夢也笑的。

我是——蜷伏者麽？我平生從來沒有在權威者前匍伏過，說過謊吧，也是因愛而說謊。因此在冬天牀上，我也仍然快樂。

一張樸素底牀，比一張華麗底牀更使我溫暖，因爲我甚嫉妒我之貧窮。而在冬天，貧窮於我是最忠實的。

我每日開始以一惡事，以一趟冷水浴嘲笑這冬天：於是我的嚴厲底家客咕噥不平了。

我也喜歡撩撥他，以一支蠟燭：使他終於在灰色的昏暗裏，讓天光現出來。

我尤其頑劣的是在早上：侵晨，轆轤在井泉邊聒拉，而櫪馬溫然在灰色的深巷裏長嘶。

我那時便不耐地等待着，等待光明的天終於展開，鬚髯如雪的冬天老人，而且是皓首，——

——冬日之天。沈默底，時常將太陽也羃過的！

難道我是從他學得了那深長底光明底沈默麽？或者他是從我學的？或者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發明的？

佳事物的本源自是千端萬緒。——一切梯突滑稽底事物爲了歡樂跳入生存中，牠們怎麽能夠——只來一趟！

深長底沈默也是一大佳事，放恣之事：如同冬日之天，從光明底圓眼底面龐下灼灼外望：——

——同於他之將太陽冪去，隱蔽其不屈撓底太陽意志：誠然，這藝術，這冬天的放恣，我皆學到了！

這便是我最愛的頑劣與藝術，我的沈默學到了不以沈默而揭發自己。

用言語與賭博我譁然地哄過莊嚴底侍者：我的意志和目的應瞞過這班頑固底監視者。

使無人能下窺我的深處及最後之意志，——爲此我方發明了這深長底光明底沈默。

我也曾碰到許多這樣的聰明人：他蒙着面龐，攪渾他的水，使没有人能看透，下闞。

但剛剛於他來了狡獪底懷疑者和破壳者：於他剛剛釣出了他的最深藏的大魚！

然而光明者，誠實者，可闞透者——我覺得皆是最聰明底沈默者：其深處竟那麽潛藏，便是最明淨底水也不克將其——發露。——

雪髯底沈默底冬日之天，你這居於我上的圓眼睛的白頭老者！呵喲，你便是我的靈魂及其放恣的天上底比象！

我必不自藏，如一吞了金子者，——使人不至的剖割我靈魂麽？

我必不穿高蹻，使他們上視我的長腿麽？——這班圍繞我的好嫉妬者，好毁傷者？

這班烟薰底，火烤底，用壞底，發綠底，惡劣底靈魂們——他們

的嫉妬怎麼能忍受我的快樂?

於是我只示之以我的峯巔上的冰雪與嚴冬,——而非我的山峯爲一切日光的腰帶所圍繞的!

他們只聽到我的冬之風雪呼嘯:而非我也飄度温暖底海洋,如同遠懷底,浩大底,薰和底南風。

他們還哀憐我的不幸與偶然,——但我的話是:"讓偶然到我這裏來吧,牠是天真的,如同一個小孩!"

他們怎麼能忍受我的快樂,若不是我在快樂上加以不幸,冬之困窮,熊皮帽,與冰天雪地的包裹!

——若不是我哀憐他們的同情,這班好忌刻者與好損毀者的同情!

——若不是我在他們面前長吁短歎,冷瑟戰栗,耐心地讓自己在他們的同情裏包包裹裹!

這便是我靈魂的聰明底放恣和好意,不隱藏牠的風雪與嚴冬,牠亦不隱藏其凍瘃。

於這人寂寞或是病者的遁逃;於那人寂寞又是對於病者的逃避。

讓他們聽到我之齒磕與歎息吧,在嚴寒裏,我周圍這些貧窮底覬覦底小人們!用了磕齒聲,太息聲我猶且逃開他們的温暖底房子。

讓其哀憐我,太息我,爲了我的凍瘃:"在智識的冰雪裏他還要凍死哩!"——他們這麼悲歎。

其間我用温暖底足一直跑到我的橄欖山上:在山間多日光之一隅,我嘲笑一切同情,而且歌唱。——

蘇魯支如是高歌。

走 過

這麽，緩緩地走過許多民族，許多城市，蘇魯支繞道回到他的山林與崖穴。看呵，他不覺走到一座大城的門邊了：那兒有一個嘴流涎沫的傻漢，張開了手，站在路上。這人便是那傻子人所稱爲“蘇魯支的猴子”者：因爲他學了他一點言語和聲調，而且喜歡借貸他的智慧的寶藏。這傻子却向蘇魯支如是說：

“蘇魯支呵，這裏便是大城市：這裏你將尋不出什麽，却將失掉一切的。

你爲什麽要在這泥濘裏輾轉呢？也憐惜你的脚吧！寧可在城門上吐唾沫——回轉去！

這裏是孤獨思想之地獄：凡偉大思想皆要被活活地煮死，而且燉爛的。

凡偉大的感情在此皆成腐朽：這裏只有枯乾底“偶感”之類，在沙沙作響！

你没有嗅到精神的屠場與庖廚的氣味麽？這城市豈不是充滿精神殺戮的血腥氣麽？

你没有看到靈魂之掛在那裏，像污穢底爛布麽？——而他們還從這爛布造出時事新聞呢！

你没有聽到，精神思想在這兒化爲文字遊戲麽？嘔吐出可憎底文字的唾餘！——他們也還從這些文字唾餘，編成報紙。

他們彼此追逐，而不知，何往？他們互相攻訐。而不知，何故？

有鐵片鏗然作響,有黄金玎璫。

他們寒冷,便尋温熱於炎蒸之飲,他們發熱,便尋寒冷於冰凍之魂;他們皆病憊而又急急於尋公意。

一切罪惡與汙穢以此爲家,但亦不乏有道德者,有許多可招的,雇用的道德。——

許多雇用的道德,具寫字之手指,堅硬底坐肉,等待之耐性,以胸前的小佩星,與荒塞底,無尾脊底女兒,爲有幸福。

這兒也有許多崇敬,許多虔信底阿諛諂媚,承唾舐痰,在軍隊之神像前。

“從上級”墜下了佩星,與慈悲底口唾;於是無佩星之胸皆上羨高級了。

月亮有其宫廷,宫廷有其棄物:然凡自宫廷來者,爲乞丐民衆和一切雇用的乞丐道德所求禱。

“我服役,你服役,我們皆服役”——凡雇用的道德皆這麼申求君上:使那應得的佩星終於在仄狹底胸膛上繫住!

但月亮是圍繞一切地球上的東西而轉的:君王亦復圍繞最屬地球之物而轉旋。——這便是小商人的黄金。

軍隊之神不是黄金之神;君王思想着,商人——支配着!

然爲了一切在你的善,强健,光明之故,蘇魯支呵!唾棄這小商人的城市吧,轉囘去!

這裏一切血管裏的血,皆腐朽,陰涼,流沫:唾棄這大城市吧,這一切流沫所聚匯的污池!

唾棄這受壓迫的靈魂,狹隘底胸膛,尖鋭底眼光,粘執的手指——這種人的城市。

——這侵略者的城市，這班無恥者，咬文嚼字者，大聲疾呼者，熱昏底貪婪者的城市。

——凡一切腐朽，惡臭，縱欲，陰暗，爛熟，潰癰，叛亂之事物所聚之處，

——唾棄這大城吧，轉回去呀！”——

說到這裏，蘇魯支打斷這唾沫怒飛的傻漢的話，堵住了他的嘴。

“停住吧！”蘇魯支喝道：“你這樣兒和你的話久已使我厭惡！

你爲什麼住在泥沼裏這麼久，以致你必化爲蝦蟆和烏龜呢？

在你的血管裏豈不也流着一種腐朽底發沫底沼澤之血麽，使你學到了這麽亂叫而且責人？

你爲什麼不到樹林裏去呢？或者耕田？難道海裏没有許多芳島麽？

我蔑視你的蔑視；而且倘若你警告我——爲什麽你不警告你自己呢？

單是由於愛，我的蔑視和警告的鳥飛起：但不是起自沼澤！

——

人稱你爲蘇魯支的猴子，你這涎沫怒張的傻子：但我稱你爲我的咕噥底豬，——由於咕咕噥噥，你還替我毀壞了我對於傻氣的稱譽。

使你第一次不平的，喧呶的，是什麼呢？因爲無人諂媚你足够嗎，——因此你自居於污穢之旁，以便大有喧呶的根據了，——

——以便有許多報復的理由了！報復，你這虛榮底傻子，便是你的一切涎沫，我猜透你的心理了！

但你的傻話損傷了我，即算你有理由！即算蘇魯支的話百倍有理，你也將用我的話——胡鬧！”

蘇魯支如是說；望着那大城，長歎，沈默久之。終於他如是說：

我也厭惡這座大城，不但是這傻子。這裏那裏沒有一處可改良，可損毀。

這大城市毀滅吧！——我唯願我已見大火柱，這在其中焚燒的！

因爲這種大火聚應行於偉大底正午之前。然這也自有其時，及其自有底運命。——

但我臨別給你這教訓呀，你這傻子：凡不能愛好之處，你便應該——走開去！——

蘇魯支如是說，走過了這傻子與大城市。

變節者

一

呵呀，一切皆已枯黃，灰色了，最近在這草地上皆是蒼翠，鮮豔的！從這兒我已採去多少希望之蜜，歸於我的蜂房！

這些年少底心皆已變老蒼了——卻還未老！只是疲勞，平凡，偷安而已，——他們稱說：“我們重新虔敬起來了。”

最近我還看見他們在早上勇猛地跳出，但他們知識的脚疲倦了，於是皆詆毀他們晨間的勇猛！

誠然，有些人曾像跳舞者那麼飛起着脚，我以智慧中的笑向

他盼睞：——他於是自思。方剛又見他卑伏，爬向十字架。

圍着光明和自由我曾見他們鼓舞，如飛蛾與年青詩人。大了一點點，冷靜了一點點：他們便已成爲黑暗者，昏庸者，懦夫。

難道他們心傷，爲了寂寞像一條鯨魚將我吞沒了麽？難道他們的耳朵不耐於久待了，寂然不聞有我的鼓角聲與前驅的呼喊麽？

——呵呀。他們中間只有少數人中心有深沈底勇猛和高傲，這種人的精神是堅忍的。其餘的皆屬懦弱的。

其餘的人：常是大多數，凡夫，過多者，末人——這一般人皆是懦弱者！——

有誰是我一類的，在路上也有我這種經驗遇到他：便是，他最初的伴侶必是死屍和丑脚。

他的第二種伴侶呢？——却是將自命爲他的信徒的人們。活活的一羣，有許多愛，甚多愚蠢，及充分的無謂底敬仰。

在人羣中屬於我這一類的，對於這種信徒當無所繫心；有誰識得懦弱易逃的這種人，當然不會相信這種春天和豔麗底花草！

倘若他們另有所能，則亦必另有所願。一半兒毀壞着全般。而翠葉之萎黃，——這又有什麽可怨！

讓他去吧，蘇魯支呵，聽其墮落，而毋庸哀傷！寧肯以疾風吹去，——

——吹散這些敗葉，蘇魯支呵：使一切枯萎者更快地離開你！——

二

"我們重新變爲虔誠了"——這班變節者如是懺悔，其中還有

許多人，太懦弱了，不敢這麼懺悔呢！

我看住這種人的眼睛，——當面說，直面其頰上的羞紅，你們便是重作禱告的人！

但作禱告也是一種羞恥呵！不是於一切人皆如此，却是於你於我，於任何頭腦裏有良知的人。於你，禱告是一種羞恥！

你明明知道的：你身中的懦鬼，好叉手，好疊掌於腹前無所事事，而且喜自便的，——這懦鬼向你說"有一位上帝！"

因此，你却歸於羞光明者一類了，見光明便不得寧靜的；於是你每天必得將頭深深埋入黑暗和烟霧裏！

誠然，你恰恰選了這時候，非常適合，因爲方剛夜鵠又飛出了。於一切羞光明者來了這時分，夜裏與休時，而又不——"休止"的。

我聽到而且也嗅到了，這正是渠們圍獵與進行的時辰，當然不是縱野大獵，却只是一種柔和底，蹩脚底，嗅着底輕步者與默禱者的暗獵，——

——爲了要獵獲有靈魂的宵小，一切心靈的機阱又重新設置了！凡我捲起一層窗帷，便有一隻飛蛾，匆匆逃出。

難道牠與另一隻飛蛾伏在一處麼？因爲四處我嗅到隱秘底小組織的氣味。凡有小室，其中便有新底教侶，與祈禱伴侶的雰圍。

渠們長夜並坐，互相語。"讓我們重新變作小孩，叫'親愛的上帝'吧！"——腸胃和口味皆因虔誠之糖果吃壞了。

或則渠們長夜細看一隻狡獪底窺伺着的蜘蛛，向其同輩蜘蛛說教，敷說智慧，如"在十字架下是好結網的！"

或則渠們鎮日垂釣於澤畔，自信如此甚是深沈；但如有人在無魚之處垂竿，我猶不說其人淺薄！

或則渠們和一位製曲詩人學彈豎琴，虔誠而又快樂地彈奏，那詩人也許高興琴挑少女的心靈的，——因爲他已倦於老女郎及其稱頌了。

或則渠們從一個有學問的半瘋癲學敬畏，——那在暗室裏等待神靈之降臨的——而神靈却已遠走高飛！

或則渠們傾聽一支老的，流浪的吹笛，其聲之哀怨，是彷彿從最幽咽底悲風學得的；於是他效風吹，以幽咽之聲訴說哀怨。

而渠們中有些人甚至變成了守夜者；渠們今兹懂得吹角，在夜裏巡行，喚醒久已入睡的舊事物。

昨夜我在花園垣下聽到五種關於舊東西的話：皆出自這班老而昏瞀枯乾底守夜者之口。

"爲父親他看顧兒女却不周到：人的父親好點！"——

"他太老了！他已完全不再顧及兒女了。"——另一守夜者這麼回答。

"他真有兒女麽？沒有人能够證明，倘若他自己不加證明！我久已願他根本證明一番。"

"證明麽？真好像他曾證明過什麽事哩！證明於他是不容易的，他却十分注重人之信仰他。"

"是呀！是呀！信仰使他幸福，信仰他。在老年人便是這麽樣！在我們也一樣的！"——

——這便是兩個老守夜者，畏光明者彼此的談話，一面也悲哀地嗚嗚吹角，這是昨夜在花園牆下的事。

但在我內心幾乎要笑破了，心不知道要走到那裏去，終於掉在橫膈膜裏。

真的呀,因笑而窒住了氣,要算我的下場了,當我看見驢子醉酒,聽到守夜者這麽懷疑上帝。

便是這種疑惑,豈不是也久已過去了麽?誰敢將這種久已入睡的,羞於光明的舊事,重新喚醒!

舊的天神們久已完結:——真的,牠們有過好底快樂底神祇的結局!

牠們不是"黯淡"而逝的,——這是人們虛構的!反之,牠們——趟是——笑死的!

事情是這麽樣的,有一句最無神底話,出自某神之口,——那話是,"只有一個真神上帝!除我以外你不應再有旁的神!"——

——神裏面一個老鬍子,一個嫉妬者,這麽忘却了自己,大嚷了——

那時一切天神皆大笑,摇摇於寶座之上,嚷道:"只有天神們而無唯一真神,不正是神道麽?"

誰有耳朵的,聽呀!——

蘇魯支在他所愛的"花牛鎮"上這麽説。從這兒只有兩天路可以回到他的崖穴和禽畜那裏;因只見近於家裏,他的靈魂也只見歡然。——

歸　來

呵喲,寂寞!寂寞,你是我的家鄉!我久已索居於荒野底遠方,未能流涕而回到你這裏!

現在任你用手指恐嚇我吧，如母親之恐嚇小孩；笑我吧，如母親之笑，任你說："那次一陣暴風似的從我這裏吹出去的，是誰呀？

——

——去時還大喊，我在寂寞裏坐的太久了，荒廢了沈默！這，現在當然又學到了吧？

蘇魯支呵，一切我皆知道，你在羣衆中，比在我這裏是更落漠的，你這孤獨者！

離索是一事，寂寞又是一事，這——你已學到了！而你之在人叢中將只加感覺陌生，鄙野，

——也還是鄙野而且陌生，倘若他們愛你：因爲從頭他們希望被愛護的！

但在我這裏你已經是在家裏在自己的房裏了；這裏你可以說出一切，傾吐一切衷心話，凡隱匿底，鬱結底感情，在這裏皆無用羞慚。

在這裏一切事物皆馴服地歸順你的話，諂媚你：因爲牠們要騎在你的背上。在每一相似法上，你可從此馳入每一真理。

你敢於在此正直無私地向一切事物講話，而且誠然，在牠們的耳朵裏這幾乎是頌讚了，如有人向一切事物——說直話！

但離索另是一事。因爲，蘇魯支呵，你還記得麼？當你有次站在樹林裏，迷途了，不知何去何往，近於死屍，而你的鳥在頭上噪聒。

——當你說："唯願我的禽畜領導我！我覺得在人羣中比在鳥獸中危險。"——那便是離索！

而你還記得麼？蘇魯支！當你坐在你的島上，酒泉之旁，分配於許多空桶，斟與許多渴人，

——直到你終於也口渴，孤獨地坐在許多醉人中，陰鬱地自怨自艾，"'取'豈不是比'與'還幸福麼？而'竊盜'豈不是更比'取'幸福麼？——那便是離索！"

而你也還記得麽？呵！蘇魯支！當你的最寂静底時辰到來，將你從你自己驅開，當其以惡意底耳語向你低訴："說出而且毁滅吧！"——

——當其使你的一切猶豫與沈默痛苦，使你的頹唐底意氣消沈：那便是離索！——

呵喲，寂寞！你，寂寞，我的故鄉！你的聲音多麽幸福而且温柔地向我訴說！

我們彼此不相問難，也不相怨謗，我們時常共同走過開着的門。

因爲一切在你皆公開，而且光明；便是時光也捷足前進。在黑暗裏時光的負担，比在光明裏沈重。

這裏一切"存在"之言語及言語之封皆爲我啟開：一切"存在"欲在此變爲語言，一切轉變在此又欲和我學語。

但在那下面——那裏一切言語皆是虛空的！那裏遺忘與離絶是最上底智慧：那——我現在學到了！

有誰要懂得一切人事的，應該把持一切。但於此我的手太清潔了。

我已不喜吸入他們的氣味，呵呀，我還在他們的喧嚷中與惡氣息裏，生活了那麽久呢！

呵喲，我周圍幸福底寂静！這四處純潔底氣息！呵喲，這寂静如此從深廣底胸懷呼吸清新空氣！呵喲，這幸福底寂静正如何傾

聽!

但在那下面——那裏一切皆在談說，而一切又皆漏聽! 人任憑用洪鐘朗傳其智慧吧，這聲音也爲市場上的小商人的數銅錢聲淹没!

在他們一切皆説話，却已無人知道聽懂了。一切掉在水裏，却已無物掉入深泉。

在他們一切皆説話，然没有一種繼續較長，能歸到一個結論。一切刮刮地叫，但還有誰要静坐在窠裏孵卵呢?

在他們一切皆説話，一切又皆説壞了。凡昨日於時間及其牙齒還太堅硬的: 今日却已咬爛，嚼碎，掛在今日者的嘴邊。

在他們一切皆説話，一切又皆揭破了。凡曾爲秘密與沈潛底靈魂之隱藏者，在今天皆歸於街巷的鐃吹，化爲蝴蝶。

呵喲，人這生物，你這奇巧者! 你，昏巷裏的聲音! 你現在又在我後面了，——我的最大的危險在我後面!

在愛顧與同情中有我的最大危險; 而一切人之生物，皆求愛顧與同情。

以保持着的真理，以傻子的手與癡絶底心，富有同情的小謊騙，——我便這麼常在人間生活。

我喬裝坐於人中，準備了誤認自己，以便較能容忍他們，樂於勸告自己説:"你這傻子; 你不認識人類! "

在人叢裏生活，學不到知人: 凡人皆有許多前景，——遠視的，好高遠的眼睛於此能看到什麼!

倘若他們誤會我，我傻子原諒他們過於原諒自己: 已慣於刻苦自我了，而又時常爲此原諒向自己作報復。

爲毒蠅所嘬，如巨石被惡之水滴滴穿，我這麼坐在他們中間，猶且向自己說：“一切小東西皆無罪的，因其渺小之故！”

尤其是自稱“善人”者，我發現其爲最有毒的蒼蠅：他們不知罪地刺人，不知罪地撒謊，他們怎麼够得上對我——公道！

有誰生活於善人中的，同情教他説謊。同情造成包圍一切自由底靈魂的沈悶空氣。因爲善人的愚蠢是無可測度的呀！

隱藏我自己和我的財富——這，我是在那下面學到的：因爲我發現每人在心智上皆甚貧弱。這便是我的同情的謊語，説我於每人知道的，

——於每人看到而且嗅到的，什麼是心智充足，而什麼又已是精神思想之過多！

他們倔强底智者：我稱他們智慧，而不倔强，——我學到了含含糊糊説話。他們的築墳者：我稱之曰研究者與實驗者，——我學到了將文詞穿鑿附會。

築墳者爲自己掘出了疾病。在舊底積穢下藏了惡臭。人不應觸動這些污陳。應該住在高山上。

以幸福底鼻官，我重新吸入高山之自由空氣了！我的鼻子終於從一切人這生物的氣息裏解放了出來！

爲辛烈底山風所撩，如飲堆花的酒，我的靈魂噴嚏了，——噴嚏了而且歡幸，自祝健康！——

蘇魯支如是說。

論三惡

一

在夢中,在最後的晨夢裏,我夢到今日立於天之涯,海之角,——地球之外,手持一天秤,秤量這世界。

呵喲!朝霞之升太早了:牠將我照醒,這嫉妬者!牠時常嫉妬我的晨夢之光輝。

有時間的可以計度,是好天秤亦可衡量,勁健底羽翮可以飛到,神聖底解謎者可以猜出:我的夢見到世界是這樣。——

我的夢,一隻猛進的帆船,半爲輕舟,半爲狂飆,蝴蝶似的沈默,鷹隼似的急疾,牠今茲何以有耐性與餘閒來稱量世界呢?

難道是我的智慧秘密告訴牠的,我的清醒而且常笑的日間智慧,譏訶一切"無窮的世界"的?因爲這智慧說:"凡有力量之處,必有數量,爲其女主:她的力更强。"

我的夢多麼穩準地覷定了這有限世界,不好奇,不好古,不懼,不求,——

——彷彿一隻豐圓底蘋菓自呈於我手。一隻熟老底金蘋菓,有軟,凉,輕絨似的皮,——世界這麽落到我手裏:——

——彷彿一株樹向我招搖,粗枝大葉的,意志堅强的,已垂曲而可凭,猶復爲疲倦的途人的足几:世界這麽站在我的海角上,——

——彷彿纖巧底手呈來一隻寶匣,——此匣爲羞畏底崇敬底眼睛的驚羡而開:——世界今日也這麽呈於我前,——

——不够謎藏,以祛開人類的愛,又不够明釋,以寢息人類的

心機，——世界今茲雖於我是一件人間底好東西，後面有人那麽説壞話的，——

我多麽感謝我的晨夢，使我在今日之朝秤量了這世界！牠也如人間底好東西歸到我這裏來，這夢與慰心者！

而現在在日間我也作同樣的事，摹擬又放棄這夢的清佳情景，我將以三種最惡的事投入天秤中，入情入理地衡量。——

誰教人祝福的，也教人呪詛：世間三種最被呪的東西是什麽？我將置之於天秤上。

縱慾，貪權，自私，這三者從來被人呪詛，最壞的被稱説與虛張，——這三者我將好好地人道底地秤其重量。

好吧！這裏是岬端，那裏是大海，牠翻湧前來，寒傖而頗阿順，這一百個頭的犬怪，老，忠心，我所愛的。

好吧！我便在這翻湧底海上提起天秤：也還要揀擇一人監視，——你吧，隱者老樹，你這濃香的，圓蓋寬廣，我所愛的樹！——

從現在以達後來的是哪一道橋梁？高者緣何俯就卑者？命令最高者更向上長的是什麽呢？——

現在天秤平定了：我已投入三個重的問題，另一個盤裏載了三個重的答覆。

二

情欲：穿苦行之衣的肉體蔑視者，便以此爲芒刺，信仰陰間世者，斥此爲"世間法"：因其嘲笑這些亂人，播弄這些瘋子教士。

情欲：於痞徒這是慢慢燃燒的火，要將他們焚去的；於一切蟲蛀的木，一切發臭的爛布，這是吐大火舌的洪鑪。

情欲：於自由底心則活潑而且天真，是地上樂園的幸福，是一切“將來”的感謝在“現在”之流溢。

情欲：於萎敗者是一種甜蜜底毒藥，於有雄獅的意志者却是大大底强心劑，與敬慎儲藏的酒裏的醇酒。

情欲：爲較高底快樂與最高底希望之同等幸福。因爲於許多人婚姻是允許的，而且猶有多於婚姻者，——

——於許多人，彼此之不相知，有甚於男子與女子者：——然有誰完全知道，男子與女子間多麽離隔！

情欲：——但我要在思想周圍樹以藩籬了，也在我的文字周圍，使狗彘與浪子不攔入我的園囿！——

權勢欲：是最剛强底狠心人的烙鑵；爲最殘忍者給自己留着的酷刑，焚身堆上黯黯底殘焰。

權勢欲：是惡毒底蝱蟲，附着於最虚妄底民族上的，一切無常底道德之嘲笑者；要騎在任何駿馬任何驕傲上的。

權勢欲：是地震，將一切腐朽者與低窪者消滅，蕩平；丹堊底墳墓的毁壞者轟慝，輪轉，若行天罰；先時底答案邊的閃電底疑問號。

權勢欲：在其顧盼之下人將俯伏，卑躬，盡力，而且比蛇豕也還要卑微，——直到大蔑視從内心呼噪而起，——

權勢欲：大蔑視的可怕的女教師，這大蔑視直面都市與國家，敢於説，“你滅亡吧！”——直到這也從他自身裏喊出來“我滅亡吧！”

權勢欲：於純潔者於寂寞者致其引誘，使其登自滿底高原，如一種慈愛之輝煌，在這世界的天上塗滿紫色底利樂，誘致地。

權勢欲：有誰還會稱之爲欲呢？倘若高崇俯就於權力！誠然，在這種希望與自卑上，並無病態與邪欲！

或寂寞底高崖不永遠守其寂寞，自足自封；或高山臨於谿谷，高原的風吹到低隰：——

呵喲，有誰能加這種"遥情"以洗禮名與榮名！"贈予底道德"吧——蘇魯支曾名此無可名者。

而那時是這麼的——而且真的，這還是第一次！——他的話稱頌這自我欲，是有益底，健康底自私自利之品行，淵源於强固魂靈底，——

——出自有力的靈魂，這當然附有高尚底肉體，美底，優勝底，鮮健底筋骨，四周每一樣東西皆成爲明鏡：

——柔韌且動人的身體，跳舞者，其比象與大致，足以描畫這欣豫自足底靈魂。在這種身體與靈魂，自己的歡樂便自稱爲"道德"。

以此"道德"的善與惡的稱謂，自己的歡樂便如在神聖底樹木下，得有蔭護，以此"道德"的快樂之名，驅開了一切可蔑視者。

從自己驅開了一切懦弱者，說：壞的——便是懦弱！牠以爲可蔑視者，便是常時憂慮者，太息者，悲哀者，及也放棄最微小利益的人。

也蔑視一切以困苦爲樂的智慧，因爲真有在黑暗裏輝煌的智慧，一種夜之陰影智慧，常時悲歎"一切皆空"的！

羞畏底懷疑於牠又以爲渺小，以及凡以爲眼見與手親不如重之以信誓的人：以及一切太輕於懷疑的智慧，——因爲這皆是怯弱靈魂的態度。

更渺小的牠以爲是奉承者，狗性者，立刻傾倒的，與頹唐者；而且也真有這種智慧的，是頹唐，狗性，謹順，奉承。

又更憎恨而且已化爲嫉惡了，便是對於不自衛的人們：吞下毒

唾與惡眼的人,太忍耐的人,忍受一切的人,太自足的人:這皆是奴隸的態度。

或對於天神與神聖的步武爲奴隸的人,或對人與愚蠢底人類思想如此的:總之這幸福底自私性唾棄一切奴隸的氣性!

壞的:牠批評一切摧折與屈抑爲奴的東西,不自由底瞟視眼光,低抑的心,與那種虛僞謙讓底態度,以寬廣底怯懦底嘴唇親吻的。

朽智慧:牠稱呼一切奴隸,老頭兒,疲倦者所弄的滑稽,尤其是教士的惡劣底,反滑稽底,過滑稽底愚蠢!

朽智慧者,便是一切教士,疲弱者,及靈魂上具女人性與奴隸性的人,——呵喲,從來他們的把戲將自我欲弄的多壞!

而剛要以這爲道德,喚作道德呀,詆毀着自私性!而且"無我"——這一切倦於世間的弱者與毒蜘蛛,當有十足理由這麼願望!

但現在於這一切人來了白日,轉變,裁判的劍,那偉大底正午:便將有許多事物公開了!

有誰稱道"自我"健康而且神聖的,以"自私性"爲有福的,誠然,他也將說出他所知道的,這先知:"看呵,牠來了,牠近了,那偉大底正午!"——

蘇魯支如是說。

沈重的精靈

一

我的口才——是尋常人的:於絲綢之兔,我的話講的太粗糙而

且愜心。於一班墨魚與筆狐，我的話又使牠們更感覺陌生了。

我的手——是傻子的手：只苦了桌子和牆壁，以及爲傻子所雕鑿所塗抹的地方！

我的脚——是馬的脚：以此我蹴踏、踐履樹木土石，任意縱橫馳騁，魔鬼似的樂於快跑！

我的腹——難道真是鷹的腹麽？因爲牠最愛羊肉。當然是一隻鷹的肚子了。

以無罪底東西作營養，且以少量的，準備着而且不耐地要飛，從那裏飛去——這是我的方式了。這上面如何不能有點像飛鳥的方式呢！

尤其是，我之仇視沈重的精靈，這是鳥之本性：而且真的，是死敵，勁敵，原始底仇敵！呵喲，我的敵愾何處没有飛到而且迷失過哪！

於此，我已可歌唱——而且也將要唱一歌：即算我獨居於空屋中，只能爲我自己的耳朵歌唱。

當然也有旁的歌者的，必滿座然後能使其歌喉宛轉，其手勢活潑，其眼睛發光，而其心神清醒，——我却不和他們一樣。——

二

有誰一旦教人類以飛翔，也就拔去一切界碑了；界碑也將飛上天去，他將重命地球之名，——曰"輕清者"。

駝鳥跑的比快馬還快了，但牠猶將沈重底頭藏到沈重底泥土裏去：還不能飛的人，亦復如此。

地球與生命於他皆覺沈重；然沈重的精靈是要這麽的！但有誰要變爲輕清，化作飛鳥，他一定要愛自己，——我這麽教說。

當然不是以疾病者，乏弱者的愛：因爲在他們雖自愛也還是臭惡的！

人應當學到愛自己——我如是説教——以一種完好底健康底愛情：庶幾能够堅持自己，而不游離。

這種游離嘗自命爲"隣人的愛"：用了這話當然至今是欺瞞的假冒的極好了，尤其是在那班人人皆覺其累贅的人。

真的，學自愛，不僅是今日明日的命令而已。反之，在一切藝術中，這是最精深，最巧妙，最後，而且最堅忍的一種。

於主有者，一切所有物皆善藏了；一切寶藏中唯有自己的最後被發掘，——沈重的精靈是這麼弄的。

幾乎在搖籃裏人們便給我們以沈重底名詞與價值，"好"與"壞"——便是這種贈品的名稱。因此之故，我們生活下來乃爲人所原諒。

因此人讓小孩到自己這裏來，以此也禁止其自愛：沈重的精靈是這麼弄的。

而我們——我們忠實地拖起旁人給我們的，荷上硬肩，走上崇山峻嶺！我們流汗了，旁人便對我們説："是呀，人生是難於負担的！"

但只有人自己是難於負担的！那是因爲，他肩起太多外物了。他駱駝似的跪下，讓自己好好裝戴上貨物。

尤其是剛强底，忍耐底，虔敬內存的人，他負担着太多外間底沈重底名詞和價值了，——這麼於他人生便好像一片沙漠！

而且誠然！便是許多自己的東西也難於負担！人的許多內心底事物也如同牡蠣，甚可厭，流滑，難於捉摸，——

——這麽便不得不有取於華貴底外殼和精美底彫飾了。但這種藝術是必需學到的：要有外殼，美底光瑩，與明哲底盲目！

還有，在凡人有許多事是瞞過了，許多外殼太微小，憂悲，而且太成其爲外殼的。許多隱藏的善美與力量永遠未曾被猜透；最珍貴底佳肴未曾得到一嘗試者！

女人知道的，最珍貴之物：還稍肥一點點，還稍瘦一點點，——呵喲，多少命運便繫於這一點點上！

人是難於發現的，更難的是發現自己：智慧時常誆騙了靈魂。沈重的精靈是這麽弄的。

但那人發現自己了，如其說：這是我的善惡，因此堵住了那土撥鼠與侏儒的嘴，說"皆善皆惡"的。

誠然，我也不喜歡這麽一種人，以爲什麽皆好，而這世界簡直是最好的。這種人我稱之曰"一切滿足者"。

一切滿足，知道嘗味一切東西的：未爲佳口味！我崇拜執拗又挑剔底舌頭與胃腸，學到了說"我"，"是"，"不是"者。

嚼碎一切，而且消化之——這却是真正底豬態度！老是說"噫——呀——"，這唯有驢子學到了，及像那種心智的人！

深黃色與火紅色：我的趣味合乎這樣，——這趣味將血調入一切彩色裏。有誰粉白他的房子的，便向我洩漏了一個粉白的靈魂的祕密。

這班人愛木乃伊，那班人又愛鬼影；二者皆是血與肉的仇讎——呵喲，二者皆多麽違反我的趣味！因爲我愛血。

那裏，我當然不會居住或留連，每人所唾棄而且嘔吐之處：這已經是我的趣味，——我寧肯居於盜賊與僞誓者中。因爲沒有人

嘴裏含了金子。

但與我更相反的，便是承唾之人；我發現的人的最可恨的惡獸，已稱之曰寄生蟲：他不要愛，而又要在愛裏生活。

凡只有這一種選擇的人們，我皆目爲不幸：便是化爲惡獸，或惡獸的管束者：在這種人中我當然不會蓋起房子。

凡必須老是等待着的人們，我也皆目爲不幸的，——皆違反我的口味，這一班税吏，商人，國王，及其他地主或店主之類。

誠然，我也學過等待；而且學的澈底，——但只是等待我自己。尤其我學到了站，走，跑，跳，攀緣，跳舞。

這便是我的教訓，有誰要一旦學得飛行的，必先學站立，行走，快跑，攀緣，跳舞，——人不是一飛便能飛行的！

我學到了用繩梯緣上一些窗户，以敏捷底腿猱升桅檣：坐於高底智識的桅桿上，在我以爲是不甚小的幸福，——

——如同一小火光摇摇於高桅之上：誠然是一點小光明，但於被風浪捲去的水手與船破了的人，這仍然是一大安慰！——

繞了許多路道，用了許多方法，我達到我的真理：不是由一長梯升於高處，使我的眼光能投射到我的遠方。

我未嘗高興問路，——這老是違反我的口味的！我寧肯請問而且試行道路本身。

我整個的行程便是嘗試而且詢問，——而且真呀，對於這種問題也該學到答覆的！這却——是我的嗜好：

——非好，非壞，却是我的嗜好，於此我既無羞慚，復無隱秘。

"這——於今是我的路，——你們的路呢？"這麼我答覆向我"問路"者。這路——這原來是没有的！——

蘇魯支如是說。

新舊標榜

一

我坐在這兒等待,周圍是破碎底舊標榜,以及寫定了一半的新榜示。我的時辰何時來到呢?

——我的下降與沒落的時辰:因爲我還要走入人類一趟。

我是等待這:因爲起初必有事象告訴我,這是我的時辰了,——便是酣笑的雄獅與羣飛的鴿子。

其間我如同一個有閒暇的人,向自己說教。沒有人告訴我新事物:所以我還是說起我自己。——

二

當我來到人中,我發現人們皆居於一種老成算上:凡人皆自以爲久已知道,何者於人爲好爲壞。

一切道德之討論於他們好像是舊的可厭的事物了;有誰願得好好的睡,在入睡前猶談起"善"與"惡"。

這睡夢給我擾醒了,當我說:所謂善與惡者,還沒有人知道,——除非是創造者!——

這却是爲人類立目標的人,爲地球創意義,開未來者:這人方創出何者爲善爲惡。

而我也教他們推倒老的講壇,及凡那古老成算佔據之處;我教他們嘲笑他們的偉大道德教師,和聖哲,和詩人,及救世者。

我也叫他們笑那陰森底智者，及坐在生命樹上警告着的黑色的嚇鳥者。

我自己坐在他們的大墓道上，居於屍骸與鳶鴉之側——我笑他們的一切已往過去，及其萎靡的頹廢的光榮。

誠然，我如同傻子或教懺悔的教士，大聲疾呼，呪駡一切關於其偉大者或渺小者，——他們的至善甚至又那麼渺小呀！至惡也那麼渺小呀！——我如此嘲笑。

我的聰明底遥情，這麼從內中叫出而且大笑了，這生於山谷間，真是一種狂放底智慧！——我的騰飛而上的偉大底遥情。

這時常引開我，引上，引遠，當我正在酣笑裏，我便如一箭離弦，颼然穿過醉於日光的欣樂，

——飛入遥遠底將來，夢所未見之處，投入炎熱底南荒，彫塑師未曾夢到之鄉：在那裏天神之舞蹈皆羞於服飾，——

——我之以比喻説教，詩人似的踟蹰，口吃：誠然，我羞於還得成爲詩人！——

那裏一切轉變在我彷彿皆是神之舞蹈，神之威武，而這世界是脱羈，被遺棄，逃回到自己：——

——成了天神們的一番永遠的遁離自己，重尋自己，成了天神們的幸福底自相矛盾，自相調和，自相連屬：——

那裏一切時光在我皆覺得是"頃間"的幸福底譏嘲，在那裏"必需"即是"自由"本體，幸福地與自由的芒刺相嬉娛，——

那裏我重逢我的舊魔鬼與勁敵，沈重的精靈，和牠所創造的一切：强迫，法規，需要和後果和目的和意志及善與惡，——

難道那裏不能有跳過去的跳到外面去的麽？爲了輕者最輕者

的緣故——那裏不應有土撥鼠和沈重底侏儒麽？——

三

那裏也正是我在路上拾得"超人"這名詞的地方，而人便是必得加以超過的東西，

——而人類不過是橋梁而已，非終極：幸福地自慶其正午與晚間，以爲達到新底朝霞之路：

——蘇魯支關於偉大底正午的文字，及此外我所懸於人類上的，如紫金色的殘陽。

真的，我還讓他們看到新底星辰並新底良夜，在雲端與白日和黑夜之上，我鋪張着笑如一張彩色的天幕。

我教給他們一切我之爲詩與計劃：凡於人之爲碎片，爲謎疑，爲可怕的偶然者，皆將其詩化爲一，加以聯繫，——

——爲詩人，解謎者，和補救偶然者，我教他們創造將來，而一切過去的——以創造補救。

——將人之過去的加以救贖，將一切"既往者"改造，直到意志說："但我是這麽願望的！便也將這麽願望——"

——我稱這爲救贖，我教他們單稱這爲救贖。——

——現在我等待我的救贖了，——還要最後到他們那裏去一趟。

因爲我還有一趟要到人羣中：在他們中間我將沒落，臨死我將給他們以我的最富裕底贈品！

這我是從太陽學到的，當其下落，這豐饒者，從無盡的寶藏中，牠將黃金注入海裏，——

——那麼的呀，便是最貧窮的漁人，也打着黃金之槳！這我曾看見了，看不足，我的眼淚便不斷地傾流。——

蘇魯支也將像太陽一樣沒落：現在他坐在這兒，等待着，周圍是古老底斷缺底標榜，也還有新的，——半寫定的。

四

看呵，這裏是個新榜：但我的兄弟們那裏去了，和我將其搬入谿谷與肉心中去的兄弟們呢？——

我的對遠者的大慈愛這麼命令的：不要原諒你的隣人！人這東西，是應該加以超過的。

有多式超過的路道和方法：你看去吧！只有一個丑脚想："人也可以跳過。"

便是在旁人中也要超過你自己：而且也是一種特權，倘若你能奪取，便不要讓旁人給你！

凡你之所爲，沒有人能向你更作。看呵，原來沒有報償。

凡不能命令自己的，應該服從。許多人能命令自己，但他之服從自己，差的還遠！

五

高貴靈魂者流願望這樣：他們不要白得什麼，尤其是生命。

凡是卑鄙者，當然願意白白的生活：但我輩旁人，生命是自奉呈於我們了，——便常常想，有什麼最好可以還報！

誠然，這是一番冠冕話，若說："凡生命之應允我們的，我們便要爲生命——守之！"

人不應願望享受，倘若於享受無所奉獻。而且——人不應該想望享受！

享樂與天真皆是最可羞之事：二者皆不可求。人應該皆有之，——但其初猶應尋求痛苦與罪過！

六

我的兄弟呵，凡爲長子的，時常是被犧牲掉的。如今我們却皆是長子。

我們皆在秘密底犧牲台上流血，我們一皆爲致敬於古之偶像，燔炙而且焚枯了。

我們的精華正稚弱：這刺激起老饕。我們的肉正肥嫩，我們的皮膚不過如羊的皮膚，——我們怎能不刺激起老的偶像祭師呢！

他還住在我們中間呢，這老祭師，將我們的精華供他的口腹燔炙了。呵呀，我的兄弟們，長子如何不成爲犧牲呢！

但我們這種人物也願這樣；而我也愛那班不願保存自己的人。我以整個底愛愛沒落者：因爲他們度到彼面。

七

真實——唯少數人能！能之者，猶或不願！最不能的，是善人們。

這班善人呵！善人從不說真理；如此爲善，於精神是一種疾病。

他們馴伏，這班善人，他們自卑，中心隨之，本體順之：但有誰順從的，是不聽自己的話！

一切,凡爲善人所稱爲不善者,該應結合,生出一種真理:然我的兄弟們呵,你們是否够惡,能有這一種真理麼?

荒謬底嘗試,長久底懷疑,殘忍底否定,嫉惡,加於生活者之割切——這些事是何等稀少的聚在一處!但從這種種子中,將生出——真理!

一切智識至今皆生於惡心之旁!爲我毀滅吧,智識者呵,毀滅那些老的標榜!

八

倘若水上有木材,倘若河上架了板橋與欄桿:真的,便沒有人相信說"一切皆在河流裏"的了。

便是傻子也反對他。"怎麽?"傻子説:"一切皆在河流裏麽?木頭與欄干皆在河上面"。

在河流上面的一切皆是固定的,一切事物之價值,橋梁,義意,一切"善"與"惡",這皆是固定的!"——

然若來了嚴寒底冬天,河流的管束者:便是最聰明的人也學得疑惑了;而且,真的,不但是傻子將說:"一切不皆當——靜定麽?"

"根本一切皆是靜定的",——這是一個正當底冬之教訓,是無結實的時代裏好教理,是冬眠者和懶人的好慰安。

"根本一切皆是靜定的,"——但融風却於此爲反宣傳!

融風,這牯牛,不是耕牛,——一條怒烈底牛,一個毀滅者,用憤怒底角破開堅冰!而堅冰——又折毀板橋!

我的兄弟們呵,現在豈不是一切皆在河流裏麼?一切板橋木柵不皆是掉在水裏了麽?有誰還把持着"善"與"惡"?

"我們不幸呵！我們又大幸呀！融風吹了！"兄弟們爲我到各街巷裏這麼宣傳去吧！

九

有一種古老底幻想，名叫善惡。這幻想的車輪，只今圍着說預言者和談星相者輪轉。

有個時期人們信仰卜休咎和占星象的人：因此皆信仰"一切皆命運，你當如此，因爲你將必定如此！"

而人們又不信仰一切卜筮和圖讖者了：因此皆信仰"一切皆自由，你能如此，因爲你要如此！"

我的兄弟們呵！關於星象與將來，只是幻想過，而未嘗有人知道過，因此善惡至今也只是幻想過，而未嘗被知道過！

十

"你不應當偷盜！你不應當殺人！"——這種話在從前有人稱爲聖言；人們跪拜頂禮；赤足恭敬。

但我請問你們：世界上還有比這些聖言更好的强盜和殺人者嗎？

一切在生活本身裏，豈不皆是——偷盜和殺戮麽？而這種話稱爲聖言了，另一方面不也是殺死了——真理麽？

或者這是死之說教，凡與生命相違反者，皆稱之曰聖善？

——呵喲，我的兄弟們，毁滅吧，爲我毁滅古老底標榜！

十一

這是我對於一切已往者的哀憐：我見到，往者皆已棄置了，——

爲了來者，每一代人的慈惠，精神，與瘋狂皆棄置了，而凡一切既往者，皆改成了這一代的橋梁！

大權勢的主者可以生出，大巧底怪物，以他的仁愛或不仁，勉强又勉强一切已往者：直到這皆化爲他的橋梁，和豫兆，和先驅，和鷄鳴之聲。

這却是另一危險，我的另一種哀憐，——有誰是鄙惡的，他的記念直回溯到他的祖父，——直到他的祖父，時代方斷絕了。

這麼一切往者皆棄置了：因爲這有一日將可能的，鄙惡者做了主子，將一切時代在淺水裏淹死。

因此，我的兄弟們呵，應該有一派新貴族，反對一切鄙惡與强權主子的，從新在新的標榜上寫定“華貴”二字。

這需要許多華貴者，各種華貴者，以竟然成一貴族！或者，如我有次用譬喻說的：“有多數天神，而無唯一真神，正是神道！”

十二

呵喲，我的兄弟們，我尊崇你們，指示你們成爲新貴族。你們便應成爲生聚者，教訓者，爲將來之播種人，——

——誠然，不是化爲一班貴族，你們像商人一樣，可以用商人的黄金捐來的：因爲凡有定價者，便少真價值。

不是何自而來，更使你們尊貴了，却是你們何往！你們的意志

和你們的脚，欲越過你們而上的，——造成了你們的新尊貴！

誠然，不是你們曾服侍過皇子——皇子還算什麽！——或爲立者之撑持，使其更安穩不動！

不是你們的氏族在宮廷中轉高貴了，而你們學到了華貴，如同一隻彩鶴，在淺溪中竚立移時。

——因爲能立是廷臣的一種福賜；而一切宮廷中人皆信仰死後的幸福必有一種是——賜坐！——

也不是一種人稱爲神聖底精靈，將你們的祖先導入可頌讚的國土。那是我所不頌讚的：因爲一切樹中最壞的一種——十字架——生長之處，那土地無可頌讚！——

——而且誠然，無論這"聖靈"將牠的騎士導往何處，常是這麽一種行列——有羊，鵝，歪頭，木腦爲之前驅！——

我的兄弟們呵，你們貴族不應回頭，却應該前望！你們皆應被遠斥，投荒，離開了故鄉與祖國！

你們應該愛兒童之國土：這愛成爲你們的新尊貴，——在最遠的海中未經發現的！我命你們的風帆向之駛去，尋求而又尋求！

在兒童身上你們應該補救你們之曾爲父祖的兒童，一切已往者你們應當這麽救贖！我將這新榜懸於你們之上！

十 三

"爲什麽生活呢？一切皆空！生活——是打稻草；生活——是自焚燒而不得溫暖。"——

這種古典底嘮叨仍然被認爲"智慧"；因其古老而又作霉氣，於是更受推崇。便是腐朽也尊貴化了。——

兒童可以這麽說:他們羞畏着火,因爲火曾灼傷他們! 在古老底智慧之書裏,也有許許多多兒戲。

而且有誰常"打稻草"的,他怎敢詆毁打稻草的工作呢! 人應該封住這種傻子的口!

這種人坐到桌子邊,不帶一點食物來,并好的饑餓也没有,——而他們大加誹議説:"一切皆是空虚的!"

但好好吃,好好喝,我的兄弟們呵,真不是空虚底藝術! 毁滅吧,毁滅這班永不歡樂的標榜!

十 四

"於純潔者一切皆是純潔的"——民衆這麽説。但我告訴你們:於豕彘一切皆是豕彘的!

因此幻夢者和垂頭喪氣的人,其内心也下垂的,這麽説教:"世界本身便是個污穢底魔鬼。"

因爲這班人皆没有清潔底靈魂;尤其是那班人,除非從世界後面看世界,是不得平静或休息的——那班陰間世者!

我直面這班人説吧,雖然這話聽去好像傷雅,世界之像人,因其也有臀部,——這一點是真的!

在世界上有許多污穢,這一點也是對的! 但世界因此還不是一個污穢底魔鬼!

這其中是有智慧的,世界上有許多東西氣味不佳:憎惡本身也造成羽翼,和預感源頭的力量!

在最優美底東西上也還有點點可惡之處;而最優美者也還是應該超過的東西!——

我的兄弟們呵，這其中是有智慧的呀，世界之有許多汚穢！

——

十 五

這種話我聽到虔敬底陰間世者向他自己的良心說；而且真的，沒有惡意和虛僞，——雖然在世間沒有比這更虛僞更可惱的事了。

"讓這世界自爲其世界吧！不必舉起一個指頭反對牠！"

"讓他去吧，有誰願意將人民絞，刺，剥，削，不必舉起一個指頭反對他！那麼他們便學到厭離世間了。"

"而你自己的理智——你自己也應該將其扼死，絞殺；因爲那是這世間的理智——然後你自己將學到棄絶這世間。"——

——毁滅吧，毁滅吧，我的兄弟們，爲我打毁這班虔敬者的老標榜！斥破這班詆毁世間者的鬼話！

十 六

"有誰學的很多的，便忘廢了一切强烈底欲求。"——如今人們在黑暗底街巷中竊竊私議。

"智慧使人疲勞，没有事情值得做；你應該無欲求！"——我親自發現這新標榜掛在公共市場上。

毁滅呵，我的兄弟們，也爲我折毁這新榜吧！厭倦世間者將其掛上去的，還有死之説教者，還有獄吏：請看呵，這也是勸當奴才之説教！——

因其學的很壞，學不到最好的，或一切又太早，或一切又過速：因其吃的很壞，便損傷了胃，——

——一個損壞底胃便是他們的精神：這勸人死去！因爲真的，兄弟們，精神便是一個胃！

生命是一道喜樂底源泉：但於從損壞了的胃腸說話的人，這苦惱之父，一切源流皆已毒壞了。

智識，這於獅子意志者是喜樂！但有誰疲倦了的，他自己只是"被願望"而已，一切波浪和他玩弄。

而這也時常是弱者的態度：他們在自己的道路上迷惑了。他們的疲倦也終於問道："我們從前爲什麼走路呢！什麼都是一樣！"

於這班人這種說教是睦耳的："没有什麼事值得的！你們應該無欲求！"這却是勸爲奴才之說教。

我的兄弟們呵，如一陣清新底飄風，蘇魯支吹到倦於道途的人們了，他還要使許多鼻子噴嚏！

而我的自由底噓氣也吹透垣牆，吹入監獄中，和囚縶的精神羣！

願望使人自由，因爲願望便是創作：我這麼說教：而只爲了創造你們應該學習！

便是學習你們也應從我學，善學之學！誰有耳朵的，聽吧！

十　七

那裏有一條船，——渡過去也許便到了偉大底空虛裏。——但有誰要來乘這"也許"呢？

你們裏没有人來趁這死之虛舟！然則你們如何要爲厭倦世間者呢？

厭倦世間者！而你們曾不爲奪去地球者！我發現你們永是貪戀地球，且猶愛好此對地球之厭倦！

並不是空空的你們的嘴唇下垂，——上面也還懸着一個小底地球之願望！而且在眼中——那面不是浮起一小朵未忘的地球之快樂的彩雲麼？

地球上有許多好的發明，有的有益，有的有趣：因此地球是可愛的。

而且真有各種很好的發明的東西，大有類於女郎之乳：有用亦又可人。

但你們厭倦世間者！偷生人世者！人應該用夏楚鞭笞你們！鞭笞使你們的腿重變活潑。

因爲，設若你們不是病人和衰憊底卑劣者，地球之所厭倦的，便皆是狡獪底懶動物或偷偷摸摸的饞嘴的狸貓。而設若你們不願重新歡樂地行走，你們便應該——渡過去！

於不可救藥者人不應爲之醫治：蘇魯支這麼說教，——所以你們應該渡過去！

但這需要更大底勇氣，作一結束甚於作一首新詩，這，一般醫生和詩人皆知道的。

十 八

我的兄弟們呵，有疲倦製作的標榜，有懶惰造成的標榜，腐敗底懶惰：雖然所說的大致相同，而所希望被聽取的大不一致。——

看這班憔悴者吧，他距離他的目的地只有一咫尺了，而因疲勞之故他這麼賴皮地躺在灰土裏，這勇猛者！

因疲勞，他欠伸於此路塗，和土地，和目的地，與他自己，他不想再前進一步了，——這勇猛者！

於是太陽曬上他了，野狗來舐他的汗，但他固執地躺在那裏，寧肯憔悴而死。——

離他的目的地一咫尺間而憔悴欲死！真的，你們將要揪住他的頭髮提他上他的天去呢，——這英雄！

最好讓他躺着吧，躺在他那地方，使睡神降臨他，那安慰者，且落下涼爽底淅瀝底雨。

讓他躺的自己一覺醒來，——直到他斥退一切疲勞，及疲勞之因他所教示者！

只是要，兄弟們，叱去他身邊的狗，懶惰底潛侵者，及一切麕聚的毒蟲，——

——一切"受了高等教育者"的麕聚的毒蟲，那飽吸每個英雄的血汗的！——

十 九

我在身邊劃出圓周，和神聖底界限；與我同登只見其高的山的人只見其少：我造成了一帶山脈，以只見其神聖的羣峯。——

無論你們和我共登於何處吧，呵喲，我的兄弟們，留心呀，要沒有一隻寄生蟲與你們同上！

寄生蟲：那是一條毒蟲，蜷伏的，蜿蜒的，要因你們的疾病創傷之暗處而養肥的。

而這便是牠的藝術，牠能猜透登山的人們何處疲勞了：在你們的憂患與頹唐，在你們輕和底羞怯中，牠建造了牠那可恨的巢穴。

凡强健者乏弱而尊貴者過溫厚之處，——牠便乘機而入，建築

了牠那可厭的穴居，寄生蟲大抵居於偉大者的小創傷的隱處。

存在者最高尚底一種是什麼，而最卑劣底又是什麼呢？寄生蟲是最卑劣底一種，但有誰屬於最高尚底種性的，喂養着最多數寄生蟲。

那靈魂，具備最長的梯子，而能下降最深者：這如何不爲最多數寄生蟲所依附呢？——

——最淵博底靈魂，在本身中能奔跑，迷失，及游移到最遠的；最必需底靈魂，因高興而突入偶然中的：——

——存在的靈魂，沒入轉變中的，有着的靈魂，要達到願望與期待的：——

——逃開自己的，而又在最寬廣底盤旋上追及自己的，最智慧底靈魂，癡愚最甜蜜地訴與的。——

——最自愛的，其中一切事物皆有順流與逆流，潮湧與潮退的，——呵喲，這最高尚的靈魂怎能沒有最壞底寄生蟲呢？

二十

兄弟們呵，難道我很凶惡麼？但我說，凡落下的，也應該再加以推倒！

今日之一切——墮下了，頹敗了：有誰願意加以保持！但我——我還要將其推倒！

你們識得那石頭一直滾下深谷的快樂麼？——今日之這班人：看吧，他們如何一直滾下我的深谷！

兄弟們呵，我不過是較好底演劇者的一場序幕戲！一個榜樣！照我的模樣做去吧！

而你們不教其飛翔的人，爲我教其——疾速墮下吧！——

二十一

我愛勇者，但爲一俠士是不够的，——人應該知道在何者身上可以逞豪俠！

時常這其中有大勇力存，自持，走過去完事，以便留待自己應付更值得底强敵！

你們應該有仇敵可憎恨者，但不應該有仇敵可藐視者：你們應該自矜於有此仇敵：這麼我從前也教過一趟了。

我的朋友們呵，你們應將自己留待更有價值的强敵，因此你們必須放過許多人，——

——尤其是放過許多痞徒，在你們的耳際喧喧於民衆和民族的。

使你們的眼睛不沾染他們的贊成和反對！那裏有許多是非，看去便使人生怒。

看到裏面，打到裏面，——在那兒二者是一事：因此，走到樹林裏去吧，使寶劍卧下！

走你們的路吧！讓民衆們民族們自走他們的路！——誠然是黑暗底路，上面沒有一綫希望的光明閃耀！

讓小商人統治着吧，——凡一切仍然發光的，只有小商人的黄金之處！已不是皇王的時代了：凡今日之自謂民衆者，不值得有皇帝。

看呵，看如今各個民族所行所爲，皆像小商人一樣了，他們仍從各個廢料堆裏揀取最小底利益！

他們彼此窺伺，也略略互相誘致，——稱之曰"好邦交"。呵喲！真是幸福底古時，有一個民族說："我將爲各民族——之主！"

因爲，兄弟們：最優者應該統治，而最優者也願要統治！倘若有教訓與此不同的，那裏——必缺乏優秀者。

二十二

倘若他們憑空得着麵包，苦呵，他們還將爲什麼事喊叫呢！他們的給養，——便是他們的正當底保持；他們應覺其難得！

他們皆是猛獸：便是在他們的"工作"裏——也仍然有刼掠，在他們的"報酬"裏，也仍是欺騙！因此他們將覺其艱難！

於是他們將變爲較好底猛獸，較精深，較明智，而且更像人了，因爲人是最好底猛獸。

人已經從一切動物刼去了牠們的美德：這便是爲何一切動物在人最爲難。

只有飛鳥還是超過他。倘若人還學了飛呢，苦呵！他的猛獸慾將高飛至於——何許！

二十三

我希望男子與女子這樣：一者善戰鬥，一者善生育，二者却皆善於跳舞，以頭以足。

那一日在我們便是荒廢了，倘若没有跳一趟舞！而且在我們每種眞理便是虛僞的，倘若其中没有一點可笑！

二十四

你們的婚姻：留心，看這不是一種壞結合！你們聯的太快了，便結果出——破婚！

而破壞婚姻猶勝於委曲婚姻，欺騙婚姻！——有女人和我說過："我誠然破壞了婚姻，但婚姻先已破壞了——我！"

怨耦我時常發現其爲最狠毒底好尋仇隙者：他們要以全世界報償其不能獨自走路。

爲了這緣故我要誠實人彼此說："我們戀愛了，但讓我們看看是否保得住相愛之情！或者我們的婚約是誤會麽？"

——"給我們一個期間和小姻緣，使我們看到是否够得上大婚姻！這是一大事呀，時常二人相侶！"

這麽我奉勸一切老實人；倘若我不同地勸告，另作一說，則我的向超人及於一切將來者的愛，還算什麽呢！

不但是將你們蕃衍下去而已，却要向上孳生——於此，我的兄弟們呵，惟愿婚姻的園地幫助你們吧！

二十五

有誰追溯老底淵源如果變聰明了，看哪，他終於要尋求將來的水源，新底淵源。——

兄弟們喲，不久將要興起新底民族，新底泉水將下注於新底谿谷。

因爲地震——窒塞了許多泉井，造成多少人焦渴的：也啟發出許多內裏的力量與祕密。

地震使新底泉水開流。古老民族的地震裏，新源泉湧出。

有誰在那裏喊着說："看這兒呀，供多數人渴飲的泉井，慰多數人遠懷的一顆心，使多少工具得其用的一種意志"，——於是圍着他聚成了一民族，便是，許多嘗試者。

這裏試行的是——誰命令的，也得服從！呵呀，有多少長期的尋求，和揣測，和失算，和學習，與重新嘗試！

人類社會是一種嘗試，我這麼說教，——一種長久底尋求：所尋求的，是命令者！——

——一種嘗試呀，我的兄弟們！而不是"結約"！毀滅吧，爲我毀掉軟心人和中庸者的這名詞！

二十六

我的兄弟們呵！一切人類的將來最大危險在何處呢？豈不是在於善人和公道者麼？——

——在這班人，心裏這麼感覺而也這麼說的："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善的公正的了，而且也皆有之；苦了那班還在尋求的呀！"

無論惡人造成了什麼損傷：善人所作的損傷是最損害底損傷！

無論造謡欺世者造了什麼損害：善人所造的損害是最有損害的損害。

我的兄弟呵，有人曾看透正人和善人的心，說："這皆是法利賽人。"但旁人不懂他。

善人和正人不敢懂他：他們的精神是封於善心以內了。善人的魯鈍是不可測的聰明的。

但這是真理，善人必定是法利賽人，——他們毫無去取！

善人必定將自己發明道德者釘上十字架釘死！ 這便是真理！

但這後者發現了他們的土地的——善人與正人的內心和天地：——便是在那裏問的人："他們最憎恨什麼人呢？"

他們最憎恨創造者：毁滅老的價值和標榜的人，毁滅者，——他們稱之爲罪犯。

因爲善人——他們不能創造：永是結末的開端：——

——他們釘死在新標榜上寫定新價值的人，使將來犧牲於自己，——他們釘死了一切人類的將來！

善人們——他們永是結末的開始。——

二十七

我的兄弟們呵，你們了解這話嗎？和我從前有次説過的"末人"？——

一切人類將來之最大危險何在？豈不是在於善人和正人麼？

毁滅呀，爲我毁滅這班善人和正人！ ——我的兄弟們呵，你們也聽懂了這話麽？

二十八

你們逃開我麽？ 你們驚恐了？ 聽了這話戰慄麽？

我的兄弟們喲，當我叫你們毁滅善人及其標榜：我方開始舟運人類凌駕其大海的高潮。

於是乎大驚恐來到了，大環顧，大疾病，大憎惡，大暈船。

善人曾教你們以虚僞底泊岸，虚設底安全：你們真是生長且安

處於善人的欺騙裏了。一切皆澈底地爲善人所誑過所曲折了。

但有誰發現"人"之陸地的，必也發現了"人類將來"之鄉。你們於今當成爲航海者，勇猛，堅毅！

及時端然行走，呵喲，兄弟們，學着端端正正行走！海上風暴生了：許多人要賴你們重新振作起。

海上暴生風浪了：一切皆在海裏。好吧！振作起來！你們老水手的雄心！

什麼祖國！我們的舵要轉向那裏，我們的"兒孫國"之所在！到那裏去吧，比暴風浪底海水更奮迅，我們偉大底遥情前湧！

二十九

"爲什麼這般剛强呢？"——煤炭有次向金剛石說："難道我們不是近親嗎？"——

爲什麼這般柔軟呢？我的兄弟們呵，我這麼問你們：你們豈不是我的——弟兄麼？

爲什麼這般柔軟，這般退讓而且卑恭呢？在你們心裏爲何有這麼許多否認和離絶之情？而你們的眼光裏又這麼少命運？

設若你們不願成爲命運，和不屈不撓的人：你們怎能與我一同——戰勝呢？

而設若你們的剛强不願吐露鋒芒，割切，碎斷：你們怎能一旦和我共同——創造呢？

蓋創造者皆剛强。而這於你們應該覺得是幸福，將你們的手壓在千年時代之上，如印在蠟上，——

——幸福呀，在千年的意志上放筆直書，如寫銅版，——比銅

還堅硬,比銅還高貴。只有最高貴的是純粹堅剛的。

這新標榜,我的兄弟們呵,我將其懸於你們之上:剛强起來吧!——

三 十

呵喲你,我的意志!你,一切困難之轉機,你,我之必需!保護我捨置一切小勝利吧!

你,我靈魂的安排,我稱呼曰命運的!你,我內中者!超乎我者!保存我留待成爲一個偉大底命運吧!

而你的最後的偉大,我的意志呀,也留存到你的終結吧,——使你在你的勝利中不屈不撓!呵呀,誰沒有屈服於自己的勝利的!

呵呀,誰的眼沒有在這沈醉底黃昏裏黯淡下去!呵呀,誰的脚不曾搖搖,忘廢了在勝利中——堅立!

使我有一天於偉大底正午準備了而且成熟了:有備而且已熟,如紅的鎔銅,如蓄劇雷的垂垂之雲,如張滿的乳,——

——準備歸於我自己,歸於我的最深藏底意志:如良弓熱望其鏃矢,鏃矢渴想其標星。——

一顆標星,在牠的偉大的正午是準備了,成熟了,熾然,透穿,慶幸於毀滅底太陽的飛箭。——

一個太陽本身,和一個不屈不撓的太陽意志,在勝利中準備毀滅的!

意志呵,一切困難之轉機,你,我的必需!保存我留待一偉大勝利吧!

蘇魯支如是說。

病 愈 者

一

一日之晨，離他回到巖穴後不久，蘇魯支從卧榻上瘋子似的跳起來，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大叫了，那樣兒彷佛是還有一個人躺在他的榻上，不想起身。蘇魯支叫的那麽響，他的禽畜便皆驚奇地跑攏來了。於是乎從接隣的各個洞穴各個角落裏驚起了種種動物，或飛，或翔，或爬，或跳，各從其類，以足以翼。蘇魯支却說出這番話：

起來吧，深沈底思想呵，出於我的深淵！我是你的晨鷄和曉色，沈睡的蟠蛇呵：起吧！起吧！我的鳴聲應將你噪醒了！

解開你耳朵的鎖鍊吧：聽呀！我要聽你說話！起來呀！起來呀！這裏够有雷聲，使墳墓也驚聽了！

將睡夢與昏蒙，盲昧，從你眼上拭開！也用你的眼睛聽我說話：我的聲音對於生而盲者還是一種救治呢！

你如果醒了吧，便應該永遠清醒。我的態度當然不是將老祖母從睡夢裏叫醒來，又叫其——睡下去！

你驚動了，欠伸了麽？哮喘麽？起來！起來！不要喘氣——你應該說話！蘇魯支這無神者叫你了！

我，蘇魯支，生命的辯護人，苦難的辯護人，循環的辯護者——我喚你呀，我的最深沈底思想！

祝福我呀，你來了，我聽你說話！我的深淵有話說了，我已將最末的深沉處翻到光明中來！

祝福我呵！來吧！伸出你的手——哈！這樣吧！哈哈！——可厭，可厭，可厭——我可苦呵！

二

蘇魯支幾乎還沒有說完這話，便死人似的倒下，而久久寂如死人。當其重復回到知覺，便已色如死灰，戰慄不自持，只能躺着，長久不願飲食。這情況在他繼續了七天；他的禽畜晝夜不離的守護他，除了那隻鷹飛去，啄回食物。凡其所劫奪所持回者，皆放在蘇魯支的卧榻上；終於使蘇魯支躺在黃的和紅的槳菓，葡萄，玫瑰蘋果，香草和松實堆中。在他的脚下安排了兩隻羊，是那鷹辛苦從牧人處刼得的。

最後，七天過了，蘇魯支從榻上坐起來。取了一枚玫瑰蘋果在手，嗅了，覺得氣味芳香。於是他的禽畜相信，是可以和他談話的時候了。

"蘇魯支呵，"他們說："你也這麼躺了七天了，合着眼睛：你不要重新站立起來嗎？

走出你的崖穴呵，世界如一座花園等待你。風含滿了濃香要向你吹來；溪流也願隨你流去。

自從你獨居了七天，一切事物皆想念你，——走出你的崖穴吧！一切事物皆願爲你的醫生！

也許於你來了一種新智識麼，一種酸楚的，沈重的？你躺着好像發酵的麵，而你的靈魂呵，上昇，超於六合。——"

——呵呀，我的動物們，蘇魯支回答說，便這麼說下去吧，讓我靜聽！聽你們的談說使我清醒：凡談論之處，那裏的世界於我便

像一座花園。

多麽可愛呵,有言詞與聲音:言語和聲調豈不是永遠分離者中間的長虹和彩橋麽?

於每個靈魂繫屬另一世界;於每一靈魂另一靈魂是一陰世間。

在最相似者間,幻想蒙蔽的最巧妙了;因爲最小的間隙是最難逾越的。

於我——怎麽有身外之我呢?沒有所謂"外"者!但在一切聲音上我們將這忘掉了;我們之忘却了,是多麽可樂!

在事物上豈不是加上了名色和聲音,使人對於事物能有快樂之感麽?這是一種美麗底毛兒戲,説話:人以此舞蹈於一切事物之上。——

一切言談和聲音的謊騙是多麽可愛呵!我們的愛伴着聲音舞蹈於彩虹之上。

——"呵喲,蘇魯支,"動物於是乎説:"像我們這樣思想的人,一切事物自向之舞蹈:皆到來,伸手相握,笑了,逃開——又復轉回的。

一切過去,一切還來;永遠轉着存在的輪子。一切凋謝,一切重花,永遠流着存在的年光。

一切破碎,一切重新完成;永遠建起存在同樣的房子。一切分離,一切重復歡聚;永遠忠實於自體,這存在的圜環。

存在始於每一刹那;'彼'之圜球,環繞着'此'旋轉。'其間'便是周遍。'永遠'的路徑是曲折的。"——

——呵喲,你們這班愚癡子和手風琴!蘇魯支回答,也莞然笑了,你們怎樣知道在七天中應該完成什麽呢。——

怎樣那怪物爬入我的咽喉將我窒塞麽!但我咬下了牠的頭,將

其遠遠唾開去。

而你們——你們便將這編成一支琴曲麼？我却現在躺在這裏了，猶且倦於這一番咬唾，病病於自我的救治呀。

而你們皆在旁看這會事麼？我的動物喲，你們也很殘忍麼？你們也要像人類一樣觀看我的大痛苦麼？因爲人類便是最殘忍的動物。

看悲劇，看鬥牛，看釘十字架，於他至今這皆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事了；當其發明地獄，看呵，那是他地上的天堂了。

倘若偉大者哀呼——：小人物立刻跑過去，舌頭垂在嘴下，貪饞地要嘗味。而他說這是他的"同情"。

小人物，尤其是詩人，——他們多麼急切地以語言悲怨生命！聽清呀，不要忽略了一切怨尤裏的快樂之聲！

這班怨尤生命者：生命一眨眼便將他們克服了。"你愛我麼？這無禮者說，請等一等吧，我還沒有時間陪你呢。"

人對自己也是最殘忍的動物；凡自稱"罪人"，"負十字架者"，和"懺悔者"，你們不要忽略了這悲愁與怨懟中的欲樂！

而我自己——我將以此成爲人類的怨訴者麼？呵呀，我的動物們，我至今只學了這一點，人類的至惡是需要的，以臻其至善，——

——因一切至惡是他的最優之力，於最高底創造者的至堅剛底石頭，而人類也必化爲更好，也更惡，——

我并非桎梏於這刑木上，知道人本是惡的：——我却是這麼大叫，從來沒有人這麼大叫過：

"呵呀，他的惡也竟這麼渺小！呵呀，他的善也竟這麼渺小！"

對人類的大憎恨——這扼住我了，爬到了我的咽喉裏：說預言者預言過："什麼皆一樣，沒有什麼值得的事，知識扼殺人。"

一道深長底黃昏在我前面蹣跚，一種疲乏欲死沈醉欲死的憂悲，用呵欠的口說：

"永遠他轉回來，你所厭倦的這種人，小人者"——我的憂悲呵欠着，拖着脚，不能入睡。

人類的地球於我便化爲窟穴，其乳陷落了，一切有生者於我皆髣髴是人類的殘塵朽骨，與霉損的過去。

我的歎息委頓於人類的墳墓間，不能復興：我的歎息與疑問晝夜嗚咽，梗塞，內傷，外激：

"——呵呀，人類永遠轉回！小人物永遠回轉！"——

我曾經看見二者的裸形，最偉大者和最渺小人：彼此甚相似呵，——便是最偉大底人也還是太人間底！

最偉大者也還太小呀！這便是我對人類的憎恨！又渺小者之永遠底轉回！這便是我對於一切存在之憎恨！

呵呀，可厭！可厭！可厭！——蘇魯支如是說，太息而且發抖；因爲他記起了他的病痛。但他的禽畜沒有讓他說下去了。

"別說下去吧，你這病剛好的人！——他的禽畜這麼回答他，走出去吧，全世界皆在等待你，如一座花園。

走到玫瑰花，蜜蜂，鴿羣飛集之處！尤其是要入歌鳥之羣：你可以從他們學得歌唱！

歌唱是爲病愈後的人而設；健康者庸可言談。即算健康者也要唱歌，他却要與愈後人的不同的歌曲。"

——“呵喲,你輩癡愚漢, 手風琴, 閉住嘴吧!”——蘇魯支回答,又笑對他的禽畜。“你們怎知道,我在這七天内爲自己發明了什麼慰安!

我之必重新歌唱,——我發明了這慰安,和這健康之恢復: 你們願再將此製成一支琴曲麼?”

——“不要再說下去呵,”他的動物回答他說:“寧肯,你這病剛好的人,製成一張七絃琴,一張新的。

看呵,蘇魯支,因爲你的新歌曲需要新琴。

歌唱而且呼嘯,蘇魯支呵,以新謡曲療養你的靈魂: 以便担當你偉大底命運,非人類的命運!

因爲你的動物皆甚明白的,呵,蘇魯支,你是誰而且必將是誰: 看呵,你是“永遠底回還”之說教者,——這便是你的命運!

而你之必爲這教理的第一個倡導者, ——這偉大底命運如何不也是你的最大疾病和危險呢?

看呵,我們知道你所教示的: 一切事物永遠重還, 我們也在其内,而且我們永始便已存在,并一切事物。

你教說,將有一偉大底轉變之年,偉大年之巨物: 這必定像一流沙的時計,不斷地從頭倒轉,以得從新流下,流出。

——以致這一切年程大都相似,在最大事和最小事上,——以致我們在每一偉大年中也同於我們自己,在最大處和最小處。

而你若現在要死去,蘇魯支呵,看哪, 我們也知道你將向自己如何說,——但你的動物們請求你,現在還不要死去!

你將說,而且坦然無驚, 甚而至於在幸福中深深吸了一口氣:

因爲一個很大底重負與贅疣已從你卸下了,你這最能忍耐者!——

你將說,“現在我死去而且消滅,立刻我便化爲無物。”靈魂也和肉體一樣是要死滅的。

但將我糾纏在內的因緣之結,又將轉回——這將再創造我!我自己屬於永遠迴還之因業。

我重來,與此太陽,與此地球,與此長蛇,與此飛鷹——不至於新生命或較好底生命或相似底生命,

——我永遠回到這相同底自我底生命,在最大事上也在最小事上,以至於重說“一切事物永遠回還”之教,——

——至於再說偉大底“地球與人類”的正午的話,更宣揚人與超人。

我說我的話,也破毁於我的話:我的永遠底運氣要如此,——爲宣揚者我遂墮落!

時辰是到了,墮落者也該祝福自己了。如是——終結了蘇魯支的墮落。”——

當動物們説完這話,沉默了,等待蘇魯支或有什麽話向牠們説:但蘇魯支没聽到他們沉默了。他此時却合眼躺着如睡人,雖然他未曾入睡:因爲他正與他的靈魂交談。鷹和蛇,看他這麽寂然,深仰他周圍的大沈静,敬慎地退出了。

遠大的遥情

呵喲,我的靈魂,我教你説“今天”如説“有一次”與“從前”,而

且教你超過“這裏”和“那裏”及“那遠處”,而跳圓圈舞。

呵喲,我的靈魂,我將你從各個角落裏救出了, 撣去了你身上的灰塵,蛛絲,與暗色。

呵喲,我的靈魂,我拂去了你的小羞恥和委瑣底氣度, 勸導你裸露地立於太陽之眼前。

用了名叫“精神”的狂風, 我吹過你揚波的海; 吹散一切浮雲了,我親手扼死扼殺者,名叫“罪惡”的。

呵喲,我的靈魂,我給了你那權利,說“否”如生狂風,說“然”如高天之謂“然”: 你靜處如明光,而今走過否定的風暴。

呵喲, 我的靈魂, 我給還了你超乎已創造者和未創造者的自由: 而且有誰知道將來者的歡樂,像你知道的一樣呢?

呵喲,我的靈魂,我教給你以蔑視,其來不是像蟲嚙,却是偉大底慈愛底蔑視,最愛的其最蔑視。

呵喲,我的靈魂,我教給你以勸導法, 你便將淵底也勸導歸於你了: 如太陽,將大海也勸導至於牠的高處。

呵喲,我的靈魂,我從你那裏取去了一切服馴,屈膝,和稱呼主人: 我親自給你新名詞,如“困苦之轉機”和“命運”。

呵喲,我的靈魂, 我給你新名詞與彩色底玩具, 我呼你爲“命運”,“周極的周極”,和“時間的繫帶”,與“天頂的鳴鐘”。

呵喲,我的靈魂,我給你的疆土吸飲一切智慧,各種新酒,和一切不可記起的陳古智慧之醇酒。

呵喲,我的靈魂,每種陽光我傾注於你,每個黑夜, 每種沈默,每種遙情,——你便爲我生長起來,如葡萄樹。

呵喲,我的靈魂,你如今便豐饒地垂垂地站在那裏了, 一根葡

萄藤有臃腫之瘻,纍纍底紫金色的葡萄,——

——爲你的快樂所充滿,所壓迫,等待着豐盈了,而猶自羞於你的等待。

呵喲,我的靈魂,現在無論何處沒有一個靈魂,比你還可愛,還該括,還寬大的了!何處有"將來"和"過去"這般緊接,像在你一樣?

呵喲,我的靈魂,我一切皆給你了,我的兩手因贈予你而空空,——而現在!現在你充滿了憂鬱,微笑向我說:"我倆中誰該感謝呢?

給予者豈不應該感謝麼,因爲收取者收取了?贈予豈不是一種需要麼?收受豈不是——哀憐麼?"——

呵喲,我的靈魂,我懂到你的憂鬱的微笑:你的豐餘本身已伸出渴望之手!

你之豐盈望過了風濤的海,尋求而又等待;過充盈之遥情,從你的微笑底麗眼之天遠盼!

而且誠然,呵喲,我的靈魂!有誰看到了你的微笑而不沈浸於涕淚中呢?便是天使也融融於眼淚中,因爲你的微笑的過多底慈愛.

你的慈愛與過多底慈愛,是不欲哀怨和涕泣的:而你的微笑,呵喲,我的靈魂,也仍然長懷涕淚,你的顫動的嘴也想望嗚悒。

"一切涕泣豈不是怨尤,而一切怨尤豈不是申訴麼?"你這麼向自己說,因此之故,呵喲,我的靈魂,你寧肯微笑,不願將憂悲傾出——

——在如注的眼淚裏將你關於你的充實之憂悲傾出,關於葡萄樹想望收割者與收割的刀之急切的憂悲!

但你如果不願意哭,傾吐你紫金色的悽傷,則你必需歌唱,呵喲,我的靈魂!看哪,我自己也微笑,預告你這些事。

——歌唱，發呼嘯底長吟，直到海不揚波，傾聽你的遥情，——

——直到在岑寂底遠懷底海上輕舟飄揚，這黄金色的奇物，圍

——還有許多大大小小底動物，以及一切有輕便底奇異底脚的，能在紫藍色的道上跑的，——

到那黄金底奇物去呵，到那自由志願底輕舟去，牠的主人那裏去：但那是收割者，以金鋼石的鎌刀等待着的，——

——你的偉大底解救者，呵喲，我的靈魂，這無以名之者——只於將來底歌謡方得名稱！而且誠然，你的呼吸已馥郁於將來底歌唱，——

——你現在便已輝煌，而且夢夢，便已渴飲於一切深沈底涓涓底安慰之泉井，你的憂悲亦已安息於將來底歌聲的幸福裏！——

呵喲，我的靈魂，我現在什麽都給你了，我的最後的東西也給你了，我的雙手已因贈予你而皆空，——我之叫你歌唱，看呵，這已是我最後的贈予！

我之叫你歌唱，現在説呀，説現在我倆中誰該——感謝呀？——更好的是，爲我歌唱吧，唱呀，我的靈魂！讓我感謝你！——

蘇魯支如是説。

另一跳舞曲

一

"在你的眼中我新近看到了，呵喲生命：看到了黄金在你的夜眼裏熒煌，——在這歡樂中停止了我的心搏：

———一隻黃金的船我看到在夜底水上閃光，下沉的，吸水的，又重飄起的，黃金的搖船！

向我的樂於舞蹈的脚你瞟了一眼，微笑的，懷疑的，融化的，搖搖一顧盼，

只兩番你用小手拍掌——我的脚便已蹲蹲欲舞，搖盪。——

我的脚踵高起，我的脚指静待，皆要聽清楚你，跳舞者的耳官豈不是在脚指之上！

我急投於你：你已因此一躍而退開，向我搖映着你的飛走的飛颺的髮舌！

我也從你跳開了，避開你的長蛇·你已站住了，半相向，眼睛裏充滿了期望。

以曲折的眼光——你教我曲折的路道；在曲折的路上，我的脚學成了——詭誕！

我畏你之近旁，我愛你之遠處；你的逃開引誘我，你的求索堵塞我，——我憔悴了，但爲你而憔悴有何不可！

其寒冷使人熾然，其憎恨將人誘惑，其逃避加人束縛，其譏訶動人哀樂。

有誰不恨你呀，你這偉大底束縛者，纏繞者，試探者，尋索者，穫得者！然有誰不愛你呵，你這天真底，不耐底，風急底，兒童眼目底女罪人！

你現在引我往何處去呢，你這典型者，乖張者？而現在你又逃避我了，你這甜蜜底踈狂者，不知感謝者！

我隨着你跳舞，追蹤微小底履痕。你在何許？伸手給我吧！或僅一指！

這裏皆是窟穴和叢林：我們要迷途了！——停住吧！立定！你豈不見鴟梟和蝙蝠飛鳴？

你這鴟梟！你這蝙蝠！你將愚弄我麼？我們在何處呀？你從狗那裏學得這狺狺和嗥叫麼？

你親切地向我顯露白色的牙齒，在鬈鬈底毛下投射我你的惡眼！

這是在木石上一場跳舞呵：我是獵人，——你將作我的野麋嗎，抑作我的獵犬？

現在在我旁！快去吧，你這惡性底跳躍者！現在跳上！現在跳過去，——呵唷！我自己在跳時忽然跌倒！

呵喲，看我躺下了，你這暴虐者，而且乞哀！我真想和你——在較可愛的道路上徘徊！

——愛的路徑，通過寂靜底多彩底叢莽！或者在那湖邊：有泳游而且跳躍的金魚！

你現在倦了麼？那邊有羊羣與晚霞：不是很美妙麼？睡去，時當牧羊人吹笛？

你已經非常疲倦了麼？我負着你去，只讓你的手臂下垂！你已口渴了麼？——我應有點飲料，但你的口不欲飲！——

——呵喲，這被詛呪的，活潑底，柔韌底長蛇，與潛襲的精靈！你向何處去了？但在臉上我已感到兩處斑痕和紅脹，由於你的手觸！

我也誠然倦了，長爲你的馴蠢底牧人！你妖精呵，我至今爲你歌唱，你現在應爲我——呼喊！

隨我的鞭笞的節拍你該舞蹈而且呼喊！我還沒有忘掉鞭笞麽？——沒有！”——

二

生命於是乎這麼回答我,也閉住了他那精巧底耳朵:

"呵喲,蘇魯支! 不要用你的鞭笞這般敲的怪響! 你也知道呀:喧譁殺却了思想,——剛剛於我來了甚温柔底思想。

我們彼此真是兩個不爲善亦不爲惡的人。在善惡之彼面我們發現了我們的島國和我們的綠草之原——而且只有我倆! 因此我們彼此必得原諒!

我們豈不是本來彼此相愛嗎——,倘若不根本相愛,便應該彼此仇視的嗎?

我之待你甚好,而且時常太好了,你也是知道的:那原因是,我嫉妬你的智慧。呵呀,這智慧,這一愚癡底老婦!

設若你的智慧一旦離棄你,呵呀! 那麼我的愛也急速地跑開的。"——

於是生命沈思地後望,四周望,輕輕說:"蘇魯支呵,你待我不够忠實!

你久已不那麼愛我了,如你之所説。我知道,你在想像不久要離棄我。

有一口很古底重而又重的洪鐘:這在夜間響到你的崖穴,——

——你聽到這鐘在午夜報着時辰,便想像在一點與十二點之間——

——你想像,呵喲,蘇魯支,我知道的,你不久要離棄我!"——

“是呀”，我遲疑地回答，“但你也知道的——”於是我在他耳邊說了一些話，傳入他的散亂底黃色而且蠢像底鬈髮之間。

“你知道呀，蘇魯支？這還沒有人知道。——”

我們相向凝眸，而且下望平綠底草原，涼幽底夜已潛來了，不覺相向而哭。——那時生命於我實在比我的一切智慧還親愛的。——

蘇魯支如是說。

三

一點！
人呵！留心！

二點！
深底午夜說些什麼？

三點！
“我睡了，我入睡了，——

四點！
“從深深底夢裏忽然驚醒：——

五點！
“世界是深沈的呀，

六點！

“比白日所想的更深。

七點！

“深深是其痛苦——，

八點！

“歡樂——比心哀更加深沈：

九點！

“痛苦說：過去！

十點！

“但一切快樂需要永久，——

十一點！

——需要深沈底，深沈底永久！”

十二點！

七 個 圖 印

（亦名:“是”與“阿門”之歌。）

一

時若我是一個說預言的人，充滿了卜祝的精神，徬徨於兩海之間，高山之上的，——

遊流於往者與來者之間，若垂天之雲，——鄙薄鬱蒸底丘陵，仇視一切不生不死的倦怠者:

在黑暗底胸襟裏準備給之以閃光，發射以解救底雷電，孕育了說“是呀”笑“是呀”的閃電，轟發預示底光芒，——

——幸福呵，如此孕育者！誠然，似風雲必久久凝聚於山谷間，如有誰要引燃將來之光明的！——

呵喲，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二

時若我的憤怒曾擊破了墳墓，拔去了界碑，投毀敗的古老標榜於懸崖之下:

時若我的譏嘲曾吹散了腐朽底文辭，而我來如掃帚之於毒蜘蛛，如疾風之於幽濕底古墓穴:

時若我欣然坐了，坐於古之天神瘞骨之丘，祝福世間，親愛世

間，摩挲古之詆毁世間者之碑碣：——

——因爲便是教堂和神墓我都愛的，倘使高天以純淨之眼透過破屋頂下窺；我便喜歡坐在這破敗的教堂間，如綠草與紅罌粟——

呵喲，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三

時若一陣輕風向我吹來，來自創造底噓呼與那高天的"必需"，這"必需"是强迫着"偶然"作星辰之圓舞的：

時若我曾以創造底電光之酣笑而笑，以行動之長雷轟然，但敬謹跟隨的：

時若我曾在地球之神桌上與天神們賭博，使地球也震動了，裂開了，噴出火焰的長川：——

——因爲地球是一神桌，因創造底新名辭與天神之投骰而戰動：——

呵喲，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四

時若我曾自那堆花的配香料的酒尊，尊中是一切皆適當地調和了，滿滿一引：

時若我的手曾斟遠者於近者，注火焰於精神，傾歡樂於愁苦，挹至惡與至善：

時若我自己是解救的鹽中之一顆粒，將一切在尊中調和的：——

——因爲有一種鹽，能和合善與惡，便是至惡，也够得上作爲香料與最上底堆花：——

呵喲，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五

時若我愛好海洋，及一切海洋方式者，倘若其憤然反對我，則也更加愛好了：

時若那尋索底興趣在我內中，向未經發現者鼓帆而去，設若航海者的興趣是在我興趣以內：

時若我的歡情大呼：“大陸的崖岸隱没了——現在在我是脫下了最後一根鎖鏈——

——無涯者在我周圍怒號，遼遠處閃爍空間與時間，好呀！振

起吧！雄老的心！”——

呵喲，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六

時若我的道德是一個跳舞者的道德，而我常以雙足在黄金與翡翠色底濃歡中蹈揚：

時若我的邪惡是歡笑底邪惡，甚安於玫瑰花籐與百合花籬者：

——因爲在笑裏諸惡并陳，但因其自有的幸福而消融，而稱爲聖善：——

而且設若這是我的原始與終極，使一切沈重者化爲輕靈，使凡人化爲舞者，使一切精神化爲飛鳥：真的呀，這便是我的原始與終極！——

呵喲，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七

時若我曾在頭上張着靜謐底天幕，以自我的翼子在自我的天

上飛翔:

時若我嬉娛地在深深底光之遠處廻翔，我的自由的鳥之智慧也降臨於我:——

——鳥之智慧却如是說:“看呵! 無所謂上,無所謂下,將你自己投擲吧,投出去,退回來,你這輕靈者! 歌唱呵! 不再說!

——一切言詞豈不是爲沈重者而設麽? 一切言詞豈不皆欺騙輕靈者麽? 歌唱呵! 不再說! ”——

呵喲,我如何能不熱中，熱中於“永久”，與婚姻的環中之環，“回還”之環?

從來我未曾遇到我願其生小孩的婦人，除了這婦人，我所愛的: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因爲我愛你呵,“永久”!

卷之四

蜜的供奉

——重復若干度華月與流年，掠過蘇魯支的靈魂，而他也未嘗注意，然他的頭髮白了。有一天，當他坐在他的洞穴前一塊大石上，靜眺遠方——那兒可以看到海水，超過盤曲底谿谷遠望——，他的禽畜便思索地環着他翔行，終於皆止在他面前了。

"呵喲，蘇魯支！"牠們說："你在想望你的幸福麼？"——"幸福算什麼！"他回答說："我久已不想望幸福了，我想望我的工作。"

"呵喲，蘇魯支！"他的動物們再問："你說話好像已有過多底善美的人。你不是居於天藍色萬頃波瀾的幸福裏麼？"

"你們這班愚癡者呵，"蘇魯支回答而且笑了："你們選這譬喻也這麼巧妙！但你們也知道，我的幸福是沈重的，不像一個流動的水源：我的幸福壓迫我，不離開我，竟像融化了的膠漆了。"——

於是他的禽畜更思索思索，環繞他翔行，又重復止於他面前，再向他說："呵喲，蘇魯支，那便是爲什麼你自己只加變黃變黑麼，雖你的頭髮欲示其絲絲與純白？看呵，你已經坐在你自己的膠漆裏了！"

——"你們說些什麼呢？我的動物們！"蘇魯支笑着回答："誠然，我講起膠漆，是嘲罵了。於我，也如於一切成熟底果實一樣。使我的血更濃而我的靈魂更平靜的，是我的血管裏的蜜汁。"——

——“也一定如此的，蘇魯支呵！”禽畜們回答，圍緊了他：“但你今天不登到高山上去嗎？空氣是純潔的，今天看世界比平日看的更多。”——

“是呀，我的動物們！”他説：“你們猜的正對，深合我心：我今天要登上一個高峯！但準備吧，爲我在那裏安排着蜜汁，黄黄底，白白底，良好底，冰鮮底，蜂房裏的金蜜，要知道我在那上面將作蜜的祭獻。”——

當蘇魯支登上了峰顛，便吩咐引他上來的動物回轉，於是發現從此他孤獨了，——便縱心而笑，四周望了一望，作如是説，

我之説起獻祭和蜜的供獻，不過是我的話裏一點狡獪而已，真的，是一樁有益的蠢事！在這上面我比較在隱者之崖穴及其動物前，可較自由地説話了。

供獻什麽！凡贈與我的，我皆花掉，我這一千隻手的花費者：我怎麽還能稱這爲——供養恭敬！

而我之想望蜜汁者，不過是想望有香餌，甜底液汁與膠水而已，而這呀，便是咆哮的熊與奇異底陰鬱底惡鳥，皆對之舐脣咂舌的。

——欲得最佳底香餌，如獵者與漁人所必需的。因爲設若世界是一座陰森底野獸之林，一切獵者的樂園，則於我更彷彿而且更願其爲一個淵深底豐饒底大海，

——一個大海，充滿彩色底魚蝦，且爲天神之所羡慕，欲爲其漁人和撒網者的：世界如此豐多奇物，大的和小的！

尤其是人世界，人海，——於此，我投下我的金釣鉤，而且説：啟開吧，你這人類的深淵！

展開，拋給我你的魚與閃光底蝦！用我的最佳底香餌，我今天得釣上最奇異底人——魚！

——我拋出我的幸福於一切遠處，遐方，在黎明與正午與日落之間，求其是否有着許多人魚在我的幸福上唼食，掙扎，

直到吞下了我的隱藏底尖銳底鉤子，必到我的高處來了，最彩麗底深淵的潛藏者，乃歸於最險惡底捕人魚者，

我根本從頭便是這樣的人，吸引着，引來着，上引着，引上着，一個吸引者，教制者，和教師，不徒然有次說過：“轉變吧，如你之爲你！”

如是，人們從此可以上到我這裏來了：我仍然等待那象徵，詔示是我墮落的時候了；現在我猶不下墮，下墮於人羣，如我之必須。

因此我還在這裏等待，狡獪而且藐然居此高山，非不能忍耐者，非能忍耐者，竟至可以說是一個并忍耐也忘廢了的人，——因爲他已不更“容忍”。

因我的命運給我以時間：牠也許忘掉我了？或則牠坐在一大石後的陰影裏，在捕蒼蠅？

而且誠然，我善遇我的永久底命運，因其不追逐或迫促我，却讓我有時間惡作劇，尋開心，這麼我今日猶能釣魚，逍遥於此高山之上。

有人在高山上釣過魚麼？即算這是一樁傻事吧，在這高處所想的所做的：然猶勝似在那下面因等待而嚴肅，發緑發黃——

——一個因等待而鼓漲的怒氣咻咻者，一陣從山谷吹來的神聖底呼嘯底暴風，一個不堪忍耐者，向深谷下大喊的：“聽哪，否則我用上帝的鞭笞笞你們！”

然我不因此對這班盛怒者憎恨：渠們够使我發笑了！渠們必不能忍耐的，這些大響鼓，如不在今天發聲，便要永遠不響的！

但我和我的命運——我們不爲“今日”說，不向“無有”說：要說話我們已很有耐性和時間及過多底時間。因爲某一日他還要來到，不敢掠過去的。

有誰某一日必要到來而且不會掠過去呢？我們的偉大底哈扎爾(Hazar)，便是我們的偉大而且遥遠底國土，一千年的蘇魯支的封疆——

這“遥遠”到底有多遠呢？和我有什麽關係！然并不因此便缺穩定——，我雙足穩立於此土地上，

——於此永久底基礎上，堅固底磐石，最高最堅底遂古的山崗上，各方的風皆吹到此間，如歸於風雲聚，且問何處？何從？何往？

這兒，我的光明底健康底邪惡呀！笑吧，笑吧！從高崖上投下你的閃爍底嘲笑！以你的光芒爲我誘致最美底人魚！

凡在一切海中之屬於我的，在一切事物上之適於我歸於我的——皆給我釣出來，皆替我引上來：我，一切漁者中最邪惡底漁人，爲此等待了！

出來吧，出來吧，我的釣鈎！進去吧，下去吧，我的幸福的香餌！零出你的最甜底露，我中心之蜜汁呵！咬住吧，我的釣鈎，吞入一切濃黑底苦痛的腹内！

望去呵，望去呵，我的眼睛！呵喲，我四周多少大海，又如許正黎明的人類的將來！如此玫瑰色底寂静，——在我頭上！如許無雲底沉默！

痛苦的呼號

次日，蘇魯支仍坐在他的洞前那塊大石上，禽畜則皆在外間遊走，求得到新食物——也還要新崖蜜：因爲蘇魯支將舊有的蜜最後一滴也耗去了，消完了。當其這麽坐在那裏，手里拿了一根棍子，在地上劃出他的影像，一面沈思，真的！不在他自己也不在他的影像上——他陡吃一驚，縮成一團了：因爲他明看到在他自己的影子旁，還有一個影子。於是他很快地回望，立起，看呵，那說預言者正站在他身邊，便是那曾經和他同桌吃喝過的人，大疲倦的預告者，曾教說："什麽都一樣，沒有什麽事值得的，世界空無意義，智識扼殺人。"但其間他的面貌有些改變了；而當蘇魯支望了望他的眼睛時，他的心裏更驚慌了：這麽許多壞消息，死灰色皆流露在這面容上。

那說預言者，看出了蘇魯支靈魂上的震動，用手揩了揩臉，彷彿要將這揩去一般；蘇魯支也同樣做了一做。當二人皆這麽沈默地定了一定神，恢復過氣力後，便伸手相握，表示願意重復相識。

"歡迎呀，"蘇魯支說，"你，大疲倦的預言者，你不應虛爲我的食客和來賓。今天也在我這兒吃着喝着吧，請原諒我這樣高興的老年人和你同餐！"

——"一位高興的老年人麽？"預言者回答，搖頭："無論你是什麽人或將是什麽人，呵喲，蘇魯支，你在這高處已經很長久了，——不久，你的船便會不再擱在乾岸上了！"——

——"難道我是坐在乾岸上麽？"蘇魯支笑着問。

——"圍繞你的高山的洪水，"預言者回答說："漲了又漲，大憂

患與大困苦的波浪：牠們會要浮起你的船，將你也載了去。”——

蘇魯支沉默，驚奇。

——“你還沒有聽到麼？”預言者繼續說：“深谷下豈不是已在奔騰澎湃麼？”——

蘇魯支更沈默，傾聽：他聽到了一陣淒長底，淒長底呼號，深谷正將其投擲，傳遞，沒有願意保留這聲音的：牠響的那麼哀楚。

“你這壞宣傳者呀，”蘇魯支終於說：“這是痛苦的呼號，人的喊聲呵；這也許是從黑海裏來的。但人類的痛苦與我有什麼關係！我最後底罪惡，爲我保留下的，你知道牠名叫什麼嗎？”

——“同情呀！”那預言者心潮洶湧地回答，高高舉起了雙手。——“呵喲，蘇魯支，我來正引誘你犯你最後底罪惡！”——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那呼號之聲更高起，比以前更淒長，更哀楚，而且也更迫近了。“你聽到了麼？聽到了麼？呵喲，蘇魯支！”預言者高呼：“這呼號是爲你的，牠喚你：來呀！來呀！來呀！是時候了，是最迫切底時候了！”——

蘇魯支於此沈默了，惶惑而且震蕩；終於好像一個躊躕不決者，問道：“在那裏喚我的，到底是誰呢？”

“但你是知道的呀！”預言者狠狠地回答：“你還隱瞞做什麼呢？這是高等底人，正向你呼喊！”

“高等人物麼？”蘇魯支恐怖地大呼：“他要怎樣呢？他要什麼呢？他要在這裏怎樣？”——他已汗流被體了。

預言者不理會蘇魯支的恐怖，却向谷底靜聽，細聽。直至那下面久已沈寂後，方迴過眼光，看見蘇魯支猶站在那裏，戰慄着。

“呀喲，蘇魯支！”他用憂愁底聲音說：“你莫站在那兒像一個被

幸運扭變了的底人，你必須舞蹈，使你自己不致昏倒！

"但即算你要在我面前跳舞，周轉廻翔：也没有人敢於和我說：'看哪，這裏舞蹈着最後底歡樂底人！'

"如果有人來到這高山上，他將空空尋不到這種人：他當尋到崖穴後更有崖穴，隱障後更有隱障，但没有幸福的礦井，珍寶的儲藏所，與新底快樂的金礦脈。

"幸福——怎能在這樣底埋没者和隱居者這裏尋到幸福呢！我將尋求最後的幸福於幸福底遠嶼，更遠在於遺忘底海洋之間麽？

"但什麽皆一様，没有什麽事是值得的，尋求更屬無謂，也已没有幸福島嶼了！"——

預言者如此歎息；但感歎方終，蘇魯支重復明白了，堅定了，如從幽洞走到太陽光裏的人。"不然！不然！第三個不然！"他用堅强底聲調說，捋着鬚——"這，我比你知道的更清楚！還有幸福的島嶼呀！不必再說這事吧，你這歎息的憂愁袋！

"這，你不必更噪聒了，你真是午前的雨雲！我豈不是站在那兒，爲你的憂愁所襲，如濕淋淋的狗麽？

"現在我聳身一摇，跑開你，使我重復乾燥：這你也不必驚奇吧！你髣髴覺得我不客氣麽？但這裏是我的廷院。

"至若關於你的高等人呢，好吧！我立刻到那森林裏去找他，呼聲是從那裏來的。也許一隻惡獸正在逼迫他哩。

"他是在我的領域裏，在這境内他不應受損傷！而且真的，我這四周有許多惡獸呢。"——

說了這話，蘇魯支轉身走了。預言者喝道："呵呀，蘇魯支，你

是一個痞子!

"我早已知道:你將要離開我! 你寧可跑到樹林裏,追尋惡獸!

"但這於你何補呢?晚上你仍然要碰到我;我要坐在你的洞裏,耐心而且沉重如一段木材,——等待你!"

"便這麼吧!"蘇魯支去後還回頭喊:"凡在我的洞裏之屬於我的,也皆屬於你吧,我的客人!

"你在那裏面如果還找到了石蜜,那麼! 便舐完牠,你這咆哮底熊,使你的靈魂甜蜜! 在晚上我們彼此皆要做客氣的人,

——甚有禮,而且甚高興這一天完了! 而你自己也將爲我的歌曲舞蹈,如我的跳舞的熊

你不相信麼?你搖頭麼?好吧! 振作起來! 老熊! 但我——也是個說預言者。"——

蘇魯支如是說。

與國王談話

一

蘇魯支在他的山上森林裏還沒有走到一個時辰,突然看見一幅希奇底景象了。正在他那下山的路上,走來了兩位國王,頭戴皇冠,腰上圍了紫色的腰帶,華麗如兩隻彩鶴:前面驅了一頭載了貨物的驢子。"這兩個國王要在我的疆域裏怎樣呢?"蘇魯支驚奇地向內心說,急速地自藏於一叢莽後。當國王走到了他這地方,他便低聲彷彿向自己說:"希奇! 希奇! 這怎麼能調和呢?兩個國王我看見了——然只有一匹驢子!"

於是兩個國王停住了，發笑，望了望那聲音傳來的地方，更彼此相視。"這種事我們中間也有人想的，"右邊那個國王説，"但不說出就是了。"

左邊這國王却聳了聳肩，回答說："也許是一個牧羊奴。或則是一個隱士，在崖石和樹木下住的太久了。因爲完全離開社會也會忘廢禮貌的。"

"好禮貌麽？"那另一國王憤慨地回答："我們是避開什麽人呢？豈不是'好禮貌'麽？我們的'好社會'麽？

"真的，寧肯在隱者和牧羊兒中間生活，不願在我們的鍍金底虛僞底粉飾底下流人裏鬼混——雖然這自稱爲'好社會，'

"——雖則其自稱爲'貴族'。但那裏一切皆虛僞，腐敗，尤其是血管裏的血液，多謝陳古底惡毒底疾病，以及更惡毒底巫醫。

"我覺得現今最好的，最可愛的，只有一健康底農夫，粗野，狡獪，頑强，堅忍：如今這是最華貴底一種人。

"農夫在現代是最優者；農人應該爲主人！但那是下流人的國土，——我不讓自己再受欺了。但下流人，那便是一堆雜碎。

"下流人的雜碎堆：其中一切皆混雜了，聖人和騙子，勇士和猶太人，以及從諾亞的方舟裏出來的各種動物。

"好禮貌呀！一切在我們皆虛僞而且腐敗了。已没有人知道如何敬仰：我們剛是避開這個。這皆是膩膩底鑽營底狗，牠們將棕櫚樹葉也鍍上金子。

"這憎惡窒塞我了，我輩國王也變成虛僞了，裝飾着古老發黄底祖宗的光榮，掩去了真面目，當了最蠢笨者和最狡獪者所觀摩的古泉幣，以及現代以權力作黑貿易的人的玩弄品！

"我們不是第一流人——然必得這麼表示:對這欺騙我們終於滿足了,憎恨了。

"我們避開了痞徒,和這一切高聲大叫的喉嚨,著作抄寫的蒼蠅,小商人的惡臭,權勢欲的煩惱,污穢底氣息——:噓,在痞徒裏生活,

——噓,在流氓裏還要充當第一人呢!呵呀!可厭,可厭,可厭!我輩國王還算什麼!"——

"你的舊病又發作了,"左邊這國王說:"憎恨侵襲你了,我的可憐的兄弟。但你知道,有人在聽我們談話。"

蘇魯支隨即跳出了,他於這談話皆耳聞目見,跳開了他那隱匿的暗處,迎着國王,說:

"傾聽你們的談話,喜聽你們說話的人,國王呵,他名叫蘇魯支。

我便是蘇魯支,曾說過'國王還算什麼!'的人。請原諒我,我高興聽到你們談起:'我輩國王能算什麼!'

但這裏是我的疆土,歸我統治:你們要在我的境內尋求什麼呢?也許你們中途已找到了我所尋找的人麼:便是那高等的人?"

當國王們聽到這話,皆搥着胸,同聲說:"我們被認識了!

用了這話的利劍,你斫破了我們內心的最濃底昏黑。你發現了我們的苦惱,看嘍!我們在路上正要尋得高等人——

——那人,比我輩高超的:雖然我們是國王。我們將這驢子引到他那裏去。最高的人也應該是地球上最高的主宰。

在一切人類的運會中,沒有比這更艱苦底不幸了,世間最有權力者,不即是第一等人。因此一切事物皆成虛偽,矯飾,可怕。

卽算他們是末人，禽獸的氣分多於人的氣分：那流氓的價值一天天增高了，終於流氓道德也自詡：‘看呀，唯有我便是道德！’——”

“我方纔聽到了什麽？”蘇魯支回答：“國王的這種智慧！我眞歡喜極了，而且，眞的，我已樂得就此做成一首新詩。——

——卽算是不合衆耳的一首詩。我久已遺忘留意於長耳朵了。好吧！興起！

（這時却又發生一事，便是那驢子也發話了：牠惡意地然淸晰地說了一聲噫——呀！）

有一次——我相信，是聖曆元年——

女巫未嘗喝酒而醉說：

“苦呵！於今什麽皆不對了！

“頽廢呵！頽廢呵！世界從來没有像這麽深深下墜！

“羅馬淪爲娼妓與娼寮，

羅馬的愷撒墮落爲畜牲，上帝自己——化爲猶太人！”

二

聽了蘇魯支這歌曲，國王皆歡喜踴躍了；右邊那一國王却說：“呵喲，蘇魯支，我們出來看你，多麽有幸！

你的仇敵在他們的鏡子裏，給我們見到你的影像：那裏你以魔鬼的猙獰外看，而且作冷笑狀，那樣我們皆怕你。

但有什麽用處呢！你時復以你的言語刺激我們的耳和心。使我們終於說：何必管他的外貌怎樣！

我們必定要聽他說教，他，這樣教人的：‘你們之愛和平，應以

之爲新戰鬥的工具,愛短期和平,應甚於長期的!'

從來没有人説過這樣富有鬥性的話:'什麽是善?勇猛是善。是良好底戰鬥使事物歸於聖善的。'

呵哟,蘇魯支,我輩祖先的血在我們的身體裏因這些話而僨起了:這如春天之言語語於舊酒罎。

設使長劍交相如殷紅點點的長蛇,則我輩的祖先乃善對人生了;一切和平的太陽於他們皆髣髴其無力,微涼,長久底和平竟以爲是可恥。

我們的祖先當如何太息,倘使看到壁上懸了磨光底乾燥底長刀!他們如刀劍一般渴望戰鬥。一柄劍是要飲血的,躍躍欲試而迸出星星之花。"——

——當國王們這麽熱烈地談及他們祖先的快樂,蘇魯支却生了一點不小的邪心,要嘲笑他們的熱烈:因爲他眼裏看到的,明明皆是極愛和平的國王,這種老而文雅底容顔。但他制住了自己。"好吧!"他説:"這條路一直到那裏,那裏便是蘇魯支的洞穴;這日該有一個很長底良夜!但現在有種痛苦的呼號急切喚我,不得不暫且離開你們前去。

我的陋室裏當然生光輝了,倘有國王們欲在其中坐着,等待着:但是,自然你們必得等待很久!

如何!這算什麽!現在除了在宫廷上,何處可學得更耐心底等待呢?而且遺留於國王的全副道德——在現今豈不是叫:善能等待麽?"——

蘇魯支如是説。

蛭

蘇魯支於是乎沉思,向前走去,愈遠愈低,走過森林和沼澤;正如思索重大事情的人一樣,不知不覺撞了一個人。看哪;突然有一聲叫痛,兩聲惡詈,二十句怒駡,一齊向他臉上噴來了,他慌張了,舉起了棍子,更打那被他踐踏的人。但也立即神志清醒;心中自笑這方纔自己做的蠢事。

"請原諒吧,"他向那被踐踏的人道歉,其時那人已忿然坐起,"請原諒我,并且聽我說一譬喻。

如有一行人,夢想遥遠底事物,不覺在寂静底路上踏了一隻睡着的狗,在太陽光裏卧着的:

——正如那兩方面皆驚慌,惡駡,有如死敵,這兩個驚駭至死的:我們也差不多。

然而!然而——又何至於彼此缺少撫慰,這狗和這寂寞者!他倆不皆是——寂寞者麼!"

——"無論你是誰,"被踐踏者仍憤憤然說:"你不但用脚踐踏了我,并且還用了你的譬喻!

看哪,難道我是一隻狗麼?"——坐着的人站了起來,將赤露底手臂從泥水裏抽出。其初他原是躺在地下,隱蔽着使人看不出,正如窺探澤中野物的獵人一樣。

"但你是在幹什麼呀!"蘇魯支駭極而呼,因爲他看見那臂膀上許多鮮血下流,——"你碰了什麼?你這不幸的呀,有惡獸咬了你麼?"

流血者微笑，仍是憤然。"和你有什麼關係！"他回答，而且正要走了。"這裏我是在家裏，在我的國土以內。任他是誰要問我吧，一個傻子我却不高興回答。"

"你錯了，"蘇魯支哀憐地說，用力握住了他："你錯了，這裏你不是在你自己的，却是在我的國土內，這境內不應該有人受損傷。

任憑你隨意叫我什麼名字吧——我乃必爲我者。我自稱我曰蘇魯支。

好吧！那是到蘇魯支的崖穴的路：那洞穴也距此不遠，——你不想在我那兒醫治你的創傷麽？

你這不幸的人，在這生世也太可哀了：起初有野獸咬你，其次——又遭人踐踏！"——

當那被踐踏者聽到蘇魯支的名字後，樣子改變了，喊道："我這是怎麽一會事呢！在我這生有誰還管我，除了這一人，名叫蘇魯支的，和那以吸血爲生的動物，水蛭？

爲了水蛭的緣故，我躺在這澤裏，如同漁人，我伸下的手臂也被咬了十次了，更有一條較美麗底水蛭來吮我的血，便是蘇魯支自己！

幸福呵！奇蹟呵！引誘我到此大澤鄉的日子，該得頌讚了！該頌讚這最好最活潑的抽血針，今玆活着的！該頌讚這偉大底'良知之血蛭'，蘇魯支！"

被踐踏者如是說，蘇魯支樂於聽這話，和他那文雅溫恭底態度。"你是誰呢？"他問，一面伸手相握："在我們中間有許多事得弄清楚，弄調和：但我想，已經是純淨光明的白天了。"

"我是精神上有良知者，"被問者這麽答覆："是精神事業上，不

容易有比我更嚴格，更深刻，更堅剛的人，只除了我從之學得者，蘇魯支本人。

寧肯無知，不肯有許多事一知半解！寧肯當我自己的傻子，不肯當旁人以爲頗好的智士！我——窮究根基：

——牠爲大爲小，有什麽關係呢？或名爲沼澤爲蒼天，又有什麽關係？於我，一手掌寬的根基便够了：只要其實際上是基本和根據！

——一手闊的根基：人便可以在上面立足了。在正當底'智識的良知'裏，無所謂小事大事。"

"然則你也許是認識水蛭的專家麽？"蘇魯支問："窮究水蛭遂探到最後的根柢了，你這有良知的人？"

"呵喲，蘇魯支，"被踐踏者回答說："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怎敢擅以此自許！

但我所深知，而且可算專家者，那是水蛭的腦子，——這是我的世界！

而這也是一世界的！請原諒，這裏我的驕傲又要有所表示了，在這方面我實在没有對手。因此我說：'這兒我是在本行裏。'

我窮究這一事如此其久，這一事便是血蛭的腦筋，使稍縱卽逝的真理不再逃脫了！這裏便是我的國土！

——因此我將一切旁的事情拋開，因此一切旁的事於我皆一樣：緊接我的知識便是我的濃黑底愚蒙。

我的'精神之良知'驅使我這樣，我得清楚一樣事，此外則皆不知：凡精神的一半兒，凡烟雲縹渺者，浮光掠影者，醉心幻想者，皆使我深惡痛絕。

凡我的誠實終止之處，則我盲無所見，也願意盲目。但凡我願意知道的處所，則我願意爲誠實，便是堅剛，嚴格，狹隘，殘忍，不屈不撓。

因你曾說過呀，蘇魯支：‘精神便是生命，自切入生命中的，’這引導而且誘惑我歸於你的教義。而且，誠然，我用自己的血增加自己的知識了！”

——“如這見證所教示的，”蘇魯支插口說；因爲這良知者的袒臂上仍然在流着血。因爲有十條血蛭咬入他的手臂了。

“呵喲，你這奇男子，你自己這見證所教我者，如此弘多！我不敢以什麼事皆貿然灌入你嚴格底耳官了！

好吧！我們便在此分別了！但我深願再看到你。那裏便是達到我的崖穴之路：今夜在那裏你該爲我的嘉賓！

我深願在你身體上補償蘇魯支曾以脚蹴踏你的損失：我爲此縈心。但現在有種痛苦的呼號，急迫喚我離開你去。”——

蘇魯支如是說。

巫　　師

一

蘇魯支繞過了一個山崖，看見下面不遠在同一條路上，有一人在手舞足蹈，抽筋似的，終於仆在地下。“停住吧！”蘇魯支自向內心說：“那裏也許是高等人，那痛苦的壞呼聲是從他發出的，——我且看看如何可救。”他便跑到那人倒下的地方，發現是一老年人，發抖，而且眼光也呆滯了；無論蘇魯支怎樣着力將他扶起，要他站住，

皆是無功。便是那不幸者也彷彿不覺旁邊有人扶助他；却以可憐的顏色蒼黃四望，如爲全世界所遺棄而孤獨的人。但到最後，經過了許久的戰慄，痙攣，縮成一團，便開始呻吟了，如是：

誰親熱我，還有誰愛我？

　　給溫暖底手！

　　給稱心底炭盆！

我是僵卧而且戰慄，

如半死人，被人暖足——

呵呀！顫顫於不曾識的寒熱，

慄慄於尖鋭冰冷之霜雪矢鏃，

爲你所驅逐呀，思想！

無以名者，無由見者，深可畏者！

你這濃雲後的獵人！

爲你的閃電擊倒，

你蔑視底眼目，從黑暗中向我閃爍：

　　——我如此躺了，

且佝僂，且屈曲，

苦痛於一切永恆底楚毒，

爲你所中呀，

最殘忍底獵人，

你，不相識的——上帝！

深加創傷吧！

更加我以創傷!

刺穿，戮破這心房!

這毒楚以鈍牙似的矢鏃，

又將何欲?

爲何你重復看我，

不厭煩人類的痛苦，

以幸災樂禍底神電之目光?

你不願殺戮麽，

只願毒楚，毒楚?

爲何——加我以毒楚，

你，幸災樂禍底，不相識的上帝?——

哈哈! 你溜了進來?

在如此底午夜

說吧! 你要什麽?

你推擠我，壓迫我——

哈! 已經太近了!

走開! 走開!

你傾聽我呼吸，

你潛聽我心搏，

你這嫉妬者——

嫉妒却是爲何?

走開! 走開! 用梯子做什麽?

你豈要潛入，

潛入我的心房，

緣到我的最秘密底
思想裏？
缺德的！不相識的——賊！
你要偷去什麽？
你要探聽什麽？
你要拷問什麽，
你這刑訊者！
你——劊子手上帝！
或者，我必得像一條狗，
在你面前翻滚？
欣欣然嬉戲，
向你馴伏，——摇尾乞憐？

徒然！刺下去吧，
殘忍底毒刺！否否，
我不是狗——不過是你的野獸，
最强暴底獵人呀！
你的最高傲底俘虜，
你這濃雲後的强盜！
終於説吧！
攔路者，你從我要什麽？
你這電光籠罩者！不相識者！説吧，
你要什麽，不相識的——上帝？——

什麽？ 贖金麽？

你要贖金多少？

多要吧——我的驕傲奉勸你！

簡單說吧——我的另一驕矜向你奉告！

哈哈！

我——你要麽？ 我？

我——整個？……

哈哈！

於是殘虐我了，傻子，如你者是，

摧殘我的驕傲麽？

給我愛情——還有誰親熱我？

又有誰愛我？——給溫暖底手，

給稱心底炭盆，

給我，這最寂寞底人，

以堅冰呀！ 七層厚的堅冰，

向仇敵自己，

教人渴欲得其仇敵，

給予呀，自投於我，

最殘忍底仇敵呀，

給我以——你自己！——

去了哪！

他自己逃走了，

我最後的唯一伴侶，

我的大仇敵，

我的不相識者，

我的劊子手上帝！——

——否否！ 你且回來，

幷你的一切毒楚！

來歸寂寞者中最後之一人，

呵喲！ 歸來喲！

我的一切淚泉，

向你流爲清川！

我最後的心之火焰——

又爲你而熾燃！

歸來喲，

我不相識的上帝！ 我的痛苦！ 我最後的——幸福！

二

——聽到這裏，蘇魯支再也忍耐不住了，拿他的手杖便打，用全力向那呻吟者打去。“住嘴吧！”他猙獰地笑喊：“停住吧，你這唱戲的！ 你這僞鈔犯！ 你這虛僞到底的人！ 我很懂得你的！

我立刻會使你的脚温暖起來的，你這邪惡底巫師，我很懂得怎樣使你這種人——温暖的！”

——“放手吧，”老年人霍地跳起來，說：“不要再打了，呵呀，蘇魯支！ 我這樣做作不過玩玩而已！”

這一套皆屬我的把戲;我演了這一套,原來是要試驗試驗你自己!真的,你又將我看穿了!

然而,便是你也給了我不小底你自己之測驗:你是堅剛的,你聰明底蘇魯支!你以"真理"狠狠地搥打,你的棒棒迫出了我——這真理!"

——"不要諂媚我吧,"蘇魯支回答說,仍是非常憤激,陰森地瞅着他:"你根本是個演戲的!你虛僞:還說什麼——真理!

你孔雀中的孔雀,虛榮底淵海,你在我面前要表演什麼呢,你這邪惡底巫術士,你扮成這麼一個角色呻吟,要我相信是誰呢?"

"精神上的懺悔者呀,"老年人說,"這,——正是我所表演的:是你自己曾想出的名詞——

——詩人和術士,終於運用自己的精神反對自己,轉變者,因其惡智識與壞心腸而冷僵的。

而且你也得承認吧:蘇魯支呵,過了許久你方發覺我的玩藝和詭譎!你是相信了我的痛苦,當你用雙手托住了我的頭——

——我聽到你歎息說:'人太不愛他,太沒有愛他了!'我之能欺瞞你到這種地步,使我的惡心暗暗地歡喜了。"

"你也許已騙過比我更精細底人,"蘇魯支狠狠地說:"我并不提防騙子,我必得毋庸生戒心:我的命運原要這樣。

但你——必得欺騙:這點我是認識你的!你說一句話必永遠有雙關,三方,四方,五方面的意義!便是你現在所表白的,於我已是既不够虛僞,復不够真實了!

你僞鈔犯,此外你又能怎樣呢?即令你赤裸地看醫生,你猶將掩飾自己的疾病。

方纔你便掩飾你的謊騙，你說：‘我這樣做不過玩玩而已！’其中也有相當底嚴肅，你實是有些精神懺悔者的氣分！”

我猜透你了：你是一切人的巫師，但對於自己却没有留下什麽謊騙和伎倆了——於自己你已是束手無術！

你收獲了憎恨爲你的唯一真理。已没有話於你是真的了，除了你的嘴：便是說那憎恨，粘合於你嘴上的。”——

——“你到底是誰呀！”老巫師用一種反抗底聲調說：“誰敢和我，當今最大底偉人，這麽說？”於是他眼睛裏一種綠光直射到蘇魯支身上。但隨即又改變樣子了，憂愁地說：

“呵喲，蘇魯支，我疲倦了，我憎惡這些巫術，我原不偉大，我爲何假裝呢！但是，你知道——我在尋找偉大者！

我要裝成一個偉大者，勸惑衆人：但這種謊騙超出我能力之所及了。我以此毀敗。

呵喲，蘇魯支，一切在我皆是謊騙；但我之毀敗——我這毀敗是真的！”——

“這使你光榮，”蘇魯支黯然說，眼光向旁下視，“尋找偉大使你光榮，但也辜負你了，你不偉大。

你這邪惡底老巫師，這是你的最佳處也即最誠實處，我所崇敬你的，你之倦於自己，而且肯說出：‘我不偉大。’

於此，我尊敬你爲精神上的懺悔者：即算只是一呼吸頃吧，在這一刹那你是——真實的。

但說吧，你在我的這些森林崖石間尋求什麽呢？而你之躺在我的路上，你要試探我什麽？——

——你爲何試探我呢？”——

蘇魯支如是說，眼睛光彩弈弈然。老巫師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我試探過你麽？我——尋求而已。

呵喲，蘇魯支，我尋求一個真實者，正直者，簡單者，不說雙關語者，一個最誠篤者，智慧的淵藪，知識的聖哲，一個偉大底人！

呵喲，蘇魯支，你難道不知道麽？我尋求蘇魯支。"

——於此二人中起了很久底沉默；蘇魯支竟閉住了眼睛深思。終乃回到他談話的對象來，握住了巫師的手，很有成算而且客氣地說:

"好吧！這條路通到那上面，那裏便是蘇魯支的洞穴。倘若你要尋得的話，可在那裏面找去。

而且不妨問計於我的禽獸們，我的長蛇與飛鷹：牠們該幫助你尋求。我的穴居是很大的。

我自己——當然還沒有見到什麽偉大人物。凡偉大者，在現代是最敏銳底眼睛也瞢然。那是流氓之國土。

許多這種人我是見過了，躺下的，自己吹的很大，民衆便高叫：'看哪，那裏一個大人物！'但一切打氣筒有什麽補救呢！終於一切空氣皆洩去了。

終於漲破了一隻蝦蟆，自己吹起的太久了：所有的空氣皆洩出去。在漲起的肚子上刺穿一下，我以爲是一樣很勇猛的消遣法哩。孩子們，聽到了麽！

現代是屬於流氓的：這兒誰還知道什麽是偉大，什麽是渺小！有誰能幸運地尋找偉大呢！除了傻子：只有傻子能幸運地尋得。

你尋求偉大人物麽，你奇異底傻子呀？誰教你的？今茲是時

候麽，呵喲，你惡劣底尋求者，你爲何——試探我？”——

蘇魯支如是說，心中平安了，笑着，順路走向前去。

退職者

別過巫術士不久，蘇魯支又看見有人坐在他的路上了，好像是一個黑衣長身的人，看去是瘦削蒼白底臉：這，使他非常懊惱了。“苦哉！”他自向內心說：“那裏又坐着隱默的苦惱者，這好像是牧師之流，他們要在我的國土裏怎樣呢？

怎麽！我幾乎還沒有從那巫師逃脫，又有一個妖術士攔在我的路上了——

——不知從那兒來的一個使邪術的巫師，一個黑暗底行‘上帝的慈悲’的奇蹟者，一個塗了膏油的詆毁世界者，願魔鬼取他去吧！

但魔鬼永不在牠所應在的地方：他永是遲到，這被呪詛的侏儒和蹩脚鬼！”——

蘇魯支煩惱地在心下這麽詛駡，一面打算如何能轉開視線溜過這黑衣人：但看呀，事情不是這樣的。同時那坐着的人瞥見他了，於是彷彿一個遇到意外之喜的人，跳了起來，直走向蘇魯支。

“無論你是誰吧，行路人！”他說：“請救救一個迷途者，尋求者，一個老年人，可輕易在這裏受損傷的！

這裏的世界於我生疏，而且遠隔，也還聽到野獸在咆哮，而那人，我可求其保護的，自己也沒有了。

我尋求那最後底虔敬底人，一位聖哲和隱士，獨居山林，還沒

有聽到現在外邊世界所周知的。”

“現在外邊世界所周知的什麼呢?”蘇魯支問: “難道便是這消息,一切世界所曾相信的老上帝,已經没有了麽?”

“你説對了,”老年人惶惑地説:“而我是服事這老底上帝,直到最後一刻的。

現在我退職了,没有了主子,然而仍不自由, 也没有一時刻快樂,除了在回憶裏。

因此我登於此山,使我終於爲自己作一節慶,像對於老教皇和神父一樣:要知道,我是最後一位教皇呀!——作一度紀念節,充滿着虔誠底回憶和拜禱。

而現在他自己也死了,那最虔敬底人,樹林裏面的聖者, 不斷地用歌詠與呢喃頌讚上帝的。

當我找到他的茅菴,人已是不見了——其中但有二狼,爲他的死嗥啼——因爲一切動物皆愛好他的。我便跑開了。

我豈不是到這山林來白跑了一趟麽?我心下便決定,我要另外尋求一人,不信上帝的人們中最虔誠者——,便是,尋找蘇魯支!”

老年人如是説,堅凝地注視站在他面前的人:蘇魯支却握住了老教皇的手,久久看着牠驚奇不置。

“看喲! 你這可欽佩者,”他於是説:“這是多麽美麗纖長底手!這手是時常分賜幸福的人的。但現在却握住了你所尋找的人,我,蘇魯支。

我便是無神者蘇魯支,説過這話的:‘有誰比我更無神,使我能樂得他的指導呢?’——”

蘇魯支如是説,用眼光幾乎洞穿老教皇的思想和隱秘思想。這

人終於說:

"最愛好而且最佔有之的,如今也最喪失之了。——

——看哪,二人中我自己也許現在是最無神者吧?但有誰會以此高興!"——

——"你曾服事他直到彌留了,"深深沉默一會後,蘇魯支着意地問:"你知道他如何死去的麼?如人所說,他是爲同情所扼殺的,果真麼?

——說他看見了怎樣那人釘在十字架上,便忍受不了,對人類的愛遂至成了他的地獄,終於使他致死麼?"——

老教皇沒有回答,却以一種痛苦而且黯然底表情,羞慚地眼望他處。

"讓他去吧,"蘇魯支經過了一度深思,這麼說,仍然是直望住老者的眼睛。

"讓他去吧,他已是去了。雖然你只說這死者的好話,很可欽佩,但你是和我一樣知道的,他是誰;及他之走些奇奇怪怪底路道。"

"在三隻眼睛下說這話吧,"老教皇高興起來了(他有一隻眼睛是瞎的),"在上帝方面的事,我比蘇魯支更清楚,——也應是這樣。

我的愛,奉事他有若干年,我的意志,一概跟從他的意志。一個好僕人宜乎知道一切,甚至他的主人自己各式各樣所隱匿的事。

他是一位隱匿底上帝,充滿了詭秘。真的,他之有一子也不外乎走了邪路。在他的信仰的門上便標着姦邪。

有誰稱頌之曰愛的上帝,實是未曾想想愛的本身。這上帝不也是要作裁判官的嗎?而真實底愛者,是超過賞與罰而愛的。

當其年輕之時，這來自東晨州的天神，是甚堅剛而且好懲罰，建起了一所地獄，使他的愛徒高興。

但終於他老了，變成柔和，軟熟，而且慈悲，不像一位天父，却像一位祖父，更像是一位戰顫顫的老祖母。

他便坐在暖爐角裏了，乾澀澀地，自困於其軟弱底足肢，倦於世間，疲於意志了，某一日遂因太大底同情心，氣塞而死。"——

"你這老教皇，"蘇魯支在這兒插嘴說："這是你親眼見過的麼？很可能的是這樣下場：可這樣，但也還有別的樣式的。天神之死，有多種死法的。

但好吧！這樣或那樣，那樣和這樣——他是死去了！他於我的眼耳趣味皆不相投罷了，更壞底事我也不想追說。

我愛一切，明亮的望着而且誠實的說出的。但他——你知道的，你老祭司，他約略有你這種氣分，祭司典型——他的一句話可有多義的。

而且他也很含糊。爲什麼以爲我們誤解他，便向我們發怒呢？這憤怒者！爲什麼他不能更明白地說？

設若是我們的耳朵聽他不明白，爲什麼他使我們有聽他不明白的耳官呢？設若我們的耳朵裏有污垢，好吧，且問是誰塞進去的呢？

這陶泥匠技藝沒有學成，許多事作不成功！而他之懲創他的窯胚和創造品，因其不能成器，——這實是違反了佳趣味的罪過。

便是在虔敬中也有佳趣味的，這終於說：'去掉這麼一位上帝吧！寧肯沒有上帝，寧肯用自己的手造成命運，寧肯當傻子，寧肯自作上帝！'"

——“我聽到什麽事了!”老教皇尖着了耳朵說:“呵喲! 蘇魯支,你虔誠過於你所自信爲虔誠者,以這麽一種‘不信仰之信仰!’你内中某一個神明,引你歸於你的無神論。

使你不再相信一位真神上帝的,豈不是你的虔誠本身麽? 而且你的過大的誠實,也還要引你出於善惡之外呢!

看呵,爲你存留的何有? 你有眼,有手,有口,這是自‘永久’以來便决定了要給人祝福的。給人福賜,不單是用手而已。

在你的身旁,不管你已是要成爲第一個無神者,我隱約嗅到一種長久福賜的香雲和佳氣:我因此快樂而也憂愁。

讓我作你的賓客吧,呵喲,蘇魯支,只住一晚! 現在在地球上任何處沒有和你在一塊愉快!”——

“阿門,便這樣吧!”蘇魯支大驚奇地說:“這路一直通到那上面,那上面便是蘇魯支之穴居。

真的,我很願親自陪你上去,你,甚可欽敬者,因爲我愛一切虔誠底人。但現在有種痛苦的呼號,急促喚我離開你。

在我的國土裏不應有人受損傷;我的山洞是一個很好的止泊處。我最願使任何有憂患者重新脚踏實地,重新穩定地立起。

然而有誰能取去你肩上的重憂呢? 我還甚乏弱,不克爲。真的,我們且長久的等待吧,直到有人重喚醒你的上帝。

那老上帝當然不在了:他已經永死。”——

蘇魯支如是說。

最醜惡的人

——於是，蘇魯支的脚，更踏過山岡和樹林，眼睛是探望了又探望，但無處可見其所願見的人，那大苦痛者和苦痛的呼號者。但在整個這一條路上，他心中甚欣悅，而且多感謝之情。他說："這一日贈送了我多少好事物，以補救其開端之不好！我碰到了多麼希奇底說客！

那些話我將細細咀嚼，如食一佳顆粒，我的牙齒要將其緩緩磨礱，輾碎，直至其如牛乳，流入我的靈魂！"——

他悠悠前行，不覺峯迴路轉，只見四面山川景物突然完全改變了，蘇魯支踏入了死之國土。這兒只有黑色與赤色底崖石嶙峋，没有花艸，没有樹木，寂無鳥聲。這裏乃是衆山之東峽，猛獸之所不至，野禽之所不入；只有一色醜陋臃腫底綠蛇，老衰之後，來死在這裏。因此牧童稱之曰，死蛇谷。

此時蘇魯支却沈浸在濃黑底記憶裏了，因爲他記得髣髴曾在這谷中竚足。而且有許多重壓漸漸加於他意識上了：以致愈行愈緩，終於停止前進，默然而立。於是他睜開眼睛，看見前面路邊有一大物坐着，形像彷彿似人而又非人，是某個什麼不可說者。突然蘇魯支感到大羞恥，他竟親見看到這樣底東西了呀：羞紅直到白髮，立刻轉過眼睛，投足要離開這惡地方。但這時荒凉底山谷間發聲了，從地底格格磔磔發出了一種聲音，彷彿夜間流水在閉塞了的水管裏呼呼咽咽；終於這化爲人聲，人的話。——是這樣的：

"蘇魯支！蘇魯支呀！猜我的謎吧！說，說！**對於見證人的懲**

罰是什麽？

我引誘你回來了，這裏是圈套！留心，留心吧，你的驕傲不在這裏跌折腿！

你自以爲聰明，你驕傲底蘇魯支！便猜這謎子吧，你堅强底破殼者，——這謎便是我！說吧，我是誰！”

——當蘇魯支聽到了這種聲音，——你們以爲他的心靈怎樣了呢？同情心襲擊他了；他一下便倒在地上，如一枝久已抵抗過許多斧斤的橡樹，——沈重，猝倒，使要伐倒牠的人們驚慌。但他立刻又在地上站起了，容貌嚴肅。

“我認識你的，”他巨聲喝道：“你是殺死上帝的兇手！讓我走吧。

你忍受不了看見你的人——看你透之又透的，你這最醜惡底人！你對於這見證人加以報復了！”

蘇魯支如是說，要走開了；但那不可說者猶抓住了他的一隻衣角，重復嗚嗚，找話說。

“停住！”他終於說了——

——停住吧！不要過去！我猜出是那一柄斧頭將你伐倒的：祝你强健，呵呀，蘇魯支，你竟重新站起了！

我很明白你猜透那兇手的情致怎樣——殺上帝的兇手之心情。但坐下吧！坐近我，這不是徒然的。

倘若不歸於你，我將走向誰呢？停留吧。坐下！但不必望我！這麽，也尊敬尊敬——我的醜惡！

他們迫害我：現在你，成了我最後的遁逃處了。不是他們的憎恨，不是他們的酷吏，——呵喲，我要侮蔑這種迫害，因此驕傲，以

此爲樂！

一切成功至今豈不是屬於善被迫害者麽？有誰善於迫害的，也易爲學到跟隨，——設若他一旦——落了後！但這是他們的同情——

是他們的同情，我所逃避而逃向你的。呵喲，蘇魯支，保護我呵，你是我最後的安隱處，你唯一猜透我的人：

——你猜透了那人的情致如何，那殺掉了他的人。且停留吧！設若你要走，你這急性人：便莫走我來的這條路吧。這條路是壞的。

你已氣憤於我之支吾其辭麽？我倒勸起你來了麽？但你要知道，這是我，最醜惡底人，

——也是有最大最重的脚的。凡我走過之處，路是壞的。我將一切路道踏死，踐壞。

而你之悄然溜過我；而且羞的面紅耳赤，我皆看見了：因此我認識你是蘇魯支。

任何旁人將投給我他的布施，他的同情，以顧盼和言語。但那麽着——我還不够窮傖，你是猜出了的——

——那麽着我還太富有，富有偉大，可駭，最醜惡，極不可説的事物！然你的羞恥，呵喲，蘇魯支，這敬重我了！

費去了不小底氣力，我方從同情者之擁擠裏逃出來，——以尋求那唯一底人，在今天説教"同情是逼人的"——你，蘇魯支呵！

——無論是上帝的，無論是人類的同情吧：同情皆與羞恥相違。而"不救其急"比起這"急人之難"的道德來：還較冠冕。

這在如今於一切小人們，便叫道德本身了，同情——他們對於

大不幸，大醜惡，大失敗，毫無敬畏之意。

但我超出這一切遠望，如一條牧狗望過一羣蠕蠕底羊背。皆是佳毛的，善願的，灰色的小人們。

如一隻鷺鷥傲然望過清淺底池塘，仰着頭：我也睥睨灰色小波流，小意志，與小靈魂的蕩漾。

太久了，人以他們爲是，這班小人們：所以也終於授之以權力——於是乎他們説教："凡小人物以爲善者，方算是善。"

而凡今之所謂"真理"者，便是牧師所説的，彷彿是他之所自來，那奇離底聖人，小人的辯護者，指證自己説"我——便是真理"的。

這種無禮的人久已使小人物氣焰高張——他，犯着不小底錯誤了，當其説教："我——便是真理。"

這麼一個無禮的人曾得到更客氣底答覆麼？——但你，呵喲蘇魯支，走過他，説，"不然！不然！第三個不然！"

你警告他的錯誤，爲反對同情的第一人——非一般人，非沒有人——却是你自己和你這一流人物。

你自羞於大痛苦者的羞恥，而且誠然，當你説："有大黑雲來自同情了，留心吧，人呀！"

——當你這麼説教："一般底創造者皆是堅剛的，一切大慈愛皆超過他們的同情"。呵喲，蘇魯支，在我是覺得你多麼了解天文氣象！

而你自己——也警覺你自己提防你的同情吧！因爲有許多人皆向你來了，許多苦痛者，徬徨者，絶望者，沉溺者，冷凍者——

我也警告你提防我。你已猜出我的最勝底最劣底謎子，我

自己和我之所爲。我識得那斧頭,伐倒你的。

但他——是必定死去的:他用洞見一切的眼睛觀看——窺入人類的深處與根基,及其所有的隱藏底卑鄙和醜惡。

他的同情不知羞恥:他蜷伏於我的最污穢底角落裏了。這最好奇的,過逼人的,太多同情的人,必定死去。

他永遠望着我,對於這一個見證者我必要報仇——否則我自己不要活了。

這上帝,看見一切,也看見人的,這上帝必得死去! 人忍受不了有這麼一個見證者存在的。

最醜惡底人如是說。蘇魯支却起立了,準備走開:因爲他是一直冷到腸胃。

"你不可說者,"他發話道:"你警戒我走你的路了。爲感謝之故我便向你稱讚我的路吧。看哪,那上面便是蘇魯支的崖穴。

我的洞府很高大,幽深,有許多角落,最隱藏者能在那裏面找到棲隱所。接鄰便是百千幽翳曲折底奧區,以安養爬的,飛的,跳的諸動物。

你被放逐者,實是自行放逐的人,不想在人與人的同情下生活麼? 好吧,也照我這樣作! 也便從我學;只有行動者能學。

起初要和我的禽畜談談! 最驕傲底動物及最聰明底動物——牠們於我們可爲高明顧問的!"——

蘇魯支如是說,自走他的路了,比前此更沉思,走的也更遲緩:因爲他自設許多問題,不知如何輕易答覆。

"人類也是多麼乏弱!"他心裏忖度:"多麼醜惡,多麼艱於呼

吸，多麼滿着隱匿底羞恥！

有人說，人是愛自己的：呵喲，這自愛之情必得多麼廣大纔行！有多少反自愛的蔑視！

便是這人也自愛，亦如其自蔑，——我覺得人爲偉大底愛者，也是偉大底侮蔑者。

我還沒有尋到深自侮蔑的人：便是這也是高度。苦呵，也許這便是高尚人，其呼號爲我聽到的麼？

我愛偉大底侮蔑者。人却是一樣東西，必須加以超過的。"——

自願的乞丐

當蘇魯支別過那最醜惡的人，冷凍了，而且感覺孤獨：因爲有許多冰霜與寂寞之情，透入了意識，使他的肢體，也更感凜冽。他便愈走愈遥，或陟，或降，時復經過緑草平地，但也經過荒凉底多石底山坳，那是也許曾有急流止宿過的，忽然，他身體温暖了，心情回復安和。

"怎麼於我忽然這樣了呀？"他撫心自問："必有什麼温暖底活物在我近旁，使我清醒。

我已不甚寂寞了；必有未知之伴侶與兄弟在我四周遊行，他們的温暖底呼吸觸動我的心靈了。"

當其四下裏窺探，尋覓他的寂寞之安慰者：看呵，是一羣牛，聚立於一個高岡上，其接近和氣息，使他的心意感到了温愉。這羣牛好像在熱心聽一個人演講，不注意於走近來的人。當蘇魯支完全

迫近牠們了，便很明晰地聽到有人的聲音從牛羣中發出來；顯然的是全體皆扭着頭攢向那演講者了。

於是蘇魯支急力跳上去，將牛羣四散趕開，因爲他恐怕這裏有人受了損傷，非牛羣的同情所能救助。但他揣測錯了；看呵，那地上坐着一人，彷彿在向畜生說教，教牠們不要怕他，一位和藹底人，山上的牧師，眼光中自然流露仁愛的。"你在這裏找什麼呢？"蘇魯支驚奇地喊。

"我在這裏找什麼嗎？"他答說："找，與你所找的一樣的東西，你這惡客！找地球上的幸福。

因此，我却要問計於這些牛。你要知道，我向牠們說了半上午，正當牠們要告訴我了，你爲什麼擾散牠們呢？

除非我們改變過來，像一條牛，我們不能進天國。有一樣事是應該從牠們學得的，便是：反芻。

而且真的，卽算人已經獲得了全世界，而未曾學到這一事，反芻：有什麼益處呢！他不會脫離他的痛苦，

——他的大苦痛，這在如今便叫作憎恨！在現代有誰不是滿心，滿嘴，滿眼的憎恨呢？你也一樣！你也一樣！但試看這些母牛！"——

山上的牧師如是說已，轉過自己的眼光來望蘇魯支——因爲至此是慈愛地注視牛羣的，——一見，樣子改變了。"我和他講話的是誰呀？"他驚呼一聲，直從地上跳起。

這是無憎的人，這是蘇魯支本人，大憎恨的超脫者，這是他的眼，他的嘴，他的心，蘇魯支自己的。"

一面他這麼說，一面吻着他向之說話的人的手，眼中盈盈有

淚，那形態宛如不意地有珍寶和禮物從天降與的人。那羣牛，看到了這一切，不免奇怪了。

"不必說起我吧，你這奇男子！ 可愛的人！"蘇魯支說，且制住他的柔情，"爲我先說你自己！ 你豈不是那自願爲乞丐的人，曾拋棄一宗很大底財產的麼，——

——且自羞於其財產與富足，逃人最窮苦人中的，布施他們以富足與自心，但爲他們所拒却的麼？"

"他們拒絕我，"自願爲乞丐的人這麼說："你是知道的。所以我終於走入動物中，走入這牛羣了。"

"那麼，你該學到了，"蘇魯支打斷這說者的話："正當底'予'較之正當底'取'尤爲艱難，而且善'予'簡直是一種藝術，爲善的最終亦且最巧底藝術。"

"尤其在現代，"自願的乞丐這麼回答："在現代一切卑賤者皆反叛起來了，又自慚，在那氣派上又非常驕傲，流氓氣派。

因爲那時間到了，你知道的呀，大而且壞底，長期而又遲鈍底流氓與奴隸的叛亂，滋生而且滋蔓了！

如今卑賤者憤恨一切大善舉與小布施；太富裕底人們得提防呀！

有誰在現代如大肚小頸的瓶子一滴一滴斟酒的，這種瓶最容易被人敲斷頸子了。

縱欲底貪婪，肝火底嫉妒，惡毒之報復，流氓的驕傲：這一切皆向我面上撲來了。貧窮人有福，已經不是真話。天國却是在牛羣中。"

"爲什麼不在富人中呢？"蘇魯支試探地問，一面揮退羣牛，

皆向這和藹者忠實地迫近的。

"你爲何試探我呢？" 這人回答說："你當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是什麼驅我走向窮人呢？豈不是對大富人的憎惡麼？

——憎惡財富的囚徒，從每堆糞穢中揀出利潤的，具冷靜底眼睛，放蕩底思想的，憎惡這班痞徒，臭氣薰天的，

——憎惡這班虛僞底，鍍金底流氓，其父祖皆是扒手，或吃死屍的鳥，或收買爛布的，娶了樂意，淫蕩，善忘的婦人，——其實也皆不甚殊於娼妓——

上是流氓，下是流氓！今茲何有於'貧'與'富'呢？其間的差別我忘廢了，——便逃開那裏，愈遠愈遥，直跑到這牛羣裏。"

和藹者如是說，也喘息，汗涔涔下：那樣兒，使羣牛又不免驚怪了。蘇魯支却只是望着他笑，當其激昂陳說，只沉默地搖着頭。

"你是與自己爲難了，你山上的牧師，倘若說這些激烈話。你的嘴，你的眼睛，生來不與這種剛强相合。

而且，我以爲，與你的腸胃也不相合的：這一切憤怒，憎恨，慷慨，皆與之不宜。你的腸胃需要柔軟底東西：你不是屠伯。

反之，你很像一個蔬食者，咬菜根的人。也許你嚼稻米。但你一定没有肉的嗜好，而喜歡吃蜜。"

"你將我猜透了，" 自願的乞丐回答說，好像心中輕快許多。"我愛蜂蜜，也磨穀子，因爲我尋找味甘而又使呼吸清香的東西：

——也是要費許多時候的東西，於柔和底懶人，偷閒者，要成爲一天的勞苦，滿口的工作。

最澈底的當然是這些牛了：牠們發明了反芻和躺在太陽光裏兩種方法。牠們也避免一切沉重思想，鼓脹心氣的。"

——“好吧!”蘇魯支説:“你也應看看我的動物們,飛鷹與長蛇,——牠們如今在世上是無比的。

看哪,這條路一直到那上面,達到我的窟穴:今晚上作那裏面的賓客吧。和我的動物們談談動物的幸福,——

——等到我回來。因爲現在有種痛苦的呼聲促我離開你。設若你在我那裏找到了新蜜,冰冷黄金色的蜂蜜:吃吧!

但現在趕快離别你的牛羣,你這奇男子!可愛的人!即算是難捨難分吧。因爲牠們皆是你的密友和導師呀!”——

“——除了一位,我更愛好的!”自願的乞丐回答説:“你是很好的,比一條牛還好,呵喲,蘇魯支!”

“去吧,去吧!你這壞諂媚者!”蘇魯支恨恨地叫:“你爲什麽用這種頌讚和甜言蜜語來毁壞我呢?”

“去吧,離開我!”他再叫了一聲,揮着他的手杖向這柔和底乞丐,這人便急速地跑開了。

影子

剛剛那自願的乞丐還没有跑的很遠,蘇魯支還没有孑然寂静,他已聽到自己後面一種新的聲音了,喊着説:“停住呀!蘇魯支!請等一等!這是我呀,呵喲,蘇魯支,是我,你的影子!”但蘇魯支不曾等待,因爲他突然忿忿於在他的山上有這許多迫促和人物了。“我的寂静往何處去了?”他説。

“這真使我受不了;這山谷能浮動起來,我的國土已不屬於這世界,我需要新山谷。

我的影子唤我嗎？我的影子又有什麼！聽其跟我跑吧！我——跑開牠。"

蘇魯支如是向内心說，跑開去了。但那在他後面的，緊跟了他：於是隨即三者聯行，最前面跑着那自願當乞丐的人，其次是蘇魯支，第三也在最後是他的影子。這麼大家跑了一會兒，蘇魯支忽然省悟自己的愚蠢了，猛可一摇，將一切忿怒與憎惡擺脫。

"怎麼！"他說，"在我們這班老隱士和聖者，豈不是從來鬧出這樣的笑話麼？

真的，我的愚蠢在山中長大了！方纔聽到六隻老傻子的脚，接連響過去！

但蘇魯支必須畏懼一個影子麼？而且我終於以爲牠的腿比我的腿長。"

蘇魯支如是說，眼睛與腑臟皆笑了，停住脚，疾速轉過背來——看哪，他幾乎將他的跟隨者，影子，摔倒地上了，後面這個是緊隨其踵，而又那麼孱弱。當他用眼睛細察了一番，猛可吃驚，如見了突如其來的惡鬼！這跟隨者看去是那麼瘦弱，灰黑，空洞，老衰。

"你是誰？"蘇魯支威嚴地問："你在這裏幹什麼？你爲何自稱爲我的影子呢？你不合我的意。"

"請原諒吧，"影子回答："這是我，倘若我不合你的意呢，好吧，蘇魯支呵！則我稱讚你與你的佳趣味。

我是一個游行者，久已隨你的足踵游行：時常在途，没有目標也没有歸宿。這麼，我真差不多是永遠底猶太人了，不過我是既不永久復不是猶太人。

怎麼？我必永是在於中路麼？爲每種風所旋轉，飄揚，驅逐？呵喲，地球！你於我太圓了！

我曾居於任何表面，卧在鏡子和玻璃窗上如疲倦底塵埃：凡物皆取之於我，沒有給我的，我便消瘦了，——瘦的幾乎像個影子。

但你，蘇魯支呵，我飛從，跟隨的最久，而且，卽算我曾在你面前隱匿吧，也仍是你最好的影子：凡你坐着的地方，我也坐了。

和你，我已遊過遼遠底冰寒底世界，如同一個魔鬼，自願行於冬日之屋頂與冰雪上的。

和你，我曾奮投到任何禁禦者，極壞者，最遠者上：而設若在我有任何道德足稱吧，便是這，我不畏任何禁制。

和你，我破毁了我內心曾敬重的東西，我仆倒過一切界碑和偶像，我追求過最危險底願欲，——誠然，我曾走過任何罪惡的極端。

和你，我放棄了對言詞，對價值，對大名的信仰。設若魔鬼蜕皮，牠的聲名不也脫掉了麼？這也是皮膚。而魔鬼本身也許只是——皮膚。

'眞實本無，萬行皆可'：我如是勉慰自己。用頭與心我曾自淬於冰寒之水。呵喲，我如何尋常的站在那裏，裸露如赤色的巨蟹！

呵呀，一切善美，一切羞恥，與對於善人的一切信仰，於我皆已何往！呵呀，我曾具有的欺騙底天真，到何處去了，那善人的天真及其高貴底說謊！

太頻常了，誠然，我緊隨眞理的脚跟：於是牠蹴踏我的頭額了。有許多時候我故意說謊，看呵，然後我方始擊中——眞理。

太多事情給我明白了：現在便已沒有事和我相關。已沒有我

所愛的活着的東西了，——我如何還能愛自己？

‘生活，倘若我有興趣，或根本不活了’：我這麼願望，聖哲也這麼願望。但是，苦呵！我如何還有——興趣？

我——還有個目標麼？一個泊岸，我的風帆駛向的呢？

一陣好風？呵呀，有誰知道這駛向何處，還知道何種風好而且是牠的順風。

於我還存有什麼呢？一顆疲倦而又潑刺底心，一個無定的意志，飄搖底雙翼，一條破斷底脊梁。

尋求我的家鄉，呵喲，蘇魯支，你可知道，這尋求便是我的苦楚，這咬嚙我。

‘我的家鄉——在何處？’我將此詢問，尋求而又尋求，但是不曾尋得。呵喲，永遠底茫茫，永遠底漠漠，永遠底——虛無呵！”

影子如是說，蘇魯支聽着牠的話，不覺面孔拉長了。“你是我的影子！”他終於說，甚是哀傷。

“你自由底精神與流浪者呵！你的危險却是不小！你已經有一甚壞的日子了：留心呀，不有更壞底暮夜要來！

這樣不安定底人如你者，該覺得一座監牢可樂吧。你曾見過被監禁的犯人睡覺麼？他們睡的很平靜，他們享受其新保障。

留心你自己，不要使自己終於爲一狹隘底信仰所牢籠，一種堅剛嚴刻底幻想！如今凡是狹隘而且穩定底東西，皆試探而且誘惑你了。

你已經失去了目標：苦呵，你如何於此損失能够灑脫而且淡忘？以此——你也迷路了！

你貧窮底飄蕩者，幻夢者，你疲倦了的蝴蝶！ 你今晚想得一依止和歸宿麽？ 不妨緣到我那崖穴裏去！

這條路一直通到那上面，我的洞天。然而現在我又要趕快離你跑了。已經像一個影子在我身上。

我要獨自前行，要使我周圍重復光明。爲此，我還有很久必得快樂地游走。在晚上我那兒還有——跳舞！”——

蘇魯支如是說。

正 午

——於是蘇魯支走了又走，没有更碰到何人，孤獨了，只是發現自己一身，便欣賞而且陶醉他的寂寞，想像優美底事物，——久之。近於正午的時候，當太陽正曬上蘇魯支的頭頂，他走過一枝虬結而且多瘻的老樹，那老樹爲一株葡萄藤的熱愛所擁抱，將本身隱蔽了：其上滿着金黄色的葡萄，垂垂向此行客。於是他意想解除一點點焦渴，要摘下幾顆葡萄，但當其伸手摘取之時，更啟發一點欲念了：便是在樹下躺一會，當此圓滿底正午時，稍睡。

蘇魯支便這麽做了；當其躺到地上，碧翠底豐艸之閒寂與安謐中，已經忘掉微微底口渴入睡了。因爲，如蘇魯支的格言所説，一事比一事更需要。只不過他的眼睛仍然開着，——因其實不欲倦於看此老樹與藤蘿相依於，而加以驚羡的。在入睡中，蘇魯支自向內心如是説：

“静！ 静！ 方才世界豈不是圓滿了麽？ 於我又怎樣了？

像一陣輕風，潛來無形，在波平如鏡的海面跳舞，輕輕，輕如羽毛，這樣——睡眠在我身上跳舞。

牠不使我的眼睛合攏，牠讓我的靈魂清醒。輕輕的呀，誠然！輕如毛羽。

牠勸誘我，我不知道'怎的'？牠用柔順底手在我內中摩撫，牠强迫我。是呀，牠强迫我，使我的靈魂伸舒：——

——這已如此弛張而且懶散了，我的奇特底靈魂！於這，在正午時來了第七天的傍晚麼？這已過久快樂地遨遊於優美底成熟底事物中麼？

這只是伸長，長——更長！已靜靜地躺下了，我的奇特底靈魂。牠已嘗味過太多好東西，這黃金色底憂愁壓迫牠，牠扭着嘴。

——如同一隻船，駛入其最寧靜底港灣，——現在牠自倚於陸岸，已倦於長征與不測底海洋。陸地豈不是更忠實麼？

如這樣一條船倚於陸岸，緊相依傍，——只要一隻蜘蛛從岸上牽過絲去便够了。這裏無須更粗底纜索。

如這樣一條倦遊的船泊於最寧靜底港灣：我現在之休息，也緊依土地，忠實，信賴，等待，以最微小底遊絲相牽。

幸福呵！幸福呵！你將歌唱麽，呵喲，我的靈魂？你躺在草中。但這是最深密珍貴底時光，沒有牧羊兒吹笛。

小心吧！炎炎底正午正停息於原野。寧靜喲！不要歌唱！世界是圓滿了。

莫唱，你這草上的飛禽，呵喲，我的靈魂！甚且莫耳語！看吧——寂靜！年老底'正午'睡了，他動着嘴唇：他豈不是正飲着一

滴幸福麼——

——一滴陳古底深色底黃金之幸福，黃金之美酒？有什麼東西掠過了，他的幸福酣然笑。如此——天神發笑。寂靜！——

——'至於幸福，一點點便够幸福了！'我曾這麼說過，而且自以爲聰明。但那是一種毀謗，這，我現在學到了。聰明底傻子說的好得多。

剛剛是至微小者，至低微者，至輕淡者，一蜴蜥的窸窣聲，一嘘呼，一閃掠，一瞥眼——很少造成那種最高底幸福。靜！

——於我又怎樣了。聽！時光飛去了麼？我不墮落麼？我豈不是墮入——聽！永久的淵源裏麼？

——於我又怎樣了呢？靜！已經刺我了——苦喲——刺到心上了麼？刺入心裏了！呵喲，破碎吧，破碎吧，心！有了這種幸福，有了這種刺！

——怎麼？世界豈不是正已圓滿了麼？圓滿而且成熟？呵喲，爲了黃金之圓滿底成熟——牠飛向何處去了？我趕上去吧！趕緊！

靜！——"（這時蘇魯支伸了一伸，發覺自己已入睡了。）

"起去吧！"他向自己說："你這睡人！正午時睡覺的！喂喂，現在起去吧，兩隻老腿！已經是時候了而且過時了，後面還很有幾段路——

你們已睡醒了，多久呢？半個永久！好好，現在起去吧，一顆老心！睡了這麼一會後——你要多久方清醒呢？"

（但他又復入睡了，他的靈魂斥責他，辯護自己，仍躺着不動。）——"讓我睡吧！靜靜！方纔世界不是已圓滿了麼？呵喲，黃金底

大圓球的！”

“起來呀！”蘇魯支說：“你這小賤人，偷日子的！怎麼？還老是伸手伸脚，呵欠，歎息，掉入深淵裏麼？

你到底是誰！我的靈魂呵！”（這時他吃了一驚，因爲一道太陽光線從天上直落到他的臉上。）

“呵喲，我上面的天！”他歎息說，正正坐起了：“你窺看我麼？你探聽我的奇異底靈魂麼？

你將何時飲下這一滴露水，散在一切地上之物的，——何時吸飲這神奇底靈魂——

——何時，永久的淵源呀！你這歡愉底而又使人畏懼的正午之深谷！你何時將我的靈魂吸飲回去呢？”——

蘇魯支如是說，從他那樹下的臥處立起，彷彿脫離了離奇底醉夢：但是看呵，太陽還是正正止於他的頭上。從這可以確鑿地推測出那時蘇魯支沒有睡多久。

歡　迎

已是午後很晏了，經過了長久底徬徨和無所得的尋找，蘇魯支重回到他的崖穴裏。當其走到洞口的對過，相距沒有二十步的地方時，又發生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他又聽到了大聲痛苦底呼喊。而且，可驚的！這次是發於他自己的洞穴裏。這是一陣悠長底各種奇異底呼聲，而且蘇魯支清晰地分辨出，這是由許多聲音合成的，雖則在遠處聽來，好像單是出於一口的叫喊。

蘇魯支便跳往他的洞穴了,看呵!這一場廣播後又在演一幕什麽戲等待他了! 因爲日中他碰到的一切過客,皆並排坐在那裏:右邊的國王和左邊的國王,老巫師,老教皇,自願爲乞丐者,他的影子,精神之良知者,憂悲底預言家,以及那驢子; 還有那最醜惡底人,已是戴上一頂王冠了,還圍了兩根紫色腰帶,——因爲他與天下之貌醜者一樣,喜歡裝扮,要充漂亮。只是在這憂悲的集團中,兀立蘇魯支的鷹,羽毛怒張,神情激越,因爲牠被問許多問題,爲牠的高傲從來所不答的;聰明底靈蛇仍是環繞着牠的頸子。

這景像給蘇魯支見了,大驚怪;於是他用一種有禮貌的驚異底態度,視察他的每個客人,洞見其心靈,他更驚奇了。其間這班聚會者皆起於座,恭敬地等待蘇魯支發言。蘇魯支遂如是說:

"你們絕望者! 奇異者! 我是聽到了你們的痛苦呼聲麽?現在我也知道了,應在何處尋找我今天找不到的人:高等底人。——

——他便坐在我自己的洞裏,這高等人!但我何必奇怪呢! 我不是用了蜜的供奉,及我的幸福的巧計底呼聲,將其引誘來了麽?

然我以爲你們不甚合宜於聚會,你們使彼此中心不快,你們痛苦呼號者,倘若坐在一塊?必定先要有人來,

——有人,使你們重新歡笑的,一位天真活潑底傻子,一個跳舞者,一陣風,一個頑皮孩子,或任何老丑脚:——你們以爲怎樣呢?

請原諒吧,你們絕望者,原諒我在你們面前説起這些小話,誠然,小言語不足以當此貴客! 但你們也許不知道所以使我心放肆的,——

——便是你們自己與你們的形態,請原諒我吧! 看到絕望者,無論何人也會勇猛的。向絕望者鼓勵,無論何人也自以爲够剛强。

你們給了我這力量,——一樣很好底贈品,我的貴客們喲! 一樣優美底客禮! 好吧,請不必見怪,倘若我也呈獻我的禮品。

這兒是我的國土,我的統治區:凡屬我的,今晚和今夜皆屬你們了。我的禽畜將服侍你們,我的洞穴也成爲你們的卧室!

在我這裏住不應有人失望的,在我的區域内,任何人我皆保障,不使被他的野獸所侵凌。這便是第一物我所奉獻者:安全!

第二者便是:我的小手指。你們如已得了這個,便取去我整個的手,好吧! 更加之以整個的心! 歡迎呵,歡迎呵,我的賓客!"

蘇魯支如是説,充滿慈愛與惡趣而笑。這番致辭之後,他的賓客更一鞠躬,恭敬地肅静了,右邊的國王却代表全體致答詞。

"如你之給我們你的手和敬禮,蘇魯支呵,這,我們認識你爲蘇魯支。你在我們面前謙卑;你幾乎使我們的敬仰磨折了。——

——有誰能像你以這樣底矜貴而作這樣底謙裕呢?這,振作起我們了,這是一種膏油,膏於我們的眼和心。

單是來看這個,我們已樂得上比這更高的山了。我們之來,是爲觀覽者,我們願看使昏昏之眼轉爲明亮的東西。

而且看呵,我們的一切痛苦之呼號皆已過去了。在我們是内心和意識皆已開展,而且欣然。很少缺什麽:而我們的勇猛也恣肆了。

没有什麽,蘇魯支呵,比一種高尚堅强底意志,在地上還生長的更怡悦的:這是地球的最美麗底植物。有了這樣底一枝樹,使全副風景清新,生色。

我比之於松柏,呵喲,蘇魯支,有誰像你茂生的:高大,沉默,堅剛,卓立,最韌性底木質,榮皇,——

——却終於以强力翠色的枝條，抓拏其統治，以嚴厲底問題詢諸勁風，暴雨，及常時依止於高山者，

——而更嚴厲地答覆，一個命令者，一個常勝者：呵喲，有誰不願瞻仰這種植物，登於高山呢？

在你的樹這裏，蘇魯支呵，陰鬱者與失敗者皆霍然清爽，看到你的形態，便是不安者也堅定了，治好了他的心病。

而且誠然，如今有若干雙眼睛睽睽於你的山和樹：有一種偉大底企慕之遥情興起了，而且還有許多人學着問道：蘇魯支是誰？

有誰曾被你以歌曲和蜂蜜注入耳朵的：一切隱者，孤獨者，偕隱者，一時皆向內心說：

‘蘇魯支還活麼？已不值得生活了，什麼都一樣，一切皆空：——或則，我們便應該與蘇魯支共生活！’

還有許多人問：‘爲什麼他還不來呢？已自己宣告這麼久了，也許他爲寂寞所吞沒麼？或者我們應到他那裏去？’

現在是這樣的，寂寞本身也化爲脆弱了，破裂了。破裂如墳墓，已容留不下死人。到處我們見有重生者。

現在環於此山之波浪漲了又漲，呵喲，蘇魯支。無論你的高處有多高吧，必有許多人將上到你這裏；你的船也不能久久擱於乾岸上了。

而我輩絶望者現在來到你的崖穴，已經不絶望了：這便是一個預兆，一種休徵，有許多更好底人在途，正來找你，——

——因爲他自己來找你了，人類中上帝最後的遺留者，那便是：一般懷抱偉大底遥情的人，偉大底厭離者，偉大底憎惡者，

——一班人，不願再生活的人，或者重新學得希望——或者和

你學得，蘇魯支呵，學得偉大底希望！”

右邊的國王如是說，握住了蘇魯支的手，要吻牠；但蘇魯支拒却了他的恭敬，驚奇地退後了，沉默着，突然如逃到遠處。過了一會兒，情致又回到賓客中來，以明亮底眼光觀察他們，如是說：

“我的賓客，你們高等底人，我要用德國語清楚向你們說了，我在這山上不曾期待你們的。”

（“用德國語清楚說麼？天可憐見！”左邊那位國王一邊說：“可見他是不認識可愛的德國人的，這東晨州的智人！

但他的意思必是‘用德國語粗魯說’了——好吧！這在現代還不算最壞底趣味！”）

“你們也許皆真是高等底人，”蘇魯支繼續說下去，“但於我——你們還不够高，也不够堅强。

於我，便是說：於我內中不屈不撓的精神，沉默着的，但不會永是沉默着的。即算你們皆屬於我吧，也不能爲我的左右手。

有誰立於生病而且軟弱底腿上的，像你們這樣，他根本願望，無論自知或不自知：願望自己被寬恕。

但我從來不寬容我的手臂和脚腿，我不寬待我的戰士：你們怎能有補於我的戰鬥呢？

用了你們簡直還破壞了我任何勝利了。你們中間有些人已倒下了，只要他聽到了我的戰鼓的大聲。

而且，你們於我還欠優美，華貴。我需要我的教義之明淨平整底鏡子；在你們的鏡面上，我自己的影像也損壞了。

你們的肩上有許多積壓，許多回憶；許多惡劣底侏儒盤薄於你們的角落裏。你們中間也有許多隱秘底流氓氣質。

即算你們是高尚，屬於優秀份子之列吧：你們內中也還有許多歪曲，畸形。則世界上也没有一個鐵匠，能爲我將你們搥直，打正。

你們不過是橋梁而已：唯願更高超底人在你們身上度過去吧！你們代表階梯：然則不應怨怒那超過你們達到他的高處的人吧！

唯願從你們的苗裔中，有日爲我生長出一個眞實底男子，完全底承繼人：但這還遥遠哩。你們自己，還不是我的遺產和我的姓氏所屬者。

居於此山我不是等待你們，也不敢和你們最後一度下山去。你們之來不過是一預兆，已有更高底人在途，向我來了，——

——然不是偉大底遥情與偉大底憎惡及偉大底厭離的人，以及你們所謂上帝的遺留者。

——不是！不是！第三個不是的！我在這山上是等待旁底人，没有他我不會在此移動一隻脚，

——等待更高尚者，更剛强者，更勝利者，更多佳興者，那種靈魂和肉體皆生長的端方鋒稜底人：酣笑底雄獅必定來此！

呵喲，我的賓客，你們奇男子，——你們還没有聽到關於我的孩兒們的消息麽？他們是在路上向我來了麽？

請爲我述説關於我的園地，我的幸福島嶼，及我的新底優美底種性的話吧——你們爲什麽不爲我説這些事呢？

我向你們的惠愛乞取這種禮品，述説我的兒孫之事。爲此我甚富足，爲此我曾貧窮：我有什麽没有犧牲過，

——我有什麽不願施捨，只求有此一樣：這班兒童，這種生長的植物，我的意志與我的最高希望之這些生命樹！”

蘇魯支如是說，在說話時突然沉默了：因爲他爲遥想所襲，因內心的激動他閉住了眼睛和嘴。他的這班客人也皆默然肅立，有些惶惑了：只有那老預言者作臉相，作手勢。

晚 餐

在此際，預言者打斷了蘇魯支和賓客的酬對之詞：他追到前面，好像不能浪費光陰了，抓住了蘇魯支的手，喊道："但是，蘇魯支！

一事比一事更需要，你自己說過的：好吧，現在我有一事比一切旁的事皆重要。

恰當其時有一句話：你不是請過我來吃飯麼？這裏有許多人皆長途跋涉而來。你必不以空言解慰我們的飢渴麼！

而且你們也皆思索過凍死，溺死，窒死，及各種肉體苦痛之境，想的也太多了：然沒有人念及我的苦境，便是飢餓——

（預言者如是說，但蘇魯支的禽畜一聽到這話，皆嚇跑了。因爲牠們見到凡在日間牠們所掠回的食物，實不够與這一個預言者一飽。）

——也還加以口渴。"預言者繼續說："即算我在此聽到泉水聲音，如智慧之言語滔滔不窮：我——要喝酒！

不是每人皆像蘇魯支，是天生的飲水者。水無補於疲勞者和枯萎者，酒却和我們相宜，——唯有酒，使人有立時底恢復，驟進底健康！"

正當這預言者渴望飲酒的時候，那左邊一位國王，沉默者，也突然說話了。他說："酒麼，我們備下了，我和我的兄弟，右邊的國

王：我們有充足底酒，——載滿了一驢子。除了麵包還沒有。”

“麵包麼”？蘇魯支回答，笑了。“隱者剛剛是沒有麵包。但人是不單靠麵包生活的，也要很好底羊肉，我有兩隻肥羊：

——這應該趕緊殺了，加紫蘇芬香地燒熟，我愛這樣吃。還有很多薯蕷和果子，想於知味者和精於飲饌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好了，還不少核桃及其他硬殼果，可以磕的。

這麼我們立刻可以有餐盛饌了。但有誰要吃的，也必動手烹調，即算是國王。因為在蘇魯支這裏，國王正不妨當個廚子。”

這提議正合衆人的心意了：只有那自願的乞丐不願飲酒食肉，茹葷腥。

“只聽這饕餮者蘇魯支說的呵”！他帶笑說：“人到高山上到崖穴裏來，為享這種饌肴麼？

現在我當然懂到了他曾經說的：‘小貧是有福了！’以及他為什麼要除去乞丐。”

“且愉快吧，”蘇魯支回答說：“像我這樣。不妨守你自己的習慣，你這高人，磨你自己的穀子，飲你自己的水，稱讚你的烹調：只要能使你高興！

我不過為我輩的法則，不是一切人的法則。但有誰屬於我者，必定要步伍輕捷，骨格堅强，——

——勇於戰鬥，樂於慶祝，不是陰沉底人，不是作夢的‘漢子’，準備任艱重一如樂於赴筵席，健康而且高興。

最美好的屬於我輩和我自己；設若人不給我們呢，我們要自取之了：——最滋養底食品，最純淨底天空，最堅强底思想，最優秀底女子！”——

蘇魯支如是說，右邊的國王却回答說："希有！從大智者的口裏曾聽到過說這種聰明事麼？

而且真的，這是智者最希奇底事，倘若他對於這一切還甚聰明，而且不是驢子。"

右邊的國王如是說，亦自驚詫；那匹驢子對於他的話却惡意地吁了一聲，"噫——呀。"這却是那很長底筵宴的開始，在各種史書上所稱爲"晚餐"的。席間除了討論高等人物外，未曾說旁的什麼話。

高　人

一

當我第一次走到人羣中來，做了一件大蠢事，遁世者的大愚蠢：我出現於市場上了。

當我向一班人說教，便等於向沒有人說教。在晚上却只有踏軟索者爲我的伴侶，和死屍；我自己也幾乎是死屍了。

在次日早上，却有清新底真理與清新底晨光俱來：於是我學到了說："這些於我有什麼關係呢？市場與流氓與流氓的喧鬧和流氓的長耳朵！"

你們高尚底人呵，請和我學了這個：在市場上無人相信高尚人的。你們要在那兒說教麼，好吧！流氓却睞眼說："我們皆是平等的。"

"你輩高人麼，——流氓睞眼說，——沒有高等人的，我們皆是

平等,人終歸是人,在上帝面前——我們皆一樣!”

在上帝面前呀! ——但現在這上帝死掉了。但在流氓之前我們不必平等吧。你們高尚底人呵,離開市場去!

二

在上帝面前麽 ——但現在這上帝死掉了! 你輩高人呵, 這上帝是你們最大底危險。

自從他躺在墳墓裏後, 你們方始重生。今茲方可有偉大底正午到來,現在方有高等底人——爲主!

你們懂這話麽,呵喲,我的兄弟們? 你們驚駭了, 你們的中心搖搖麽? 深谷在此爲你們迸裂麽? 地獄的狗在此向你們狂吠麽?

好吧! 起來! 你高尚底人們! 人類的將來的山谷方始感大陣痛。上帝死了,現在我們願望,——超人生長。

三

現在最多憂慮的人問:“人如何可加以保持?”然蘇魯支問, 是第一人而且唯一底人這樣問:“人如何可加以超過?”

超人在我的心上, 他是我的第一人, 唯一底人——而不是凡人:不是隣人,不是最窮人,不是最苦人,不是最好底人。——

呵喲,我的兄弟們,我能愛好人類者,是因其爲一種度過,一種沒落。便是在你們也有許多處所,使我敬愛,使我期望的。

而你們之侮蔑,你們高等人呵,使我期望。偉大底侮蔑者皆是偉大底尊敬者。

而你們之絕望,亦復甚可敬仰。因爲你們未曾學到怎樣屈服,

你們未曾學到小聰明。

因爲今日是小人物們作主了：皆宣傳一切恭敬，謙卑，聰明，勤苦，愼重，以及小道德的一長段“諸如此類”。

凡是陰柔者，凡生於奴隸種性者，尤其是流氓的雜種：這如今將作一切人類命運之主人——呵喲，可恨！可恨！可恨！

這問了又問，而且不自疲倦：“人如何能保持的最好，最長，最舒適呢？”以此——他們是現代之主人。

爲我超過這班現代之主人吧！我的兄弟們，——超過這班小人：這皆是超人的最大危險！

爲我超過這些小道德吧！你們高等人，——超過這些小聰明，沙塵的顧慮，螻蟻的紛紜，可憐底安逸，“大衆的幸福”——！

而且寧肯絶望，不必自屈。而且，誠然，我愛你們，因你們如今不知道生活，你們高等人！這麽你們生活的——最好！

四

你們有勇氣嗎，呵喲，我的兄弟們？你們心雄麽？不是在見證前之勇敢，却是隱士與鷹隼的豪邁，天神之所不望的？

冷靜底靈魂，騾子，盲者，醉人，皆不得謂之心雄。心雄者，是知道畏懼，但強迫人畏懼的人；是看入幽深，但自矜嚴。

有誰看到谿谷，却以蒼鷹之眼，——有誰以鷹的突爪攫住谿谷：這人有勇氣。——

五

“人是惡的”——一般大智者這麽安慰我說。呵喲，只要這在

現今還是真的！因爲惡，也是人類最佳的力量。

“人應該更好而且更惡”——我如此説教。至惡是需要的，以臻於超人之至善。

那班小人物的説教者不妨苦痛苦痛吧，而且担負人類的罪惡。但我自欣於大罪惡以爲我的大安慰。——

這些話却不是説給長耳朵聽的。而且每一句話也不是屬於每一張嘴。這皆是深微遥遠之事物：羊的脚趾不應向之探取！

六

你們高尚人呵，你們以爲我來是補救你們作壞了的事嗎？

或者、我欲使你們痛苦者更能卧的安穩？或者向你們不定者，失途者，迷於攀躋者，指示出一條新捷徑麽？

否！否！不然！你們這種人裏只見有更多更好的人將要毁敗，——因爲你們將必只見其敗壞、只見其艱難。唯有這樣——

——唯有這樣人方生長到高處，爲雷電所轟擊，所披摧折：高到觸電了！

我的心意與遥情，長往於希少者，悠久者，遠大者。你們的委瑣底，紛煩底，短促底窮苦，與我有何干係！

在我，你們還不够苦痛哩！因爲你們所痛苦是爲自己，還不是爲人類。倘若你們不這樣説，便是説謊！我所痛苦的，你們皆没有苦過。——

七

於我是不够的，若雷電無所摧毁。我不會將牠引開，牠當學習

爲我——工作。——

我的智慧久已凝聚如雲，更静止而也更濃黑了。每種智慧皆這樣的，倘若要一旦產出雷電。——

於現代人我不欲爲光明，也不欲被稱爲光明。這班人——我欲使之眩目，我智慧的電光呵！刺出他們的眼睛吧！

八

不要超出你們的能力願望什麽吧：在超出其能耐而願望的人們，有一種很壞底虛僞。

尤其是，倘若他們願望舉措大事！因其喚起對於大事業的疑惑，這班精深底僞鈔犯，戲子：——

——直到他們終於對自己也虛僞起來了，邪視的眼睛，粉飾的朽蝕，隱蔽以强硬底文辭，裝潢底道德，與漂亮底虛僞底工事。

於此不能不好好留心呀，你們高尚底人！如今於我沒有比誠實還算希奇珍貴的了。

這現代不是屬於流氓麽？流氓却不知道什麽是大小，正直，誠實，他是混混沌沌底歪曲的，他常是說謊。

九

保持很好底懷疑吧，你們高等人，有心人！誠心人！而且要將你們的理由秘密存留！因爲這現代是流氓的。

凡流氓之曾學得無理由而信仰的，有誰能以理由將其——推倒？

在市場上人作臉相使人信服。但理由使流氓懷疑。

而且如果有趟是真理戰勝了，則不妨以善疑的心自問："哪種較强底謬論替牠戰勝的呢？"

也要提防學者們！他們恨你們：因爲他們不能生産！他們有冷静乾枯底眼睛，在這種眼睛裏每隻鳥是拔去了羽毛的。

這班人自誇，以爲自己不説謊：但無力説誑遠不是有心愛真理呀。提防吧！

不發熱遠不是智識！我不相信冷却了的精神。有誰不能説誑的，不知道什麽是真理。

十

你們要高高上去麽，則要用你自己的腿！不必讓你們被提拔上去，不要坐在旁人的背上和頭上！

你却騎馬麽？你急急馳馬上登於你的目的地麽？好吧，我友！但你的跛足也騎在馬上了！

當你到了你的目的地，當你躍下馬來：剛剛在你的高處，你高尚人呵，——你將跌倒！

十一

你們創造者，你們高等人！人只是孕育自己的孩子的。

不要讓你們被説服，被灌輸！誰是你們的隣人呢？卽算你們"爲了隣人"作事，——你們也仍没有爲他創造！

爲我拋棄這"爲了"吧，你們創造者：你們的美德剛是不要你們以"爲了"，"由於"，"因爲"而有所作爲。對於這些虚僞底小名詞，你

們應該閉住了耳朵不理會。

這"爲了旁人"不過是小人物的道德: 這在他們便叫"同樣與同樣"與"手洗手",——於你們的本身利益,牠們是既無權利,復無力量!

在你們的本身利益裏,創造者呵,便是孕育者之注意與先見! 還無人眼見的,那果實: 你們整個底愛情將加以翼蔽, 保障, 和養育。

凡你們全愛之所寄, 在於你們的孩子, 便即是你們整個底道德! 你們的工作,你們的意志,方是你們的"鄰人": 不讓自己爲虛僞底價值所惑吧!

十 二

你們創造者,你們高等人! 有誰要生育的,是病了; 有誰已生育過的,是不純潔了。

問問女人吧: 人之生產不是因其使人快樂。那苦楚使母雞與詩人皆格格叫。

你們創造者, 在你們有甚多不潔之處。那是因爲你們曾經必爲母親。

一個新小孩,呵喲,多少新底污穢也帶到世間來了! 走向旁邊去吧! 有誰生產過的,應該淨洗他的靈魂!

十 三

不要超過你們的力量而爲道德! 不要違反了或然性而有所願望!

不要踵武你們的父祖所行的道德！你們如何能高昇，倘若你們的父祖的意志不隨你們高昇？

但有誰要成爲長子的，留心吧，不要成了最末的兒子！而且凡你們的父祖的污辱之處，其中你們不要想自作聖人！

如果其人的父祖愛近醇酒與婦人及野猪：則成什麼樣，倘若其人自求貞潔？

這真是蠢事！真的，我以爲太蠢了，倘若其人是第一個或第二個或第三個女人的丈夫。

而且倘若他建立起寺院，在門上標着："達到神聖之路"，——則我仍然會說：幹麼！這又是一樁新蠢事！

他爲自己起一座反省院和隱遁所：更相稱了吧！但我亦不相信。

在寂寞中也生長着人帶進去的，內中的獸性。這麼樣，寂寞於許多人不相宜。

在世界上至今有比曠野裏的聖人還污穢的麼？在他們的周圍不但是魔鬼發舒——也還有猪。

十　四

驚懼，羞怯，笨拙，如騰躍失敗的一隻老虎：這樣，你們高等人，我時常看見你們溜到旁邊去了。一擲失注。

但是，你們賭徒，這有什麼關係！你們沒有學到賭博和咒駡，如人之必那樣賭博，那樣咒駡！我們豈不常是坐在一張賭博和咒駡的桌旁嗎？

倘若你們的大事業失敗了，你們本人便因此——失敗麼？設若你們本身失敗了，人——便因此失敗麼？如或人是失敗了：那麼好吧！起去！

十 五

方式愈是高尚，一事愈少成功。你們這班高等人，你們豈不皆是——失敗了麼？

鼓起勇氣吧，有什麼干係！還有多少事很可爲！學着自笑吧，像人應該那麼笑的！

何怪乎你們完全失敗或者一半成功，你們"半是破裂者"！在你們中間不是迫擊着，滂礴着——人類的將來麼？

人類的最悠遠者，幽深者，星高者，及其無窮底力量：這一切豈不是皆在你們的酒尊裏噴沫浮光麼？

何怪乎有許多酒尊破碎了！學着自笑吧，像人應該那麼笑的！你們高等人呵，多少事還大有可爲！

而且誠然，多少事已經成功了！這地球上也多麼富於小底美滿底事物，富於佳事！

置小而美滿底事物於你們的周圍，你們高等人！牠們的金黃底成熟怡悅人心。圓滿者教人希望。

十 六

至今世界上最大底罪惡是什麼呢？豈不是這種人的話，說："可哀的，是在此還笑！"

他自己在世上沒有找到笑的來由麼？那只是因爲他尋找的不

好。一個小孩在此也找得到笑的來由。

那人——愛的不够：否則他也將愛我們笑者了！但他恨我們，譏諷我們，許我們咆哮，切齒。

倘若不愛便應立刻咒駡麼？這——於我彷彿是惡趣味。但他這樣做了，這絕對者。他來自流氓。

而他自己只是愛的不够：否則他可以少憤怒於旁人之不愛他。一切大愛情是不欲愛情的：——欲多於此者。

避開這班絕對者吧！這是一種貧病典型，流氓品格：他們看這人生惡劣，他們看這土地以狠毒底眼光。

避開這班絕對者吧！他們有笨重底脚和煩溽底心，——他們不知道跳舞。於這班人地球如何能得輕舒呀！

十 七

一切佳事物皆曲折地走近其目的。貓似的躬其背，暗自咪咪於其迫近底快樂，——一切佳事物皆笑。

步武洩露消息了，彷彿已有人在他自己的道上走：看我走吧！凡近於其目的者，跳舞。

而且，真的，我沒有變成立像，還沒有站在那兒兀然，呆然，如石，如石彫柱，我愛急速奔跑。

卽算在地球上也有沼澤與濃厚底煩憂：然若有輕捷底脚，也還跑過泥濘，而且跳舞如在掃過的堅冰上。

提起你們的心吧，我的兄弟們，提高！要更高！而且也不要忘記你們的腿！也提高你們的腿吧，你們善於跳舞者，更好是：也倒立！

十八

這笑者的王冕，這玫瑰花冠，我自己將其戴上，我自己稱我的笑爲聖善。在現代我不覺得他人能於此堅强了。

蘇魯支這跳舞者，蘇魯支這輕颺者，用翅子招搖的，一個準備飛翔者，向一切飛鳥招搖送情，準備了而且整秩了，一個幸福底輕佻者，——

蘇魯支這預言者，蘇魯支這真笑者，非不耐者，非絕對者，一個愛跳躍愛跳開的人；我親自戴上這冠冕！

十九

提起你們的心吧，我的兄弟們，提高！要更高！而且不要忘記你們的腿！也提高你們的腿吧，你們善於跳舞者，更好是：也倒立！

在幸福中也有笨重底動物，從元始以來便有大脚獸。牠們努力的出奇，如同一隻象，要努力用頭倒立在地上。

與其以不幸而癡愚，毋寧以幸福而癡愚吧，與其偃蹇地行路，毋寧笨拙地跳舞。然則學學我的智慧吧：便是最壞底事物也有好壞兩面的，——

——便是最壞底東西也有善於跳舞的脚：然則你們自己爲我學得好好立在端正底脚上！你們高等人！

且爲我拋棄愁苦底呻吟，以及一切下流的憂悲！呵喲，在我覺得現代下流的丑脚還多麼憂傷！這現代却是屬於流氓的。

二十

爲我學到像風一樣吧，當其從山崖石壁間呼嘯而出，按其自己的吹笛而跳舞，海水顫動而且飛揚於其足下。

給驢子以飛翼而擠母獅的乳汁者，可頌揚呀，這無拘束的精神，這精神於現代於流氓如暴風之驟至，——

——又於荒蕪底頭腦，木鈍底頭腦如仇讎，也於一切萎靡底樹葉與蔓草：——可頌揚呵，這極佳底自由狂放底暴風精神，在沼澤與煩憂上如在草場上跳舞的！

這憎恨流氓猰狗與一切惡劣昏沉底賤種者，可頌讚呵，這一切自由精神中的精神，這酣笑底暴風，將灰塵吹眯一般愁視者與憂病者的眼睛的！

你們高尚人呵，你們最大底壞處是，你們皆沒有學到跳舞，如你們之應該跳舞者，——跳過自己去！而你們失敗了，有何關係！

還有多少事可能！不妨**學着**超過自己而笑吧！提起你們的心情，你們善跳舞者，高起！要更高起！而且不要給我忘記了善笑！

這笑者的王冕，這玫瑰花冠：我的兄弟們，我將這花冠投給你們了！我以笑爲神聖的；你們高等人，爲我**學着**——笑！

憂鬱之歌

一

蘇魯支說這番話時，是站在他的窟穴的進門處，說完了最後幾

句，便溜出了，暫且避開了那些客人，在空地裏稍事行散。

"呵喲，我四周的清香，"他微呼："這幸福底寂静！但我的動物們何在？來呀，來呀，我的鷹和我的蛇！

告訴我吧，動物們，這班高等人全體——也許他們的氣味不佳麼？呵喲，這身邊的清香！現在我方始知道而且體會了，我是多麼愛你們，我的禽畜。"

——蘇魯支更説了一遍："禽畜們，我愛你們呀！"鷹和蛇也皆迫近他，當他説這話，向他凝視。這麼三者默默相對，嘘吸着清新空氣。因爲這外邊的空氣，比在高等人周圍的空氣好。

二

蘇魯支還没有完全離開洞穴，老巫師即已站起來，狡獪地四周望了一下，説道："他去出了！

已經，你輩高尚人——讓我且像他一樣，用這頌讚和諂媚底稱呼，撩撥你們吧——已經有壞底'虚僞與巫術的精靈'襲擊我了，是我的憂鬱的魔鬼，

——根本與這蘇魯支作對的：請原諒吧！這魔鬼現在要在你們前施法，牠正得其時，我不能勝這邪惡精靈了。

於你們全體，無論你們喜用什麼稱呼代表你們的光榮，或自稱爲'自由精神'，或'真實者'，或'精神之懺悔者'，或'解放者'，或'偉大底遥情者'，

——於你們全體，像我一樣苦於偉大底厭惡者，得知老上帝已死，還没有新上帝在摇籃和襁褓裏的，——於你們全體，我的惡靈與巫鬼皆深深眷愛。"

我認識你們，高等人，我認識他，——我也還認識這仇人蘇魯支，我違反着意志而愛好的：於我他時常彷彿是一個美麗底聖者的假面具，

——彷彿是一套新奇底裝扮，我的惡靈，那憂鬱底魔鬼所喜歡的，——我愛蘇魯支，我時常感覺，是爲了我的惡靈的緣故。——

但這，已侵襲我了，壓迫我了，這憂鬱的精靈，黃昏的魔鬼：而且誠然，你輩高等人，他喜歡——

——睁開眼睛吧！——他喜歡裸身而來，爲男爲女，我還不知道：但他來了，他强制我了，苦哉！開開你們的意識吧！

白日淡消了，於一切事物現在來了暮夜，最好底事物也無所逃；聽吧，看吧，你們高等人，看這黃昏憂鬱之精靈，是什麼樣的魔鬼，爲男或爲女！”

巫師如是說，狡獪地望一望四周，於是取起了他的竪琴。

三

在澄明底夜風前，
當白露的安慰語
傾吐於大地，
潛形，亦又無聲——
因爲這安慰者白露
如同一切安慰的温柔者，曳着輕履：——
你便懷想，熱烈底心呵，你便懷想，
你曾如何焦渴，
渴欲天澍之淚與露零

焦灼了，而且困於枯涸了，
其時在枯黄底草徑
邪惡底斜陽的視線
穿過黑森林向你放射，
那灼眼底日球之熾見，幸災樂禍麼？

"真理這女兒的郎君麼？ 你？ ——他們如此譏議——
不是！ 不過一詩人而已！
一動物，狡獪底，刼掠底，潛行底，
必須說謊者，
必須自知且自願說謊的：
耽耽於可得者，
光彩地裝扮了，
自己便是裝扮的假面，
自己成了可獲得的動物——
這——便是真理的郎君麼？
不是！ 傻子而已！ 詩人而已！
只說說漂亮話，
裝扮成傻子亂喊，
徘徊於虛僞底辭藻橋頭，
盤旋於彩色底虹霓上，
介乎虛僞底天
和虛僞底地，
周轉飄游，周流浮起，——

傻子而已！ 詩人而已！

這一　真理的郎君麼？
不寧靜，不堅硬，不光潤，不寒冷！
不能成爲石像，
不能成爲天神之彫柱，
以立於廟堂之前，
爲天帝之門衛：
不是！ 且仇視這種眞理之石像的，
居任何荒野較廟堂前適意，
充滿了野貓的恣肆，
跳過任何窗子，
疾急入於每個‘偶然’里！
偵嗅每一原始森林，
尋覓地求索地偵嗅，
你在原始森林裏
光怪底野獸中
頑健地彩麗地遊走，
奢望地搖唇咂舌，
得意地譏嘲，無忌地爲惡，快樂地渴血，
刼掠着，潛匿着，謊騙着遊走：——

或者如一飢鷹，久久地，
久久下瞰着崖谷，

下瞰牠的崖谷，——
呵喲，牠如此下投，
低降，深入，
盤旋於深而又深底幽谷！——
於是，
突然，直線地，
抖擻羽翼，
向羔羊襲擊，
急轉直下，飢火如熾，
垂涎羔羊的肉，
怒向一切羔羊魂魄，
狰獰地惡向一切
像羊的，以羊眼睛看的，毛鬈鬈的動物，
灰色的，懷綿羊的山羊的善願者！

如是，
如霧豹，如飢鷹，
是詩人的遥情，
是你的千般喬裝下的衷情，
你傻子！ 你詩人！

如你之看人類
亦視上帝如綿羊——：
將上帝在人類中撕毁

如在人類中分裂羔羊，
毁滅着且酣笑——

這，這是你的幸福！
一個豹子和蒼鷹的幸福！
一個傻子和詩人的幸福！"——

在澄明底夜風前，
當新月之纖鐮
青熒熒於紅紫間
且嫉妬地潛逝：
——仇視白日，
步步詭秘，
向玫瑰花的疊錦垂簾
用鐮刀削去，直到牠們下落，
墮入深夜，黯淡地沈没：——

我自己也曾如此没落
出自我求真理之狂酲，
出自我懷白日之遥情，
倦於白日，病於光明，
——下落了，近於黄昏，歸于陰影：
爲一種真理所焚燒
而且枯渴：
——你還懷想，熱烈底心呵，你還懷想，

那時你如何焦灼麽？——

我之被放逐了

被逐出一切眞理，

不過傻子而已！

詩人而已！

科　學

巫師如此酣歌；在座的一切人，鳥似的，皆不知不覺墮入了他那狡獪而且憂鬱底歡樂之網。只有那精神之良知者沒有被捕：他趕忙從巫師奪取了豎琴，喊道："換空氣！讓好空氣進來！讓蘇魯支進來呀！你使這崖穴裏的空氣沉悶了，有毒了，你這邪惡底老魔術師！

你虛僞者，精深者，你引誘人到不熟識的渴望和荒野裏了。苦哉，像你這種人也嚕嚕囌囌說起關於眞理的空話！

只苦了一班自由底精神呵，沒有提防這種巫術士的！他們的自由可完了，你教示而且引誘他們歸入監牢裏，——

你這憂鬱底惡魔，在你的哀怨裏吹起了迷人笛，你便同於那種人，頌讚貞操而暗誘荒淫的！"

良知者這麽說，老巫術士周圍望了一下，慶幸他的勝利，便吞下爲那良知者所引起的煩惱，用謙和底聲調說："沉靜吧！好歌曲要得好的回響；好歌曲聽了之後應該久久沉默。

你看他們都這樣了，這班高等人。你也許從我的歌裏懂到太少麽？你內中頗缺少一種魔術精神。"

"你稱讚我"，良知者回答說："以使我和你隔離，好吧！但你們

旁人呢,我看成什麼樣子? 你們皆迷迷底眼睛坐在那裏呀:——

你們自由底靈魂麼? 自由那裏去了! 我看你們幾乎皆像那種人,久久看了壞底裸體女子跳舞:你們的靈魂也跳舞起來了!

在你們內裏,你們高等人,必是多有這巫術士所稱爲他的邪惡底'虛僞與巫術的精神'了,——我們必是不同的。

而且真的,我們已够共同談論,籌思了,在蘇魯支回到洞穴以前,而我未知道:我們是不同的。

在這上處我們也是尋找不同底東西,你們和我。我是尋求更多安隱,因此我來尋蘇魯支。這人還是最堅固底壁壘與意志——

——在如今,當此一切皆搖搖,各地皆震動之秋。而你們,當我現在看你們眼睛的表情,幾乎覺得你們是尋求更多底不安隱了,

——更多恐怖,更多危險,更多地震。你們願欲,我幾乎這麼感覺,請原諒我的拗想吧,你們高等人,——

——你們願欲最惡劣最危險底生活,在我是最恐懼的,猛獸生活,願欲山林,崖穴,峭壁,迷窟。

而且也不是領你們出危險的領導者深合你們的意,却是將你們從一切正路上引開的人,迷惑者,得你們的歡喜,但是設若這種願欲在你們是真實的呢,我以爲縱是這樣又不可能。

因爲恐懼——是人類的遺傳底基本底感覺:用恐懼什麼都可解釋了,傳統底罪惡與傳統底道德。從恐懼裏生出我的道德,這便叫做:科學。

因爲對野獸的恐懼——這在人類中最長遠的培養了,這包括那他涵藏在自我中而且恐懼之的野獸,——蘇魯支曾稱之曰'內中的獸性。'

這種古老底悠長底恐懼，終於變深微了，精神化了，理智化了——在現代，我覺得，這便叫作科學”。——

良知者如是說；但這時蘇魯支剛剛回到洞裏來了，聽到了而且猜測出這後一段談話，用一捧玫瑰花向這良知者擲去，嘲笑着他的“真理”，呼道：“怎麼！我方纔聽到什麼了？真的，在我看來，若你不是個傻子，則我自己便是：而你的‘真理’，我將立刻拿來倒豎了。

因爲恐懼——是我們的例外。但對於‘不確定者’與‘未嘗試者’的勇往，好奇，和興趣——勇猛在我看來是人類全部上古史。

從最野蠻最兇猛底動物處羨慕而且攫取了牠們全副德性：然後他方能進化爲——人。

這勇猛，終於化爲深微，化爲精神，化爲理智，這種‘人之勇猛’具備了鷹鷲的羽翼及蛇的聰明，這，在我看來，在現代叫作——”

“蘇魯支呀！”在座的人一齊高呼，彷彿出自一口，接着發出一陣大笑；騰起如一陣濃雲。便是那巫師也笑了，聰明的說道：“好呀！牠離去了，我的惡靈！

我不是親自警告過你們麼，當我說牠是一個欺騙者，一個虛僞的欺詐的精靈？

尤其是，當牠裸露地出現。但我對於牠的狡獪何能爲力！難道是我創造了牠和這世界麼？

好吧！我們和好如初，更求佳勝！雖然蘇魯支惡眼看人——看他呵！他正憤恨我：——

——但在入夜以前，他當重新學到愛我，稱讚我的，他不會活的長久，倘若不作這些蠢事。

這人——是愛仇敵的：在我所看到的人中，他算最懂這藝術

了。但他是要在朋友身上——尋報復的!"

老巫師如是說,高等人們皆一致稱讚,歡喜了:蘇魯支便隨向每一個朋友握手,愛惡兼起於心,——如同向朋友道歉言和的人一樣。但當其走到洞門邊,看哪,他又想外面的好空氣和他的禽畜,——他又想溜出去了。

沙漠的女兒們

一

"不要出去呀!留在我們這裏吧",流浪者,便是自稱爲蘇魯支的影子的,於是說:"否則沉鬱底舊愁,又將侵襲我們了。"

老巫師已給了我們他的從最壞的到最好的東西,而且看喲,虔誠善願底教皇的眼睛中已充滿了淚,他自己又完全駛入憂愁的海洋中了。

這兩位國王在我們面前仍然能够裝出好容顏:這是從我們大衆這裏今天學去的,學的最好!設若他們沒有見證人呢,我打賭,他們壞玩藝又要開始了——

——壞玩藝,是馳驅浮雲,鬱蒸憂苦,冪蔽高天,偷換白日,呼嘯秋風的玩藝!

——與我們的喊叫和痛苦底呼號,這種種壞玩藝:呵喲,蘇魯支!留在我們這裏吧!這裏有許多隱藏而欲告哀的苦痛,許多暮夜,許多雨雲,許多溼熱底空氣!

你供養我們以堅硬底食品,强力底格言:不要使我們在食"餘食"時,重爲溫柔底女子似的精神所侵襲!

惟有你使你周圍底空氣强健而又澄明！在地球上我曾尋到過像在你這崖穴裏的好空氣麽？

我曾看過許多陸地，我的鼻子學到了試嗅，品評各種空氣：但在你這裏我的鼻孔感覺到最大底快樂！

只除非是，——除非是——，呵喲，請原諒一點點舊記憶吧！原諒一支食後的曲子，我有次在沙漠的女兒們中編製的，——

——在她們中間，有此同樣清新澄澈底東晨州空氣；在那裏我離這雲沉霧結底憂鬱之舊歐洲，最爲遥遠了！

那時我愛這種東晨州女兒，與不同底蔚藍底天宇，上面没有懸掛雲翳和思想的。

你們不會相信的，倘若她們不跳舞，便會端然坐在那裏，入深沉，但無思想，像小詭密，像不解之謎，像飯後之硬果品——

眞是光彩而且奇麗呵！但没有微雲：謎疑，任人猜的，愛好這種女兒我那時便編了一支“食後之讚曲。”

這流浪者與影子如是說；而且還没有人回答他，便已奪取了老巫師的豎琴，盤着脚，寧靜地，智慧地周回一望：——却用鼻孔緩緩試行吸入空氣，好像到了新陸地試品嘗不同底空氣的人一樣。於是乎以一種吼吼底聲音曼歌。

二

沙漠生長了，苦了懷藏沙漠的人！

——哈！莊嚴！

實際美妙莊嚴！

甚尊貴底開端!

非洲式的莊嚴!

這配得上一頭獅子,

或一隻貞烈底啼猿——

——但於你們不算什麽,

你們最可愛的嬋媛,

是第一次於我

在你們的足旁,

於一歐洲人在棕櫚樹下,

賜之以坐。Sela

(註: Sela 即詩篇中之停頓詞。)

誠然是妙巧!

我今於此坐,

近於沙漠了,又準備

更遠於沙漠,

還未在何者中荒落:

因爲沙漠中這一最小底綠洲,

我爲牠所吞沒 ——:

——牠恰當其時呵欠

張開可愛的口,

最芬香底小嘴,

我便落下,

下落,穿過——到你們中間,

我最親愛的女友！Sela

祝福呀，祝福那鯨魚，
當牠使牠的賓客
如此安舒！ 你們懂到
我這有教理的暗示麼？
祝福牠的大腹，
如其是
一個這麼可愛的綠洲大腹
像這個：但我在懷疑中引取的，
——爲此我來自歐洲，
那比一切年老婦人
還善於懷疑的土地，
唯願上帝將其改善吧！
阿門！

我現在坐此，
於此最小底綠洲，
如一枚棗子，
深黃，甜蜜，汁若金流，
欲落入圓圓底朱唇，
更願落入女郎似的
冰冷，雪白，犀利底牙齒：
一切炎熱底棗子
中心欲求向此。Sela

名爲南方的果實，
相似，太相似了
我躺在這裏，
爲小小飛蟲
所圍繞，戲弄，
亦如此爲更小底
更癡愚底，罪惡底
意念與幻想所戲，——
也爲你們所圍繞，
你們沉默而多感底幼雌貓，
"都都"和"蘇萊加"，
——爲司芬克斯(Sphinx)所圍繞，
我之於一字加許多感情涵義，
(上帝原諒我
這語言之罪戾！)
——坐在這裏，吸收最好底空氣，
誠然是天堂的空氣，
是光明輕和的天風，縷縷黃金的，
這麼美妙底空氣
只有曾從月球下墜——
是或由於偶然，
抑或生於勇厲？
如老詩人之所記。
我懷疑者吸此却以爲有疑，

爲此我來自歐洲，
那比一切年老婦人
還善於懷疑的土地。
願上帝將其改善！
阿門！

吸飲着最清新底空氣，
張起鼻孔如金尊，
没有將來，没有回憶，
我坐在這裏，你們
我最親愛底女友，
而且凝視着棕櫚樹，
看渠們多麼像一舞女，
俯仰而且廻旋腰髀
——看久了，亦將一同起舞！
在我看，樹，如同舞蹈底女郎，
太久了，更舞蹈且將生危險，
永是，永是只支持於一足？
——在我看，渠們已經遺忘
另一足？
至少我是徒然
尋索失去的
那成雙成對的奇珍
——便是另一足——

在那神聖底近旁
牠的最可愛的，最妍妙的
如扇如飄如招的衣裙之次。
是呀，你們美麗底女友，
設若完全信我：
牠將其失去了！
是去掉了！
永是去掉了！
那另一足！
呵喲，可惜那可愛的另一足！
何處 ---牠可留連，落寞憂愁？
那孤獨的一足呢？
也許是恐懼一隻
猙獰底，黃毛鬖鬖底
獅子怪物麼？ 或許已經
咬去，咀嚼去了——
可憐呀，苦呵！ 苦苦！ 咀嚼去了！ Sela

呵喲，不要哭了
溫柔底心！
不要哭了，你們
棗子的心！ 乳房之胸！
你們香木之心囊！
不要再哭了，

蒼白底"都都"!

要有丈夫氣呀,"蘇萊加!"勇敢! 勇敢!

——或許這裏應該有

何種强力劑,强心劑?

一種膏油底格言?

一種莊嚴底鼓勵?

哈! 興起! 尊榮!

道德底尊榮!歐洲人的尊榮!

鼓吹吧,再鼓吹吧,

道德的風囊!

哈!

再作一度呼吼,

道德的呼吼!

像道德的獅王

在沙漠女兒前呼吼!

——因爲道德的咆哮,

你們最親愛的女友呵,

是多於一切歐洲人的熱焰,

歐洲人的饑火!

我現在站在此地

爲一歐洲人,

我不能另外怎樣,上帝助我!

阿門!

沙漠生長了：苦了懷藏沙漠的人！

醒　寤

一

流浪者與影子唱過這歌後，洞穴裏立刻充滿了喧譁與笑聲，所有的賓客皆同時發言，便是那驢子，有了這一番興奮後，也不寧靜了，使蘇魯支對於他的賓客生了一點小敵意與譏笑心：雖然他也同時歡喜他們快樂。因爲他覺得這快樂是恢復健康的象徵。於是他溜到了外邊，向他的禽畜說說話。

"他們的痛苦何處去了？"他說，便覺得自己輕舒，釋除了那小憎厭，——"在我這裏，我覺得，他們已經忘廢那痛苦的呼號了！

——雖然可惜還沒有廢去呼號。"於是蘇魯支塞住了耳朵，因爲正是那驢子的"噫——呀"奇妙地和這班高等人的歡呼，混在一道了。

"他們快樂，"他重新說："誰知道？也許正是花費他們的主人的；他們是從我學了笑吧，他們所學的，也還不是我的笑。

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皆是年老人：自照他們的方法恢復健康，自用他們的方法笑；我的耳朵曾經忍受過更不堪的聲調，不會因此惱火。

這天真是一大勝利：他退避了，他逃走了，這沉重的精靈，我的老强敵！這日子開端那麼惡劣，嚴重，然結果如此好！

牠也將完結了。暮夜已經馳驅度海而來：這好騎士！這幸福者，歸來者，在他的紫金鞍上如何顛頓呵！

天氣如此澄明，世界如此深遠：呵喲，你們這班奇賓客，到我這裏來的，和我生活是值得的了！”

蘇魯支如是說。重復有高等人的喊叫與笑聲從崖穴裏冲出：他重復說。

“他們咬住了，我的釣餌有效了，他們的仇敵也避開去，那沉重的精靈。他們已學得自笑了：我聽的不錯麼？

我的人之食品生效，我的强力語多汁語：而且真的，我不用脹胃的蔬菜供養他們！却以戰士的食糧，劫掠者的食品：我喚起新欲望了。

有新希望在他們的手足中了，他們的心也伸張起來。他們得到了新名詞，不久他們的精神便將呼吸粗暴。

這種食品自然不是給小孩的，也不是給盼望的老幼婦人的。於他們另有方法勸導胃腸；我不是他們的教師和醫士。

憎惡之情與此輩高等人脫離了：好呀！這是我的勝利。在我的國土裏他們安全，一切愚蠢底羞恥皆退避了，牠們自然傾去。

他們將內心傾吐出了，好辰光又回到他們，他們便慶祝，反芻，——他們便感謝了。

這我以爲是最好底象徵：他們感謝了。不久，他們還要想出慶賀節，立起紀念他們的古歡的石碑。

這皆是恢復健康的人！”蘇魯支如是歡然向內心說，而且遥望遠方；他的禽畜却緊緊偎倚他，尊敬他的幸福和他的沉默。

二

突然蘇魯支的耳根驚怪了:因爲那洞裏充滿的喧鬧,笑聲,一忽兒變爲沉沉寂静;——他的鼻孔嗅到一種飄香的氣息,薰香,彷彿是焚燒松子。

"怎麽了?他們在幹什麽?"他疑惑,而且潛入洞門,要不被人見而能窺到他的賓客。但是,真是奇中之奇了!他親眼見到的什麽事呀!

"他們又重復虔敬起來了,他們禱告了,真蠢!"——他説,而且不勝驚奇。真的!這一班高等人,兩位國王,退職的教皇,邪惡底巫師,自願的乞丐,流浪者與影子,年老的預言家,精神之良知者,和那最醜惡底人:他們皆如小孩和虔信底老婦一樣,跪在地下,敬拜那驢子。而那最醜惡底人正在喘息,嗚咽不勝,彷彿内中有不能言者必須説出,但實際落到文字中來後,看哪,恰恰是一篇希奇虔敬的禱告詞,頌讚那被膜拜香薰的驢子。這禱詞聽來如是,

阿門!而且頌讚與光榮與智慧與感謝與尊敬與强力皆歸於我們的上帝,從永久到永久!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呀。

他擔去我們的負擔,他作爲奴隸的形狀,他内心是忍耐的,從來不説"否否",而且有誰愛上帝的,加他以懲罰。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 ——呀。

他不説話:除了向他所創造的世人常説"是的是的",他如此稱讚世界。不説話便是他的聰明:這麽他從來没有什麽不對。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呀。

他無形的走過世界。蒼灰是他的膚色，包裹了他的道德。有心智，他也使之潛形；無論何人皆信仰他的長耳。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呀。

這是如何隱藏的智慧呀，戴着長耳朵只說"是"而不說"非"！他豈不是照他自己的形像創造世界麼？便是極可能之愚笨？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呀。

你走着直底和曲底路：凡於我們人類爲曲爲直的，於你皆不關心。你的國土是超過善與惡的。這是你的天真，不知道天真是什麼。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呀。

看哪，你從來不觸開什麼人，不抵觸國王，不抵觸乞丐。你使小孩走近你，倘若壞孩子玩弄你，你只簡單地說噫——呀。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呀。

你愛牝驢與鮮無花果，你不是蔑視食物者。一叢野薊使你心癢，設若正當你饑餓。這其中便是一上帝的智慧。

——那驢子却隨着長鳴：噫——呀。

驢子節

一

禱告至此，蘇魯支更忍耐不住了，自己也大叫一聲"噫——呀"，比驢子的叫聲還高，一跳跳到發狂似的客人中了。"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呀，你們這班大孩子？"他一邊喊，一邊將禱告者從地上

拔起。"苦哪，倘若蘇魯支以外還有旁人看見了你們:

任何人會批評，你們懷了新信仰，成了最壞的毀謗上帝者，不然，便是最蠢底老婦!

而你自己，老教皇呀，這怎麼能和你相合，你這麼將一頭驢子當上帝敬拜呢?"——

"呵喲，蘇魯支，"老教皇回答說，"請原諒我，但在上帝方面的事情，我比你明白。也只有這麼才對。

寧肯在這形式下拜上帝，這比毫無形式好! 想想這句話吧，我的高友:你能很快地猜透這話中有至理。

有人說過這話:'上帝是一位神靈'——這人在世間已經向無信仰那方面很遠的跳進一步了:這種話在世上不容易彌補!

我的已老之心衝動了，跳躍了，以世間還有可敬拜之物。請原諒吧，蘇魯支呵，原諒一顆老而虔敬底教皇之心!——"

——"而你呢，"蘇魯支詢問流浪者與影子，"你自稱而且自以爲是自由精神麼? 而在此拜偶像，行祭司禮?

真的，這比你和你的壞底棕色女人所弄的還要壞，你這壞底新信徒!"

"够壞了，"流浪者與影子回答說:"你是對的，但我何能爲力! 老上帝又活了，呵喲，蘇魯支，隨你要怎樣說去。

那錯過是在最醜惡者身上: 他將其喚醒了。而且倘若他說他曾將其殺死:死在上帝不過是一種成見而已。"

——"而你呢，"蘇魯支說:"你這壞底老巫師，你幹的什麼! 有誰在這自由時代還再信仰你，倘若你相信這種上帝驢子教?

你所做的真是一椿蠢事; ——你這種聰明人怎能做這種愚蠢

事呢!”

“呵喲,蘇魯支,”聰明底巫師回答說:“你對的,這是一樁蠢事,——於我也够困難了。”

“而你呢,”蘇魯支向精神之良知者說:“試想想吧,用手指掩一掩你的鼻孔! 這裏没有什麽違反你的良知麽? 你的精神於這種禱告,這班信徒的香煙,不是太純潔了麽?

“有點點,”良知者回答說,按了一按鼻孔,“有點點東西在這幕戲裏面,於我的良知甚且是頗有益的。

也許是我不敢相信上帝麽:但實在是,上帝在這種形態裏使我覺得最爲可信。

上帝應該是永久的,根據最虔誠者的明證:誰有那麽許多時間的,自然會有時間。儘可能的延宕,笨拙:以此這種人可以支持到很久遠。

有誰心智過於豐富的,這人可願以愚蠢與傻氣變爲癡騃的。想想你自己吧,蘇魯支呵!

你自己——真的! 你很可能因豐饒與智慧轉化爲一隻驢子。

一個完全底智者豈不是喜歡走最盤曲底道路麽? 是這證見教示的,呵喲,蘇魯支,——你的證見!”

——“而終於你自己呢,”蘇魯支轉向最醜惡底人說,那人還是跪在地上,舉手向驢子(因爲他捧給牠酒喝。)“說吧,你這不可說者,你幹的什麽事呢!

我看你彷彿改變了,你的眼睛發光,偉大者之外衣籠罩了你的醜惡,你幹了什麽呢?

是真的麽,如他們所說,你將他重新喚醒了? 爲了什麽呢? 他

豈不是爲了或種理由被殺死,被除掉了麼?

我看你自己也醒來了:你幹了什麼?你爲什麼轉背的?你爲什麼改教的?說吧,你不可說者?”

“呵喲蘇魯支,”最醜惡底人回答說,“你是一個痞子!

或其猶生,或其重生,或實已永死,——我們二人中誰知道的最清楚呢?我問你。

但我只知道一事,——是從前和你學到的,蘇魯支:有誰要最徹底殺戮的,他笑。

‘不以忿怒而殺,却以笑樂而殺,’——你曾這麼說過的。呵喲,蘇魯支,你這隱祕者,無忿怒的毀滅者,你這危險底聖人,——你是一個痞子!”

二

於是乎,蘇魯支驚奇自己皆遇到這種痞徒答覆,跳回到他的洞口,轉向他一切客人,大聲叫道:

“呵喲,你們皆是痞徒蠢子,丑脚!你們欲在我面前隱藏什麼,裝什麼假樣呢?

你們每個人的心如何因高興與邪惡而震動呵,因你們重復化爲小孩了,便是說,變虔敬了,——

——因你們重新作像小孩作的事了,便是禱告,合掌叫“親愛的上帝”了!

但現在請離開這小孩住室吧,我自己的洞穴,今天在裏面玩了許多小孩把戲的。到這外邊來清涼清涼你們熱烈底孩子氣,與內心的喧囂!

自然:你們如不化爲小孩，你們不能進那天國。(於是蘇魯支用手指向上面。)

但我們根本不要進天國:我們已成爲大人,——所以我們要地上的國土。”

三

蘇魯支更說了下去。“呵喲,我的新朋友們,”他說:“你們高等人,奇人,你們現在多麼合我的意,——

——自從你們重新變爲快樂了!你們皆重新開花了:我以爲像你們這樣的佳花,新底慶賀節是需要的,——

——一點勇敢底荒謬,任何一祭禮與驢子節,任何一位老而快樂底蘇魯支的傻子,一陣烈風,將你們的靈魂吹的明朗。

不要忘記這晚和驢子節吧，你們高等人!這是在我這裏你們方想出的,這我以爲是好象徵,——只有恢復健康者方發明這套玩意的!

設若你們還要慶賀這種驢子節呢,任你們高興而作,也爲使我高興而作!而且爲我之記念吧!”——

蘇魯支如是說。

醉　歌

一

其時客人一一走到外邊,到清涼而且深沈底夜氣裏,蘇魯支却牽着最醜惡者的手，引他看這夜的世界，大的圓月，與他崖穴邊

銀色底飛泉。終於他們皆排着靜立了，皆是老年人，但有安恬勇猛底心，也自奇怪，在世間如此安樂；而夜間之祕密，也漸近漸迫於他們的內心了。重新蘇魯支自思："呵喲，他們多麽合我的意，這班高等人！"——但這話他没有說出，因爲他敬仰他們的幸福，和他們的沉默。——

於是，發生了這奇離底長日裏最可驚奇之事了：那最醜惡底人更作一度也即最末一度的哽嗌與鳴咽，當其終於成爲文辭後，看哪，一個問題簡簡潔潔從他口裏發出，一個深沉明淨底佳問，使凡聽到他的人，內心皆跳動了。

"我的一切朋友們，"最醜惡底人說，"你們以爲怎樣呢？爲了這日的緣故——我是第一次感到心滿意足於我活了這一生了。

我見了許多事，還覺不足。然這麽在世上生活是值得的了：一天，與蘇魯支爲一慶賀節，教示我愛好世間了。

'這——便是人生麽？'我將向死神如此說。'好吧！再來一次！'

朋友們，你們覺得怎樣呢？你們願不願像我一樣向死神說：這——便是人生麽？爲了蘇魯支的緣故，好吧！再來一次！"——

最醜惡底人如是說；時已近午夜不遠了。你們相信這後來怎樣了呢？高等人們一聽到了這話，立即感覺到他們的改變和恢復健康了，而且是誰使他們這樣的：於是他們皆跑近蘇魯支，感謝着，敬仰着，安慰着，吻着他的手，各按照自己的態度：有的笑，有的哭。老說預言者却快樂的跳舞，雖然，如有些記事者所云，他那時是喝醉了甜酒，然一定也是更充滿了甜美底生命，袪却了一切疲勞。竟還有逸史氏記敍那時驢子也曾跳舞：因爲最醜惡的人非徒然給牠酒

喝的。真史事如或是這樣或是那樣，卽算那晚上驢子未曾跳舞吧，那時也發生過更偉大更希奇之事，有甚於一驢之跳舞者。總之，如蘇魯支的格言所云："這有什麽關係！"

二

最醜惡底人這話説後，蘇魯支兀立如醉人：眼光呆滯，口舌格格，足膝搖搖。有誰能猜透什麽思想正馳過蘇魯支的心靈呢？他的精神顯然是退避了，久已逃到遠方，如紀載上所説的，"至於高山之脊，兩海之間，

——如垂垂之雲，移遊於過去與未來之際。"但漸漸的，當高等人抱住了他後，微微回到自己的神識了，用手拒却崇拜者與躭心的衆人的擁擠，然不説話。突然，他回過頭去，仿佛聽到了什麽：於是用一手指按着嘴唇，説："來了！"

立時周圍顯得寂靜，神祕，遥遥從深谷下，緩緩傳來了鐘聲。蘇魯支同高等人一樣靜聽，更將一手指按在嘴上説："來了！來了！近於午夜了！"——他的聲調已經改變，但他没有移動原來站立的地方：於是周圍更寂靜，更神祕了，一切皆在傾聽，并那驢子，與蘇魯支的愛畜，蒼鷹與長蛇，同樣是蘇魯支的崖穴，大底涼月，與靜夜本身。蘇魯支第三次將手按在嘴上，説：

"來了！來了！來了！我們現在走吧！是時候了，讓我們走入深夜！"

三

你們高等人呵，時候已近於午夜了：我欲向你們耳畔有所告

語,如那古鐘在我耳畔說的,——

——如此秘密, 如此可驚,如此稱心,如那午夜鐘聲向我所說的,那飽閱滄桑的古鐘,

——牠曾數過你們的父祖的痛苦之心搏的——呵呀!呵呀!牠如何歎息! 牠如何在夢中發笑!這老底深沉而又深沉底午夜!

靜! 靜! 許多在白日不敢發聲的,在此時已經可聽, 但現在,在涼冷底空氣裏,當你們內心的一切喧囂皆已平息後,——

——現在牠說話了,現在已經可聽,現在牠潛過夜間的過於清醒底靈魂,呵呀! 呵呀! 牠如何歎息! 牠如何在夢中發笑!

——你沒有聽到麼,牠多麼祕密,多麼可駭, 多麼稱心地和你說話,這老底深沉而又深沈底午夜?

人呵,留心吧!

四

我可苦呵! 時間到何處去了? 我不是墮入了深淵裏麼? 世界入睡了——

呵呀! 呵呀! 犬正吠,月正明!我寧肯逝去,逝去,不想向你們說我午夜的心正想着什麼。

我已死去了。長逝! 蜘蛛, 你在我身邊織着什麼? 你要吸血麼? 呵呀!白露下,時辰到了——

——這時辰,我冷凍而且霜凝,牠問又問又問道:“誰於此足够有心?

——誰當爲地球之主? 誰欲說, 你們大大小小的潮流, 你們應該這麼行駛!”

——這時辰近了:人呵,你們高等人,留心吧!這話是說給精深底聽覺的,說給你們的耳朵裏——深沉底午夜說的什麼呢?

五

這將我載去了,我的靈魂跳舞了。日間的工作!日間的工作!誰當爲地球之主?

圓月如此涼幽,清風如此靜穆。呵呀!呵呀!你們已飛翔的够高麽?你們跳舞,但一條腿不是飛翼呵。

你們善於跳舞者,現在一切歡樂皆已過去了:酒成苦瀝,杯成脆壞,墳墓凄然吃吃語。

你們飛的不够高,墳墓凄然說:"救贖去陳死人吧!爲何是如此荒荒底長夜?月亮豈不是使我們昏然沈醉?"

你們高等人,解救墳墓吧,喚醒陳死人!呵呀,蟲蟻如何還在發掘?近了,近了那時辰,——

——洪鐘之聲轟然,更其驚心動魄,木蟲,心蟲,也還在發掘。呵呀!呵呀!世界是深沈的!

六

美妙底絃彈!美妙底絃琴!我愛你的聲音,你的凄迷醉心底聲音!——你的聲音來的多麽悠長,多麽遥遠,遠來自情愛的溪水!

你古老底洪鐘,你美妙底弦琴!每種痛苦深入你的心,父祖的痛苦,遠祖的痛苦;你的言詞成熟了。——

——成熟如黄金底秋天與下午,成熟如我隱者的心——現在

你說: 世界本身已經成熟,葡萄色已紫赭,

——今玆這將死了,因快樂而死。你們高等人,嗅到了麼? 已潛密的有幽香流溢,

——一種"永久"之芳馨與氣息,一種古之歡樂的金光之酒氣,馥如玫瑰花,色紺碧,

——是陶醉底午夜的"死之快樂"的芬馥,如訴如歌的: 這世界是深沉,深沉過於白日之所思議!

七

讓我去吧! 讓我去吧! 我於你太純潔了。請不要觸我! 我的世界方剛不是完成了嗎?

於你的手,我的皮膚太潔淨了。讓我去吧,你這愚闇陰沉底白日! 午夜不是比較明朗麼?

最純潔者應該是地球之主人,最不著名者,最强有力者,午夜的靈魂,較任何白天更明朗更深沉的。

呵喲, 白天, 你摸索我麼? 你摸索我的幸福麼? 我於你爲富足,爲寂寞,爲寶藏,爲金室麼?

呵喲,世界,你要我麼? 我於你爲世間底麼? 爲精神底麼? 爲神聖底麼? 但白日與世界,你們皆太粗糙,——

——要有嫻熟底手, 請把捉更深沉底幸福, 把捉更深沉底不幸,抓住任何一個天神,不必抓住我:

——我的不幸,我的幸福皆是深沉的,你奇巧底白天, 但我還不是天神,不是天神的地獄: 牠們的痛苦是深沉的。

八

天神的痛苦更深沉，你這奇幻底世界！請抓住天神的痛苦，但不必抓住我！我是什麼！一張陶醉底甜蜜底絃琴，——

——一張午夜的絃琴，一大鐘蟾蜍，無人能理解的，但必在聾者之前發聲，你們高等人！因爲你們不了解我！

去矣！去矣！呵青春！呵正午！呵午後！於茲來了黃昏，與暮夜，與午夜，——犬吠，風：

——風不是一隻狗麼？牠低嗥，牠狂吠，牠咆哮。呵呀！呵呀！她如此太息，如此大笑，如此嗚咽，如此叱咤，這午夜！

她如此清醒的說話，這陶醉底女詩人！她過沉迷於其陶醉麼？她過於清醒麼？她回味麼？

——她回味她的痛苦，在夢裏，這年老深沈底午夜，也更回味她的快樂。因爲快樂，卽算是痛苦深沉，快樂比心憂更其深穆。

九

你葡萄藤！你爲何讚揚我？我割了你！我狠惡，你流出液汁：——你對於我之沉酣底殘忍稱讚什麼？

你說："凡完滿的，一切成熟的——要死掉！"幸福呀，可賀呀，刈酒樹的鐮刀！然而一切不成熟者得生存：可苦了！

痛苦說："過去吧！去！痛苦！"但一切在痛苦的，欲生存，以至於成熟，歡喜，遠懷，

——長懷更遠者，更高者，更光明者。凡一切在痛苦者皆說："我要有承繼者，我要有小孩，我不要自己"。——

然而快樂不要承繼者，不要小孩，——快樂只要自己，要永久，要迴環，要萬物永遠如此。

痛苦說："破裂吧，流血吧，心！游走吧，腿！高飛吧，翼！前去吧，上去吧，痛苦！" 好吧！起來！我老了的心呵，痛苦說"過去！"的。

十

你們高等人呵，以爲怎樣呢？我是預言者麽？幻夢者麽？沉醉者麽？解夢者麽？午夜的鐘麽？

或是一滴露珠？一派"永久"之煙薰和香氣？你們不聽到麽？你們不嗅到麽？我的世界方剛不是完成了麽，午夜也是午晝的，——

痛苦也是一種快樂，呪詛也是一種祝福，黑夜也是一種日光，——去吧，或則你們學到，一位智者也是一個傻子。

你們曾向一種快樂說"是"麽？呵喲，我友，也不妨向一切痛苦說"是"吧。萬事萬物皆相聯，相引，相糾纏，——

——你們曾要"一次"再來，曾說："我喜歡你，快樂！疾急！頃刻！"於是你們願一切回來！

——一切從新再生，一切永久，一切相聯，相引，相糾纏，呵喲，於是你們便愛好世界，——

——你們永久者，常時而且永久愛世界吧，而且也向痛苦說：去吧，但回來！因爲一切快樂須要——永久！

十 一

一切快樂須有萬事萬物之永久，須要蜜，要酵母，要沉醉底午夜，要墳墓，要墳墓的眼淚之安慰，要鑲金的晚霞——

——快樂有什麼不要呢？牠比一切痛苦更焦渴，心急，饑餓，恐怖，神祕，牠要自己，牠嚙入自己，圜環的意志在其本體中周轉，——

——牠要愛，牠要憎，牠是過於豐富，牠贈予，拋棄，乞求有人取之，感謝取之者，願望被憎恨，——

——快樂是如此豐饒，以致渴欲痛苦，地獄，憎恨，羞辱，蹇足，或世界，——因爲這世界，呵喲，你們識得的！

你們高等人，牠向你們懷想，這快樂，無拘束的，幸福的，——懷想你們的痛苦，你們失敗者！一切永遠底快樂皆懷想失敗者的！

因爲一切快樂皆須要自體，因此牠也要心憂！哦幸福，哦痛苦！呵喲，破裂，心！你們高等人，學這個吧，快樂要永久，

——快樂須要一切事物之永久，要深沉底，深沉底永久！

十 二

你們現在學到了我的歌曲麼？猜出牠要什麼？好吧！起來！你輩高等人，請唱我的迴環曲！

請你們自己爲我唱這歌，其名爲“再來一次”，其義爲“至一切永久”！——唱吧，你們高等人，蘇魯支的迴環曲！

“人呵！留心！

“深深底午夜說的什麼？

"我睡了,我睡了——,
"從深深底夢裏亦又醒寤:
"世界如此深沉。
"深過白晝之所思慮,
"牠的痛苦深沉——,
"快樂——比心憂更其深邃,
"痛苦說:過去!
"但一切快樂願望永住——,
"——願望深深底深深底永住!"

象　徵

早上,過了這夜後,蘇魯支從他的卧榻上跳起,束了腰帶,走出了他的崖穴,鮮健而且燦然,如旭日,出於黑暗的千山底。

"你這偉大底星球,"他說,像他有次這麼說過,"你這深沉底幸福之眼睛,倘若你未曾有你所照耀的東西,你的幸福還算什麽!

當他們尚在室中,而你已經醒來,走來了,贈予了,分佈了:你的高傲底羞恥心當如何忿怒!

好吧! 他們還睡了,這班高等人,而我已經醒了,這皆不是我正當底伴侶! 我在這山間不是等待他們。

我要進向我的工作,進向我的白日:但他們不懂到我的清晨之象徵,我的步履聲——不足將其驚醒。

他們還在我的崖穴裏睡着呢,他們的夢還沉醉於我濃醇的歌曲。但那耳朵,聽我的,——服從的耳識不存於其身體。"

——當旭日上昇之時,蘇魯支向內心如是說:他疑惑地向高處瞻望,因爲他聽到了他的飛鷹尖銳底唳聲。"好呀!"他向高空大呼:"這麽和我相稱,合我的意。我的禽畜醒了,因爲我醒了。

我的飛鷹醒了,和我一樣敬太陽。用鷹爪攫住新底光。你們皆是我正當底禽畜,我愛你們。

但於我還缺乏正當底人!"——

蘇魯支如是說,忽然他彷彿自己爲無數底飛禽所環繞,摩拍,——飛禽的嚶鳴如此繁喧,頭腦邊的擁擠非常緊迫,於是他閉住了眼睛。而且誠然,這如一陣濃雲籠罩了他,好像向一新仇敵射去的蔽空之羽箭。但看呵,這是一陣愛樂之雲,蓋於一新朋友頭上的。

"我怎樣了。"蘇魯支驚奇底內心自度,緩緩坐於他的洞口一大石上。但當其用手上上下下四周摸撫,驅開溫柔底鳥羣,看哪,更發生希奇底事了:他不知不覺撫到一手濃密溫暖底鬃毛;同時聽到一聲長吼,——一聲柔和底悠長底獅子吼。

"象徵到了,"蘇魯支說,頓時改變了心情。而實際,當其睜開眼睛,看到脚邊是蹲伏一頭龐大底黃毛獅子,用頭倚着他的膝,因愛戀不欲離開,如同一隻重逢舊主的狗。而鴿子,以其愛戀也不下於獅子的熱情,每當一隻鴿子掠過獅子的鼻端,獅子搖搖頭,驚奇地笑。

對這一切蘇魯支只說了一句話:"我的孩子近了,我的小孩"——,於是他完全沈默。他的心却已消融,從他的眼中滴下淚珠,點點落在手上。牠不更注意什麽了,凝坐不動,更不驅拂他身畔的翔禽。鴿子來往飛飜,或止於他的肩上,輕摩他的白髮,不自疲倦

於其歡樂與温柔。那强大獅子却舐去他的眼淚,落到手上的,呆然長吼,鳴鳴。這班禽畜所作的,如是。——

這一切經過了一長時間,或者一短時間:因爲,正常的說,於這些事地球上沒有時間的——。其間一班高等人在蘇魯支的崖穴裏醒來了,排成了長隊,要出迎蘇魯支,向其道晨安:因爲他們醒後,發現他不在他們中間了。當其走到門邊,足音及於門外,那獅子蹶然跳起,離開了蘇魯支,狂吼一聲,直向洞門撲去;而高等人們,聽到了獅子吼,發一聲喊,若出自一口,逃退了,頃刻間無影無蹤。

這時蘇魯支自己,耳朵微微震聾,有些惶惑,起於座,四周望了一望,兀兀然立,叩着自心,自省,而且孤寂了。終於遲遲說:"我方纔聽到了什麽呢?方纔在我發生了什麽事?"

而立刻他又記起了,一眼便恍然於昨日與今日之經過。"這裏便是那石頭,"他說,捋着長鬚,"我昨日早上坐過的;在這裏那預言者走向我,這裏我最初聽到方纔這樣的呼喊,大聲痛苦的呼號。

呵喲,你們高等人,是因你們的痛苦,那老預言者昨日早上向我預言的,——

——他要引誘我,試探我,趨於你們的痛苦:呵喲,蘇魯支,他向我說,我來,正引誘你犯你最後底罪惡。

趨向我的最後底罪惡麽?"蘇魯支大聲說,而且怒笑自己這話:"還有什麽留爲我最後的罪惡的呢?"

——蘇魯支更一度沈思,重復坐在那大石上,潛搜冥想。突然他跳起了,——

"同情呀!向高等人的同情!"他高叫,面容閃閃化爲紫銅色。"好吧!這——自有其時!

我的苦辛與我的同情——有什麽關係！我盡力追求幸福麽？我盡力追求我的工作！

好吧！獅子來了，我的孩子們近了，蘇魯支成熟了，我的時辰到了：——

這是我的早晨，我的日子開始了，現在上升吧，上升吧，你偉大底正午！”——

蘇魯支如是說，離開了他的崖穴，鮮健而且燦然，如出自黑暗千山底之旭日。

著 述 年 譜

尼采生平，初無事功可述。僅有哲學著作，傳世不朽。玆亦將其生卒並著述年月，簡録如下:

全名原爲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 簡稱(音譯)尼采。

生于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於萊比錫城 (Leipzig) 附近之洛耳鏗村 (Röcken)。

父名 Karl Ludwig Nietzsche, 爲牧師，卒於一八四九年七月。

母名 Franziska Nietzsche, 亦牧師家之女。

尼采爲長子，五歲而孤。僅有一妹，名伊利莎伯(Elisabeth), 後爲弗耳斯特夫人(Förster-Nietzsche), 生於一八四六年。

一八五〇年，其母携一子一女移居勞博格(Naumburg)。

一八五四年，尼采入勞博格中學。

一八五八年，入普弗達 (Pforta) 鄉村高級中學。其間得識格斯多夫 (Carlron Gersdorff) 與杜森 (Paul Deussen), 後皆名人，爲畢生之交。

一八六四年，尼采二十歲，九月，入波恩大學(Bonn)。聽梨輒(F. Ritschl) 教授之語文學，阿揚 (O. Jahn) 教授之語文學與考古學，施勃令厄 (A. Springer) 之藝術史諸課。次年冬，隨梨輒入萊比錫大學。

在萊比錫大學時，始讀叔本華之重要著作，如«世界爲意志與想像»等。始知舒曼 (Schumann) 之音樂。交友頗廣，又愛獨遊。在一八六六與一八六七年之間，識樂德 (Erwin Rohde), 交誼甚篤。後其人撰尼采生活甚詳。

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服兵役，在勞博格爲砲兵一年。騎馬墜傷，久治始愈，遂於六八年秋回萊比錫，是冬，始識瓦格納 (Richard Wagner)。瓦格納以歌劇名世，尼采訪之於屈俾申 (Tribschen),並見其後夫人科沁瑪(Cosima)。志趣相得，欲藉音樂造成德國之文藝復興。其後瓦格納作風漸變，音樂中之宗教情緒增多，其 Parsifal一劇享盛名，而尼采評之爲最劣。後瓦格納亦有譏評尼采之文，然未指名，(見於 Bayreuther Blätter,1878)，二人交誼以是不終。

一八六九年，尚未得博士學位，已被聘爲巴塞爾 (Basel) 大學客座教授，

講經典語文學。巴塞爾乃瑞士名城，爲歐洲宗教改革運動之中樞 (Reformation)。該大學創始於十五世紀(一四六〇)，至今共圖書館，仍藏有路德 (M. Luther), 耶那司穆士 (Erasmus) 諸人之手稿甚多。尼采講學其中，至次年(一八七〇)乃任主座教授。然講學之外，尚在該城中學，每週教課八小時。值普、法戰爭初開，此時因教職已隸籍瑞士，故爲志願傷兵救護士，秋間歸巴塞爾，健康已覺稍損。

此一時期，工作繁重，然得交諸名學者（如 J.J. Bachofen; F. Overbeck; 及 J. Burckhardt, 固彼所曾識者）。

一八七二年，撰«悲劇之產生»一書，此爲平生第一著作，儕輩不以爲然。

一八七三年，始病。

尼采除自年青時已患近視外，體格强健。此際時有偏頭風痛及腹痛，時發時已。此後竟不可治。（參閱 Podach 撰: «尼采之瘋狂» The madness of Nietzsche, 一九三一出版。其於一八八九年在耶拿 Jena 大學精神病院之醫案，久經失落，後又發現。其妹亦著有«尼采之生平»一書，凡二卷。第一卷敍其少年時代，第二卷敍其孤獨生活。)

一八七三至七六年之間，撰 «非時代性底觀察» 一書 (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頗推崇叔本華，然斥日爾曼文化之虛僞。七六年八月間，仍參加拜魯特 (Bayreuth) 節慶劇，甚感失望，他去，然仍返觀其終場 (Nibelungenring)。 十月， 始從大學請假一年養病。 是冬，始識梅森博女士 (von Meysenburg)，及列以博士 (Rée) 於意大利之梭連多 (Sorrento)。一八七七年冬，頭目之痛復作。仍在巴塞爾講學，又一年，至一八七九年春，始決意辭職。由是得請，受養濟金每月三千瑞士法郎，蓋辛勤教學者十年，然後得此。

一八七八年撰«人間的，太人間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一八七九年撰«思想語句雜集»(Vermischte Meinungen und Sprüche)。

自解教職而後，常遊瑞士與意大利諸地 (如 Engadin, Recoaro, Venezia, Rom, Geneva, Nizza, Zurich, Firenzia, Turin), 亦間常返德 (居 Naumburg, Tautenburg, Leipzig)，往往僅作數月之留，氣候一變卽行，而一地亦數數往。亦嘗擬於一八八三年秋往萊比錫大學自由講課，其時健康稍佳，冀稍解其寂寞，或遇可傳其學之人，然被謝絶，值家中又有詬紛，故又遠遊意大利之幾努亞。其乖忤於時也如此。

一八八〇年著«旅人與其影» (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

一八八一年著«朝霞» (Morgenröte)。

一八八二年著«快樂的知識»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一八八三年著 «蘇魯支語録»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初部成於二月十三日，是日值瓦格納逝於威尼斯。是年暑季，完成第二部（在 Sils Maria)。

一八八四年二月，完成«蘇魯支語録»第三部。（在 Nizza)。是年冬季至一八八五年春，完成«蘇魯支語録»第四部。（在 Mentone，又居 Nizza)。

是年，«權力的意志» (Wille zur Macht) 創稿。

一八八六年，撰«早期著作序言»(Vorreden zu den früheren Schriften)。

是年著«善惡之彼面»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一八八七著«道德譜誌» (Genealogie der Moral)。

一八八八著«瓦格納之墮落» (Der Fall Wagner)。

«偶像的黄昏» (Götzendämmerung)。

蓋自退休以後，幾於年著一書，其最後著述之年，一八八八，春間已有勃蘭兑斯 (G. Brandes 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潮»一書，甚有名）公開講尼采哲學於哥本哈根大學 (Kopenhagen)。是秋，尼采居都靈 (Turin)，天氣清佳，身體暢適。次年正月初，忽於都靈街上猝倒，其時瘋病已著，嘗書條示與友人，自署名曰狄阿力梭士 (Dionysos，古希臘酒神名)，或署"被釘十字架者"(Der Gekreuzigte)。友人阿維貝克 (Overbeck) 扶之，護之往巴塞爾，由其母調治。母携之往耶拿，入大學之精神病院，稍愈，其母於次年(一八九〇)五月，携之往勞博格。母卒於一八九七，遂由其妹看護，而移居魏瑪 (Weimar)。又三年而尼采卒，在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葬於洛耳鏗村之家塋。遺著尚有«反基督教者» (Der Antichrist) 及自傳 (Eccehomo)，二種。

附　錄

語　錄	舊　約
道德講座:	出埃及記:
“我將作假見證麽?”	廿，　14;
	16;
	17。
道德講座:	詩篇:
“引羊羣到茂草者，……”	廿三，　1;
	2。
死的説教者:	詩篇:
“地上也充滿了應該教之以……只若其速離去這人間!”	九十，　10。
愛隣人:	阿摩司書:
“我也不愛你們的節慶。”	五，　21。
	以賽亞書:
	一，　13;
	14。
小孩和鏡子:	詩篇:
“我的不能忍的慈愛奔赴如……”	五十，　1。
痞徒:	列王記(上):
“蒼鷹將啄來……”	十七，　6。
文化之城:	創世記:
“誠然有個上帝，當我睡熟的時候，……”	二，　21;
	22。
寂静的時辰:	出埃及記:
“我回答説:‘發命令我還欠缺……’”	四，　10。
幻相與迷疑:	創世記:
“他狠狠地一咬，很遠的他將蛇頭一下唾出…”	三，　15。

變節者:	約拿書:
"難道他們心傷,爲了寂寞像一條鯨魚……"	一,　2,
"有一句最無神底話:'只有一個真神上帝'……"	出埃及記:
	廿,　3。
新舊標榜(一):	出埃及記:
"我坐在這兒等待,周圍是破碎底舊標榜……"	卅二,　15;
	19。
新舊標榜(三):	以西結書:
"我的兄弟們那里去了,和我將其搬入谿谷與肉心中去的……	卅六,　26。
新舊標榜(十二):	出埃及記:
"在兒童身上你們應該補救……"	廿,　5。
新舊標榜(十):	出埃及記:
"你不應當偷盜,你不應當殺人。"	廿,　13;
	15。
新舊標榜(十三):	申命記:
"人應該封住……"	廿五,　4。
新舊標榜(十三):	傳道書:
"一切皆是空虛的!……"	一,　2。
病愈者(二):	列王記(上):
"他的禽畜晝夜不離地守護他,除了那隻……"	十七,　6。
病愈者:	詩篇:
"因爲他正與他的魂靈交談……"	四十二,6。
	一〇三,1。
驢子節:	出埃及記:
	卅二,
沙漠女兒:	約拿書:
"祝福那鯨魚,祝福牠的大腹。"	一,　17。
高人(五):	以賽亞書:
"……而且負担人類的罪惡。……"	五十三,4。

語　錄	新　約
前言(八):	馬太福音:
"凡給饑者糧食的,他自己的靈魂也得蘇息。"	十，　42。
前言(九):	約翰福音:
"一切皆已成熟……"	四，　35。
	馬太福音:
	九，　37。
精神三變:	馬太福音:
"登高山,試探其試探者。"	四，　1。
	8。
道德講座:	馬太福音:
"我也喜歡精神貧弱的人,尤其是……	五，3—10，
"有福了,因爲他們將隨卽入睡。"	
來生論者:	馬太福音:
"……因之發明着天國與贖罪的血滴,……	廿六，　27。
	28。
"……小計與血之微小飲料。"	彼得前書:
	一，　19。
蔑視肉體者:	約翰福音:
"肉體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是牧羣與一牧者。"	十，　16。
新底偶像:	馬太福音:
"牠將給你們一切,倘若你崇拜牠……,"	四，　9。
貞潔:	馬太福音:
"不乏要驅走其魔鬼的人……。"	八，　32。
蛇螫:	馬太福音:
"設若你們有個仇敵,却不應該以德報怨……"	五，　44。
贈予的道德:	馬太福音:
"醫生,醫好你自己。"	廿七，　42。
"於精微的耳識……"	路加福音:
	二，　10。

“從你們……將生出選民。”	彼得前書: 二， 9。
小孩和鏡子:	馬太福音:
“像一位播種者，……”	十三， 3。
“因爲他還有許多東西要給他們	約翰福音: 十六， 2。
“時候已到，我應尋回我 的迷失者……”	路加福音: 十五， 4。
同情者:	馬太福音:
“我不喜歡慈善者流，在其憐憫中有福者。	五， 2。
著名的智者:	哥林多前書:
“智識者將學建造高山，精神之移山……”	十三， 3。 馬太福音: 十七， 20。
“我覺得你們是温泉……”	啟示録: 三， 16。
墓歌:	約翰福音:
“……墳墓之墟，有重甦之昇起。”	十二， 24。
詩人:	路加福音:
“信仰使我不幸福。……”	七， 50。
“大海便是給一石頭……”	馬太福音: 七， 9。
救贖:	馬太福音:
“爲羣丐和破脚骨所包圍……”	十五， 30。
“而且你們也時常自問: ‘蘇魯支是誰？’……”	馬太福音: 十六， 15。
寂静的時辰:	馬太福音:
“我正待較高貴者，……也還不配。”	三， 11。
渺小化之道德(三):	馬太福音:
“最近有一婦人，抓去了 走向我的一小孩……”	十九， 13。

“凡給自己以意志而拋棄一切順遜者，皆是……”	十二，50。
“只是愛鄰人一如愛己——，但先得……”	廿二，39。
“在這民族中我還是自我的先驅……”	十一，10。
在橄欖山上：	馬太福音：
“……讓‘偶然’到我這里來吧，牠是天真的，如同一個小孩。……”	十九，14。
走過：	馬太福音：
“寧可在城門上吐唾沫，——轉回去。	十，14。
“望着那大城長歎，沉默久之……”	路加福音：十九，41。
變節者：	馬太福音：
“讓我們重新變作小孩叫‘親愛的上帝’吧！……”	十八，3。
沉重的精靈(二)：	馬太福音：
“因此人讓小孩到自己這里來，有時也禁止其自愛。”	十九，14。
沉重的精靈(二)：	馬可福音：
“在這種人中我當然不會蓋起房子……”	九，5。
新舊標榜(六)：	馬太福音：
“而我也愛那班不願保存自己的人。”	十六，25。
新舊標榜(十二)：	哥林多前：
“一切樹中最壞的一種——十字架——生長之處。”	一，8。
新舊標榜(二十)：	約翰福音：
“照我的模樣做去吧！”	十三，15。
新舊標榜(二十六)：	馬太福音：
“有人曾看透正人和善人的心，說：‘這皆是法利賽人’。但旁人不懂他”。	六，23。路加福音：七，36。十五，1……。十八，9。
病愈者：	約翰福音：

"因爲你的動物皆甚明白的,呵!蘇魯支,你是誰而且必將是誰。看呵!你是'永遠的回還'的說教者"……	六, 69。 馬太福音: 十六,15……
七個圖印(一):	哥林多前:
"設若我是一個說預言的人,充滿了……"	十三, 2。
七個圖印(六):	啟示録:
"而且,設若這是我的原始與終極……"	一, 1; 8。
蜜的供奉:	馬太福音:
"世界如此豐多奇物……人海,——於此我投下我的金釣鉤。"	四, 19。
"我仍然等待那象徵,詔示我是墮落的時候了。……	馬太福音: 廿四, 4。 加拉太書: 四, 4。
"一千年的蘇魯支的封疆。……"	啟示録: 二十, 4;5; 6;7。
退職者:	羅馬書:
"這陶泥匠技藝没有學成,……	九, 21。
最醜惡的人:	約翰福音:
"小人……'我——便是真理!'……"	十四, 6。
"除非我們改變過來像一條牛……"	馬太福音: 十八, 3。
"貧窮人有福已不是真話。"	路加福音: 六, 20。
晚餐:	馬太福音:
"但人是不單靠麪包生活的,也靠……	四, 4。
高人(十八):	馬太福音:
"這玫瑰花冠,我自己將其戴上。"	廿七, 29。
醒宿(二):	啟示録:

"阿門！而且頌讚與…… 七， 12。

"他擔去我們的負擔，他作爲奴隸的形狀，他内心是忍耐的。" 腓力比書：二， 7。8。

驢子節(二)： 馬太福音：

"你們如不化爲小孩……" 十九， 14。

驢子節(二)： 哥林多前書：

"……而且爲我之紀念吧！" 十一， 24。

醉歌(一)：

"説預言者，……他那時是喝醉了甜酒。" 使徒行傳：二， 13。

(以上乃據《新舊約全書》，一册。似是舊譯本，無譯者姓名。題"聖經公會印發"。附有英語 Kuoyü Bible Shen Ed. 372

China Bible House

B. & F. B. S.

A. B. S.

Printed in China

1941.

末附大、小地圖凡十六幀。校其章節，大致與 Hans Weichelt 所引德文本無誤。此表乃 Hans Weichelt 在《蘇魯支疏釋》(Zarathustra-Kommentar) 一書中所出者。——譯者附注。)